葉紫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葉紫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1134　字数360,000　开本850×1168 耗$\frac{1}{32}$　印张11$\frac{11}{16}$　插頁8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500册
定价（3）　1.15元



作 者 像

小說《菱》手稿之一頁

目　次



附录一

附录二



前　言

作者叶紫，是我国“左联”时期有过显著影响的革命作家之一；他的創作在当时所以发生显著的影响，显然不仅由于他在艺术上有了較高的成就，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当时农村阶級斗爭以及有关紅軍战斗的故事的。可以說，农村阶級斗爭是他創作的中心題材；也可以說，这是他的一个鮮明的特点。

叶紫从事創作的时候虽然还很年輕，但已經有丰富的社会經驗，又比較地熟悉农村生活，特别是他經历过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以后他也經常为农村斗爭情况所吸引。这是他能够以农村阶級斗爭为中心題材的基础。

叶紫是湖南益阳县的月塘湖乡人，原名余鶴林，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員；当一九二六年湖南掀起轟轟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时候，他才十四岁，正在当地中学念書；他的一个叔父是益阳县农民运动的主要領导者之一，担任县农民协会的副会长兼自卫大队的大队长，他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斗爭，父亲担任县农民协会的秘書，姐姐参加县妇女运动的領导工作。叶紫自己参加过宣传工作；当北伐軍占領武汉以后，他接受了叔父的意見，到武汉去进了武汉軍事学校三分校。到第二年大革命失敗的时候，他在五月間听到父亲、姐姐被捕，从武汉赶回家乡，到家时父亲和姐姐都已經被杀害。他自己也为反动派到处搜捕，因亲友掩护才

得逃出了充滿着白色恐怖的家乡。

正是这样的經历，使他同农民和农村阶級斗爭发生了关系。他的父亲和姐姐的被杀，对他的影响又自然特別的深刻，使他增加了对于反动派的仇恨，也加深了他同农民阶級的关系。这一些經历，对于他后来創作的影响，就如他自己在中篇《星》的《后記》中所說："因了全家浴血着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緣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論如何都脫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訓的。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題材，写了許多悲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說。"

当然，叶紫开始从事創作，还在这五六年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他从家乡逃出后，又过了一个时期的流浪生活，接触的是下层社会的人們，看見了許多他所說的"不平"的事情，这也增加了对旧社会的認識。他也当过兵，熟悉了白軍士兵的生活、情緒，和他們在部队里被压迫，以及反动軍官魚肉人民等等情况。当他以后轉輾到南京、上海等地，江浙农村同样在瀕于破产，农民反抗斗爭也正在此伏彼起着，这时叶紫也同流亡到上海来的农民有过接触。

因此，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文学运动，开始从事創作的时候，成为他創作的强有力的动因的，是展开在他面前的农民斗爭和他蓄积已久的題材——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他的第一篇小說《丰收》，处理的就是当时全国普遍的农民抗租斗爭的題材，是极自然的事情。这篇小說，以他更熟悉的湖南农村为背景，所写的是佃农們經过了无昼无夜的拚性命的抗旱，接着又是拚性命的抗洪，得了一个丰收，結果是谷价突然从六元跌到一元二，被地主和政府盘剝得一顆

不留还不够的惨状，和他們因此不得不又怀念起过去的农民协会时代，起来組織斗爭的經过。

接着《丰收》，他发表了《火》，这是《丰收》的續篇。抗租运动終于掀起来了，并且由于地主和反动派的武裝鎮压而演成了“象爆发了的火山”一样的暴动；暴动胜利后，群众是跑去同紅軍汇合了。

这两篇合起来，是一幅从头到尾地表現了农民怎样由开始反抗而迅速发展到巨大阶級斗爭的非常完整、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的图画。

这两篇，作者后来都收在包含六篇作品的短篇集《丰收》中。《丰收》集中的其它四篇，有三篇写的都是同紅軍战斗有关的故事。《电网外》，通过一个安分、保守、不以青年人参加革命为然的老农民王伯伯在一九三〇年长沙附近紅軍和白軍的战斗中的遭遇，画出了紅軍如何爱护老百姓、白匪怎样杀人放火的无比鮮明的对照图。这个王伯伯，財产被白匪搶走了，房屋也被白匪放火烧掉了，人被乱枪打伤了，紅軍却救护了他，在紅軍撤退后他回到原来的村鎮，在残砖破瓦旁边所目睹的是什么呢？“一大队团防兵押解着无数妇女和孩子們冲来了”，“一群一群的叫她們跪着”，他的媳妇和两个孙兒也都在里面，“机关枪格格格地扫射了”。为什么呢？为了拍下照相来，以作紅軍杀人的“眞憑实据”。王伯伯抱住两个孙兒的小尸身打滚了一会兒以后，就人事不省了，苏醒过来以后，拿出了一根麻繩，挽个圈圈，拴在棚子的頂上，要将頸頦套进去，可是又突然停止，而后背起了一个小包袱，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朝着他的兒子和别的青年們比他早已先去的地方走去。这个王伯伯也曾經目睹了帝国主义兵艦的参加鎮压中国人民。

这篇杰作所写的一切，都是万分眞实的。

《夜哨綫》写"剿共"的白軍士兵的不安，渴望有机会跑到紅軍方面去或被紅軍俘虏过去，以及軍官們下令搶、杀老百姓和擄劫妇女等眞相。

《乡导》写一个老农妇对白匪报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她的三个兒子都被白匪在背上插着"斬决匪軍偵探×××一名"的紙标斬决了，她自己也腿上鮮血直流，于是願意自己再送給白匪一命，做了白匪的乡导去寻找紅軍的队伍，終于使一团白匪被紅軍消灭了。

另一篇《楊七公公过年》，作者就近采取了上海的材料，写的是由于被剝削得不能在农村生活、斗爭又不能胜利、因而流亡到上海来求生的江北农民，到上海后所受到的帝国主义和資本家的压迫和剝削的情况；其中也写了工人的斗爭。

《丰收》集，是作者的第一个短篇小說集，也是他的代表作。但此外，写农村阶級斗爭的，还有中篇小說《星》和短篇《山村一夜》。

《星》处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题材；它通过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大革命波浪中所起的变化和斗爭，写了大革命在农村中引起的动蕩，失敗时的白色恐怖，大革命留給农村的影响等。

《山村一夜》收在叶紫第二个短篇小說集《山村一夜》中；这集子也收六篇小說，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山村一夜》这一篇。它写的是反动派怎样狠毒地愚弄了一个农民和誘杀了他的兒子——一个寻到了新路的革命青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叶紫因为很早逝世，留下的作品不多。我們举例的从《丰收》到《山村一夜》的这些作品，在数量上也就占了他留下的作品的大部分，同时又都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而它們就沒有一篇不

是写农村阶級斗爭的。他的創作在当时起了显著的影响的，也正是这些篇。

叶紫对于創作，是十分認眞而严肃的，是全力以赴的；这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得出来，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解释。因为他在党領导之下，以他的經历，特别是他所关心的农村革命斗爭为基础而从事的这种工作，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时代所要求的。农村阶級斗爭就是当时革命文学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最能反映革命发展情况和当时祖国面貌的题材之一，当时的革命作家也几乎沒有一个不曾写过这题材。

叶紫的这个特点，也就反映了当时革命作家——特别是一些年輕的革命作家——的共同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他們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当时极端尖銳的阶級斗爭，銳敏地表达出时代的脉搏，从而使文学成为战斗的工具。

不用說，这也正是当时以魯迅为首的革命文学的最根本的特色；而在年輕的革命作家——叶紫是其中之一，他們是当时革命文学的眞正的生力軍——中，这特色就更为显著。

魯迅在为《丰收》集而作的序上就說："……但我們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讀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經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这些作品，足以显示当时党所領导的革命文学运动战斗成果的一部分，就因为它們，和别的革命作家的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从而在促进当时人民革命斗爭方面，在革命文学的建立和打退文学上反动派的进攻方面，都起过战斗的作用的緣故。

叶紫逝世于一九三九年，还未到二十八岁。这里也可以提到一句，因为很早就逝世，他长期所构思的、自認为将是一部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大的、紀念碑似的”作品——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以及同一题材的中篇《菱》，都只起了一个头而未及写出。所以，大革命时期农民斗爭的题材，他已經写出来的还不过是他所蓄积的一小部分。

他留下的小說还有别的题材的五个短篇，即收在《山村一夜》集子中的另五篇：《偷蓮》、《魚》、《湖上》、《校长先生》、《电車上》。虽然也都是不弱的作品，但比起《丰收》等来，这五篇的份量和重要性就都差得多的。

他的散文，大半也是記述他的經历和所目睹的使他憤慨的社会現象。

叶紫在生前出版的作品，就是《丰收》（初版于一九三五年，上海奴隶社印行）、《星》（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山村一夜》（初版于一九三七年，上海良友图書印刷公司印行）这三种。另有《叶紫散文集》，一九三六年由作者自己編定，收散文十六篇，曾由上海商务印書館打好紙型，因抗日战爭爆发未能出版。本社在一九五四年曾出版《叶紫創作集》，收入了作者全部小說及从未出版的《叶紫散文集》中选出的散文九篇。現在这部选集的內容，基本上就和《叶紫創作集》相同，只减少了《偷蓮》和《魚》这两个短篇，此外則增加了魯迅为《丰收》写的序作为附录，排列稍有变动，加了一两个注释和再校勘了一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0月。

丰　收

一

时間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沒有一点晴和的征兆。

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門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顫动，象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他抬头望了一望天，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話，又低了下去。翳鬚上倒悬着一綫一綫的涎沫，迎风飘动，刚刚用手抹去，随即又流出了几綫来。

“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嗎？我的天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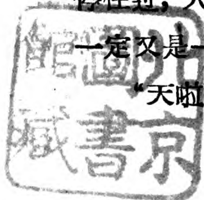
他低声地說了这么一句，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很迟疑地說着：

“秋兒的娘呀！‘惊蟄一过，棉褲脫落！’現在快清明了，还脫不下袍兒。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嗎？”

云普嬸沒有回答，在忙着給怀中的四喜兒喂奶。

天气也眞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連下了三十多天雨沒有停住过，人們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

“天啦！要又是一样，……”



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阶級上磕动。

“該不会吧！”

云普嬸歇了半天功夫，随便地說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

“怎么不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嗎？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

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好象今年的命运，已經早在这兒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說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許多痛苦的印象，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記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頓。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吃树根。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好象并不十分痛苦。只有去年，我的天呀！云普叔簡直是不能作想啊！

去年，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飯，今年就只剩了六个：除了云普嬸外，大兒子立秋二十岁，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二兒子少普十四岁，也已經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女兒英英十岁，她能跟着媽媽打斗笠。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兒，还在吃奶。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兒，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① 吃死的。

这样一个热鬧的家庭中，吃呆飯的人一个也沒有，誰不說云普叔会发財呢？是的，云普叔原是应該发財的人，就因为运气太

① 观音粉：一种白色的細泥土。——原注。

不好了，連年的兵灾水旱，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

去年，这可怕的去年啦！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为了連年的兵灾水旱，他不得不拚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希图有个轉运。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田的好处；除納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能吃一两年飽飯，还怕弄不发財嗎？主意打定后，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来租何八爷的田种。

二月里，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替祖宗打扫灵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錢的賞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規，三七开，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錯的。

起先，眞使云普叔欢喜。虽然和兒子费了很多力气，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极調和，只要照拂得法，收获下来，便什么都不成問題了。

看看地，禾苗都发了根，涨了苞，很快地便标綫① 了，再刮二三日老南风，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云普叔眞是喜欢啊！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嗎？

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哩，天老爷忽然翻了脸。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只有半天功夫，池塘里的水都起膨涨。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点打落，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午后，雨漸漸地停住了，云普叔的心中，象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輕快。

---

① 标綫：即稻的穗子从禾苞中长出来。——原注。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头，四面的鑼声，象雷一般地轟着，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馳，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兒，由黑暗中向着鑼声的响处飞跑。

路上，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垄四圍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鑼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

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丈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見的怪事。他慌了张，鑼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云普叔的脚象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很快地，如万馬奔馳般的浪涛向他們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門口，水已經流到了阶下。

新渡口的堤潰开了三十几丈宽一个角，曹家垄滿垅子的黃金都化成了水。

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一剎那間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他終天地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黃金都化成了水！”

現在，云普叔又見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現在，他还沒有吃飽过一頓干飯。六月初水就退了，垄上的飢民想联合出門去討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認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門都不許出。县城里据說領了三万洋錢的賑款，乡下沒有看見发下一顆米花兒。何八爷从省里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垄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价錢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后来連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

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垄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兒。

后来，垄上的飢民都走到死亡綫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飢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飢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誰能知道呢？

这时候，垄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編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編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頓稀飯錢。云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云普嬸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編。編呀，尽量地編呀！不編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是有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連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滿垄上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嗎？……"

二

天毕竟是晴和了，人們从蟄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底屋子里爬出来。菜青色的脸膛，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孩子們一伴一伴地跑来跑去，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軟泥兒耍着。

水全是那样滿滿的，无論池塘里、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长滿了嫩草，沒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象一顆一顆的小銀珠。楊柳发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这垄上，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

人們立时开始喧嚷着，活跃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徘徊观望；三个五个一伙的，指指池塘又査査决口，談这談那，都准备着，計划着，应該如何动手做他們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

斗笠的銷路突然地阻塞了，为了到处都天晴。男子們白天不能在家里剖篾，妇人和孩子的工作，也无形中松散下来，生活的紧箍咒，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飯啊！

鎮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輕輕地拂了一下，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棉袍还是不能脫下，太阳晒在他的身上，只有那么一点兒辣辣的难熬，他沒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担心着，怎样地才能够渡过这紧急的难关——飽飽地撈两餐白米飯吃了，补一补精神，好到田中去。

斗笠的銷路沒有了，眼前的稀飯就起了巨大的恐慌，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来就沒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岁了，苦头总算吃过不少，好的日子却还沒有看見过。算八字的先生都說：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他总不能十分相信。两个兒子又都不懂事，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

"总得想个办法啦！"

云普叔从来沒有自餒过，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他就把这句話不住地在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今天，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于是又把这句話兒运用到脑里去旋轉。

“何八爷，李三爷，陈老爷……”

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这些人的影子，一个个地浮上他的脑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統統丢开，将念头轉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

“立秋，你現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嗎？”

“去做什么呢，爹？”

立秋坐在門檻边剖篾，漫无意識地反問他。

“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准备下田了，我們也应当跟着动手。头一天做功夫，总得飽飽吃一餐，兆头来能好一些，做起功夫来也比較起劲。家里現在已經沒有了米，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見得有办法吧！”

“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委！”

“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們的情形，也并不見得比我們要好！”

“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你能知道他們和我們一样嗎？我是叫你去一趟呀！”

“这是实在的事实啊！爹，他們恐怕比我們还要困难哩！”

“废話！”

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覺得自己的兒子变差了，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为了家中的一些瑣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齟齬。兒子总是那样懶懶地不肯做事，有时候簡直是个忤逆的，不孝的东西！

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見得会和自己一般地沒有办法。因为除了玉五嬸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沒有第三个要吃閑飯的人。去年全垄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玉五叔就沒有同去，独自不动地支

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而且，也从来沒有看見他向人家借貸过。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鋪門前，还看見了他提着一只籃子，买了一点酒肉，搖头挠脑地过身。他怎么会沒有办法呢？

于是云普叔知道了，这一定又是兒子发了懶筋，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不由的心头冒出火来：

“你到底去不去呢？狗养的东西，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

“去也是沒有办法啦！”

“老子要你去就去，不許你說这些废話，狗入的！”

立秋抬起头来，将篾刀輕輕放下，年輕人的一顆心里蘊藏着深沉的隐痛。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回轉身子来就走。

“你說：我爹爹叫我来的，多少請玉五叔帮忙一点，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

“唔！……”

月亮刚从树椏里鑽出了半边面孔来，一霎兒又被烏云吞沒。沒有一顆星，四围黑得象一块漆板。

“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

“他沒有說多的話。他只說：請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对不住得很，昨天我們还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娄！就只有这一点点兒稀飯了！”

“你沒有說过我不久就还他嗎？”

“說过了的，他还把他的米桶給我看了。空空的！”

“那么，他的女人哩？”

“沒有說話，笑着。”

“媽媽的！”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一拳。随即憤憤地說道：“大前天我还看見了他买肉吃，媽媽的！今天就說沒有米

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没有声息。云普嬸也围了攏来，孩子們都竪着耳朵，听爹爹和哥哥說話。偌大的一所祠堂中，連一顆豆大的灯光都沒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緒，脅迫得一陣一陣地往下沉落……

“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

云普嬸也非常耽心地問。

“媽媽的，只有大家都餓死！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連一顆米花兒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么办呢，爹？”

“死！狗入的东西！”

云普叔狠狠的罵了这句之后，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死！”啊，認眞地要兒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感到一陣陣酸楚，扑扑地不覺吊下两顆老泪！

“媽媽的！”

他順手摸着了旱烟管兒，返身朝外就走。

“到哪兒去呢，老头子？”

“媽媽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視着云普叔的背影，漸漸被黑暗吞蝕。孩子們漸次地和睡魔接吻了，在后房中象猪狗一般地横七竪八地倒着。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嬸和立秋，在严厉的恐怖中，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心上的弦，已經重重地扣紧了。

深夜，云普叔带着哭丧的脸色跑回来，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

“媽媽的，这是三块六角錢的蚕豆！”

六条視綫，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发出了几許飢餓的光芒！云普叔的眶兒里，还飽藏着一包滿滿的眼泪。

三

在田角的决口边，立秋举着无力的鋤头，懶洋洋地揮动。田中过多的水，随着鋤头的起落，漸漸地由决口溢入池塘。他渾身都覚得酥軟，手腕也那样沒有力量，往常的勇气，現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切都渺茫喲！他悵望着原野。他覚得：現在已經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誰也沒有方法能够保証这种工作，会有良好的效果。历年的天灾人祸，把这顆年輕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的。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沒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这个不幸的圈围。

他拖着鋤头，迈步移过了第三条决口，过去的事件，象潮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每一鋤头的落地，都象是打在自家的心上。父亲老了，弟妹还是那么年輕。这四五年来，家中的末路，已經成为了如何也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出路还是那样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开拓出这条迷茫的出路。

无意識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癩大哥对他鬼鬼祟祟說的那些話来，現在如果細細地把它回味，真有一些說不出来的道理：在这个年头，不靠自己，还有什么人好靠呢？什么人都是穷人的对头，自己不起来干一下子，一輩子也别想出头。而且癩大哥还肯定地說过：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穷人的！

这样，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

"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喲！"

他微笑了。突然地有一条人影从他的身边掠过，使他吃了一惊！回头来看，正是他所系念的上屋癞老大。

“喂！大哥，到哪里去呢？”

“呵！立秋，你們今天也下了田嗎？”

“是的，大哥！来，我們談談。”

立秋将鋤头停住。

“你爹爹呢？”

“在那边挑草皮子，还有少普。”

“你們这几天怎样过門的呀？”

“还不是苦，今天家里已經沒有人編斗笠，我們三个都下田了。昨晚，爹爹跑到何八那里求借了一斗豆子回来，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飽了，要不然……”

“还好还好！何八的豆子还肯借給你們！”

“誰願意去借他的东西！媽媽的，我爹爹不知道說了多少好話！磕了头！又加了价！……唉！大哥，你們呢？”

“一样地不能过門啊！”

沉靜了一刹那。癞大哥又恢复了他那种經常微笑的面容，向立秋点头了一下：

“晚上我們再談吧，立秋！”

“好的。”

癞大哥匆匆走后，立秋的鋤头，仍旧不住地在田边揮动，一条决口又一条决口。太阳高高地悬在当空，象是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正午。大半年来不曾听見过的歌声，又悠揚地交响着。人們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很少的屋頂上，能有縷縷的炊烟冒出。

云普叔渾身都发痛了，虽然昨天只挑了二三十担草皮子。肩

和两腿的骨髓中間，象着了无数的針刺，几乎終夜都不能安眠。天亮爬起来，走路还是一陣陣地酸軟。然而，他还是鎮靜着，尽量地在裝着沒事的样子，生怕兒子們看見了气餒！

“到底老了啊！”他暗自地伤心着。

立秋从里面捧出两碗仅有的豆子来摆在桌子上，香气把云普叔的口水都饞得欲流出来。三个人平均分配，一个只吃了上半碗，味道却比平常的特别好吃。半碗，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里的哪一个角角兒。

勉强跑到田中去挣扎了一会，渾身就象馱着千斤閘一般地不能动弹。連一柄鋤头，一张耙，都提不起来了，眼睛时时欲发昏，世界也象要天旋地轉了一样。兜了三个圈子，終于被肚子驅逐回来。

“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呢？”

孩子和大人都集在一块，大大小小的眼睛里通通冒出血紅的火焰来。互相地悵望了一会，都覚得沒有什么好說的話。

“天哪！……”

云普叔咬紧牙关，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来，又向何八爷的庄上走去。路上，他想定了这一次見了八爷应当怎样地向他开口，一步一步地打算得妥貼了，然后走进那座庄門。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呢，云普？”

八爷坐在太师椅上問。

“我，我，我……”

“什么？……”

“我想再向八爷……”

“豆子嗎？那不能再借給你了！垄上这么多人口，我单养你一家！”

"我可以加利还八爷！"

"誰希罕你的利，人家就沒有利嗎？那不能行呀！"

"八爷！你老人家总得救救我，我們一家大小已經……"

"去，去！我哪里管得了你这許多！去吧！"

"八爷，救救我！……"

云普叔急的哭出声来了。八爷的长工跑出来，把他推到大門外。

"号丧！你这老鬼！"

长工恶狠狠地罵了一句，随即把大門掩上了。

云普叔一步挨一步地走回来，自怨自艾地嘟噥着：为什么不遵照預先想定的那些話，一句一句地去說出来，以致把事情弄得沒有一点結果。目前的难关，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渡过呢？

走到四方塘的口上，他突然地站住了脚，望了一望这油綠色的池塘。要不是丢不下这大大小小的一群，他眞想就是这么跳下去，了却他这条残余的生命！

云普嬸和孩子們倚立在祠堂的門口，盼望着云普叔的好消息。飢餓燃燒着每个人的內心，象一片狂闊的火焰。眼睛紅得发了昏，巴巴地，还望不見带着喜信回来的云普叔。

天哪！假如这个时候有一位能够給他們吃一頓飽飯的仙人！

鏡淸禿子带了一个滿面鬍鬚的人走进屋来，云普叔的心中，就象有千万把利刀在那兒穿鑽。手脚不住地发抖，眼泪一串一串地滚下来。讓进了堂屋，随便地拿了一条板凳給他們坐下，自己另外一边站着。云普嬸还躲在里面沒有起来，眼睛早已哭得紅肿了。孩子們，小的两个都躺着不能爬起来，脸上黃瘦得同

枯萎了的菜叶一样。

立秋靠着門边，少普站在哥哥的后面，眼睛都湿潤潤的。他們失神地望了一望这滿面鬍鬚的人，随即又把头轉向另一方面去。

沉寂了一会，那鬍子象耐不住似地：

“鏡清，那孩子現在在哪里呢？”

“还在里面啊！十岁，名叫英英姐。”禿子点点头，象叫他不要性急。

云普嬸从里面踱出来，脚有一千斤重，手中拿着一身补好了的小衣褲，战栗得失掉了主持。一眼看見禿子，刚刚喊出一声“鏡淸伯！……”便哇的一声，迸出了两行如雨的眼泪来，再說不出一句話了。云普叔用袖子偸偸地揩着脸。立秋和少普也垂头嗚咽地飲泣着！

禿子慌张了，急急地瞧了那鬍子一眼，回头对云普嬸安慰似地說：

“嫂嫂！你何必要这样伤心呢？英英同这位夏老爷去了，还不比在家里好嗎！吃的穿的，說不定还能落得一个好主子，享福一生。桂生家的菊兒，林道三家的桃秀，不都是好好地去了嗎？幷且，夏老爷……”

“伯伯！我，我現在是不能卖了她的！去年我們討米到湖北，那样吃苦都沒有肯卖。今年我更加不能卖了，她，我的英兒，我的肉！嗚！……”

“哦！”

夏鬍子釘了禿子一眼。

“云普！怎么？变了卦嗎？昨晚还說得好好的。……”禿子急急地追問云普叔。話还沒有說完，云普嬸連哭带罵地向云普叔

扑来了：

“老鬼！都是你不好！养不活兒女，做什么鷄巴人！沒有飯吃了来設法卖我的女兒！你自己不死！老鬼，来！大家拚死了落得一个干淨！想卖我女兒万万不能！”

“媽媽的！你咋晚不也說过了嗎？又不是我一个人作主的。禿子，你看她潑不潑！”云普叔連忙退了几步，脸上滿糊着眼泪。

“走吧！鏡淸。”

夏鬍子不耐煩似地起身說。禿子連忙把他拦住了：

“等一等吧，过一会她就会想淸的。来！云普，我和你到外面去說几句話。”

禿子把云普叔拉走了。云普嬸还是嗚嗚地哭鬧着。立秋走上来扶住了她，坐在一条短凳子上。他知道，这場悲剧构成的原因幷不簡单，一家人足足的有三天沒有吃东西了。斗笠沒有人要，田中的耕种又不能荒蕪。所以咋晚鏡淸禿子来游說的时候，他幷沒有表示如何激烈的反对。虽然他伤心妹子，不願意妹子卖給人家，可是，除此以外，再沒有方法能够解救目前的危急。他在沉痛的矛盾心理中，憧憬一終夜，他不忍多看一眼那快要被卖掉的妹子，天还沒有亮，他就爬起来。現在，母亲旣然这样地伤心，他还有什么心肝敢說要把妹子卖掉呢？

“媽媽，算了吧！讓他們走好了。”

云普嬸沒有回答。禿子和云普叔也从头門口走进来，大家又沉默了一会。

“嫂嫂！到底怎么办呢？”禿子說。

“鏡淸伯伯呀！我的英英去了她还能回来嗎？”

“可以的，假如主子近的話。幷且，你們还可以常常去看她！”

“远呢？”

“不会的喲！嫂嫂。”

“都是这老鬼不好，他不早死！……”

英英抱着四喜兒从里面跑出来了，很惊疑地接触了这个奇异的环境！随手将四喜兒交給了媽媽，瞪着一双圓溜溜的眼睛四围张望。

大家又是一陣心痛，除了鏡清禿子和夏翳子以外。

“就是她嗎？”夏翳子被禿子拌了一下，望着英英說。

几番談判的結果，夏翳子一岁只肯出两块錢。英英是十岁，二十块。另外双方各給禿子一块錢的介紹費。

“啊啊！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喲！”

十九块雪白的光洋，落到云普叔的手上，他惊駭得同一只木头鷄一样。用袖子尽力地把眼泪擦干，仔細地将洋錢看了一会。

“天啊！这洋錢就是我的宝宝英英嗎？”

云普嬸把挂好了的一套衣褲給英英換上，告訴她是到夏伯伯家中去吃几天飯就轉来，然而英英的眼泪究竟沒有方法止住。

“媽媽，我明天就可以回来嗎？我不要一个人吃飽飯啊！”

大家都目不轉睛地噙着泪水对英英注視着。再多看一两眼吧，这是最后的相見啊！

禿子把英英带走，云普嬸眞的发了疯，几回都想追上去。远远地还听到英英回头叫了两声：

“媽媽呀！我不要一个人吃飽飯！”

“我明天就要轉来的呀！”

“…………”

生活暫时地維持下来了，十九块錢，只能买到两担多一点

谷，五个人，可够六七十天的吃用。新的出路，还是欲靠父子們自己努力地开拓出来。

清明跑种期只差三天了，垄上都沒有一家人家有种谷，何八爷特为这件事亲自到县庫里去找太爷去商量。不及时下种，秋季便沒有收成。

大家都佇望着何八爷的好消息，不过这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年年都借到了。县太爷自己也明白："官出于民，民出于土！"种子不設法，一年到了头大家都捞不着好处的。所以何八爷一說就很快地答应下来了。发一千担种谷給曹家垄，由何八爷总管。

"媽媽的，种谷十一块錢一担，还要四分利，这完全是何八这狗杂种的盘剝！"

每个人都是这样地憤罵，每个都在何八爷庄上挑出谷子来。

生活和工作，加紧地向这农村中捶击起来。人們都在拚命地挣扎，因为他們已将一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

四

插好田，刚刚扯好二头草，天老爷又要和穷人們作对。一連十多天不見一点麻麻雨，太阳悬在空中，象一团烈火一样。田里沒有水了，仅仅只泥土有些湿潤的。

卖了女兒，借了种谷，好容易才把田插好，云普叔这时候已經忙碌得透不过气来，肥料还沒有着落，天又不肯下雨了，实在急人！假如眞的要鬧天干的話，还得及早准备一下哩！

他吩咐立秋到戏台上把車叶子取下，修修好。再过三天沒有雨，不車水是不可能的事啊！

人們心中都祈祷着：天老爷啊，請你老人家可怜我們降一点

兒雨沫吧！

一天，两天，天老爷的心腸也真硬！人們的祈祷，他竟假装沒有听見，仍旧是万里无云。火样的太阳，将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发了暴躁。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也都現出了由于热而枯萎的象征。田中的泥土干涸了，很多的已經綻破了不可弥縫的裂痕，张开着，象一条一条的野兽的口，噴出来陣陣的热气。

实在沒有方法再挨延了，张家垞、新渡口都有了水車的响声，禾苗垂头丧气地在向人們哀告它的苦况。很多的叶子已經卷了筒。去年大水留下来的苦头还沒有吃了，今年誰还肯眼巴巴地望着它干死呢！就拚了性命也是要掙扎一下子的啊！

吃了早飯，云普叔亲自肩着长車，立秋抗了車架，少普提着几串車叶子，默默地向四方塘走来。太阳晒在背上，只感到一陣热热的刺痛，連地上的泥土，都烫得发了燒。

“媽媽的！怎么这样热。”

四面都是水車声音，池塘里的水，尽量在用人工轉运到田中去。云普叔的車子也安置好了。三个人一齐踏上，車輪轉动着，水都由車箱子里爬出来，爭先恐后地向田中飞跑。

汗从每一个人的头頂一直流到脚跟。太阳看看移到了当頂，火一般地燎燒着大地。人們的口里，时常有縷縷的青烟冒出。脚下也漸漸地沉重了，水車踏板就象一块千斤重的岩石，拚性命都踏不下来。一陣陣的酸痛，由脚筋传布到全身，到脑頂。又象是有人拿着一把小刀子在那里割肉挖筋一般的难过。尤其是少普，在他那还沒有发育得完全的身体中，更加感受着异样的苦痛。云普叔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衰老的几根脚骨头，本来踏上三五步就有些挨不起了的，然而，他不能气餒呀！老天爷叫他吃苦，死也得去！兒子們的勇气，完全欲靠他自己鼓起来。况且，今天还是头一

次上紧，他怎么好自己首先叫苦呢？无論如何受罪，都得忍受下来喲！

"用劲呀，少普！……"

他常常是这样地提醒着小的兒子，自己却咬紧牙关地用力踏下去。眞是痛的忍不住了，才将那含蓄着很久了的眼泪流出来，和着汗珠兒一同滴下。

好容易云普嬸的午飯送来了，父子們都从車上爬下来。

"天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和我們穷人作对呢？"

云普叔撫摸着自己的腿子。少普哭丧脸地望着他的母亲：

"媽媽，我的这两条腿子已經沒有用了呢！"

"不要紧的喲！現在多吃一点飯，下午早些回来，憩息一会，就会好的。"

少普也沒有再作声，順手拿起一只碗来盛飯吃。

連日的辛劳，云普叔和少普都弄得同跛脚人一样了。天还一样的狠心！一天功夫車下来的水，仅仅只够維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他沒有感到过父亲和弟弟那般的苦痛。然而，他总是懶懶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象車水种田，并不是他現在应做的事情一样。常常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要到处去寻找。因此使云普叔加倍地恼恨着："这是一个懶精！忤逆不孝的杂种！"

月亮从树尖上涌出来，在黑暗的世界中散布了一片銀灰色的光亮。夜晚并沒有白天那般炎热，田野中时常有微风吹动。外面很少有納凉的閑人，除了妇人和几个孩子。

人們都趁着这个风清月白的夜晚来加紧他們的工作。四面水車的声音，杂和着动人的歌曲，很清晰的可以送入到人們的耳

鼓中来。夏夜是太适宜于农人們的工作了，沒有白昼的囂张、炎热、喧扰……

云普叔又因为寻不着立秋，暴躁得象一条发了狂的蛮牛一样。吃晚飯时曾好好地嘱咐他过，今夜天气很好，一定要做做夜工，才許再跑到外面去。誰知一轉眼就不看見人，眞把云普叔的肚皮都气破了。近来常有一些人跑来对云普叔說：立秋这个孩子变坏了，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和癞老大他們这班人弄做一起干些什么勾当。个个都劝他严厉地管束一下，以免弄出大事。云普叔听了，几回硬恨不得把牙門都咬碎下来。現在，他越想越暴躁，从上村叫到下村，連立秋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他回头吩咐少普先到水車上去等着他，假如寻不到的話，光老小两个也是要車几綫水上田的。于是他重新地把牙根咬紧，准备去和这不孝的东西拚一拚老性命。

又兜了三四个大圈子还沒有寻到，只好气憤憤地走回来。远远地，忽然听到自己的水車声音响了，急忙赶上去，車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嗎？他憤恨得說不出一句話来，半晌，才下死劲地罵道：

"你这狗入的杂种！这会子到哪里收尸去了？"

"噎！我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車水嗎？"立秋很庄严地回答着。

"媽媽的！"

云普叔用力地釘了他一眼，随即自己也爬上来，踏上了輪子。

月亮由树尖升到了树頂，漸漸地向西方泻落！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靜了下来。

东方已經浮上了魚肚色的白云，几顆疏散的星兒，还在天空中挤眉弄眼地閃动。雄鷄啼过两次了，云普叔从黑暗里爬起来，望望还沒有天亮，悠长地舒了一口冷气。日夜的辛劳，眞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周身的筋骨，常常在梦中隐隐地作痛。但他无論如何也不肯懈怠一刻功夫，或說几句关于疲劳痛痒的話。因为他怕給兒子們一个不好的印象。

生活鞭策着他劳动，他是毫不能怨尤的喲！現在他算是已經把握到一縷新的希望了：他还可以希望秋天，秋天到了，便能实現他所梦想的世界！

現在，他不能不很早就爬起来啦。这还是夏天，隔秋天，隔那梦想的世界还远着哩！

孩子們正睡得同猪玀一样。年輕人在梦中总是那么甜蜜喲！他眞是羡慕着。为了秋收，为了那个梦想的世界，虽然天还沒有十分发亮，他不得不忍心地将兒子們統統叫起来：

"起来喲，立秋！"

"…………"

"少普，少普！起来喲！"

"什么事情呀？爹！天还沒有亮哩！"少普被叫醒了。

"天早已亮了，我們車水去！"

"刚刚才睡下，連身子都沒有翻过来，就天亮了嗎？唔！……"

"立秋！立秋！"

"…………"

"起来呀！……"

"唔！"

"喂！起来呀！狗入的东西！"

最后云普叔是用手去拖着每一兒子的耳朵，才把他們拉起

来的。

“見鬼了，四面全是黑漆漆的！”

立秋揉揉眼睛，才知道是天还沒有光，心中老大不高兴。

“狗杂种！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来，你还不服气吧！媽媽的！”

“起来！起来！不知道黑夜里爬起来做些什么事？拚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

“你这懶精！誰作人家的奴隶？”

“不是嗎？打禾下来，看你能够落到手几粒捞什子？”

“鬼話！媽媽的，难道会有一批强盜来搶去你的嗎？你这个咬烂鷄巴横嚼的杂种！你近来专在外面抛尸，家中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只曉得发懶筋，你变了！狗东西！人家都說你专和癩老大他們在一起鬼混！你一定变做了什么××党！……”

云普叔气急了，恨不得立刻把兒子抓来咬他几口出气。声音愈罵愈大了。云普嬸也被他惊醒来：

“半夜三更鬧什么呀，老头子？兒子一天辛苦到晚，也应該讓他們睡一睡！你看，外边还沒有天亮哩！”

“都是你这老猪婆不好，养下这些淘气杂种来！”

“老鬼！你罵誰啊？”

“罵你这偏护懶精的猪婆子！”

“好！老鬼，你发了疯！你恶他們，你把他們一个一个都拿去杀掉好了，何必要这样地来把他們慢慢地磨死呢？要不然，把他們統統都卖掉，免得刺痛了你的眼睛。半夜里，天南地北的吵死！”

云普叔暴躁得发了疯，他覚得老婆近来更加无理地偏护着孩子，絲毫不顧及到家中的生計：

“你这猪婆疯了！你要吃飯嗎？你！……”

“好！我是疯了！老鬼，你要吃飯，你可以卖女兒！現在你又可以卖兒子。你还我的英英来！老鬼，我的命也不要了！……啊啊啊！……”

“好泼的家伙，你媽媽的！……”

“老忘八！老賊！你自己沒有能力就不要养兒女，养大了来給他們作孽。女的好卖了，男的也要逼死他們，将来只剩了你这老忘八！我的英英！老賊，你找回来！啊啊啊！……”

她連哭带罵地向着云普叔扑来，想起了英英，她恨不得把云普叔一口吞掉。

“媽媽的！英英，英英，又不是单为了我一个！”

云普叔連忙躲开她，想起英英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

“还我的英英，你这老鬼！啊啊！……”

“…………”

“啊啊啊！……”

“…………”

东方发白了。兒子木鷄一般地站着。听見爹爹媽媽提及了妹子，也陪着流下几陣酸痛的眼泪来。

天色又是一样的晴和。立秋偷偷地扯了少普一下，提起鋤耙就走。云普叔也带着懊恼伤痛的面容，一步一拖地跟出了大門。

“啊啊啊！……”

晨风在田野中掠过，油綠色的禾苗，掀起了层层的浪涛，人們都感到一陣清晨特有的凉意。

“今天車哪一方呢？”

“媽媽的，到华家堤去！”

五

“立秋！你的心不誠，不要你抬！”

“云普叔頂万民伞，小二疤子打鑼！”

“吹嗩吶的沒有，王老大你的嗩吶呢？”

“媽媽的！好象是哪一个人的事一样，大家都不肯出力，还差三个轎夫。”

“我来一个。高鼻子大爹！”

“我也来！”

“我也来一个！”

“好了，就是你們三个吧！大家都洗一个脸。小二疤子，着实洗干净些，菩薩見怪！”

“打鑼！把嗩吶吹起来！”

“打鑼呀！小二疤子听見沒有？婊子的兒子！”

“当！当！当！……”

“嗚咧啦！……”

几十个人簇涌着关帝爷爷，向田野中飞跑去了。

二十多天沒有看見一点云影子，池塘里，河里的水都干透了，田中尽是几寸寬的裂口，禾叶大半已經卷了筒。这样再过三四天，便什么都完了。

关帝爷爷是三天前接来的。杀了一条牛，焚了斤半檀香，还是沒有一点雨意。禾苗倒烊倒得更加多了。

所以，大家都覚得菩薩不肯发雨下来，一定是有什么原故。几个主祭的首事集合起来商量了很久，求了无数枝签，叩了千百

个头，卦还是不能打順。

“那么今年不完了嗎？”

“高鼻子大爹，不要急！我們且把菩薩抬到外面去跑一路，看他老人家見了这个样子心中忍也不忍？”

“好的！也許菩薩还沒有看見田中的情况吧！大前年天干，也是請菩薩到外面去兜了一个圈子才下雨的。云普，你去叫几个小伙子来！还有鑼鼓嗩吶！”

“啊！”

很快地，便把临时的队伍邀齐了。高鼻子大爹在前面領队，第二排是旗鑼鼓伞，菩薩的綠呢大轎跟在后头。

从新渡口华家堤，一直弯到紅庙，兜了四五个圈子回来，太阳仍旧是同烈火一样，燙得渾身发烧。地上簡直热得不能落脚。四面八方都是火，人們是在火中顛扑！

雨一点还沒有求下来，菩薩反被磨子湾抬去了。处处都忙着抬菩薩求雨哩！

“天老爷呀！一年大水一年干，究竟欲把我們怎么办呢？”

风色陡然变了，由东北方吹来呼呼地响着。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很多的人都站在屋外看天色。

“那方扯閃子哩！”

“东扯西合，有雨不落。”

“那是北方呀！”

“好了！南扯火門开，北扯有雨来！今夜該有点雨下吧，天哪！……”

“总要求天老爷开恩啦！”

“还不是，我們又都沒有做过恶人，天老爷难道眞的要将我

們餓死？”

“不見得吧！”

大家喧嚷一会之后，屋頂上已有了滴瀝的声音，人們只感到一陣凉意。每一滴雨声，都象是打落在开放的心花上。

“这眞是天老爷的恩典啦！”

横在人們心中的一块巨石，現在全被雨点溶化了。随即，便是暴风雨的降临！

雷跟在閃电的后面发脾气。

大雨只下了一日夜，田中的水又飽滿起来。禾苗都得了救，卷了筒子的禾叶边开展了，象少女們解开着胸怀一样地迎风摆动。长，很迅速地在长，这正是禾苗飞长的时候啊！每个人都默祷着：再过二十来天不出乱子，就可以看到粒粒的黃金，那才算是到了手的东西哩。

雨只有西南方上下得特别久，那边的天是烏黑的。恐怖象大江的波浪，前头一个刚刚低落下去，后面的一个又涌上来。西南方上的雨太下大了，又要耽心水患。种田人眞是一刻兒也不能安宁啊！

西水漸漸地向下流膨涨，然而很慢。堤局只派了一些人在堤岸上梭巡。光是西水沒有南水助势，大家都可不必把它放在心上。讓它去高涨吧！

一天，两天，水总是涨着。漸漸地差不多已經平了堤面了，云普叔也跟着大家着起急来：

“怎么！光是西水也有这么大嗎？”

人們都同样地嚷着：

“哎喲！大家还是来防备一下吧！千万不要又和去年一样

呀！”

去年的苦痛告訴他們，水灾是要及早防备的喲！鑼声又响了，一批一批的人都抗着鋤头被絮，向堤边跑去！

“哪一个家里有男人不出去来上堤的，他媽媽的拖出来打死！”云普叔忙得滿头是汗地說，“連堂客們都不許躲着，媽媽的，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一个也別想活！……”

“大家都挡堤去呀！”

“当！当！当！……”

夜晚上，火把灯籠象长蛇一样地摆在堤上，白天里沿岸都是騷动的人群。团防局里的老爷們，騎着馬，带着一群副爷往来的巡視着，他們負有維持治安的重大責任，尤恐这一群人中間，潜伏着有鬧事的暴徒份子，这是不能不提防的。

“媽媽的，作威作福的賤狗吃了我們的粮沒有事做，日夜打主意来害我們！一个个都安得……”

“我恨不得咬下这些狗入的几块肉！总有一天老子……”

多数被团防加害过的人，讓他們走过之后，都咬牙切齿地暗罵着。很远了，立秋还跟在他們的后面装鬼脸兒。

水仍旧是往上涨，有些已經漂过了堤面。黄黄的水，是曾劫夺过人們的生命的，大家都对它怀着巨大的恐怖。眼睛里都有一把无名的烈火，向这洪水擲投。

“只要南水不再下来就好了！”

人們互相地安慰着。鋤头鏟耙，还是不住地加工。

水停住了！

突然地，有些地方在倒流，当有人把几处倒流的地方指出来的时候，人群中間，立刻开始了庞大的騷动。

“哪里倒流？”

“兰溪小河口嗎？”

“該死！一个也活不成！”

“天啦！你老人家眞正要把我們活活地弄死嗎？……”

“关帝爷爷呀！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

南水涨了，西水受着南水的胁迫，立即开始了强烈的反攻。双方冲突的結果，是不断的向上膨涨！

鑼声响得紧！人們心中还沒有弥縫的創口，又重新地被这痛心的鑼錘兒敲得四分五裂，連孩子妇人都跑到堤边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向堤上堆。老年人和云普叔一道的，多数已經跪下来了：

“天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薩呀！今年的大水实在再来不得了啊！”

“盖天古佛！你老人家保过了这場水灾，准还你十本大戏！……”

“天收人啦！”

“…………”

經过了两日夜拚命的掙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暴出了紅筋。身体象弹熟了的軟棉花一样，随处倒落。西水毕竟是过渡了汹涌的时期，經不起南水的一陣反攻，便一泻千里地崩潰下去了！于是南水趁势地順流下来，一些兒沒有阻碍。

水退了！

千万顆悬挂在半空中的心，随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每个人都张开了口，吐出了一股恶气。提起鋤头被絮，拖着軟棉花似的身子，各别地踏上了归途。脸上，都挂上着一絲胜利的微笑。

“喂！癩大哥，夜里到我这里来談天啊！”

立秋在十字路上分岔时对癩老大說。

六

生活和工作，双管齐下地夹攻着这整个的农村。当禾苞标出綫来时，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在拚着他們的性命。过了这严重的一二十天，他們便全能得救！

家中虽然沒有一粒米了，然而云普叔的脸上却浮上着滿面的笑容。他放心了，經过了这两次巨大的风波，收成已經有了九成把握。禾苗肥大，标綫結实，是十多年来所罕見的好，穗子都有那样长了。眼前的世界，所开展在云普叔面前的尽是欢喜，尽是巨大的希望。

然而云普叔并沒有作过大的幻想，他抓住了目前的現势来推測二十天以后的情形那是眞的。他举目望着这一片油綠色的原野，看看那肥大的禾苗，一綫一綫快要变成黃金色的穗子，几回都疑是自己的眼睛发昏，自己在做梦。然而穗子禾苗，一件件都是正确地摆在他的面前，他眞的欢喜得快要发疯了啊！

"哈哈！今年的世界，眞会有这样的好嗎？"

过去的疲劳，将开始在这見作一个总結了：从下种起，一直到現在，云普叔眞的沒有偷閑过一刻功夫。插田后便鬧天干，刚刚下雨又吓大水，一顆心象七上八下的吊桶一般地不能安定。身子疲劳得象一条死蛇，肚皮里沒有充过一次飽。以前的挨餓現在不要說，单是英英卖去以后，家中还是吃稀飯的。每次上田，連腿子都提不起，人瘦得象一堆枯骨。一直到現在，經过这許多許多的恐怖和飢餓，云普叔才看見这儿綫长长的穗子，他怎么不欢喜呢？这才是算得到了手的东西呀，还得仔細地将它盘算一下哩！

开始一定要飽飽地吃它几頓。孩子們实在餓得太可怜了，应当多弄点菜，都給他們吃几餐飽飯，养养精神。然后，卖几担出去，做几件衣服穿穿，孩子們穿得那样不象一个人形。过一个热热鬧鬧的中秋节。把債統統还清楚。剩下来的留着过年，还要預备过明年的荒月，接新……

立秋少普都要定亲，立秋簡直是处处都表示需要堂客了。就是明年下半年吧，給他們每个都收一房亲事，后年就可养孙子，做爷爷了……

一切都有办法，只少了一个英英，这眞使云普叔心痛。早知今年的收成有这样好，就是杀了他也不肯将英英卖掉啊！云普叔是最疼英英的人，他这許多兒女中只有英英最好，最能孝順他。現在，可爱的英英是被他自己卖掉了啦！卖給那个滿脸鬍鬚的夏老头子了，是用一只小划子装走的。装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云普叔至今还沒有打听到。

英英是太可怜了啊！可怜的英英从此便永远沒有了下落。年岁越好，越有飯吃，云普叔越加伤心。英英难道就沒有坐在家中吃一頓飽飯的福命嗎？假如現在英英还能站在云普叔面前的話，他眞的想抱住这可怜的孩子嚎啕大哭一陣！天啊！然而可怜的英英是找不回来了，永远地找不回来了！留在云普叔心中的，只有那条可怜的瘦小的影子，永远不可治疗的創痛！

还有什么呢？除此以外，云普叔的心中只是快乐的，欢喜的，一切都有了办法。他再三地嘱咐兒子，不許誰再提及那可怜的英英，不許再刺痛他的心坎！

家里沒有米了，云普叔絲毫也沒有着急，因为他已經有了办法，再过十多天就能够飽飽地吃几餐。有了实在的东西給人家看了，差了几粒吃飯谷还怕沒有人发借嗎？

何八爷家中的谷子，現在是拚命地欲找人发借。只怕你不开口，十担八担，他可以派人送到你的家中来。价錢也沒有那样昂貴了，每担只要六块錢。

李三爹的家里也有谷子发借。每担六元，幷无利息，而且都是上好的东西。

垄上的人都要吃飯，都要渡过这十几天难关，可是誰也不願意去向八爷或三爹借谷子。实在吃得心痛，現在借来一担，过不了十多天，要还他們三担。

还是硬着肚皮来挨过这十几天吧！

"这就是他們这班狗杂种的手段啦！他們媽媽的完全盘剝我們过生活。大家要餓死的时候，向他們叩头也借不着一粒谷子，等到田中的东西有把握了，这才拚命地找人发借。只有十多天，借一担要还他們三担。这班狗杂种不死，天也眞正沒有眼睛。……"

"高鼻子大爹，你不是也借过他的谷子嗎？哼！天才沒有眼睛哩！越是这种人越会发財享福！"

"是的呀！天是不会去責罰他們的，要責罰他們这班杂种，还得依靠我們自己来！"

"怎样靠自己呢？立秋，你这話里倒有些玩艺兒，說出来大家听听看！"

"什么玩艺兒不玩艺兒，我的道理就在这里：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不要納給他們这些狗杂种的什么撈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給他們还去！那时候，他还有什么道理来向我們要呢？"

"小孩子話！田是他家的呀！"二癩子装着教訓他的神气。

"他家的？他为什么有田不自己种呢？他的田是哪里来的？

还不是大家替他做出来的嗎？二癞子你眞蠢啊！你以为这些田眞是他的嗎？”

“那么，是哪个的呢？”

“你的，我的！誰种了就是誰的！”

“哈哈！立秋！你这完全是十五六年时农民会上的那种說法。你这孩子，哈哈！”

“高鼻子大爹，笑什么？农民会你說不好嗎？”

“好，杀你的头！你怕不怕？”

“怕什么啊！只要大家肯齐心，你沒有看見江西嗎？”

“齐心！你这話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哈哈！……”

高鼻子大爹，还有二癞子、壳壳头、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說一陣之后，都相信了立秋的話兒不錯。民国十六年的农民会的确是好的；就可惜沒有弄得长久，而且还有許多人吃了亏。假如要是再来一个的話，一定硬要把它弄得久长一些啊！

“好！立秋，还有团防局里的枪炮呢？”

“咄！到了那个时候，我們就不好把他媽媽的繳下来嗎？”

兒子整天地不在家里，一切都要云普叔自己去理会。家中沒有米了，不得不跑到李三爹那里去借了一担谷子来。

“你家里五六个人吃茶飯，一担谷就够了嗎？多挑两担去！”

“多謝三爹！”

云普叔到底只借了一担。他知道，多吃一担，过不了十来天就要还三担多。沒有油盐吃，曹炳生店里也可以賒賬了。肉店里的田麻拐，时常裝着滿面笑容地来慰問他：

“云普哥，你要吃肉嗎？”

“不要啊，吃肉还早哩。”

“不要紧的，你只管拿去好了！”

云普叔从此便覺得自己已經在漸漸地偉大，无論什么人遇見了他，都要对他点头微笑地打个招呼。家中也漸漸地有些生气了。就只恨自己的兒子不爭气，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媽媽的，老太爷就眞的沒有福命做嗎？

穗子一天一天地黃起来，云普叔脸上的笑容也一天一天地加厚着。他眞是忙碌啊！补晒簟，修风車，請这个来打禾，邀那个来扎草，一天到晚，他都是忙得笑迷迷的。今年的世界确比往年要好上三倍，一担田，至少可以收三十四五担谷。这眞是穷苦人走好运的年头啊！

去年遭水灾，就因为是堤修得不好，今年首先最要紧的是修堤。再加厚它一尺土吧，那就什么大水都可以不必担心事了。这是种田人应尽的义务呀！堤局里的委員早已来催促过。

“曹云普，你今年要出八块五角八分的堤費啦！”

“这是应該的，一石多点谷！打禾后我亲自送到局里来！劳了委員先生的駕。应該的，应該的！……”

云普叔滿面笑容地回答着。堤不修好，免不了第二年又要遭水灾。

保甲先生也銜了团防局长的使命，来和云普叔打招呼了：

“云普叔，你今年繳八块四角錢的团防捐稅啦！局里已經来了公事。”

“怎么有这样多呢？甲老爷！”

“两年一道收的！去年你繳沒有繳过？”

“啊！我慢慢地給你送来。”

“还有救国捐五元七角二，剿共捐三元零七。”

“这！又是什么名目呢？甲，甲老爷！”

"咄！你这老头子真是老糊塗了！东洋鬼子打到北京来了，你还在鼓里困。这錢是拿去买枪炮来救国打共匪的呀！"

"啊呀！……晓得，晓得了！我，我，我送来。"

云普叔并不着急，光是这几块錢，他真不放在心上。他有巨大的收获，再过四五天的世界尽是黃金，他还有什么要着急的呢？

七

兒子不听自己的指揮，是云普叔終身的恨事。越是功夫紧的当口，立秋总不在家，云普叔暴躁得滿屋乱跑。他始終不知道兒子在外面干些什么勾当。大清早跑出去，夜晚三更还不回来。四方都有桶响了，自家的谷子早已黃熟得滚滚的，再不打下来，就会一粒粒地自行掉落。

"这个狗养的，整天地在外面收尸！他也不管家中是在什么当口上了。媽媽的！"

他一面恨恨地罵着，一面走到大堤上去想兜一张桶①。无論如何，今天的日脚好，不响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本来，立秋在家，父子三个人还可勉强地支持一张跛脚桶②，立秋不回来就只好跑到大堤上去叫外帮打禾客。

打禾客大半是由湘乡那方面来的，每年的秋初总有一批这样的人来：挑着簡单的两件行李，四个一伴四个一伴地向这滨湖的几县穿来穿去，专門替人家打禾割稻子，工錢并不十分大，但是要吃一点兒較好的东西。

① 桶：即打禾桶，四方的，很大。四个人支持一张桶，两人割稻，两人打稻。"兜一张桶"，就是說叫四个打稻的人来。——原注。

② 跛脚桶：即不够四个人，象跛脚的意思。——原注。

云普叔很快地叫了一张桶。四个彪形大汉，肩着憔悴的行囊跟着他回来了。响桶时太阳已經出了两丈多高，云普叔叫少普守在田中和打禾客作伴，自己到处去寻找立秋。

天晚了，两斗田已經打完，平白地花了四串打禾工錢。立秋还是沒有寻到，云普叔更焦急得无可如何了。收成是出于意外的丰富，两斗田竟能打到十二担多毛谷子。除了恼恨兒子不爭气以外，自己的心中倒是非常快活的。

叫一张外帮桶眞是太划不來的事情啊！工錢在外，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飯，都給这些打禾客吃进肚里去了，眞使云普叔看得眼紅。想起过去飢餓的情形来，恨不得把立秋抓来活活地摔死。明天万万不能再叫打禾客了，自己动手，和少普两个人，一天至少能打几升斗把田。

夜深了，云普叔还是不能入梦。仿佛听到了立秋在耳边头和人家說話。张开眼睛一看，心中立刻冒出火来：

"你这杂种！你，你也要回来呀！媽媽的，家中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管，剩下我这个老鬼来一个人拚命！媽媽的，我的命也不想要了！今朝不是魚死就是网破！老子一定要看看你这杂种的本事！……"

云普叔顺手拿着一条木棍，向立秋不顧性命地扑来。四串工錢和那些白米飯的恶气，現在統統要在这兒发作了。

"云普叔叔，請你老人家不要錯怪了他，这一次眞是我們請他去帮忙一件事情去了！"

"什么鷄巴事？你，你，你是誰？……癩大哥你难道不知道嗎？我家中的功夫这样忙！他媽媽的，他要去收尸！"云普叔气急了，手中的木棍兒不住地战动。

"不錯呀！云普伯伯。这回他的确是替我們有事情去了

啊！……”又一个說。

“好！你們这班人都帮着他来害我。鷄肚里不曉得鴨肚里的事！你們都知道我的家境嗎？你們？……”

“是的，伯伯！他現在已經回来了，明天就可以帮助你老人家下田！”

“下田！做死了也捞不到自己一頓飽飯，什么都是給那些杂种得現成。你看，我們做个要死，能够落得一粒捞什子到手嗎？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盘！”立秋憤憤地說。

“誰来搶去了你的，猪杂种？”

“要搶的人才多呢！这几粒捞什子終究会不够分配的！再做十年八年也别想落得一顆！”

“猪入的！你这懶精偏有这許多辯說，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来給你吃！你和老子对嘴！”

云普叔重新地把木棍提起，恨不得一棍子下来，将这不孝的东西打杀！

“好了，立秋，不許你再多說！老伯伯，你老人家也休息一会兒！本来，現在的世界也变了，作田的人眞是一輩子也别想抬起头来。一年忙到头，收拾下来，一担一担送給人家去！捐呀！債呀！餉呀！……哪里分得自己还有捞呢？而且市面的谷价这几天眞是一落千丈，我們不想个法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們……”

“媽媽的！老子一輩子沒有想过什么鷄巴法子，只知道要做，不做就沒有吃的……”

“是呀！……立秋你好好地服侍你的爹爹，我們再見！”

三四个后生子走后，立秋随即和衣睡下。云普叔的心中，象卡着一块硬磞磞的石子。

从立秋回来的第二天起，谷子一担一担地由田中挑回来，壮壮的，黄黄的，眞象金子。

这垄上，沒有一个人不欢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三倍。几次惊恐，日夜疲劳，空着肚皮挣扎出来的代价，能有这样丰滿，誰个不喜笑顏开呢？

人們見着面都互相点头微笑着，都会說天老爷有眼睛，毕竟不能讓穷人一个个[illegible]餓死。他們互相談到过去的苦况：水，旱，忙碌和惊恐，以及餓肚皮的难堪！……現在他們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漸漸地热鬧了，物价只在两三天功夫中，高涨到一倍以上。相反地，谷米的价格倒一天一天地低落下来。

六块！四块！三块！一直低落到只有一元五角的市价了，还是最上等的迟谷。

"当眞跌得这样快嗎？"

欢欣、庆幸的气氛，于是随着谷价的低落而漸漸地消沉下来了。谷价跌下一元，每个人的心中都要紧一把。更加以百物的昂貴，丰收簡直比常年还要来得窘困些了。費了千辛万苦挣扎出来的血汗似的谷子，誰願那样不值錢地将它卖掉呢？

云普叔初听到这样的风声，并沒有十分惊愕，他的眼睛已經看黄黄的谷子看昏了。他就不相信这样好好的救命之宝会卖不起錢。当立秋告訴他谷价疯狂地暴跌的时候，他还瞪着两只昏黄的眼睛怒駡道：

"就是你們这班狗牛养的东西在大惊小怪地造謠！谷跌价有什么希奇呢？沒有出大价錢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媽媽的，讓他們都餓死好了！"

然而，寻着兒子发气是发气，谷价低，还是沒有法子制止。一块二角錢一担迟谷的声浪，漸漸地传播了这广大的农村。

“一块二角，婊子的兒子才肯卖！”

无論谷价低落到一錢不値，云普叔仍旧是要督促兒子們工作的。打禾后晒草，晒谷，上风車，进仓，在火烈的太阳底下，終日不停地劳动着。由水泱泱地杂着泥巴乱草的毛谷，一变而为干淨黃壯的好谷子了。他自己認眞地决定着：这样可爱的救命宝，宁願留在家中吃它三五年，决不肯烂便宜地将它卖去。这原是自己大半年来的血汗呀！

秋收后的田野，象大战过后的废垒残墟一样，凌乱的沒有一点次序。整个的农村，算是暫时地安定了。安定在那兒等着，等着，等着某一个巨大的浪潮来毁灭它！

八

为着几次坚决的反对办“打租飯”，大兒子立秋又賭气地跑出了家門。云普叔除了呕气之外，仍旧是恭恭敬敬地安排着。无論如何，他可以相信在这一次“打租”的筵席上，多少总可以博得爷們一点同情的怜憫心。他老了，年老的人，在爷們的眼睛里，至少总还可以討得一些便宜吧！

一只鷄，一只鴨子，两碗肥肥的猪肉，把云普叔饞得拖出一綫一綫的唾沫来。进內换了一身补得規規矩矩了的衣褲，又吩咐少普将大堂扫得清清爽爽了，太阳还沒有当空。

早晨云普叔到过何八爷家里，又到过李三爹庄上；誠恳地說明了他的敬意之后，八爷三爹都答应来吃他們一餐飯。堤局里的陈局长也在內，何八爷准許了替云普叔邀滿一桌人。

桌上的杯筷已經摆好了，爷們还沒有到。云普叔又恭恭敬

敬地站在大門口观望了一回，远远地似乎有两行黑影向这方移动了。連忙跑进来，吩咐少普和四喜兒暫时躲到后面去，不要站在外面碍了爷們的眼。四条长凳子，重新地将它們揩了一陣，自己覚得沒有什么不干凈的地方了，才安心地站在門边侍候爷們的駕到。

一路总共七个人，除了三爹八爷和陈局长以外，各人还带了一位算租谷的先生。其他的两位不認識，一个有兜顋鬍鬚的象菩薩，一位漂漂亮亮的后生子。

“云普！你費了力呀！”滿面花白鬍子，眼睛象老鼠的三爹說。

“实在沒有什么，不恭敬得很！只好請三爹，八爷，陈老爷原諒原諒！唉！老了，实在对不住各位爷們！”

云普叔战战兢兢地回答着，身子几乎縮成了一团。“老了”两个字說得特别的响。接着便是滿脸的苦笑。

“我們叫你不要来这些客气，你偏要来，哈哈！”何八爷张开着沒有血色的口，牙齿上堆滿了大糞。

“八爷，你老人家……唉！这还說得上客气嗎？不过是聊表佃戶們一点孝心而已！一切还是要請八爷的海量包涵！”

“哈哈！”

陈局长也跟着說了几句勉励劝慰的話，少普才从后面把菜一碗一碗地捧出来。

“請呀！”

筷子羹匙，开始便象狼吞虎咽一样。云普叔和少普二人分立在左右两旁侍候，眼睛都注視着桌上的菜肴。当肥肥的一块肉被爷們吞嚼得津津有味时，他們的喉嚨里象有无数只螞蚁在那里爬进爬出。涎水从口角里流了出来，又强迫把它吞进去。最后少普簡直饞得流出来眼泪了，要不是有云普叔在他旁边，他眞

想跑上去搶一块来吃吃。

象上战場一般地挨过了半点鐘，爷們都吃飽了。少普忙着泡茶搬桌子，爷們都閑散地走动着。五分鐘后，又重新地围坐攏来。

云普叔垂着头，靠着門框边站着，恭恭敬敬地听候爷們說話。

“云普，飯也吃过了，你有什么話，現在尽管向我們說呀！”

“三爹，八爷，陈老爷都在这里，难道你們爷們还不明白云普的困难嗎？总得求求爷們……”

“今年的收成不差呀！”

“是的，八爷！”

“那么，你打算要說些什么呢？”

“我想，想求求爷們！……”

“啊！你說。”

“实在是云普去年的元气伤狠了，一时恢复不起来。滿門大小天天要吃这些，云普又沒有力量賺活錢，呆板地靠田中过日子。总得要求要求八爷，三爹……”

“你的打算呢？”

“总求八爷高抬貴手，在租谷項下，减低一两分。去年借的豆子和今年种谷項下，也要請八爷格外开恩！……三爹，你老人家也……”

“好了，你的意思我統統明白了，无非是要我們少收你几粒谷。可是云普，你也应当知道呀！去年，去年誰沒有遭水灾呢？我們的元气說不定还要比你損伤得厉害些呢！我們的开銷至少要比你大上三十倍，有誰来替我們賺进一个活錢呢？除了这几粒租谷以外！……至于去年我借給你的豆子，你就更不能說什么开恩不开恩。那是救过你們性命的东西啦！借給你吃已算是开过

恩了，現在你还好意思說一句不还嗎？……"

"不是不还八爷，我是想要求八爷在利錢上……"

"我知道呀！我怎能使你吃亏呢？借豆子的不止你一个人。你的能够少，别人的也能够少。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啊！至于种谷，那更不是我的事情，我仅仅經了一下手，那是县庫里的东西，我怎么能够做主呢？"

"是的，八爷說的也是眞情！云普老了，这次只要求八爷三爹格外开一回恩，下年收成如果好，我决不拖欠！一切沾爷們的光！……"

云普叔的脸色十分地沮丧了，說話时的喉嚨也硬酸酸的。无論如何，他要在这兒尽情地哀告。至少，一年的吃用是要求到的。

"不行！常年我还可以通融一点，今年半点也不能行！假使每个人都和你一样的麻煩，那还了得！而且我也沒有那許多精神来应付他們。不过，你是太可怜了，八爷也决不会使你吃亏的。你今年除去还捐还債以外，实实在在还能落到手几多？你不妨报出来給我听听看！"

"这还打得过八爷的手板心嗎？一共收下来一百五十担谷子，三爹也要，陈老爷也要，团防局也要，捐錢，粮餉，……"

"哪里只有这一点呢？"

"眞的！我可以賭咒！……"

"那么，我来給你算算看！"

八爷一面說着，一面回头叫了那位穿蓝布长衫的算租先生：

"滌新！你把云普欠我的租和賬算算看？"

"八爷，算好了！連租谷，种子，豆子錢，头利一共一百零三担五斗六升！云普的谷，每担作价一块三角六。"

“三爹你呢？”

“大約也不过三十担吧！”

“堤局約十来担光景！”陈局长說。

“那么，云普你也沒有什么开銷不来呀！为什么要这样噜囌呢？”

“哎呀！八爷！我一家老小不吃嗎？还有团防費，粮餉，捐錢都在里面！八爷呀！总要你老人家开恩！……”

云普叔的眼泪跑出来了！在这种紧急关头中，他只有用最后的哀告来博取爷們的怜憫心。他終于跪下来了，向爷們象拜菩薩一样地叩了三四个响头。

“八爷三爹呀！你老人家总要救救我这老东西！……”

“唔！……好！云普，我答应你。可是，現在的租谷借款項下，一粒也不能拖欠。等你将来到了眞正不能过門的时候，我再借給你一些吃谷是可以的！并且，明天你就要替我把谷子送来！多挨一天，我便多要一天的利息！四分五！四分五！……”

“八爷呀！”

第二天的清早，云普叔眼泪汪汪地叫起来了少普，把仓門打开。何八爷李三爹的长工都在外面等待着。这是爷們的恩典，怕云普叔一天送去不了这許多，特地打发自家的长工来帮忙挑运。

黄黄的，壮壮的谷子，一担一担地从仓孔中量出来，云普叔的心中，象有千万利刀在那里宰割。眼泪水一点一点地淌下，渾身陣陣地发顫。英英滿面泪容的影子、蚕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阳，狂闊的大水、观音粉、树皮，……都趁着这个机会，一齐涌上了云普叔的心头。

长工的谷子已經挑上肩了，回头叫着云普叔：

“走呀！”

云普叔用力地把谷子挑起来，象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样地落着！举眼恨恨地对准何八爷的庄上望了一下，两腿才跨出头門。勉强地移过三五步，脚底下活象着了銳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来停一停，然而头脑昏眩了，經不起一陣心房的惨痛，便横身倒下来了！

“天啦！”

他只猛叫了这么一句，谷子傾翻了一滿地。

“少普！少普！你爹爹发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云普，云普！”

“媽媽来呀，爹爹不好了！”

云普嬸也急急地从里面跑出来，把云普叔抬臥在戏台下的一块門板上，輕輕地在他的渾身上下捶动着：

“你有什么地方难过嗎？”

“唔！……”

云普叔的眼睛閉上了。长工将一担一担的谷子从云普叔的身边挑过，脚板来往的声音，統統象踏在云普叔的心上。漸漸地，在他的口里冒出了鲜血来。

保甲正带着一位委員老爷和两个佩盒子炮的大兵闖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五六个备有籮筐扁担的工役。

“怎么！云普生病了嗎？”

少普随即走来打了招呼：

“不是的，刚刚劳动了一下，发痧！”

“唔！……”

“云普！云普！”

"有什么事情呀，甲老爷？"少普代替說。

"收捐款的！剿共，救国，团防，你爹爹名下一共一十七元一角九分。算谷是一十四担三斗零三合。定价一元二角整！"

"唔！几时要呢？"

"馬上就要量谷的！"

"啊！啊啊！……"

少普望着自己的爹爹，又望望大兵和保甲，他完全莫明其妙地发痴了！何李两家的长工，都自动地跳进了仓門那里量谷。保甲老爷也赶着鑽了进去：

"来呀！"

外面等着的一群工役統統跑进来了。都放下籮筐来准备装谷子。

"他們难道都是强盜嗎？"

少普清醒过来了，心中涌上着异样的恼憤。他举着血紅的眼睛，望了这一群人，心火一把一把地往上冒。他始終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給人家挑走。这些人又都那样地不講理性。他咬紧了牙齿，想跑上去把这些强盜抓几个来飽打一頓，要不是旁边两个佩盒子炮的向他釘了几眼。

"唔！……唔！……哎呀！……"

"爹爹！好了一点嗎？……"

"唔！……"

只有半点鐘功夫，工役长工們都走光了。保甲慢慢地从仓孔中爬出来，望着那位委員老爷說道：

"完了，除去何李两家的租谷和堤費外，捐款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

"那么，限他三天之內自己送到鎮上去！你关照他一声。"

"少普！你等一会告訴你爹爹，还差三担三斗五升多捐款，限他三天內亲自送到局里去！不然，随即就会派兵来抓人。"保甲恶狠狠地传达着。

"唔！"

人們在少普朦朧的視綫中消失了。他轉身向仓孔中一望：天哪！那里面只剩了几块薄薄的仓板子了。

他的眼睛发了昏，整个的世界都好象在团团地旋轉！

"唔……哎喲！……"

"爹爹呀！……"

九

立秋回来了，时候是黑暗无光的午夜！

"眞的有搶谷的强盗啊！"

云普叔又繼連地发了几次昏。他紧紧地把握着立秋的手腕，顫动地說道：

"立秋！我們的谷子呢？今年，今年是一个少有的丰年呀！"

立秋的心房創痛了！半晌，才咬紧牙关地安慰了他的爹爹：

"不要紧的喲！爹爹。你老人家何必这样伤心呢？我不是早就对你老人家說过了嗎？迟早总有一天的，只要我們不再上当了。現在垄上还有大半沒有納租谷还捐的人，都准备好了不理他們。要不然，就是一次大的拚命！今晚，我还要到那边去呢！"

"啊！……"

模糊中云普叔象做了一場大梦。他隐約地了解兒子立秋不

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脑海里。勉强地展开着眼睛，苦笑地望了立秋一眼，很迟疑地説道：

"好，好，好啊！你去吧，願天老爷保祐他們！"

1933年5月20日脫稿于上海。

火

一

何八爷的脸色白得象燒过了的錢紙灰，八字眉毛紧紧地蹙着，嘴唇和脸色一样，閉得牢牢的，只看見一条綫縫。

拖着鞋子，双手抱住一根水烟袋，在房中来回地踱着。烟袋里的水咕咚咕咚地响，青烟从鼻孔里鑽出来，打了一个翻身，便輕輕地向空間飞散。

天黑得怕人，快要到中秋了，連一顆星星都看不見。房間里只有烟榻上点着一盏小青油灯，黄豆子样大，一跳一跳的。戶外四围都沉靜了，偶然有一两声狗兒的吠叫，尖銳地鑽进到人們的心坎里。

多么不耐煩喲！那外面的狗兒吠声，簡直有些象不祥之兆。何八爷用脚狠命地在地上跺了几下，又抬头望望那躺在烟榻上的女人。

女人是听差高瓜子的老婆，叫做花大姐。朝着何八爷装了一个鬼脸兒，説道：

"怎么，睏不睏？爷，你老欢喜多想这些小事情做什么啊！反正，誰能够逃过你的手掌心呢？"

"混賬！堂客們晓得什么东西！"

八爷信口地駡了这么一句，又来回兜过三五个圈子，然后走到烟榻旁边躺下。放了水烟袋，眼睛再向天花板出了一会兒神，脑子里好象塞住着一大把乱麻，怎么也想不出一个解脱的方法。花大姐顺手拾起一根烟枪来，替他做上一口火。

“爷，你总不相信我的話呀！不是嗎？我可以担保，这一班人終究是沒有办法的。青明爐罐放屁，决沒有那样的事情来，你只管放心好了，何必定要急得如此整夜地不安呢！”一边說，一边将那根做好了烟的烟枪递过来。

八爷沒有响，脸皮沉着。接过枪口来，顺手在花大姐的下身擰了一把。

“要死啊！爷，你这个鬼！”花大姐的腿子輕輕地一顫。

使劲地抽着，一口烟还沒有吃完，何八爷的心思又火一样地燃烧起来了。他第三次翻身从烟榻上立起来，仍旧不安地在房子中兜着那焦灼的圈子。

他总覺得这件事情終究有些不妥当，恐怕要关系到自家两年来的計謀。这些东西閙的比去年还要凶狠了，眞正了不得！然而事情大小，总要有个商量才行。于是他决心地要花大姐兒将王滌新叫起来問一問：

“他睡了呀！”花大姐懶洋洋地回答着。

“去！不要紧的，你只管把他叫起来好了！”

“唔，討厌！你眞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听不到三两句謠言，就吓成这个样子，眞是哩！……”

“小妖精！”

何八爷駡她一句。

王滌新从梦中惊醒来，听到声音是花大姐，便連忙爬起来，

一手将她摟着：

“想死人啊！大姐，你眞有良心！”

“不要歪纏，爷叫你！赶快起来，他在房里等着哩！”

“叫我？半夜三更有什么事情？”

“大約是談談收租的事情吧！”

“唔！”

“哎喲！你要死啦！”

鬼混一会，他們便一同踏进了八爷的烟房。王滌新远远地站着，避开着花大姐兒。嘴巴先顫了几下，才半吞半吐地說：

“八爷，夜，夜里叫我起来，有什么事情吩咐呢？”

八爷的眉头一皺：

“你来，滌新！坐到这里来，我們詳細地商量一件事。”

“八爷，你老人家只管說。假如有用得着我王滌新的地方，即使‘赴湯蹈火’，也屬‘义不容辞’。男子汉，大丈夫，忘恩不报，那还算得人嗎？”

“是的！我也很知道你的为人，所以才叫你来一同商議。就是因为——”八爷很郑重地停一停，才接着說：“現在已經快到中秋节了，打租飯正式来請过的还不到几家，其余的大半連影响都沒有。昨天青明爐罐来說：有一些人都准备不繳租了。滌新，这事情你总該有些知道呀！……”

“唔！”王滌新一楞：“这风声？八爷！我老早就听到过了呀！佃戶們的确有这种准备。連林道三，桂生，王老大都打成了他們一伙兒。先前，我本想不告訴八爷的，暗中去打听一个明白后再作計較。現在八爷旣然知道了，也好；依我看来，还得及早准备一下子呢！”

“怎样准备呢？依你？”

王滌新的脑袋摝了几摝，象很有計划似的，湊近何八爷的耳根，嘰哩咕嚕說了一陣。于是八爷笑了：

“那么，就只有他們这几个人嗎？”

“还有，不过这是两个最主脑的人：上屋癩老大和曹云普家的立秋。八爷！你不用着急，无論他們多少人，反正都逃不过我們的手心啊！”

“是呀！我也这么說过，爷总不相信。眞是哩，那样胆小，怕这些蠢牛！……”

花大姐連忙插上一句，眼珠子从右边溜过来，向王滌新身上一落。随即，便轉到八爷的身上去了。

“堂客們晓得什么东西？”

八爷下意識地罵了她一句。回头来又同王滌新商量一陣，心里好象已經有了七八分把握似的，方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恶气。

停了一停，他朝滌新說：

“那么，就是这样吧！滌新，你去睡，差不多要天亮了。明天，明天看你的！”

退出房門来，王滌新又掉头釘了花大姐一眼；花大姐也暗暗地朝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赶上来，拍——的一声将房門关上。

二

这一夜特别清凉，月亮从黑云中挤出来，散布着一片銀灰色。臥龙湖的水，淸彻得同一面鏡子一般；微风吹起一层細細的波浪，縐紋似地浮在湖面。

远远地，有三五起行人，繼繼續續地向湖边移动；不久，都在一棵大枫树下停住着。突然地，湖中飞快地搖出两只小船，对着

枫树那兒直駛；湖水立刻波动着无数层圈浪，月光水銀似地散乱一滿湖。

悄悄地，停泊在枫树下面；人們一个一个踏上去，两只小船兒裝滿了。

“开呀，小二疤子！”

“还有嗎？”

“沒有了。只有壳壳头生毛病，沒有去叫他。”

声音比蚊子还細。輕輕的一篙，小船兒掉头向湖中駛去了。穿过湖心，穿过蛇头嘴，一直靠到蜈蚣洲的脚下。

大家又悄悄地走上洲岸。迎面癩大哥走出来，向他們招招手：

“这兒来，这兒来！”

大伙兒穿过一条蘆葦小路，轉弯抹角地走到了一所空曠的平場。

四围沉静，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一种异样的欢愉，十五六年时的农民会遺留給他們的深刻的影子，又一幕一幕地在每个人的脑际里放映出来。

于是，他們都現得非常熟习地开始了。

“好了，大家都請在这兒坐下吧！說說話是不要紧的，不过，不要太高声了。”癩大哥細心地关照着。

“到齐了嗎，大哥？”

“大約是齐了的，只有壳壳头听說是生了病。現在讓我来数数看：一位，两位，三位，……不錯，是三十一个人！”

人数清楚了，又招呼着大家围坐攏来，成一个小圈子，說起話来比較容易听得明白。

“好了！大哥，我們現在要說話了吧。”

"唔！"

"那么，大哥，你先說，說出来哪个人不依你，老子用拳头揍他！媽媽的！……"李憨子是一个躁性子人。說着，把拳头高高地揚起。

"贊成！贊大哥的成！大哥先說，不許哪一个人不依允！"

"贊成！"这个十五六年时的口語，現在又在他們的嘴边里流行起来。

"大哥說，贊成！"

"贊成，贊成！"

"好了！……"癩大哥急急地爬起来向大家搖搖手，慢輕輕地說道："兄弟伯叔們！現在我們說話不是这样說的，請你們不要乱。我們今夜跑来，不是要听哪一个人的指教，也不是要听哪一个人的吩咐的，我們大家都要說几句公平話。只看誰說得对，我們就得贊成他；誰說得沒有道理，我們就不贊成他，派他的不是，要他从新說过。所以，請你們不要硬以为我一个人說的是对的。憨子哥，你的話不对；并且我們不能打人，我們是要大家出主意，大家都說公平話，是嗎？"

"嗯！打不得嗎？打不得我就不打！李憨子是躁性子人，你們大家都知道的！大哥，我总相信你，我說得不对的，你只管打我罵我，憨子决不放半个屁！大哥，是嗎？……"

"哈哈！憨子哥到底正直！"

大家来一陣欢笑声。憨子只好收拾自家的拳头，脸上紅紅的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癩大哥便連忙把話兒拉开了：

"喂！不要笑了，正經話还多着哩！"

"好！大家都听！"

"各位想必都是明白的，我們今天深夜跑到这里来到底为的

什么事？今年的收成比任何年都好，这辛辛苦苦餓着肚皮作出来的收成，我們应当怎样地用它来养活我們自家的性命？怎样不再同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一样，終天餓得昏天黑地的，捞不到一餐飽飯？現在，这总算是到了手的东西，谷子在我們手里便能救我們自己的性命，給人家夺去了我們就得餓肚皮，同上半年，同去年一样。所以，我們无論如何不能将我們的谷子給人家夺去；我們不能将自己的性命根子送給人家。一定的，因为我們每一个人都还要活！还要活！……半个月来，市上的谷价只有一块二角錢一担了。这样一来，我可以保証：我們在坐的三十多个人中，无論哪一个，他把他今年收下来的谷子統統卖了去，仍旧会还去年的欠賬不清。单是种谷，何八发下来的是十一块，現在差不多一担要还他十担了。还有豆子錢，租谷，几十門捐款，团防，堤費……誰能够还得清呢？就算你肯把今年收下来的統統給他們挑去，还是免不了要坐牢监的。云普叔家里便是一个很明白的榜样，一百五六十担谷子全数給他們搶去，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一家五六口人的性命都完了，这該不是假的吧！立秋在这兒，你們尽可向他問。所以，我們今天应該确切地商量一下，看用个什么方法才能保住着我們的谷子，对付那班搶谷子的强人！为的我們都还要活！……”

“打！媽媽的，老子入他的娘！这些活强盗，非做他媽媽的一个干净不行。”李憨子实在忍不住了，又爬起来双脚乱跳乱舞地駡着。癞大哥連忙一把扯住他：

“憨子哥！你又来了！你打，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你到底要打哪一个呢？坐下来吧，总有得給你打的！”

“唔！大哥，我实在，……唉！实在，……”

“哈哈！”

大家都笑着，憨子的話沒有說出来，臉上又通紅了。

“請大家不要笑了！”癩大哥正声地說，“每一个人都要說話：我們应当怎样地安排着，对付这班搶谷子的强人？从左边說起，立秋，你先說！”

立秋从容地站起来：

“我沒有别的話說，因为我也是一个做錯了事的人。十天前我沒有想出一个法子来阻止我的爹爹不請打租飯，以致弄得一仓谷子都給人家搶去，自己餓着肚皮，爹爹病着沒有錢去医好，一家人都弄得不死不活的。不过，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有人还想能够在老板爷們手里討得一点面子或便宜时，我眞是劝他不起这念头的好！我爹爹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叩了千万个响头，哭丧似的，結果还是沒有討得半升谷子的便宜。利上加利，租上加租，統統給他們搶完还不够。所以，我敢說：如果还想能在这班狗入的面前哀告乞怜地討得一点甜头，那眞是一輩不能做到的梦啊……”

“大家听了嗎？立秋說的：哀告乞怜地去求老板爷們，完場总是恰恰相反，就象这回云普叔一样。所以我們如今只能用蛮干的手法对付这班狗入的。立秋的話已經說完了，高鼻子大爹，你呢？”

“我嗎？半条性命了，在世的日子少，黄土里去的日子多。今年一共收到十九担多谷子，老夫妇吃刚够。媽媽的，他們要来搶时，老子就給他們拚了这条老命，死也不給这班忘八入的！”

“好？贊大爹的成！”

大家一声附和之后，癩大哥又順次地指着道三叔。

“一样的，我的性命根子不能給他們搶去！昨天何八叫那个狗入的王滌新小子来吓我，限我在过节前后繳租，不然就要捉我

到团防局里去！我答应了他：要谷子沒有，要性命我可以同你們去！’他沒有办法，又对我軟洋洋地說了一些好話。因为我的堂客听得不耐煩，便拖起一枝‘牢刷板’来将他赶走了！”

“好哇！哈哈！用牢刷板打那忘八入的，再好沒有了，三嬸眞聰明！”

繼着，又輪到憨子哥的头上了。

“大哥！你不要笑我，我有拳头。要打，我李憨子总得走头前！嘿！怕事的不算人。我横竪是一个光蛋！……”

“哈哈！到底还是憨子哥有劲！”

“…………”

“…………”

一个一个地說着。想到自己的生活，每一个的眼睛里都冒出火来，都恨不得立刻将这世界打它一个翻轉，象十五六年时农民会所給他們的印象。三十多个人都說完了，繼續便是商量如何对付的办法。因为张家坨、陈字岭、严坪寺，这些地方处处都已經商量好了的，并且还派人来問过：曹家垄是不是和他們一样地弄起来？所以今夜一定要决定好对付的方法，通知那些地方，以免临时找不到帮手。

又是一陣喧嚷。

誰都是一样的。决定着：除立秋家的已經沒有了办法之外，无論哪一个人的捐款租谷都不許繳。誰繳去誰就自己討死，要不然，就是安心替他們做狗去。假如他們再派那些活狗来收租时，就給他媽的一頓飽打。請团丁来嗎？大家都不用怕，都不許躲在家里，大大小小，老幼男女都跑出来，站一个圈子請他們枪毙！或者跪下来一面向他們叩头，一面爬上去，离得近了，然后站起来一个冲鋒，把他們的东西夺下来，做，做，做他媽媽的一个也

不留！

最后，大家又互相地劝勉了一番：每一个人回去之后，都不許懈怠，分头到各方面去做事，尤其是要去告訴那些老年頑固的人。然后，和张家坨、严坪寺、陈字岭的人联合！反正，大家一齐……

月亮漸漸地偏西了，一陣欢喜，一陣憤慨，捉住了每一个人的心弦，紧紧地，紧紧地扣着！十五六年时的农民会，又好象已經开展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似的。船兒搖动了，桨条打在水面上，发出微細的咿哑声。仍旧在那棵大枫树下，他們互相点头地分别着。

三

云普叔勉强地从床上掙扎下来，两脚弹棉花似地不住地向前打跪，左手扶着一条凳子移一步，右手連忙撑着墙壁。身子那样輕飘的，和一只风車架子一样。二三十年来沒有得过大病，这一次总算是到閻罗殿上打了一次轉身。他尽力地支撑到头門口：世界整个兒变了模样，自家也好象做了两世人。

“唉！这样一天不如一天，不晓得这世界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他悠长地叹了一声气，靠着墙壁在堦級边坐下了。

眼睛失神地张望着，猛然地，他看了那只空洞的仓門，他想起自己金黄色的谷子来，內心中不覚又是一陣炸裂似的創痛。无可奈何地，他只好把牙齿咬紧，反过头来不看它。天，他望了一望，晦气色的，这个年头連天也沒有良心了。再看看自家心爱的田野，心兒更加伤痛！狗入的，那何八爷的庄子，首先就跑进到他的眼睛中来。

云普叔的身体差不多又要倒将下来了，他硬想閉上眼睛不看这吃人的世界，可是，他不可能呀！他这一次的气太受足了，无論如何，他不能带着这一肚皮气到棺材里去。他还要活着，他还要留着这条老命兒在世界上多看几年：看你們这班搶谷子的强人还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

他不再想恨立秋了。倒反只恨他自己早些不該不听立秋的話来，以致弄得仓里空空的，白辛苦一場給人家搶去，气出来这一場大病。兒子終究是自家的兒子，終究是迴护自己的人；世界上决沒有那样的蠢材，会将自家的十个手指兒向外边跪折！

相信了这一点，云普叔漸漸地变成了爱护立秋的人，他希望立秋早一些出去，早一些回来，多告訴他一些别人不請打租飯和不納租谷的情况。

"是的，蠢就只蠢了我！叩了他媽媽的千万个头，結果仍旧是自己打开仓門，給他們搶个干干淨淨！"云普叔每一次听到兒子从外面回来，告訴他一些別人联合不納租谷的情况时，他总是这样恨恨地自家向自家責罵着。

天又差不多要黑了，兒子立秋还不見回来，云普叔一步移一步地摸进到房里，靠着床边坐着。少普将夜飯搬过来，云普叔老远望他摇了一摇手，意思好象是要他等待立秋回来时一道吃。

的确的，自蜈蚣洲那一夜起，立秋他比任何人都兴奋些！几天功夫中，他又找到了不少的新人物。每天，忙得几乎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回家来常常是在半晚，或是刚刚天亮的时候。

今夜，他算是特别的回得早，后面还跟着有四五个人一群。跨进房門，一直跑到云普叔的床側。

"你老人家今天怎样呢？該好了些吧！"

云普叔懂得，这是和顏悅色的癞大哥的声音。他連忙点头

地苦笑了一笑，想爬起来和他們打个招呼，身子不覺得发抖的要倒。

“啊呀！……”

小二疤子吓了一跳，連忙赶上来双手將他扶住，輕輕地放下来說：

“你老人家不要起来，站不住的，还是好好地躺一躺吧！”

“唉！先前还移到了头門口，現在連站也站不起来了。这几根老骨头……唉！大哥，小二哥，只怕是……”

“不要紧的，老叔叔，慢慢地再休养几天就会好了，不要心焦，不要躁！”

“唉！大哥，謝謝你！你們現在呢？”

“还好！”

“租谷繳了沒有？用什么方法对付那班强盗的？”

“我們有什么办法呢？叔叔！除非他們走来把我們一个个都杀死，不然，我們是不会繳租的。繳了馬上就要餓死，不繳說不定还可以多活几日。性命抓在自己的手里，不到死是不会放松的啊！”

“是的，除此以外，也实在再沒有办法。蠢就只蠢了我一个人，唉！媽媽的，早晓得他們这班东西要吃人，我，我，……唉！……”云普叔說着說着，一串眼泪，又偷偷地溜到了腮边。

“老叔叔，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伤心了，过去了的事情都算了，只要我們以后不再上当！……”

“是的！不过，不过，唉！大哥，現在我們，我們一家人連吃的谷都沒有了，明天，明天就……唉！他媽媽的！”

“不要紧啊！我們总可以互相帮忙的，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好了！”

"唉！大哥，立秋这孩子，他完全要靠你指教指教他呀！"

云普叔的心里凄然的！然而，他总感觉得这一群年輕人都有无限的可爱。以前憎恨他們的心思，現在不知道怎样地一点兒也沒有了。他只覚得他們都是有生气的人，全不象自家那般地沒有出息。

大家閑談了一会，癞大哥急急地催促立秋吃完了晚飯，因为事情已經做到了要紧关头。主要的还是王滌新和李茂生那两个狗东西挨了三四頓飽打，說不定馬上就要弄出来重大的事变。請团丁，搬大兵，那就是地主爷們对付小佃家的最后手段。必然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料到。

"最要紧的还是联絡陈字岭！……"癞大哥很郑重地說，"立秋，你今晚一定要跑到那边去，找找陈聘三，詳細地要他告訴你他們的情形，假如事情鬧大了的話，我們还可以有一条退路！"

"好"立秋回答着。"严坪寺那兒你們准备派哪一个人去呢？恐怕他們現在已經被迫繳租了！今天中飯时，王三馬糊对我說：团防局里的团丁統統开到那里去勒逼收租去了！假如那边的人心能給他們压下来，我們这兒就要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我說：那边一定要很快地派一两个人去！"

"当然的，不过你到陈字岭去也很要紧，要不然，我們就沒有退路。张家坨他們比我們弄得好，听說李大杰那老东西这两天还吓得不敢出头門，收租的話，簡直談都談不到！"

"好了，就是这么办吧！大哥，你还要去关照桂生哥他們一声：夜里要当心一点，頂好不要在家里睏覚！李茂生那个狗东西最会掉花枪，还是小心一些的比較好！"

"是的，我記得！你快些动身，时候已經不早了！"

癞大哥催着，立秋刚刚立起身来，云普叔反身拖住了他的

手，顫声地吩咐道：

"秋，秋兒！你，你一定要小心些啊！"

云普嬸也跟着囑咐了几句，立秋安慰似地回答了他們：

"我知道的喲！爹媽，你們二位老人家只管放心吧！"

夜色清凉，星星在天空閃动。他們一同踏出了"曹氏家祠"的大門。微风迎面吹来，每一个人的身心，都感到一种深秋特有的寒意。

田原沉靜着，好象是在期待着某一个大变动的到来。

四

因为要等李三爹，何八爷老早就爬起来了，一个人在房中不耐焦灼地迴旋着；心头一陣陣的憤慨，象烈火似地燃燒着他的全身。他做梦也沒有想到，今年收租的事情会弄出这样多的枝枝节节出来。

自己手下的一些人眞是太沒有用了，平常都只会說大話，吹牛皮，等到事情到了要紧的关头，竟沒有一点兒用处，甚至于連自己的身子也都保不牢。何八爷恼恨极了，在这些人身上越想越加使他心急！

突然地，花大姐打扮得妖精似地从里面跑出来，輕輕地从八爷的身边擦过，八爷順口喝了一下：

"哪里去？大清早打扮得妖精似的！"

"不，不是的！老太太說：后面王滌新痛得很可怜，昨晚叫了一通夜，她老人家要我去看看，是不是他那条膀子眞会断？叫得那样怪伤心的！……"

"媽媽的，嘿！讓他去好了，这种东西！事情就坏在他一个

人手里！”

花大姐瞟了他一眼，仍旧悄悄地跑了过去。何八爷的心中恨恨地又反复思量一番，这一次的事情弄得泼湯，完全是自己用錯了人的原故。早晓得王滌新这东西这样草包似的无用，无論如何也不会把那些重大的責任交給他。現在还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經糟得如此一塌糊塗了！

恨着，他只想能够找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来。迎面，李三爹跨进門来了，八爷連忙迎将上去：

“三爹，你早呀！”

三爹的眉头也是蹙着的，勉强地笑了一笑：

“早？你已經等得很久了吧！”

“沒有！沒有！刚起来不一会兒！进来請坐，高瓜子点火，泡杯茶来！”

“不要客气！老八……”

李三爹很亲切地和八爷說着：

“你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你們这边的情形恐怕还沒有我們那边的凶吧？算是我和竞三太爷两家吃亏吃的頂大，几个收租的人都被打得寸骨寸伤地躺着，抬回来，动都不能动弹了，茂生恐怕还有性命之虞！所以，你今天不派人来叫我，我也要寻来和你商量一下，是否还有补救的办法……”

“这个，除非是我們去請一两排团丁来，把为首的几个都給他抓起，或者还可以把他們弄散，这是我的意思！”

“是的，竞三太爷也是这么說。可是，老八，我看这也是不大十分妥当的事情，恐怕梁名登要和我抬杠子。上一次他派兵来收捐，我們都不是回絕了他，答应代替他收了送去嗎？那时候他的团丁还只收了曹云普一家。現在我們連自己的租都收不来，都

要去請他的团丁帮忙，这不是給他一个現成的話柄嗎？”

“不会的喲，三爹！你总只看到这小微的一点，这有什么关系呢？事情到了危急的时期，他还有心思来和你抬这些无謂的杠子嗎？收租不到，他自己不得了，捐款繳不上去，团丁們沒有餉，他不派人来，他能可把这事情摆脫不管嗎？世界上眞是沒有这样一个蠢东西。大家都是同船合命的人，沒有我們就沒有他自己，至少他梁名登不会有今日！……”

“是的，老八，你的話很对！不过你打算去請多少人来呢？听說鎮上的团兵开到各乡下去收租去的很不少呀！”

“多了开銷不下，少了不够分配，頂好是两排人！不过依我的配备是这样：首先抓那些主使抗租的人，然后把队伍分散，駐在每一个人的家里。譬如你那里，竞三太爷和我这里，都經常地駐札三五个；再将其余的一些人会同各家的長工司务，挨家挨戶去硬收，这样三四天下来，就可以收回来一个大概，至多也少不了几升！”

“好的，我回去告訴竞三太爷。就請你先到鎮上去！团丁的招呼，火食，我和竞三太爷来預备好。他媽的，不拿一点利害給这些蠢东西看，也眞是无法无天！八爷，我們明天再見！”

“好的，我們明天再見！”

在团防局里：

梁局长沒有回話，眼睛側面向何八爷瞟了一下，才重声地說道：

“你們那边怎么也弄到这个地步了呢？早些又不来！現在这兒的弟兄統統派到四乡去了，每一个垸子里今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只有你們那边沒有来人，我总以为你們比旁的地

方好，誰知道……"

"本来沒有事情的！"八爷連忙分辯着，"因为这一回出了几个特别激烈的份子，到处煽动佃戶們不繳租谷，所以才把事情弄大起来。老梁，只要你派一排人給我，将几个激烈份子抓来，包管能把他們压下去！"

"現在局子里仅仅祗剩了八个弟兄，你叫我拿什么来派給你呢？除非到县里总局去拨人来，那我不能去丢这个面子。連几个乡下的农夫都压制不下来，还說得上鏟除土共？八翁！你是明白人，这个現成的釘子，我不能代你們去碰呀！"

"錯是不錯的！不过，老梁，你总得替我想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在旁的外乡調回排把人来救救急，譬如十八垸、严坪寺这些地方？……"

"嘿！严坪寺昨夜一連起了三次火，十八垸今天早晨还补派了一班人去！据王排长的报告：农夫还想准备搶枪！……"

"那怎么得了呢？老梁，事情已經到了这个地步？"

何八爷哭丧似的。梁局长从容地喝了一口茶，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出神地想着。半晌，他才漸漸地把头低下来，朝着何八爷皺了一皺眉头，很輕声地說道：

"就是这样吧！我暫时交給你四个人，八翁，你先回去，把那几个主使的家伙先抓下来。假如事情鬧大了，我立刻就調人来救你的急！"

"謝謝你！"

失望地，何八爷領着四个老枪似的团丁垂头丧气地跑回来，天色已經漸漸地烏黑起来了。

是四更时分，在云普叔的家里：

立秋拖着疲倦的身子从外面归来，正和云普叔說不到三五

句話，外面突然传来一陣激烈的打門声音！

自己的病差不多好全了，为着体恤兒子的疲劳起見，云普叔自告奋勇地跑去开門：

“誰？哪一个？……”

“我！”

听不出是誰的声音，云普叔連忙将一扇大門打开了！瞧着：冲进来一大群人！

为首的是何八爷家里当差的高瓜子，后面跟着三四个背盒子炮的团丁。

“什么事呀，小高瓜子？”

云普叔沒有得到回話，他們一齐冲进了房中！

“就是他，他叫曹立秋！”

高瓜子伸手向立秋指着，四个团丁一齐跑上去抓住他，将盒子炮牢牢地对住他的胸口！

“什么事？你們說出来！抓我？我犯了誰的法？”

“嘿！你自己还假装不知道嗎？媽媽的！”

团丁順手就是一个耳光。随即拿手銬将立秋扣上：

“走！”

昏昏的云普叔清醒了！一眼看定高瓜子，不顧性命向他扑去！

“哎呀！你这活忘八呀！你带兵来抓我的秋兒！你赶快将他放下，媽媽的，老子入你的娘！……”

云普嬸和少普都圍攏来了，拚性命地和高瓜子扭成一团：

“活忘八呀！你抓我的兒子……”

“放手不？你們自己养出这种坏东西来！”

团丁回轉来替高瓜子解开了，在云普叔身上狠狠地踢了两

脚，一窝蜂似地拖着立秋向外面飞跑！

"老子入你的娘啊！何八你这狗杂种！你派高瓜子来……"

黑暗中，云普叔和少普不顧性命地追了上去！云普嬸也拖着四喜兒跟在后面哭爷呼娘的，一直追到何八爷的庄上。

庄門閉得牢牢的。

五

太阳血紅色的涌出来，高高地挂着。

曹家垄四围都騷动了，曠野中尽是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喧嚷奔馳，一个个都憤慨的，眼睛里放出来千丈高的火焰！

"大家都出来，要命的，一概不許躲在家里！"

象疯狂了的大海，象爆发了的火山！

"去，一齐冲到何八的家中去！救立秋，要死大家一同死！"

"好呀！冲到何八的家中去！"

人們象潮水似地涌动着。

疼兒子，象割了自己心头的肉一般，云普叔老夫妇跑在最前面。自谷子被搶去一直到現在，云普叔才深刻地明白：世界整个兒都是吃人的！

"大哥呀！我这条老命不能要了！早晨，他的門关得碉紧的，我沒有办法！現在，請你替我帮忙我把它冲开！我要冲进去同何八这狗入的去拚命！……"

"冲呀！"

四面团团地围上去，何八爷的庄子被围得水泄不通；千万顆人头攢动，喊声差不多震破了半边天！

庄門仍旧是閉住的，三个团丁从短墙角上鬼头鬼脑地探望着。人們一层层地逼近攏来，差不多要冲到庄門口了，突然地：

拍！拍！拍！……

几顆子弹从墙角里飞来。

"嘩！……"

象天崩地裂的一声。左边有三四个人倒在地上，血如涌泉似地流出来。人們立时都象疯狂了的猛虎一样：

"嘩！杀人呀！"

"生哥倒了！嘩！李憨子你赶快領一批人从后門冲进去！"

"冲呀！"

拍！拍！拍！

"砰！"

"好哇！大門冲开了！冲进去！"

牵絡索似地，人們都从大門口冲进来！墙角边的三个团丁惊得同木鷄一样，渾身发抖，駁壳枪都給扔在地上！

人們跑上去，三个都抓下来了！

"打死他們！"

"活的吃了他！"

"我的兒呀！赶快說出来，你們还有一个呢？昨晚給你們捉来的那个人現在在哪里？說！……"

"我，我，……救命呀！我不知道他們！……"

"入你的祖宗！"

"哎喲！"云普叔跑来狠命地咬了一个团丁一口。"你到底說不說！我的秋兒給你們关在哪里！"

"救救我的命啊！我說，老伯伯，老爷爷！你救救我！……"

"在哪里，在哪里？……"

“已，已，已經押到鎮上去了，早，早晨！……”

“哎喲！老子入你的媽！不好了！”云普叔的眼泪雨一样地流下来，再跑上去，又狠命的一口。

那个老团丁的耳朵血淋淋地掉下来。

“哎喲！救……”

“嘩！”

又是一陣震响。李憨子从后面冲出来，眼睛象猎狗似地四围搜索着。一眼看見了癞大哥，急急地問道：

“你，你們抓住了何八那烏龟嗎？”

“沒有！”

“糟糕！他逃走了。大家細心去导！小二疤子，你到外面去巡哨！”

又凌乱了一会。

“喂！你們看，这是誰？”

大家立刻回轉头来，高鼻子大爹一手提着一个男子，一手提着一个女人，笑嘻嘻地向大家一摔！

“呀！王滌新你这狗入的还沒有死嗎？”

林道三跑上来一脚，踢去五六尺远！

“唔，救……”

“这是一个妖精，媽媽的，干死她！”

“哈哈！”

“媽媽的，誰要干这臭婊子！拍！——”

一个大巴掌打在花大姐的脸上。

“哈哈！带到那边去！綁在那三个团丁一起！”

大家又是一陣搜索！一个老太婆跑出来，手战动地敲着木魚，口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着。

“这要死的老东西！”

仅仅鄙夷地駡了一句，并沒有人去理会她。

大家搜着，仍旧沒有捉到何八爷！失望的，沒有一个人肯离开这个庄子。

“不要急，你們讓我来問她！”高鼻子大爹笑嘻嘻地說。“告訴我，花大姐！你說出来我救你的性命：你家的爷躲在哪里？”

“老爹爹！只要你老人家救我，我肯說。不过，放了我，还要放了他！……”花大姐一手指着地下的王滌新說。

“好的！放你們做长久的夫妇！”

大家一陣閦笑，花大姐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忸怩地刚想开口說，不防突然地那个老太婆跑来将她扭住：

“你敢說！你这不要脸的白虎屄！你害了我一家，你偸了汉子，还要害你爷的性命！”

两个人扭着打轉。花大姐的脸兒給抓出了几条血痕！

大家拉开了老太婆。花大姐向高鼻子大爹哭着說：

“老爹爹救我呀！嗚！嗚！……”

“你只管說。”

“他，他同高瓜子两个，都躲在那个大神柜里面！”

“好哇！”

一声震喊，人家都挤到神柜旁边。清晰地，里面有抖索的声音。癩大哥一手打开柜門，何八爷同高瓜子两个蹲在一起，滿身灰菩薩似地战慄着。

“我的兒呀！你們原来在这里！”

李憨子将他們一把提出来，順手就是两个巴掌！云普叔的眼睛里火光乱迸，象餓虎似地抓住着高瓜子！

“你这活忘八呀！你带兵来捉我的秋兒！老子要你的命，你

也有今朝呀！"牙齿切了又切，眼泪豆大一点的流下来！张开口一下咬在高瓜子的脸上，拖出一块巴掌大的肉来！

高瓜子做不得声了。何八爷便同杀猪似地叫起来。

大家边打边罵地：

"你的种谷十一元！……"

"你的豆子六块八！……"

"你硬买我的田！……"

"你弄跑我的妹子！……"

"我的秋兒！……"

"…………"

怒火愈打愈上升，何八爷已經只剩了一絲兒气了。癩大哥連忙喝住大家：

"喂！弟兄們！时候不早了，鎮上恐怕馬上就有大兵来！我們还要到李大杰家中去，現在我們怕不能再在这兒站脚了。"

"好！冲到张家坨去！"

"那么，把这些东西統統拖到外面去干了他！免得逃走！"

"好！"

一串，老太婆除外，七个人。花大姐滿口的冤枉！

"高鼻子大爹！你答应救我的啦！你怎么不講信用了！救，救，救……"

在庄門外面，輕便的事情都做完了。自己伤亡的七八个人用凉床抬起来，谷子車着。

"去呀！冲到张家坨去！干李大杰周竟三那狗东西去呀！"

仍旧同潮水似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一大群，又向张家坨冲去了！

六

入夜，梁局长从县城里請求了一营大兵亲自赶来，曹家垄只剩了一团冷静的空气。

据偵探的报告："乱民已經和雪峰山的匪人取了联絡，陈字岭、张家坨、严坪寺周围百余里都沒有了人烟，統統逃到雪峰山去了。"

梁局长急得双脚乱跳，三四天中損失了一百多团丁和枪械不算，还弄得縱横这样远沒有人烟。自己的飯碗敲碎，回到总局里去更交不了差。

憤怒地，他展望着这凌乱的原野，心火一陣陣地往上冒。再看看这一营大兵，自家非常惋惜地感覺得无用武之地，猛然他发出来一个报复似的命令：

"四面散开，把大小的茅瓦屋統統給我放它一把火！媽媽的，断絕他們的归路！"

半个时辰之后，紅光弥漫了天空。垄中沉靜了的空气，又随着火花的閃爍而漸形活跃起来。

1933年6月10日作于上海，9月17日修正。

电网外

一

风声又漸漸地紧起来了。

田野里，遍地都是人群，互相往来地奔跑着，談論着，溜着各种各色的眼光。老年的，在怀疑，在惊恐！年輕人，都浮上了历年来的印象；老是那么喜欢的，象安排着迎神集会一般。

王伯伯斜着眼睛瞅着，口里咬着根旱烟管兒，心里在轆轆地打轉：

“这些不知死活的年輕人啊！”

想着，大兒子福佑又从他的身边擦过来。他叫住了：

“你們忙些什么呢？媽媽的！”

“来了呀！爹，我們应当早些准备一下子。”

“鬼东西！”

花白的鬍鬚一战，連臉兒都气紅了。他，王伯伯，是最恨那班人的。他听見过許多城里的老爷們說过：那班人都不是东西，而且，上一次，除了惊恐和忙乱，人們謠传的好处，他也是連影子都沒見到的，他可眞不相信那班人还会来。他深深地想：

“年輕人啊！到底是不懂什么事的！为什么老欢喜那班人来呢？那班人是眞的成不了气候的呀。同长毛一样，造反哪，又

沒有个眞命天子。而且上次进城，又都是那么个巧样兒，瘦得同鬼一样，沒有福气，只占了十来天就站不住了，眞的成不了气候啊！”

他再急急地叫着兒子們問：

“这消息是誰告訴你們的呢？”

“大家都是这么說。”小兒子吉安告訴他。

“放屁！这一定是謠言，那些好吃懶做的人造的。你們都相信了嗎？猪！你不要想昏了脑筋啊！那班人已經去远了。并且，那班人都是成不了气候的。他們，还敢来嗎？城里听說又到了許多兵。”

兒子們都悶笑着，沒有理会他。

老远地，又一个人跑来了，喘着气，对准王伯伯的头門。

这是誰呀？王伯伯的心兒怔了一下。

看看：是蔡师公的兒子。

“什么事情，小吉子？”

小吉子吃吃地老喘着气：

“我爹爹說：上次围城的那班人，已經，已經，又，又，……”

“眞的嗎？到了哪兒？”

“差，差，……”小吉子越急越口吃着說不出話来，“差，差，……”

“你說呀！”

“差，差不多已經到到南，南，南陵市了。”

“糟糕！”

王伯伯的眼前一黑，昏过去啦！小吉子也巴巴地溜跑了。

兒子們将他扶着，輕輕地搥着他的胸口兒。媳妇也出来了。两个孙兒，七岁一个十岁一个，围着他叫着：

“公公呀！”

清醒了，看看自家是躺在一条板凳上，眼睛里象要流出泪来：

“怎么办呢？福兒！那班人眞的要来了，田里的谷子已經熟得黄黄的；那班人一来，不都糟了嗎？这是我們一家人的性命呀！”

“不要紧的喲！爹。谷子我們可不要管它了，来不及的！那班人来了蛮好啊！我們不如同他們一道去！”

“放屁！”王伯伯爬起来了，气得渾身发战：“你們，你們是要寻死了啊！跟那班人去！入伙？媽媽的，你們都要寻死了啊？”

“不去，挨在这兒等死嗎？爹，还是跟他們去的好啊！同十五六年，同上一次来围城一样。挨在这兒准得餓死，炮子兒打死！谷子仍旧还是不能捞到手的。而且，那班人又都是那么好的一个……”

“混賬东西！你們不要吃飯了嗎？你們是眞的要寻死了啊！入伙，造反，做乱党哪！連祖宗，連基业都不要了，媽媽的，你們都活久了年数啊！”

“不去有什么办法呢？爹，他們已經快要到南陵市了，这兒不久就要打仗的！”

“不好躲到城里去嗎？”

“城打破了呢？”

“媽媽的！……”

王伯伯沒有理会他們了。他反复地想着。他又和兒子們閙了起来。他不能走，他到底不相信那班人还会来。他知道，城里的老爷們也告訴了他，那班人是終究成不了气候的，同长毛一样。他不怕，他要挨在这兒等着。这兒他有急待收获的黄黄的谷子，

这兒他有用毕生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有家具，有鷄，有猫，还有狗，牛，……他不能走哪。

終于，兒子們都一溜烟地跑出去了，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他气得满屋子乱轉。孙兒們都望着他笑着：

“公公兜圈子給我們玩哩！”

回头来，他朝孙兒們瞅了一眼，心里咕嚕着：

“你們这些可怜的孩子啊！”

夜深了，兒子們都不声不响地跑回来，风声似乎又平静了一些。王伯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盖天古佛啊！你老人家救救苦难吧！那班人实在再来不得了呀！……”

二

大清早爬起来，兒子們又在那里窃窃地議論着。王伯伯有心不睬他們，独自兒掉头望望外面：

外面仍旧同昨天一样。

“該不会来了吧！”

他想。然而他还是不能放心，他打算自家兒进城去探听探听消息。

叫媳妇給他拿出来一个籃子，孙兒便向他围着：

“公公啦，給我买个菩薩。”

“給我买五个粑粑！”

“好啊！”

漫声地答应着，又斜瞅了兒子們一眼。走出来，心里老大不高兴。

到了摆渡亭。渡船上的客人今朝特别多；有些还背着行李，慌慌张张地，象逃难一样。

王伯伯的心里又怔了一下：

"怎么！逃难嗎？"

可是，他不敢向同船的人問。他怕他們回答他的是：——那班人还会来。

悶着，渡过了小新河，上了岸。突然地，又有一大堆人摆在他的面前，拦住着出路，只剩了一条小小的口兒給往来的人們过身。而且每人的身上都須搜查一遍。在人們的旁边：木头，鉛絲鈕鈕，鉄鏟，鋤鍬；鋸着，釘着，挖着！……还有背着长枪的兵啦。

什么玩意兒？王伯伯不懂。

他想問。可是，他不認識人。渡客們又都从小口兒鑽过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兒，瞧着：看看鉛絲兒鈕在木头上，沿着河边，很长很长的一綫，不知道拖延到什么地方去了。靠鉛絲的里面，还正挖着一条很深很深的沟。

这是干什么的呢？

王伯伯今年五十五岁了，他可从沒有看見过这玩意兒。他想再开口問一問，嘴巴边刚顫了一顫，忽然地：

"滚开！"

一个背枪的兵士恶意地向他揮了一揮手。他只好很小心地退了一步。

"再滚开些！"

再退一步下来。王伯伯的心兒忍不住跳起来了。他掉头向两边望了一望，在那一群挖泥的兵士里，他发現了一个熟人：张得胜，是从前做过他的鄰舍的一个小家伙。

他喜极了，他連忙叫道：

“得胜哥！你們这些东西釘着做什么用哪？”

“誰呀？”张得胜抬头看着。“啊！王伯伯！这是电网呀！”

“电网？”

王伯伯从来沒有听过这么个怪名兒。他进一步地問着：

“做什么用的呀，得哥？”

“拦匪兵的。上面有电，一触着，就升天。”

“啊！那条沟沟呢？”

“躲着，放枪哪！”

糟糕！王伯伯的心里眞的急起来了。他想：照这个样子看来，上次围城的那班人又到了南陵市的話兒，一定是千眞万确的了。他心里急的一陣陣地跳着。可是，他不能不鎮靜下来，因为还他要問：

“得哥，你們的枪口兒对哪边放呢？”

“对河，电网外啦！因为匪兵都是由那边来的。”

两边的兵士都笑着，看看这老头兒怪好玩的。可是，王伯伯的心兒乱了，因为他估計着：自家的屋子正在对河的电网外边，正挡着炮子兒的路道。他再急急地問：

“得哥！那，那，那边，我們的几間小屋子該不要紧吧！”

“你老人家那間屋嗎？正当冲呀！”

王伯伯的腿兒漸漸地发抖了。得胜哥連忙接着說：

“伯伯，你老人家还得赶快回去搬东西呀！那班人說不定今天就要到的。”

王伯伯的腿兒越发象棉花絮似地拖不动了。他火速地回轉身来，爬着，跌着，昏昏沉沉地渡过了小新河。刚爬上自家边的河岸，他便发疯似地叫了起来：

“不得了呀！我們都围在电网外呀！炮子兒对着冲呀！……”

家中，兒子們又一个都看不見，野猫似地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急的滿屋子乱窜。叫着媳妇，又喊了孙兒。猪，牛，猫，狗，家具，鋤，鍬，风車子，……每一样东西他都摸到了。他却始終想不出一点兒办法，他不知道应該先搬哪一件东西的好。

媳妇孙兒們都朝着他怔着！

习慣地，他又想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薩和盖天古佛爷爷。他知道：到了紧急关口，唯有神明能够救他，能够保佑他渡过一切的灾难。他連忙跑到神龕上拿下一只大木魚来，下死劲地敲着：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薩呀！那班人实在再来不得了呀！……"

停停。

兒子們都回来了，他恨得跳了起来：

"你們这两个东西，你們收尸！你們收到哪里去了？現在，現在，……我們都围在电网外面，炮子兒冲啦！……"

兒子們仍旧是那么冷然地，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

"爹爹啊！这兒实在不能再挨了。还是跟我們走吧！到那班人那兒一起去。新河鎮上的人，大半都是这么办。挨在这兒終究是沒用的。家財什物反正什么都保不牢了。"

"放狗屁！"

王伯伯又和兒子們鬧了起来。他覚得兒子們全变坏了，都象吃了迷魂湯似的，全沒有些兒准定。他无論如何不能讓他們那样胡鬧。他要他們尽全力来帮他保家。連媳妇、孙兒們都不許走。要死，大家得死在一道。

可是，兒子們終究不能安心地听信王伯伯的教言，带着媳妇和孙兒們跑出去了，同附近，同新河鎮的一群年輕人混在一道。

王伯伯气得要哭起来了。不过，他又觉得有儿分安了心。这些不孝的东西走开也好，因为不走也仍旧是沒有办法的，挨在这兒說不定都要遭危险。他自己虽然痛恨那班人，不甘心兒子們跟那班人一道，但是，王伯伯疼孙兒，假如能够好好地保住着他的两个孙兒无恙，他也是非常安心的。反正，兒子們的心都死了。

"去嗎？畜生！你們要自家小心些啊！"

这是他最后的吩咐。老远地望着兒孙們的背影，心兒就象刀割一般。跨进門来，連忙将头門关上。他独自兒死心塌地地坐在堂屋中，在安排着怎样地来保守自家的門庭牲畜。

他重新地决定着：他无論如何不能走，炮子兒多少总有些眼睛的。并且，他家中还有观世音菩薩和盖天古佛爷爷……

三

下午，新河鎮上已經很少有人們往来了，炊烟也沒有从人們的屋頂上冒出来。世界整个兒静板板地，象快将沉下去一样。

天色烏黑，也不象要下雨。气候热悶得使人发昏，小新河里的水呆呆地，連一点兒縐紋似的波浪都沒有了。

王伯伯苦悶的非常难过，他勉强打开着头門走了出来，伤心地步着小路兒向河边悄悄地移动。他的眼睛向四方张望着，他滿想能探听出一点兒什么好的消息出来。

四面全沒个人影兒了。

只有摆渡亭那兒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他走将过去：

十来个兵，二三十个伕子。

王伯伯站得老远老远地，瞅着他們。

一个兵，先捧着一盆白水灰在摆渡亭基石上，写着四个方桌兒样大的字：

“四百米达！”

然后二三十个伕子一齐动起手来，将一座小小的渡船亭子撤倒。王伯伯心里非常惋惜：

“为什么一定要撤倒它呢？费了多少力量才造成这么一个小亭子，不料今朝……”

突然地，有一个兵士向王伯伯吆喝起来了：

“什么东西站在那里？滚开！”

王伯伯連忙走开来，再由原路退回去。在他的惨痛心情中，立刻波动着无数层懊丧的圈浪：

“黄黄的谷子不能收回来，摆渡亭子撤去了，兒孙們不知去向！……”

信步又退回了家門。猛然地，他看見自家堂屋中站住着四个兵和一个刘保甲。

他不敢进去。可是刘保甲向他招呼了：

“来呀！王国六。”

“刘爷，有什么事情吩咐呀？”

“这几位老总爷是奉了命令来的。說你这个屋子阻碍了对河电网里面的射綫，开火时会給敌人当作掩护的。限你在两个鐘头之內将它撤下来。赶快！撤！”

“撤！”

王伯伯象給迅雷击了一下，渾身痲木下来。心肝兒痛得象挖去了似的，半晌还不能回話。

“赶快动手呀！”一个老总爷补上了一句。

王伯伯可清醒过来了，心兒一酸，双腿連忙跪了下去：

"老总爷爷呀！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屋子了，撤，撤，撤不得啦。"

"放屁！誰管你的！"

"刘爷爷呀！"

"更不关我的事。"

王伯伯一面叩着响头，一面从怀中拿出自家藏了三四年的那一个小紙包兒来，塞到刘保甲的手里。

"刘爷爷呀！請你老人家帮帮忙吧！陪陪老总爷們去喝杯水酒，我这个小屋子实在撤不得啦。"

刘保甲顺手解开来一看，十多层紙头包着四块銀洋。

"哈哈，誰要你的錢，这是上面的命令呀。"

他将四元錢交給了那四个兵士。

"老总爷爷呀！"

"你还有嗎？統統拿出来，我們給你設法說句方便話。"

"唔，有的！"

王伯伯的心兒一喜，連忙跑进去将神龕里收藏着的十余元錢也拿了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老总們的手上：

"統統在这兒。千万求爷爷們說句方便話。"

"那么，你这几只鷄兒我也替你拿去吧！"

"好的！好的！"

王伯伯感激到連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再蹲下去叩了三五个响头，跪着送到大門外面，眼巴巴地又望着他們匆匆地走进了另一个人家。

心兒似乎比較安靜了一点。虽然損失了一二十元和几只老鷄，可还并不算大。屋子总算还保留在这兒。反正等到事情平靜下来，还可以图其他的发展。

重新关起門兒来跪着求菩薩。

天色更加阴暗了，光景是快要天黑了吧。外面的人声又頻頻地沸騰起来，庞杂地，漸漸象山崩土裂一样。

王伯伯的心又給拉紧了。可是，他不敢出来，他知道，一定是那話兒到了，他怕瞎眼睛的炮子兒穿中了他的心窝。

木魚更加下死劲地敲着。然而，他还沒有听見炮子兒响。小窗孔里无緣无故地鑽进了一些紅光来，他举着怀疑的眼光望着。

突然地——

“砰！砰！”

“开門呀！里面有人沒有？”

王伯伯吓的发战，他不敢答应。随即又：

“砰！砰！”

“操你媽媽！人都走光了嗎？放火！”

“放火！”

王伯伯的灵魂兒飞上了半天空中。他爬起来拚命地叫着：

“有人呀！我出来了。”

开开門——

一大堆老总爷涌了进来，每一个的手中都拿着一枝巨大的火把。有一个便順手給王伯伯一个耳光：

“你媽勒个巴子！躲着寻死呀！”

王伯伯可全沒有灵魂了。

“搜搜看！小心有匪徒。”

“大概是沒有的。”

“那么，燒！”

老总爷都涌了出来，将火把在屋子的周围点着。

“老总爷爷呀！”王伯伯突然地記起来了。他跑上去，一把抱

住了一个高个子的兵："刚刚我已經拿出了二十块錢，你們都答应了不撤我的屋子啦！你，你，……"

"老猪！"高个兒兵順手一掌！——"你发疯了啦！"

王伯伯老远老远地倒着，呆着眼珠子兒瞧着自家的屋子冒烟。

"天！……"

他可沒有叫得出来。

四面鎮上的火光照澈了天地。老远地：

拍拍拍拍！……轟！……格格格格！……

四

王伯伯漸漸地苏醒过来了。他展开眼睛一看，他的前面正閃爍着千万团火花，那个高个兒兵也正在那里点火烧着他的屋子。他大声地喊道：

"你們这些狠心的东西呀！老子总有一天要你們的命的！……老子一定和你們拚！……你們吃人不吐骨了啦！……二十块錢啦！……放火啊！……啊啊！老总爷爷救救命啊！……"

声音又漸漸地低了下去。

"老伯伯！"

"唔！"

"老伯伯！"

"…………"

"他又睡着了呢。你出去吧，暫时不要来惊他。"

一个穿着旧白衣的老人，对着一个临时的看护妇說。

"是的。"那个看护妇答应了一声。"我仍旧到那边去招呼受

伤的人去嗎?”

“唔!”

这个小禅房中,立刻又清靜下来了。王伯伯,他是好好地躺在那兒,沒有作声。

远远地,枪声仍旧还很斑密。可是并不曾惊吓着这兒的病人,因为隔离远,不靜着心兒还听不出来呢。

一小时之后,穿旧白衣的老人和那临时的看护妇又走进到这小禅房中来了。老人替王伯伯看了一回脉,点了一点头兒,似乎說:病已經輕松了許多了。

王伯伯再次的苏醒。

“天啊!……”

他微微地叫着。看护妇也細声地呼叫他:

“老伯伯呀!”

“唔!……”

“醒来喲!”

“唔!我,我,我死了吧?……”

“沒有呢!这是大佛寺啦。伯伯,你覚得好些嗎?”

“唔!你,誰呀?我怎么来的呢?我的房子呀!……”

“我們今早在前綫上抬你回来的。老伯伯,安心一些吧!你惊的很啊!”

“唔!……”

看护妇又輕輕地替他复上一条被单,然后,才走到旁的病人的房間。

一天过去,王伯伯自家漸漸地感到清醒些了。他知道,他还并沒有死去,他是被人家营救到这古庙里来的。这老人和那看护妇都能特别細心地替他調治,温和地慰問他,給他滋养。

三天，王伯伯很快地便恢复了原状。但是，他还是不能回想。他那些黄黄的谷子，他那费了几十年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畜生，家具，二十块錢，火！……一想，他就要疯狂。

"……我，我，我几十年的精力！……"

他眞的不能想啊！老人和看护妇也常常关照他：

"老伯伯，你才复原啦！你是什么都不能想的。静心些吧！閑着，到大殿上去玩玩，那兒弟兄們多着哩。"

他虔誠地听信了老人的吩咐，他把心事兒横下来。

拐着，一跛一跛地，两个腿兒都酸軟。他掙到了大殿的門边。

里面的弟兄們，大家都知道这庙里有一个从前綫上救回来的老头兒。

"老伯伯，到这兒来玩玩吧。"一个快眼的士兵說。接着，又有人：

"到这兒来，老伯伯！"

"老伯伯！"

亲热的呼声，擾乱了王伯伯的視听。他望着：大殿上横横直直地摆着无数只小竹床，床上全是人。有的包着头，有的裹着腿，有的用白布条将手兒吊着。他順次地看过去，那些人的脸上全沒有一点兒痛苦的表情；全是喜欢地亲热地在瞧他，要他进去。

他本能地踏进了殿門。

他想开口說話，可是，他不知道应該說些什么样的話兒。他的嘴巴战了一下，內心里不覺得迸出了一个热烈的呼声来：

"弟兄們，好哇！"

"好！老伯伯，你好呀！"

"…………"

他沒有答。他的头本能地点了下来。他的心兒象給无数热情包围了似的，頻頻地跳着。他实在是塞得說不出話来了。泪珠兒，热燙热燙地滚将下来。

“坐坐，老伯伯！你老人家怎么到这兒来的呀？”

“我，我，唉！媽媽的！……”

“怎么？伯伯，你老人家不要伤心啊！”

“你們，你們，唉！弟兄們，你們不知道啦！……”他尽量地抽噎着，全殿里的空气立时紧张起来。他断断續續地告訴了他們这一次的事件：“……我不能走啦！……我的屋子，……我給了他們二十块錢！……鷄，……后来，他媽的，放火啦！……我，……啊！弟兄們啊！我，我眞的不能再活喲！……”

听着，全殿的弟兄們都立时变了一个模样兒了。脸子都显得非常可怕，都随着王伯伯的話兒逐步地紧张下来，他們都象要爬起来，都象要再跑到前綫去和敌人拚命，替王伯伯复仇。可是，他們一轉眼看見王伯伯更加伤心地在抽噎，他們便一齐都和緩下来了。他們都用着溫和而又激蕩的話兒来給王伯伯寬慰：

“你老人家不要再伤心喲！老伯伯，那班东西全不是人呀！比豺狼比虎豹还要貪残呢。你老人家尽管放心，我們正在那兒要他們的命！我們的弟兄們都在那里給你老人家复仇。老伯伯啊！安心些吧！反正，这个世界有了他們就沒有我們，我們一天不将他們打下来，我們便一天不想在人間过活。你老人家放心吧！将来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的啊！……”

“唔！……”

王伯伯深深地感动着。他今朝才明白过来。

他放心了。他知道兒孙們并沒有和坏人一伙兒。

王伯伯每天都要到弟兄們这兒来玩，弟兄們也都能将他当

做自己的亲爷爷看待。他安心极了。虽然，他还有可能紀念的田园，值得憑弔的被焚烧的屋子，然而，現在他还不能够回去，因为那斑密的枪声还可以听得出来。

拍拍拍！……格格格格格！……

他只能耐心地和弟兄們厮混着。

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雨声刚刚停住着，前綫的枪声又突然地加急起来。机关枪声，夹着新奇的大炮声，象巨雷一样——

轟！轟！……

伤着的弟兄們都爬起来了，关心着前綫。他們猜疑着：在雨后，忽然会有这許多連珠似的大炮声音，多少是总有些蹊蹺的。电网里面的人們决沒有这么多，这么大的炮弹，自家这边弟兄們更加沒有。这一定是……

轟！轟！轟！……

他們沒有一个人能猜得着。每个人的心兒都吊起来了。这大炮，这大炮……

猛然地——

有一个騎馬的弟兄，从前面敲門进来了。他大声叫道：

"受伤的弟兄們，你們都赶快收拾。英日帝国主义的兵艦都赶着参加进来了！我們今晚怕要退，退……退回浏阳！"

"入你的媽呀！……"

每一个受伤的弟兄都不顧苦痛地爬将起来。咬紧着牙齿，恨恨地都想将帝国主义者的兵艦抓来摔个粉碎！

可是，他媽的！大家都不能动弹。

炮声又繼續地轟了千百下。二三百个人伕跑了进来，两个两个地将弟兄們的竹床抬起了。

王伯伯夹在他們中間轆轆地打轉。

"老伯伯！現在敌人請了外国人的兵船大炮来打我們了！我們不幸敗了下来，我們就要走啦！你老人家同不同我們去呢？"

"…………"

王伯伯沒有回答。他实在是有些舍不下他的那些田园，和那烧焚得不知道成了一个什么样兒的屋子。他站着。他的心兒不能决定下来。

停停一会，弟兄們終于开口了：

"那么你老人家不去也得。不过，我們可不能留着久陪你老人家，再会吧！老伯伯喲！再会！再会！……"

外面差不多天亮了。王伯伯望着百十个弟兄們的竹床和那个仁慈的老人的背影，他扑扑地不覺得吊下了两行眼泪来。

他又連忙地赶了几步。可是，地上非常湿滑，走一步几乎要跌一交，等他用力地站定了脚跟之后，巴巴地已經赶不及了。

他想：

"也罢！我反正不能放心我的田园和屋子，不如回到家中看看再說吧！"

五

禁錮了三天，經过无数次的盘問和拷打，王伯伯才被認为"幷非乱党"，从一个叫做什么部的"行轅"中赶将出来。

他一步一拖地，牙齿兒咬得鉄紧。他忍着痛，手里牢牢捻着那张叫做"良民証"的紙头。

路上还遺落着一些不曾埋沒的尸首，和无涯的血迹。王伯伯也沒有功夫去多看，就急速地奔回来。

屋子呢？

他瞧，全部都塌了，烟黄的只剩了一堆瓦砾。他又連忙跑到田中去一看，谷子也全数倒翻下来，大半都浸在水里，上面还长出着一些些黃綠色的嫩芽。

“什么都完了啦！……”

他叫着。他再用手兒捧上了一些来看，沒一顆谷子沒有长芽的。他又急的要发疯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挨着不和兒子們一道去，又留着不和那班弟兄們一块兒走，都是为的不能丢下这些黃黃的谷子和那所小的瓦房。現在，什么都完了啦！他吃着惊恐和禁錮，他受着拷打，結果他还是什么都落了空，他怎么不該发疯呢？

他蹲着，伤心地瞧着焚余的瓦砾和田中的谷芽。他眞的再想放声痛哭一陣，可是，他不能哭呀！仅仅乾号了几声，因为他的眼泪已經哭乾了。

再爬起来看着，远远地，新河鎭上已經沒有了半家人家。他有心地走到撤了的摆渡亭那边去望一望。四个“四百米达”的灰白的字兒仍旧还在那里。

瞧将过去：

是河。是洋鬼子的兵船。

再瞧过去：

天哪！那个横拖着象一条蛇的东西，不就是叫做什么“电网”的嗎？王伯伯轉着憤怒的眼光瞧着它。他想跑过去用个什么东西将它搗碎！眞的呀！假使这回沒有这个叫做什么“电网”的捞什子东西，他全家决不会弄成这个样子。那班弟兄們也会平平安安地进了城，同上一回一样，那多么好啊！現在，他媽的，一切都完了啦。一切都毁在这个鬼东西的身上。他再回头来瞧瞧洋鬼子的兵船，他的心里又記起了那晚上的大炮，他恨得說不出話来了！

他連忙跳下碼头来，他想到河中去和这鬼东西拚命。可是，渡船兒不知道被人家搖到哪里去了。

無意識地，他又折回上來。

"今晚上到哪兒去落脚呢？"

一下子，他想到了这么一个問題，因为天气已經漸漸地黑将下来了。他再回头向新河鎮上一望，那兒好象还有人們蠕动似的。

他走过去。那兒的人們也在走将过来。

"哎呀！蔡三爹，你还在这兒嗎？"王伯伯喜的怪叫起来。

"王国爹，你也回来了呀？"

蔡师公也很惊喜的。他們立时亲近着。还有张三爹，李五伯伯，……

"你躲在哪兒呀！"蔡师公說。

"說不得啊！媽媽的，这回眞是……唉！三爹，你呢？"

"也危险啦！一气兒眞說不了。我現在还住在张三哥那兒。"

"那么张三爹呢？"

"我們可幸亏天保佑，打仗时还在木排上，还在湘潭。"

"現在呢？你的排停在哪兒？"

"刚刚才流到猴子石口。"

"他們打得利害嗎？"张三爹問。

"那才眞正伤心啊！……"

散乱的談着，每个人都怀抱着一种說不出来的悲哀。漸漸地走，漸漸地談，他們不知不覚地談到谷芽子上面去了。

"那怎么办呢？三爹，通通长了芽啦！"

"是呀！我也是为这个来的。张哥排上的客人想要，割下来熬酒。"

“谷芽酒好呀！那么，我的这些也給他买去吧！”

王伯伯听到有人肯出錢买发了芽的谷子，他立时欢喜起来，他和蔡师公恳切地商量着。他决計将自家田中的谷芽統統卖了，只要多少能有几个錢兒好捞。

蔡师公点头答应着。他們一同回来到木排上。又和排客們商量了一回，結果排客們都答应了。一元錢一亩的田，由排客們自家去割。

王伯伯的心中覚得寬松了一些。夜晚他和蔡师公互相交談着各自逃难的情形。

“多勇啊！那班人。”蔡师公說，“他們簡直不要命啦！我躲在那山坡边瞧着。那边沒有河，他們便一层一层爬过来对电网冲啦！机关枪格格格格格格的！他們冲死的多啊！都釘在电网上……后来，又用篙子跳，跳，跳！……”

蔡师公吞了一口气，接着說：

“后来，我又到銀盆山这边来了。那班人請我，是請呀！他們眞客气！請我替他們抬伤兵送到紅蓮寺，我抬了几十个，后来，他們請我吃飯，后来，又給我一些錢……后来打得更利害！后来又用牛冲！……后来又落雨，响大炮！……后来他們退了。……后来我被抓到一个叫做什么部！……后来要打我的屁股！后来又給我一张什么‘良民証’，后来放了，后来，……眞是兇啊！后来，狗季子他們几个年輕的还关在那里！……”

“那么你領了‘良民証’回来，就到了他們这木排上嗎？”

“还早呢！我还到了姑姑兒庙，那里都是团防局里的人。天哪！他們抓得多哩。听說有几百，統統是那班人。而且都是女的，小孩子也有。……他媽的！后来，我才到这木排上。后来，又到鎮上来，后来，我見了你了。……你躲在哪兒呀？”

蔡师公說了一大串，有时候还手舞足蹈地做着一些模样兒。王伯伯听得痴了。

"喂！你躲在哪兒呀？"

"我嗎？唔！我是……唉！二十块錢啦！……火啦！……关了三天啦！……他媽的！唉！……"

王伯伯也簡单地告訴了蔡师公一些大概。他們又互相地太息了一回，才疲倦地躺在木排上的小棚子旁边睡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王伯伯再三地和排客們交涉，水谷芽居然还卖到了十来元錢，他喜极了。他带着排客們到田中来交割。自家又去木排上花了六七元錢买来一个現成的小棚子。也是由排客們替他抬着，由小排船送到这新河鎮来的。棚子是架在离原来被焚毁的瓦屋地基足有十来丈远。棚子門朝北。因为他想到：那块烧掉了屋子的地基，眞是十分不吉利，再将棚子架在原地方一定更加不吉利。棚子門呢？他不能再朝南呀！那兒，……那兒他一开門就会看見那个叫做什么鬼名兒的电，电，电，……

他眞的不想再記起那个鬼东西的名字啊！

一切都安排好了。鍋兒，小火爐兒，小木板床，……蔡师公也跑来替他道过賀。

他又重新地安心下来。

他想着：

"假如媳妇兒孙們都还能回来，假如自家还能拚命地干一下子，假如現在还赶忙种些荞麦，假如明年的秋天能够丰收！……"

六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棚子里的生活又将王伯伯拖回到无涯的幻想中。他自燒自煮地过着。他悬望着兒媳們还能回来，他布置着冬天来如何收荞麦。……他打听到那班弟兄們退得非常远了，今后也再沒有什么乱子来扰他了。

他是如何地安心啊！

过着。沒事将門兒关起来。一天，两天，……

一个阴凉的下午，小棚子外有一点兒“橐橐”的敲門声。

“这一定又是蔡师公。”

王伯伯的心里想。他輕悄地打开小門兒准备吓蔡师公一跳。

“王国爹好呀？”

王伯伯一看：——

刘保甲！

他的心兒便立刻慌张起来。这个傢伙一来，王伯伯就明白：必无什么好事情商量。本能地，他也回了一句：

“好呀！”

“你这回眞正吃亏不小啦！”

“唉！……”

“現在鎮上已經来了一班賑灾的老爷，他們叫你去說給他們听，你一共損失了多大一个数目兒。他們可以給你一些賑灾錢。”

“賑灾錢？”

王伯伯的心兒又是一怔。这个名目兒好象听得非常純熟似的。他慢些兒記着：有一年天干，又有一年涨大水，好象都曾闹过那么些玩意兒。有一年他还請过那些委員老爷們吃过一碗面，他也向那些委員老爷們叩过头。結果，名字造上册子了，手印兒也打了，而“賑灾錢”始終沒有看見老爷們发下来。現在，又要来

叫他去打手印，上册子，他可不甘心了。然而，他还是非常低声地对刘保甲爷說：

"刘爷，請你对老爷們去說一声，我这兒不要賑灾錢。我現在还生毛病，不能够出去。"

"那不行呀！老爷們等着哩！要不然，他們就派兵来抓！"

王伯伯的心里一惊：

"那么我同你去一回吧！不过，'賑灾錢'我是沒有福气消受的。"

刘保甲斜瞅了他一眼：

"那么，走呀！"

王伯伯的脚重了三十三斤，他一步一拖着。

看看，那兒还站了很多很多的人，蔡师公，王定七，楊六老倌，……

"你叫什么名字？"

"王国六。"

"几十岁呢？"

"今年五十五。"

"住在哪兒？"

"前面！"

"匪徒們燒了你多少房子？"

"…………"

"怎么？說呀！"

"他，他，他們沒有燒，燒我的房子呀！"

"那么，你的房子是什么人燒的呢？"

"…………"

"說呀！"

王伯伯的嘴巴战了一下：

“是官，官，官兵呀！”

“混賬！”老爷們跳将起来，“你这个老东西胡說八道！你，你，你发疯！”

王伯伯吓的两个腿子打战。老爷們立刻回轉头来，向另外一个写字的先生說：

“老李！你記着：王国六，瓦屋三間，全数烧毁。損失約二百元上下！……”

随即便回轉头来：

“王国六！你自家去写个名兒。”

“我，老爷！不会写字的。”

“打个手印。”

王伯伯很熟习地打了一个手印。

“还有，王国六，你家里被匪徒杀死几多人？”

“人，人，沒有。”

老爷們又回轉头来：

“老李，你再記：王国六家，杀死三人，一子，一孙，一媳。”

“老爷，沒有呀！我的兒子，媳妇，孙兒都沒有死呀！”

“混賬！不許你說話！”

“老爷啊！……”

王伯伯再想分辯，可是，老远地：——

大大帝！大大帝！……

大家都回过头来一看：

一大队团防兵押解着无数妇女和孩子們冲来了。在残砖破瓦边，一群一群的叫她們跪着。

大家都痴了！王伯伯惊心地一看，媳妇和两个孙兒好象都

跪在里面似的。他发狂地怪叫起来：

"哎呀！……"

可是，机关枪已經格格格地扫射了！

尸身一群一群地倒将下来。王伯伯不顧性命地冲过去，双手拖住两个血糊的小尸身打滚！

停停。

委員老爷們都从容地站起来，当中的一个眉头一皺，便立刻吩咐那个携着照相机的伙計，赶快将照相机架起。

"拍呀！拍呀！多拍两三张，明兒好呈报出去。"

那个写字的李先生也站将起来了。他象有些不懂似的。他吃吃地問：

"这照拍下来有什么用呀？……"

"傻子！"

委員老爷回头来一笑，嘴巴向李先生努了一下。李先生也就豁然明白过来。

委員老爷便吩咐着刘保甲說：

"你赶快去！叫两个人伕来，将那个昏在死尸中的老头兒抬起，送回他自家的茅棚子里去。"

七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伯伯苏醒过来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会回到这棚子里来的。他記着，……他哇的一声叫将起来，口里的鲜血直淌。

又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些时候，他才眞正地清醒了。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呀！……"

他可沒有再喊天。他想着：他还有什么希望呢？谷子，房子，畜牲，家具，而且还有：——人！

他覺得他已經全沒有一点兒希望了，連菩薩也都不肯保他了。尤其痛心的是那被野兽吞噬去的两个孙兒。

一切都完了！

他勉强地爬起了，解下自家床角上的一根痲繩来，挽个圈圈，拴在棚子的頂上。

他把一条小凳子踏住脚，又将自家的头頸骨摸了两摸，他想鑽进那个圈子中間去。

“鑽呀！”

他已經把头兒伸过去了。可是，突然地，他又連忙将它縮回来。他想：

“这眞是不值得啊！他媽的，我今年五十五岁了，还能做枉死鬼嗎？我还有两个兒子呀，我不能死！我是不能死的！”

他立刻跳下了小凳子。将心兒定了一定，他完全明白过来了。

“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两个那样大的孩兒，我还有一群亲热的兄弟！……”

于是，第二天，王伯伯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

1933年9月1日上午11时，脫稿于上海。

夜哨綫

一

队伍停駐在这接近敌人区的小市鎮上，已經三天了，明天，听說又要开上前綫去。

赵得胜的心里非常难过，满脸急得通紅的。两只眼睛睒着，嘴巴瘪得有点象刚刚出水的鮎魚；涎沫均匀地从两边嘴巴上流下来，一綫一綫地掉落在地上。

他好容易找着了刘上士，央告着替他代写了一张請长假的紙条兒。准备再找班长，轉递到值星官和連长那兒去。

大約是快要开差了的原故呢，晚飯后班长和副班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赵得胜急得在草地上乱竄乱呼。

“你找誰呀，小憨子？”

赵得胜回头一望，三班楊班长正跟着在他的后面装鬼脸兒。赵得胜很吃力地笑了一下：

“我，我寻不到我們的班长，他，他，……”

“那边不是李海三同王大炮嗎？你这蠢东西！”

楊班长用手朝西面的破墻边指了一指。赵得胜笑也来不及笑地朝那边飞跑了过去。

他瞧着，班长同副班长正在那墻角下說得蛮起劲的。

“什么事情呀，小憨子？”

王班长的声音老有那么大，象戏台上的花脸一样。

“我，我，我，……”赵得胜的心里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又要請长假嗎？”

“我，我，报告班长！……我，……”

“你眞是一个蠢东西呀！”

班长象欲发脾气般地站起来了，赵得胜連忙吓得退下几步。他有点怕班长，他知道，班长是一位有名的大炮啊。

“我，我的媽媽，說不定这两天又……”

“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你！蠢东西！我昨天还对你說过那么多！……”

“我只要求你老人家給我递递这个条子！”

“猪！猪！猪！……”

班长一手夺过来那张紙条子，生气地象要跑过去打他几下！赵得胜吓得险些兒哭起来了。

副班长李海三連忙爬起来，他一把拖住着王大炮：

“你，老王！你的大炮又来了！”

王班长禁不住一笑，他回头来瞅住着李海三：“你看，老李，这种东西能有什么用場，你还沒有打下来他就差不多要哭了。”

“我，我原只要求班长給我轉上这条子去！我，我的娘……”

“你还要說！你！你！”

“来，小赵！”李海三越了一步上去，他亲切地握住着赵得胜的手：“你不要怕他，他是大炮呀。你只說：你晓不晓得明天就要出发了？”

“报告副班长，我，我晓得！”

“那么誰还准你的长假呢？”

"我，我今天早上，还看見胡文彬走了。……"

"胡文彬是連长的亲戚呀！"李海三赶忙回說了一句。接着："告訴你，憨子！你請长假連长是不会准你的。你不是已經請过三四次了嗎？这个时候，誰还能管你的媽死媽活呢？况且，明天就要开差啦。班长昨天不是还对你說过許多嗎？你請准假回去了也不見得会有办法。还是等等吧！憨子，总会有你……"

"我，我不管那些。班长，我要回去。不准假，我，我得开小差！……"

"开小差？抓回来枪毙！"大炮班长又叫起来了。

"开小差也不容易呀！"李海三也接着說，"四围都有人，你能够跑得脫身嗎？"

"我，我，我不管！……"

"为什么定要这样地笨拙呢？"

李海三又再三地劝慰了他一番。并且还轉弯抹角地說了好一些不能够請准长假又不可以开小差的大道理給他听，赵得胜才眼泪婆娑地拿着紙条兒走开了。

王大炮坐了下来。他气得脸色通紅的：

"这种人也要跑出来当兵，眞正气死我啊！"

"气死你？不見得吧！"李海三笑了一笑，又說："你以为这种人不应該出来当兵，为什么你自己就应該出来当兵呢？"

"我原是沒有办法呀！要是当年农民协会不坍台的話，嘿！……"王大炮老忘不了他过去是乡农民协会的委員长，說时还把大指拇兒高高地翹起来。

"农民协会？好牛皮！你現在为什么不到农民协会去呢？……你沒有办法，他就有办法？他就願意出来当兵嗎？"

李海三一句一句地逼上去，王大炮可逼得沉默了。他把他

那两只庞大的眼珠子向四围打望了一回，然后又将那片快要沉沒了下去的太阳光牢牢地釘住。

"真的呢！"他想，"赵得胜原来不曾想过要出来当兵的啦！……他虽然不曾干过农民协会，但据他自己說，他从前也还是一个規規矩矩的农民呢！……譬如說：象我自己这样的人吧！……"

他沒有閑心再往下想了。他突然地把視綫变了一回，昂着头，将牙門咬得绷紧，然后又用手很郑重地在李海三的肩上拍了一下：

"老李！你說的，如果上火綫时，是不是一定会遇着那班人呢？"

"上火綫？你老这样性急做什么啊！"

李海三又对他笑了一笑。他的脸兒窘得更紅了。他想起他在特务連里当了四年老爷兵，从沒有打过一次仗，不由的又朝李海三望了一下。虽然他的話兒是給李海三窘住了，但他总覚得他的心里，还有一件什么东西哽着，他須得吐出来，他須向李海三問个明白。李海三是当过十多年兵的老軍戶，而且还被那班人俘虏去过两回，見識比他自己高得多，所以李海三的一切都和他說得来。自从他由旅部特务連調到这三团一营三連来当班长以后，漸漸地，他俩都好象是走上了那么一条路道。他还常常扭住着李海三，問李海三，要李海三說給他一些动听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上火綫的和被俘虏了过去的情况。

"你老这样性急做什么啊？"

每次，当王大炮追問得很利害时，李海三总要拿这么一句話来反問他。因为李海三知道：他的过于性急的心情，不給稍为压制一下，难免要鬧出异外的乱子的。

現在，他又被李海三这么一問，窘得脸兒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了。半晌，他才忸忸怩怩地申辯着：

“并不是我着急呢！你看，赵得胜那个小憨子那样可怜的，早些过去了多好啊！”

“急又有什么用处呢？”李海三从容地站了起来。停停，他又說：“我們回去吧！好好地再去劝劝他，免得他急出来异外的乱子，那才糟糕啊！”

“好的！……”

当他們回到了兵舍中去找寻赵得胜的时候，太阳差不多已經沒入到地平綫下了。

二

第二天，連长吩咐着弟兄們：都須各自准备得好好的，只等上面的命令一下来，馬上就得出发上前綫。

弟兄們都在兵舍中等待着。吃过了早飯，又吃过了午飯，出发的命令还沒有看見传下来。王大炮他有些兒忍不住了：

“我操他的祖宗！难道不出发了嗎？”

“是呀！这时候还沒有命令下来。”又有一个附和着。

“急什么啊！”李海三接着：“不出发不好嗎？操你們的哥哥，你們都那么欢喜当炮灰的！”

“不是那么說的啊！李副班长。”第六班的一个兵士說。“要是眞不出发了那才好呢。这样要走不走的，多难熬啊！出又不許你出去，老要你守在这臭熏熏的兵舍里。”

“急又有什么办法呢，依你的？”

大家又都七七八八地爭論了一番，出发不出发誰也沒有方

法能肯定。王大炮急的滿兵舍乱跳起来。赵得胜他老是愁眉皺眼地不說一句話。

看看的，又是吃晚飯的时候了，弟兄們都白白地給关在兵舍里一个整日。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硬将老子們坐禁閉！老子，老子，要依老子在特务連的脾气！……”

一直到临睡的时候，王大炮他还象有些不服气似的。

第三天，……第四天，……仍旧沒有看見传下来出发的命令，天气已經漸漸地热得令人难熬了。兵舍里一股一股的臭气蒸发出来，弟兄們尽都感受着一陣陣恶心和头痛。汗也涔涔地流下来，衣服都象給浸湿在水里。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老子……”

要不是李海三压制他一下，王大炮簡直就想在这兵舍里造起反来。

其他的弟兄們也都是一样，面部都挂上了异常憤怒的表情。虽然連长和排长都来告訴过他們了：“只等上面一有不必出发了的命令下来时，就可以放你們走出兵舍。”但他們都仍旧还是那么憤憤不平的。

赵得胜听見連长說或者还有可以不出发的希望，他的心中立刻就活动了許多，他又将那张請长假的紙条从干粮袋里拿出来了，他准备再求班长給他遞上去。

“班，班长！假如眞的不再出发的話，我，我要求你老人家……”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你！”

赵得胜一吓，又連忙战战兢兢地把那只拿紙条兒的手縮了

回来。带着可怜的，惊惶失措的目光，朝右面的李海三望了一眼。

"不出发？小憨子！哪有那样好的事情啊！"李海三微笑地安慰了他一句。

忽然，在第五天的一个大清早，大約是旅司令部已經打听到敌人都去远了的原故吧，传了一个立即出发的命令下来："着全旅动員，迅速地向敌方搜索进展！"

又大約是因为怕的中敌人的"誘兵計"，所以将全旅人分做三路向敌方逼近包围。第一第二两团担任左右翼，一齐很急速地出动。第三团和旅部从中路緩緩地追上来，务使敌人无法用計，統統都落入到这包围里面，杀得他媽媽的一个也不留！

一切都配备好了，出发时，太阳也已經漸漸地出了山。

在队伍的行动中，赵得胜的心里，他比死了爹媽还要难过。烏七八糟的，他眞想就在这队伍里嚎啕大哭起来。他不时眯着眼睛瞅瞅王班长：王班长簡直象有上天堂般那样地快活，他的心里更加痛苦得說不出話来了。他明白：人家誰都沒有他赵得胜的出身苦，人家誰都是快乐的。只有他，他的父亲，他的牛，……他抛下了老娘和妻子，他跑出来当兵的唯一目的是要替父亲报仇雪恨，作个把大小的官兒回去吐气揚眉的。現在，不料弄了两三年了，他还是只能够当一个小兵。他的心里这才完全地明白了，当兵原并不是他的路兒啊！不但不能做官报仇，甚至于有时候会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他眞是大悔不該出来当兵的！所以，他越看見人家快乐和不住地叫他做小憨子时，他的心中就越加感到痛苦。他原来并不是什么小憨子啦。

連长不准他的假，班长又叫他不要开小差，媽病着写信来叫他回去，……他的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兒，越加弄得四分五裂了。

队伍前进一步，赵得胜的心兒就要疼痛一回；那許多弟兄們

的脚步兒，都象是踏在他赵得胜一个人的心上。他差不多些兒要暈倒下来了。

王班长他們仍旧还是那么快活地和弟兄們談談笑笑。

天，沒有一絲兒云。热度随着太阳升高了。灰尘一陣一陣地跟着弟兄們的脚步揚起来，黃霧般的，象翻騰着一条拉长的烟幕陣。

曠野里漸漸地荒凉起来了，老远老远地还看不到一个行人的踪迹。偶然有一两只丧家的猫犬，从稻田荒冢里鑽了出来，随即便惊惶失措地向沒有人踪的地方飞跑着。

越走越热，太阳一步一步地象火一样悬挂在天空，熊熊地燎烧着大地。汗从每一个弟兄們的头上流下来，流下来，……豆大一顆的掉在地上。

地上也热热的发了烫，脚心踏在上面要不赶快地提起来，就有些刺辣辣的难熬。飞尘也越来越厚了，粘住着人們的有汗的脸膛，使你窒息得不得不张开口来舒气。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热死人啊！"

背上背的簡直是一盆火。无論是軍毯、弹带、干粮袋、水壶……都象变做了一大堆燒紅了的柴炭，而且越馱越重了。王大炮渾身是汗，象落湯鷄似的，他的口里不住地哇啦哇啦地乱叫着。他駡駡天，又駡駡地，青烟一陣一陣地从他的內心里熏出来，他恨不得把整个水壶都吞到他的肚里去。

"老王，你还急着要出发嗎？开心呀！"李海三朝他笑着說。王大炮便一声不响地跑上去将李海三的水壶也搶着喝光了。

队伍又迅速地轉过了好几个村庄。路上，荒凉得差不多同原始时代一样。沒有人，沒有任何生物。老百姓的屋子里全空的，有好一些已經完全倒塌下来了；要不然就只有一团烏黑的痕

迹。这，大約是老百姓們在臨行的时候下着很大的决心的表示呢。沒有了絲毫的东西悬挂在他們的心坎里，走起路来是多么的暢快啊！

"你看！他們宁肯这样下决心地扫数跟着别人一同走，倒不願留在这兒长住着。这就完全是为了那么些个原因啊！"李海三时常很郑重地，偷偷地指着沿路所見到的各种情形，一样一样地告訴給王大炮听。

到正午，太阳簡直燒得弟兄們无法可施了，有好些都暈倒下来。口中吐出許多雪样的唾沫，一直到面顏灰白，完全停歇了他們的呼吸为止。

"天哪！"

好容易才有命令下来：教停住在一个比較阴凉的小山底下吃午飯。

五

下午，天上毕竟浮起了几片白云，曠野不时还有些微微的南风吹动，天气好象是比較阴凉得多多了。

弟兄們都透回了几口悶气，重新地放开着大步，奔逐着这无止境的征程。

曠野里簡直越走越荒凉得不成世界啊！漸漸地，連一座不大十分完整的蘆葦屋子都看不到了。只有路畔的树椏上，还可以見到許多用白灰写上的惊心动魄的字句。

"操他的爹爹，說得那样有劲啊！"

弟兄們又都自由地談笑着，有些看到那些白灰字句兒，象不相信似地罵。

“也說不定呢。”又有带着怀疑的口吻的人。

王大炮同李海三都沉默着，好象是在冥想那字句中的味兒似的。赵得胜老是哭喪脸地不說一句話。

队伍又迅速地前进了十来个村湾。

远远地有一座小山聳立！

在前面，尖兵連的速度忽然加快起来，象是发現了目标似的。于是，后面的队伍也跟着急速了。

传令兵往往来来地奔馳着，喘息不停的。光景是遇着了敌人吧，弟兄們的心头都紧了一下！

王大炮兴高采烈地朝李海三問：

“老李！是不是遇着了敌人啦？”

老李沒有答他。

走，快，突然地，在离那小山不到一千米达距离的时候：——

砰！

尖兵連中响了一枪。弟兄們的心中，立时感受着一层巨大的压迫。特别是赵得胜，这一下枪声几乎把他的灵魂都駭到半天云中去了，他勉强地鎮静着，定神地朝前面望了一眼。

砰！砰砰！噠吼！……

尖兵連和第一連已經向左右配备着散开了。目标好象就是在前面那座小山上。但是，前面的枪声都是那样乱而迟緩的，并不象是遇見了敌人呀！目标，那座小山上也沒有見有敌人的回击。

随即，营长又命令着第三連也跟着散开上来。

大家都怀着鬼胎呢，胡里胡塗的。散开后，却将枪膛牢牢地握住，有的預先就把保险机拨开了，静听官长們的命令下来。

"枪口朝天！"官长們象开玩笑似地叫着！

"怎么？……"弟兄們大半都墜入到霧里云中了。"这是一回什么事呀！我操他的媽媽！"

大家又都小心地注視着前面。輕輕地将枪膛擎起，各自照命令放射着凌乱的朝天枪。向那座小山象包围似的，頻頻地逼近去！

砰砰！嗟吼！卜卜卜！……

漸漸离小山不到二百米达了，号兵竟又莫明其妙地吹起冲鋒号来：

帝大丹，帝大丹！帝……

"杀！"

弟兄們莫明其妙地跟着喊"杀！"一股劲三四連人都到了小山的底下。

山上幷沒有一个敌人。

大家越弄越莫明其妙了。营长騎着一匹黑馬从后面赶了上来。白郎林手枪擎得高高的，象督战的神气。

于是，弟兄們又都赶着冲到了小山的頂上。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呀？媽的！"大家都定神地朝小山底下一望，那下面：——

天哪！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一片狂闊的海，——人的海！都給挤在这山下的一条谷子口里。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一大群，一大群！……有的还牽着牛，拉着羊，有的肩着破碎不堪的行囊、鍋灶，……哭娘呼爷地在乱竄乱跑，一面举着仓皇駭急的目光，不住地朝小山上面打望着。

"是老百姓嗎？这样多呀！"大家都奇怪起来。

接着又是一个冲鋒，三四連人都冲到了小山的下面。

老百姓們象翻騰着的大海中的波浪，不顧性命地向谷子的外面奔逃。孩子，妇人，老年的，大半都給倒翻在地下，哭声庞杂的，紛紛乱乱的，震惊了天地。

“围上去！围上去呀！統統給搜查一遍，这些人里面一定还匿藏着有‘匪党’！”

营长的命令，由連长排长們复誦下来。弟兄們只得遵着将老百姓們团团围住了。

老百姓們越发象杀猪般地号叫着。

“这是一回什么事呀？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王大炮的渾身象掉在冰窖里，他险些兒叫駡了出来。

“搜查！搜查！”

班长們都对弟兄們吩咐着。王大炮他可痴住了。李海三朝着他做着許多手势兒他全沒看見。

老百姓都一齐凄切地，哀告地哭嚷起来。

“这，这，老总爷！这里面沒有什么东西呀！”

拍！——

“解开，我操你的媽媽！”不肯解开的脸上吃了一个巴掌。

“老总爷，这，这是我的性命呀！做，做好事！”

拍！——做好事的又是一个耳光。

“哎喲！我的大姐兒呀！”

“我的媽呀！”

营长的勤务兵，在人丛中拖着两个年輕的女人飞跑着。

“老总爷呀！牛，牛，你老人家有什么用处呢？修，修，修修好啊！……”

“放手！老猪！”

拍！砰！通！……

人家的哭声和哀告声，自己的巴掌声和枪托声，混乱地凑成了一曲凄凉悲痛的音乐。

王大炮的眼睛瞪得有牯牛那么大，他吩咐自己全班的弟兄們一动也不許动地站着。他的心火一陣陣蓬勃上来了，他可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的場面，他跳起三四尺高地朝官兵們大叫大駡着：

“搶！强盗，我操你們的八百代祖宗！”

李海三的心中一急：——“完了！这性急的草包！”他想用手来将王大炮的嘴巴捫住，可是被王大炮一交摔倒了！他再翻身立起来时，王大炮已經单身举枪向連营长們扑了过去！

“你們这些强盗！我操你們的——”

卜通！砰！——

第三排的梁排长赶上来拦前一脚，将王大炮絆倒在地下，王大炮的一枪便打在泥土上。

“报告营长！”梁排长一脚踏着王大炮的背心，“他，他惑乱軍心，反抗命令！”

“他叫什么名字？”营长发战地叫。

“三連一班班长王志斌！”

“綁起来！”

李海三已經急得沒有主张了。他举起枪来大声呼叫着：

“弟兄們，老百姓們！我們都沒有活命了！我們的班长已經被——”

砰！

李副班长的右手同枪身突然地向下面垂落着，連长的小曲尺① 还在冒烟。

“綁起来！”

赵得胜和其他的弟兄們都亡魂失魄了，他們望望自己被綁着的两个班长，又望望滿山滿谷的老百姓，他們可不知道怎样着才是路兒。

随即，連排长們又举起枪来，复誦着营长的命令：

“将乱民們統統驅逐到谷子的外面去。誰敢反抗命令，惑乱軍心：——格杀勿論！”

弟兄們都相对着瞪瞪眼，无可奈何地只得横下心来将老百姓們乱驅乱赶。

“我家大姐兒呀！”

“牛啦！我的命啦！”

“媽呀！……”

妇人，老头子和孩子們大半都不肯走动，哭鬧喧天的，賴在地下打着磨旋兒。他們宁肯吃着老总爷的巴掌和枪托，宁肯永远倒在这谷子里不爬起来，他們死也不肯放弃他們的女兒、牲畜、媽媽，……他們糾纏着老总們的腿子和牲畜的轡繩，拚死拚活地掙扎着。……

“赵得胜！你跑去将那个老头子的牯牛夺下来呀！”排长看見赵得胜的面前还有一个牵牛的老头兒在跑。

赵得胜一吓，他慌慌忙忙地只好硬着心腸赶上去，将那个老头兒的牛轡繩夺下来。那个老头兒便卜通一声地朝他跪了下去：

“老总爷爷呀！这一条瘦牛，放，放了我吧！……”

“牵来呀！赵得胜！”

排长还在赵得胜的后面呼叫着，赵得胜沒魂灵地輕輕地将

---

① 曲尺：湖南話中手弟的俗称。因其形状象木匠用的曲尺，故名。

那条牛轡繩一紧，那个老头兒的头就象搗蒜似地磕将下来。

“老总爷爷啊！修修好呀！”

赵得胜急得沒有办法了，他将枪托举了起来，看定着那个老头兒，准备想对他猛击一下！——可是，忽然，他的眼睛一黑，——两支手象触了电般地垂下来，枪险些兒掉在地下。

他的眼泪暴雨般地流落着，地上跪着的那个老头兒，連忙趁这机会牵着牛爬起来就跑。

砰！——

“什么事情，赵得胜？”

排长一面放着枪将那个牵牛的老头兒打倒了，一面跑上来追問赵得胜。

“报告排长，”赵得胜一急：“我，我的眼睛給中一抓沙！”

“沒用的东西，滾！赶快将这条牛牵到道边大伙兒中間去！”

接着，四面又响了好几下枪声，不肯放手自己的女兒、牲畜的，統統給打翻在地下。其余的便象潮水似地向谷子外面飞跑着：

“媽呀！……天啦！……大姐兒呀！……”

赵得胜牵着牛兒一面走一面回头来望望那个躺在血泊中的老头子，他的心房象給乱刀砍了千百下。他再朝两边张望着：那逃难的老百姓，……那被綁着的班长們，……他的渾身就象炸了似的，灵魂兒給飞到海角天涯去了。

山谷中立时肃清得干干净淨。百姓們的哭声也离的远了。营长才得意得象打了胜仗似地传下命令去：

“着第一連守住这山北的一条谷子口。二三連押解着俘虏們随营部退駐到山南去。”

四

左右翼不利的消息，很快地传进了弟兄們的耳鼓里。軍心立刻便感惶惶的不安。

“什么事情呀？”

“大約是左右两方都打了敗仗吧！”

“輕声些啊！王老五。刚才传令兵告訴我：第一团还全部給俘虏了去哩！”

“糟啦！”

在安营的时候，弟兄們都把消息兒輕声細語地到处传遞。好些的心房，都給听得頻頻地跳动。

“也俘虏了些那边的人嗎？”

“不多，听說只有二十儿。另外还有十来个自己的逃兵。”

“这是怎么弄的啦！”

之后，便有第二团的一排人，押解着三四十个俘虏逃兵到这边兒来了，营长吩咐着都給关在那些牛羊叛兵一道。因为离旅团部都太远了，恐怕夜晚中途出乱子。

关牛羊和叛兵的是一座破旧的庙宇，离小山約莫有五六百米达。双方将逃兵俘虏都交接清楚之后，太阳还正在銜山。

夜，是烏黑无光的。星星都給掩飾在黑云里面，……弟兄們发出了疲倦的鼾声。

这时，在离破庙前二百米达的步哨綫上，赵得胜他正持着枪兒在那里垂头丧气地站立着。他的五脏中，象不知道有一件什么东西給人家咬去了一块，那样創痛的使他渾身都感到凄惶，战栗！……漸漸地，全部都失掉了主持！他把一切的事件，統統收

集了到他自己的印象里面来，象翻腾着的車輪似的，不住地在他的脑际里旋轉：

"三年来当兵的苦况，每次的作战，行軍，……豪直的王班长，亲暱的李海三，长假，老百姓，牵牛的老头兒，父亲，母亲，妻子，欺人仗势的民团！……"

什么事情都齐集着，都象有一道电流通过在他自己的上下全身，酸痛得木鷄似的，使他一动都不能动了。他再忍心地把白天的事件逐一地回想着，他的身心战动得快要晕倒了下来：

"那么些个老百姓啊！还有，七八个年輕的女子，班长，牵牛的老头兒，官长們的曲尺——砰！……"

天哪！赵得胜他怎么不心慌呢？尤其是那一个牵牛的老头兒。那一束花白鬍子，那一陣搗蒜似的叩头的哀告！……他，他只要一回想到，他就得发疯啊！

"是的！是的！"他意識着，"我現在是做了强盗了啦！同，同民团，同自己的仇人……天啊！"

父亲临終时候的慘状，又突然地显現在他的前面了：

"伢子啊！你，你应当記着！爹，爹的命苦啦！你，你，你应当争，争些气！……"

民团的鞭撻，老板的恶声，父亲的搗蒜似的响头，牛的咆哮！……啊啊！

"我的爹呀！"

他突然地放声地大叫了一句，眼泪象串珠似地滚将下来，他懊丧得想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毁灭掉。他已經压根兒明白过来了。三四年来，自家不但沒有替父亲报过仇，而且还一天不如一天地走上了强盗的路道了，同民团，同老板們的凶恶长工們一样！……今天，山谷中的那一个老头子，那一条牛，砰！……天

哪！

"怎么办呢？……我，我！……"

"媽病，媽写信来叫我回去。班长，班长不許我开小差！……"

他忽然地又想到了班长了：綁着，王志斌还是乱叫乱駡，李海三的右手血淋淋地穿了一个大窟窿，他的心中又是一陣惊悸！

"我眞不能再在这兒久停了啊！明，明天，説不定我也得同他們一样。綁着，停停一定得押到后方去杀头啦！"

他瞧瞧两百米达外的那座古庙。

"怎么办呢？我，我还是开小差比較稳当些吧！……"

他象得到了很大决定似的。他望望四面全是黑漆般的沒有一个人，他的胆象壮了許多了。他輕輕将枪身放下，又将子弹带兒解下来，干粮袋、水壺，……紧紧地都放在一道。

"就是这样走吧！"

他輕身地举着步子准备向黑暗的世界里奔逃。刚刚还祇走得三五步，猛的又有一件事情象炸藥似地轟进了他的心房。他又連忙退回上来了。

"逃？也逃不得啦！四面全有兵营，这样长远的曠野里，一下不小心給捉了回来，嘿！也，也得和第二团押回来的那些逃兵一样，明兒，也，也一定枪毙啦！……"

他一渾身冷汗！况且，他知道，縱逃了回去，也不見得会有办法的。他又将枪械背握起来，痴痴地站住了。他可老想不出来一条良好的路道。惊慌，慘痛，焦灼，……各种感慨的因子，一齐都麕集在他的破碎的心中！……

他抬头望望天，天上的烏云重层地飞着，星星給掩藏得干干净净了。他望望四围，四围黑得那样怕人的，使他不敢多望。

"怎么办啦?"

他将眼睛牢牢地閉着,他想静心地能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

曠野中象快要沉沒了一样。

"我,嗚,嗚,嗚!……大姐兒呀!……嗚!……"

"嗚嗚!媽啦!……"

微风将一陣凄切的嗚咽声送进到他的耳鼓中来,他的心中又惊疑了一下!

"怎么的?"

他再静着心兒听过去,那声音輕輕地,悲悲切切地随着微风兒吹过来,象柔絲似地将他的全身都縛住了。渐渐地,使他窒息得透不过来气。

他狠心地用手将两只耳朵复住,准备不再往下听。可是,莫明其妙地,他的眼睛也忽然会作起怪来了。无論是张开或閉着,他总会看見他的面前躺臥着无数具渾身血迹的死尸:里面有他的父亲,老百姓,妇人,孩子,牵牛的老头兒,王李班长,俘虏,逃兵……他惊惶得手忙脚乱,他猛的一下跳了起来。

"这,这是什么世界呀!"

他叫着。他这才象完全眞正地明白过来了,往日王李班长所对他說的那許多話兒句句都象是眞的了,句句都象是确切的事实了。非那么着那么着决沒有办法啊!这世界全是吃人的!他这才完全眞正地明白了。

他象获得宝貝似的,渾身都輕快。可是:——

"怎么办呢?"

他紧紧地捏着手中的枪。他意識了他原祗有一个人呀!怎么办呢?他再抬头望望那座古庙,他連自己都不覚得要笑了起来:

“难怪人家都叫我做小憨子啦！我为什么真有这样笨呢？”

他于是輕輕地向那座古庙兒跑了过来，他中途計划了一个对付那些卫兵們的办法。

“口令？”

“安！”

“你跑来做什么呀，赵得胜？”

“你們一共只有四个人嗎？……赶快去，連长在我的步哨綫上有要紧的話兒叫你們。”

“查哨？他为什么不到这兒来呢？”

“你們一去就明白的。这兒他叫你們暫交給我替你們代守一下！”

四个都半信半疑地跑了过去。赵得胜看見他們去远了，喜的連忙鑽进古庙中来：

“王班长！”

“誰呀？”

“是我，赵得胜！”

“你来了嗎？”

“是！不要做声呀！”

喳！

他一刀将王大炮綁手的繩兒割断了。接着又：喳！喳！……

李海三便輕輕地問了赵得胜一声：

“怎么的？外面的卫兵呢？”

“不要响！他們給我騙去了馬上就要来的。你們都必須輕声地跟在我的后面，准备着，只等他們一回来，你們就一齐扑上去！……”

“好的！”

大家都在黑暗中等待着。远远的有四个人跑来了。

“口令？”

“安！”那边跑近来接着說：“赵得胜，連长不見啦！”

“連长到这兒来了。”

四个連忙跑攏了，不提防黑暗中的人猛扑了出来，将四个人的脖子都掐住了！

“願死願活？”

“王班长，我們都願，願，……”四个繳了枪的服从了。

“好！”李海三說，“大家都把枪拿好！小赵，还是你走头，分程去扑那两个枪前哨。”

“唔！……”

叛兵、俘虏，几十个人，都輕悄地蠕动着。象狗兒似的，伏在地下，慢慢地，随着动搖了的夜哨綫向着那座大营的“枪前哨”扑来。

夜色，深沉的，严肃的，象靜待着一个火山的爆裂！

1933年除夕前五日，在上海

楊七公公过年

一

稻草堆了一滿船，大人、小孩子，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脚。

楊七公公从艙尾伸出了一顆头来，雪白的鬍鬚、头发；失掉了光芒的，陷进去了的眼珠子；癟了的嘴唇衬着朝天的下顎。要偶然不經心地看去，却很象一个倒竪在秧田里，拿来吓小雀子的粉白假人头。

他眯着眼珠子向四围打望着：不象寻什么东西，也不象看风景。嘴巴里，念的不知道是什么話兒，刚好可以給他自己听得明白。随即，便用干枯了的手指，将雪白的鬍鬚抓了两抓，低下了头来，象蛮不耐煩地說：

“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大約快来了吧！”

回話的，是七公公的媳妇，兒子福生的老婆。是一个忠实而又耐得勤劳的，善良的农妇。她一边說話，一边正是煮沸着玉蜀黍浆，准备給公公和孩子們做午飯。

“入他媽媽的！这家伙，說不定又去搗鬼去了啊！不回来，一定是舍不得离开这块！……老子……老子……。”

一想起兒子的不听話来，七公公总常欲生气。不管兒子平

日是怎样地孝順他．他总覺得，兒子有許多地方，的确是太那个，那个了一点的。不大肯守本份。懵懂起来，就什么話都不听了，一味乱闖，乱干。不听老人家的話，那是到底都不周全的喲！譬如說：就拿这一次不繳租的事情来講吧！……

“到底不周全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思象乱麻似地老扯不清，去了一件又来一件。有很多，他本是可以不必要管的，可是，他很不放心那冒失鬼的兒子，似乎非自己出来挡一下硬兒就什么都得弄坏似的。因此，楊七公公就常常在煩恼的圈子里面鑽进鑽出。兒子的不安本份，是最使他伤心的一件事情啊！

孙子們在狹小的中艙里面，哇啦哇啦叫着要东西吃。福生嫂急忙将玉蜀黍浆盛起来，分了两小碗給孩子，一大碗給了公公。

喝着，楊七公公又反复地把这話兒念了一回：

“不听老人家的話，到底都不周全啊！……”

远远地，福生从一条迂曲的小路上，一直向这边河岸走来。脚步是沉重的，象表現着一种內心的弹力。他的皮肤上，似乎敷上了一层黃黑色的釉油。眼睛是有着极敏銳的光輝，衬在一副中年人的庄重的脸膛上，格外地显得他是有着比任何农民都要倔强的性格。

几个月来的事业，象滿抱着一片烟霞似的，使福生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田下的收成，一冬的粮食，憑空地要送給別人家里，得不到报酬，也沒有一声多謝！

“为什么要这样呢？越是好的年成，越加要我們餓肚子！”

因此，福生在从自己要生活的一点上头，和很多人想出了一些比較倔强的办法：“要吃飯，就顧不了什么老板和佃家的！……”可是，这事情刚刚还沒有开始，就遭到了七公公的反

对，一直象連珠炮似地放出了一大堆：

"命啊！命啊！……种田人啊！安份啊！……"

福生却沒有听信他的吩咐，便不顧一切地同着許多人照自己的意思做了起来。結果，父子們伤了感情；事情为了少数人的不齐心，艰苦地延长到两三个月的时間，終于失敗了。而且，还失去了好几个有力量的年輕角色！

"入他媽媽的！不听老子的話！……不听老子的話！……我老早就說了的！……"七公公就常拿这件事情来对兒子卖老資格。

現在呢？什么都完了，滿腔的希望变成一片烟霞，立时消灭得干干净净。福生深深地痛恨那些到了要紧关头而不肯齐心的胆小鬼，眞是太可恶的。沒有一点办法，眼巴巴地望着老板把自己所收成下的东西，統統搶个干净。剩下来一些什么呢？滿目荒凉的田野，不能够吃也不能够穿的稻草和麦茎。……

"怎么办呢，今年？"大家都楞着，想不出絲毫办法来。

"到上海去吧！我老早就这么对你們說过的。入他媽媽的，不听我的話！……"

七公公的主意老是要到上海去，上海給他的印象的确是太好了啊！那一年遇了水灾，过后又是一年大旱，都是到上海去过冬的。同乡六根爷爷就听說在上海发了大財了。上海有着各式各样的謀生方法，比方說：就是討銅板吧，憑他这几根雪白的头发，一天三两千①是可以稳拿的！……

福生沒有什么不同的主意，反正乡間已經不能再生活了。不过，这一次事情的沒有結果，的确是使他感到伤心的。加以，上海是否能够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也还沒有把握。他有些兒犹疑

① 三两千：即指三两百枚。以前制錢十文折銅元一枚，故习慣上一枚銅元称十文；这里的三两千亦即三两百枚，当时約合銀元一枚。

了；不，不是犹疑，他是想还在这失败了的局面中，用个什么方法兒，能够重新地掀起一层希望的波浪。这波浪，是可以卷回大家所損失的那些东西，而且还能够替大家把吃人的人們卷个干干净净！……

因此，他一面取下那四五年前的破板兒小船来，釘釘好，上了一点石灰油，浸在小河里。然后再把一年中辛辛苦苦的結果：——百十捆稻草都归納起来，統統堆到小船上面。“到大地方去，总該可以卖得他几文錢的吧。”他想。另一方面呢，仍旧不能够甘心大家这次的失敗；他暗中还到处奔跑，到处寻人，他无論如何都想能够再来一次，不管失敗或者还能够得到多少成功。可是，大家都不能齐心了，不肯跟他再来了，他感到异样的悲哀和失望！……

沿着小路跑回河边来，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去找人，想方法活动。一直到沒有一个人理会他了，他才明白：事情是再也沒有轉机了的。

“完了喲！”当他带着气憤的目光和沉重的脚步，跑回到自己的船边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經气昏了。楊七公公，老拿着那难堪的眼色瞧着他，意思好象在說：

“你不听我的話！到底如何呀？”

停了一会，他才眞的开了口：

“你打算怎么办呢，明天？”

“明天开船！”

福生斬釘截鉄地这样回答了。

二

从水道上离开这破碎的家乡的，不止楊七公公他們一伙。每

到冬初秋尽的时候，就有千万只艒艒船象水鴨似的，載着全家大小向江南各地奔来，寻找他們一个冬天的生活，这，差不多已經成为慣例了。

現在呢，时候已是隆冬，要走的，大半都走了。剩下来的，仅仅只是楊七公公他們这破碎了巨大的希望的一群。带着失望的悲哀，有的仍旧还架着那水鴨似的艒艒船，有的就重新地弄了几块破旧的板子，釘成一个小船兒模样。去喲！到那无尽宝藏的江南去喲！

一共本来是三十多个，快要到达吳淞口的时候，已經只剩下五六个比較堅牢的了。有的是沿着长江，在鎮江、江阴等处停住着；找着了另外的可以（？）过冬的工作。有的是流在半途被大江抛弃了，破了船，坏了行船的工具，到陆上去飘流去了。

福生的船，虽然也經过几次危险，总算还沒有完全損坏，勉强地将他們一家五口渡到了这大都市的門前。七公公的老迈而又年輕的心，便象春花似地开放了：

"好喲！入他媽媽的，四五年来不曾到上海！"

五六条船拚命地搖着，象太阳那样大的希望，照耀在他們的面前。黃金喲，上海！遍地的黃金，窮人們的归宿啊！……

突然地，在吳淞鎮口的左面：

"靠攏来！哪里去的草船？……"

"到上海去的！"大家都瞧見了：那边挂着一面水巡队检查处的旗帜。于是，便都輕輕地将船靠了攏来。

"媽的！又是江北猪玀！"

"带了什么好东西到上海去？……"

"逃难！沒有什么东西喲，先生！"大家回答着。

每一个船上都給搜查了一陣，毫无所获的費了检查先生們

好些时間。于是，先生們便都气憤了：

“打算怎么办呢？你們！……”五六只船都給扣下来了。

錢是沒有的。东拚西凑，把每个船上的残余玉蜀黍統統搜刮下来，算是渡过了这第一层的关隘。

“唉！穷人喲！……”

只叹了一声气，便什么都沒有講了。每一个人都把希望摆在前头，拚命地向着那“遍地黃金”的地方搖去。

“你們到什么地方去呢？”七公公在白渡桥的岔口前向大家詢問。

“浦东！”

“我們到曹家渡。”

“我到南市，高昌庙。你們呢，七公公？”

“我們么？日暉港啊！”

“日暉港，”这个地方是特别与楊七公公有緣的。以前，每一次到上海来，他都是在那兒討生活。那里他还有好一些老留在上海过活着的同乡。徐家汇的乐善好施的老爷們，打浦桥的油条，大餅！……

穿过好些外国大洋船，一直轉到日暉港的口上，又給水巡队的先生搜查了一回。玉蜀黍已經沒有了，祇好拿了十多捆稻草下来，哀告着先生們，算是暫时地当做过关的手續費。

天色差不多近夜了，也再沒有什么关口了，楊七公公便开始計划着：

“就停在这桥边吧，讓我上去。小五子，六根爷爷，祇要找到他們一个，便可以有办法的，他們是老上海了喲！”

楊七公公上岸去了。福生夫妇都极端疲倦地躺了下来，等候着公公的回信。

深夜，七公公皺着眉头跑回船来：

“入媽媽的，一个也沒有看見！”

“明天再說吧，爹爹。”福生对七公公安慰着。

第二天，七公公一老早就爬了起来。叫福生把船搖到打浦桥下，他头也不回地就跑上了岸去。福生吩咐老婆看住孩子們，自己也跟着上去了。

“早上，他們一定是在什么茶棚子里的。”七公公想。祇有三四年沒有到过上海，上海簡直就变了个模样。房子，馬路，……眞是大地方喲！

每一个露天小茶棚子里都給他探望过，沒有！“是的，他們都发了財了喲！”七公公的心兒跳了起来：“发了財的人怎么会坐小茶棚子呢？”

又繼續地看了好一些茶棚子，当然是沒有的。忽然，在一个用破船当做屋子的里面：——

“六根爷爷！你好呀？”

“誰呀！啊，楊七公公，你好呀！……几时来这块的？”

“今天呀！……”

六根爷爷的面容憔悴得很利害，看不出是发了大財的人。穿的衣服破得象八卦，象秋天的云片。說話时，还現出非常駭异的样子：

“你們为什么也跑到上海来呢？”

“乡下沒有飯吃了呀！”楊七公公感觉得非常不安，照光景看来，六根爷爷怕也还沒有发什么大財的。七公公的希望，便象肥皂泡似的，看看就欲消灭了。

“我們还正准备回去呢！”六根爷爷說，“听說乡下今年的收成比什么年都好呀！”

“好！”楊七公公象有一个鋸子在鋸他的喉嚨，“入他媽媽的！越好越沒得吃！”

“上海就有得吃嗎？……”

七公公沒有做声了。他可不知怎样着才是好的。同兒子鬧着要到上海来的是他；劝同乡們都到上海来，說上海平地可以拾到金子的也是他。現在呢？連老資格的六根爷爷也要說回乡下去，那眞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

“上海不好了嗎？……我，兒子，一家人都已經跑来了呀？……怎么办呢？”

六根爷爷沉默了一会：

“那么，你們的船在哪块呢？”

“在桥下。”

“我同你去看看。”

七公公把六根爷爷引到了桥下，老远地，便看見了兒子同一个象警察模样的人在那块吵架。

“我們又沒有犯法！……”

“不行的！猪玀！”拍！——兒子吃了一个耳光。

六根爷爷急忙拖着七公公跑过去。他一看，就知道是那么一回事情。六根爷爷連忙陪笑地說：“对不住，先生！他是初来的，不懂此地的規矩！……”

“不行的！这是上面的命令。六月以前就出过告示：这兒的河要塡，不能停泊任何船只。……”

“这块不是有很多船嗎？”福生不服地瞪着眼睛。

“不許你說話！”六根爷爷压制着福生。接着便陪着笑脸地对那位警察先生說：“他們初来，不懂規矩，先生！……不过，先生！一时候，怕，怕……罗！只要讓他們把这些草卖了！嘻！先

生，算我的，算我的！嘻！……”

警察先生把六根爷爷瞧了一眼，知道他是一个老人：

“依你！几时呢？”

“十天之內！先生。”

“好的！你自家有数目就拉倒。不过，十天，十天……就不能怪我的了！”

“不怪先生！嘻！……”

福生和七公公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情，老向六根爷爷楞着。

六根爷爷：

“唉！总之，你們不該来！不該来！……”

接着，便講了一些上海不比往年，不容易生活的大概情形給七公公听。并且替他們計划着：既然都来了，就沒有办法的，应当拚命地想方法活！活！……

临了，他要福生和七公公不必过于着急。明天，他再来和他們作一个大的，怎样去生活的商量。……

楊七公公的希望仍旧沒有完全死灭。他想着：“上海这大的一个地方，是决不致于沒有办法的。”

三

听信了六根爷爷的吩咐，把稻草統統从船上搬下来，堆到那离港边十来丈远的一块空坪上。小船是不能浸在水里过冬的，并且还有好些地方坏了，漏水了。一家人，既沒錢租房子住，又不能够馬上找到生活，小船是无論如何不能抛弃的啊！

好在沿港的很多同乡人都是这样：船破了，就将它拖上岸

边，暂时地当做屋子住着，只要是潮水浸不上来，总还可以避一避风雪的。福生便在这許多沿港的船屋子中間，寻了一块刚刚能够插进自家的小船的空隙地，費了很大的力气，把小船拖上了岸来。

怎样地过生活呢？一家人！

六根爷爷也皺着眉头，表示非常为难的样子。的确的，六根爷爷是六七年的老上海了，他仅仅只是一个人，尙且难于維持生活，何况一家拖着大小五六口，而且又是初到上海的呢？因此七公公就格外地着急。他象小孩子向大人要糖果吃似地朝着六根爷爷差一点兒哭了起来：

“难道就一点兒办法也沒有了嗎？”

六根爷爷昂着头，象想什么似地沒有理会他。福生用稻草在补綴船篷頂上的漏洞处。孩子們，四喜子和小玲兒，躺在中艙里，滚着破被条耍獅子兒玩，媳妇埋着头，在那里計算着今天晚上的粮食呢！……

七公公象失了魂，走进了云里霧里似的，心里簡直沒有了一点把握了。他想不到他經年渴慕着的滿地黃金的上海，竟会这样地难于生活。梦兒全破碎了。要是年輕，他还可以帮着兒子想方法賺錢，或者是出卖他自已的气力；現在是老了，一切都力不从心了，眼巴巴地只能依靠着兒子来养活他。况且，这一次到上海来，又是他自已出的主意。……

大家都沉默着。福生补好了頂上的漏洞处，也走进来了，他瞧了瞧六根爷爷，又把爹望了一望，焦急地，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

停了一会，六根爷爷才开口說：

“福生！光急也是沒得用的啊，明早我替你找找小五子看

看，要是他能够替你找到一担菜籮的話，我再带你去設法賒几斤小菜来卖卖，也是好的。……七公公你也不必着急，只要福生卖小菜能够賺到一点錢，你也好去学着販販香瓜子①。……大嫂子沒事过桥去寻着巡捕老爷，学生子，补补衣袜，一天几十个銅板也是好捞的！……”

“那么謝謝六根爷爷！”七公公說，“明天就請你老带福生去找找小五子看！”

福生仍旧沒有作声。他把六根爷爷送走之后，便横身倒在中艙里，瞪着眼珠子，望着篷子頂上那个刚刚补好的漏洞处出神：“爹爹太老了！孩子們太小了！吃的穿的，……自己又找不到地方出卖气力！……”

一会兒，七公公又夹着叹了一声气：

“要是明朝找不到小五子，借不到菜籮，乖乖！不得了啊！……”

福生的力气大，挑得多，而且又跑得快，他每天卖小菜，竟能卖到三四千錢，除去血本，足足有一千錢好落，七公公便乐起来了。

他自己又用稻草編好了一个小籃兒。他告訴着福生，只要能够替他积上三百四百文錢，他可以独自兒去販卖香瓜子，賺些錢兒来帮帮家用。只要天气不下雪，他的身体总还可以支持的。

福生沒有什么异議。四五天之后，七公公便做起香瓜子生意来了。福生嫂原来也是非常能干的，每天招呼过丈夫和公公出去之后，便独自兒把船头船尾用篷子罩起来，带着四喜子，小玲兒，跑过打浦桥的北面，找着了些安南巡捕老爷，穷学生子，便

① 香瓜子：即向日葵子。

替他們补补鞋袜，或者是破旧的衣裳。……

这样的一家的五口生活，便非常輕便地維持下来了，七公公是如何地安了心啊！

每天早晨，当太阳还沒有露面的时候，七公公就跟着兒子爬了起来，提着滿籃的香瓜子，欢天喜地的，向着人烟比較稠密的馬路跑去。

"誰說的上海沒有生路呢？"他驕傲地想，"一个人，只要安本份，无論跑到什么地方都是有办法的啊。这就是天，天哪！"

七公公的勇气，便一天比一天大将起来。他再也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餓死人的地方了。他每天从大的馬路穿到小的弄堂，又由小的弄堂穿到大的馬路。只要可以避着巡捕的眼睛的地方，他便快乐地，高声地叫着"卖香瓜子！"装着鬼脸兒逗引着孩子似的欢笑，永远地象一尊和藹的神祇似的。一直到瓜子卖完，夕阳西下，寒风劊痛了他的肤骨，才象一匹老牛似地拖着两条疲倦的腿子，带着几顆給孩子們吃的橘子糖，跑将回来。同兒媳孙子們吃着粗糙的晚飯以后，一睡，便什么都不去想它了。

天气毕竟是加上了几重寒气，听説是快要到洋鬼子过年的日子了。小菜和香瓜子的生意都漸漸地紧张起来。福生和七公公也更加地小心着，小心那些貪婪的象毒蛇一般的巡捕和警察們的凶恶的眼睛。

"早些回啊！福生。"

"早些回啊！爹！"

互相地关照着。这一天，象有一种説不出来的沉重的压力，紧紧地压迫着父子們的心。在桥边，兒子福生又特别地站着，多瞧了那老迈的爹爹的背影一眼，一直看到那个拐过了一个弯，不再看見了，他才放开着大步，朝高昌庙鉄路边的菜园跑去。

也許是因为过于耽心了吧，七公公刚刚才轉过一个弯，心兒便跳起来了。手中的草籃子輕輕地抖战着，香瓜子統統斜傾在一边。他用着仓卒的眼光，向馬路的四围不住地打望着：可沒有看見什么，大半的店門，都还紧紧地关閉着沒有开开呢。

自家把心兒鎮靜了一下。于是，便开始向大小的弄堂里穿鑽起来，口里喊着：

"香瓜子啊！"

最初的主顧，照例是上学去的孩子們。用着白嫩的小手夹着一个銅元輕輕地向草籃中一放，便在七公公的一个鬼脸兒之下，捧着百十粒香瓜子兒笑嘻嘻地走开了。接着便是討厭的，爭多爭少，罗罗苏苏的娘姨和老太婆們！……

工厂的汽笛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午餐的时候。七公公便悄悄地从弄堂里鑽出来，急忙穿过了一条大的馬路，准备着回家去吃午飯，可是，猛不提防在馬路的三岔口边，突然地发出一声：

"跑来！卖香瓜子的老头子！"

七公公一看，一个荷着枪的安南巡捕，迎面地向他走了过来，他吓得掉轉头来就跑。

"哪里去？猪玀！"

安南巡捕連忙赶了上来，用三只指头把七公公的衣領子輕輕地抓住着向后面一拖！……

"猪玀侬的香瓜子阿是弗卖？娘个操屄！娘个操屄！"

"卖，卖的！……"七公公的腿子不住地发抖。

于是，那个安南巡捕便毫不客气地抓去了一大把香瓜子。接着，又跑攏来了四五个：

"来呀！吃香瓜子呀！"

一会兒香瓜子去了一大半！七公公挨在地下跪着不肯爬起

来，口里便尽量地哀求着：

"老爷！ 錢！……做做好事啊！……"

"錢？猪玀！"安南巡捕用力的一脚，恰好踢在七公公的草籃子上。

籃子飞起一丈多高！ 香瓜子，銅板，……接着又是一陣扫地的旋风！

"天哪！"七公公伤心地大哭着。他爬起来到处找寻着他的草籃子！ 草籃子祇剩了一个边兒；香瓜子？香瓜子倒下来全給大风吹散了；銅板？銅板滿馬路滾的不知去向！

七公公象发疯了似的。他瞧着那几个凶恶的安南巡捕的背影，他恨不得也跑上去踢他几脚，出出气！ 要不是他們荷着有一枝枪的話。

还有什么办法呢？祇好痛苦地拾起馬路上的零碎的銅板，提着半个草籃兒，走一步咬一下牙門地罵几句；象一匹带了重伤的野狗似的，踉蹌地走回到自己的船屋子里来。七公公的心兒，差不多快要痛得裂开了。

兒子还沒有回来，他一面吃飯一面流泪的向媳妇訴述着他这一次被劫的經过。媳妇垂头叹着气，說着一些寬慰的話兒，小玲兒和四喜子便围着他亲热地呼叫起来；可是，这一回，公公的怀中，再也沒有橘子糖拿出来了。

午飯过后，太阳眼看得又偏了西了，福生还沒有看見回来，七公公可眞有点兒急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入他媽媽的！"

媳妇又带着两个孙兒走过桥去寻活去了。七公公独自兒坐在船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兒子回来訴述他心中的苦痛。用着气憤的羨慕的眼光，凝視着对面的高大的洋房和汽車的飞駛；仰望

着天上惨白的浮云，低叹着自家六七十年来的悲伤的命运！……

"入他媽媽的，还不回来！……"

非常不耐煩地低声地駡了一句。忽然，老远地有一个警察向这里跑来了。七公公吃了一惊！

"你的兒子呢？"

七公公定神地一看，馬上就認識了：这是上一次打兒子的耳光，要碼头費的那个人。他連忙陪笑地說：

"先生！早上出去的，还沒有回来。"

"你們为什么把船架在此地呢？上一回我不是对你們說过了嗎？媽媽个入屄的！……"

"是！是！先生，……"

"馬上撤开！"警察顺手用棒棍一击，拍的一声，船篷子上立刻穿了一个碗大的窟窿！"还有，那个坪上的一堆草，也得赶快弄去！……上面有过命令的，这是叫做'妨害卫生，有得（碍）观胆（瞻）'！……"

"是！是！……"七公公說不出一句話来。

"你去告訴你的兒子吧！要是明朝还沒撤去，哼！……媽媽个入屄的！……"

警察先生耀武揚威地走了上去，回头还丢下一个凶恶的狡猾的眼光来！

七公公的心兒乱得一塌糊塗了，象卡着有一件什么东西急待吐出来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兒子还不回来，天色巴巴地快要黑下来了。

媳妇孙子們都回来了，馬路上早已經燃上了路灯。胡乱地弄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公媳們便都把心兒吊了起来，静静地等候着兒子、丈夫的消息。

“天哪！保佑保佑我的兒子吧！他再不能象我今天早晨一样呀！……”

一夜的光阴，在严厉的恐怖中度过。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兒子福生才赤手空拳，气憤得咬牙切齿地跑回来，一屁股坐在船头上，半晌还說不出来一句話。

“怎，怎么回事呀？”七公公战战兢兢地問。

“入，入他媽媽的！……”福生忍气地說：“沒得照会，昨天晚上在公安局关了一夜！……”

“菜籮呢？錢呢？……”

“……”福生的眼睛瞪得酒杯那么大，搖搖头，沒有作声。

“天哪！我們都活不成了哪！……”

一家人都焦急着。晚上，那个討碼头錢的警察又跑了来，福生气憤的祇和他斗了几句嘴，便又吃了他几个耳光。結果，錢沒有給逼出一文来，警察先生也知道沒有了办法，才恼怒地跑到那块空坪上，輕輕地擦着一根火柴，把福生的草堆子燃烧了。

等福生知道了急忙赶上去扑救的时候，已經迟了，祇剩得一堆火灰了。

七公公便更加伤心地哭叫起来：

“天哪！同强盗一样哪！我們活不成了哪！……”

四

兒子沒有本錢再卖小菜了；自家的香瓜子卖不成了；仅仅祇有媳妇过桥去补补破衣破袜，一家人的生活，便立刻感到艰难起来了。

福生整天地躲在船艙里面发脾气。他象着了疯似的，一天到晚，罵罵这个，又罵罵那个；从故乡的灭絕了天良的田主起，一直罵到打他耳光，关禁他，放火烧他的草堆子的丧天良的警察为止。罵得不耐煩了就把眼睛睜得酒杯那样大，仰臥在船头上，牢牢地釘住那慘白的天空，象在深深地想着一桩什么事件一样。有时候，还紧紧地捏住他那粗大的拳头，向空中乱击乱舞；或者是寻着犯了过錯的孩子們搥打一頓！……这样，一天，两天，……他那一顆中年人的創痛的心兒，便更加迅速地变化得令人不可捉摸了。

七公公焦急得时时刻刻想哭。尤其是看不慣福生的那种失神失态的样子，眞正是使他心煩，連一点兒忍耐性也沒有。他几回都想开口責罵福生几句，可是，一想到这家伙平日拚死拚活地为生活掙扎的神气，心兒便不知不覺地軟了下来。

“多可怜啊！他，他，……天老爷为什么沒有眼睛呢？”

习慣地一想到天老爷有眼睛，七公公的心兒便馬上壮了許多。无論怎么样，他想，好人是絕对不会餓死的，一到了要紧关头就会有貴人来扶助。譬如說：就拿这次到上海来的事情来講吧，一到岸，沒有办法，就找到了六根爷爷！……

于是，七公公便比較地安心些了。他从从容容地跑到茶棚子里去找六根爷爷，六根爷爷表示沒有办法，他不急；又跑去找小五子，小五子对他搖了搖头，他不急！不到要紧关头，是決沒有貴人肯来扶助的，他想。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起来，除了整天地吃不到飽飯以外，每个人身上的破衣破服，都已經着实地感到单薄起来了。这，特别是七公公和那个稚幼的孩子，孩子們冷起来便往破被里面鑽，特别是小玲兒，他差不多連小小的脑袋兒都盖了起来。七公公終

天地坐在船艙中发抖，骨子里象有一把冰冷的小刀子在那里一陣陣地刮削他的筋肉。媳妇的生意，虽然比平常好了許多了，但是，天冷，手僵，一天拚命也做不了多少錢，生活，仍旧是毫无办法啲！

"貴人为什么还不来呢？現在是时候了呀！"于是，七公公又漸漸地开始着起急来。他又跑去找六根爷爷，又跑去找小五子，……六根爷爷和小五子仍旧沒有替他想到办法。

孩子們，最初是鬧着，叫着，要吃；随后，便躺在艙板上抱着干癟了的肚皮哇啦哇啦地哭起来。福生仍旧是一样的倔强，发脾气，寻着过錯兒打孩子。福生嫂拚命地赶着做着生活！……

"天啊！难道眞的要餓死我們嗎？"七公公实在挨不下去了，身上，肚皮，……終于，他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明天，要是仍旧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就决定带着两个孙子，跑到热鬧的馬路边去討銅板去。

单为了冬防的紧急，穷人的行动，便一天甚似一天地被拘束起来；尤其是沿日暉港一直到徐家汇一带的貧民窟，一到夜晚十时左右，就差不多不准行人往来了。

老北风一連刮了三个整日。就在这刮北风的第三天的下午，天上忽然布滿了灰黑色的寒云，象一块碩大无比的鍋鉄。当那寒云一层层地不住地加厚的时候，差不多把整个貧民窟的人們的心兒，都吊起来了。

"天哪！大风大雪，这兒实在来不得哪！"

入夜，暴风象吹着嗯哨似地加紧地狂叫着！随即，便是傾盆的大雨夹着豆大的雪花。

"天哪！……"人們都发出了苦痛不堪的哀叫。

突然：——一陣巨大的旋涡风，把一大半数平民窟的草棚和船屋子的篷盖，統統都刮得无影无踪了！船屋子里面的人們，便都毫无抵抗地在暴雨和雪花中顚扑！

“不得了呀！福生快来呀！”七公公拚命地扭住着一片被暴风揭断了的船篷子，在大雨和泥濘中滚着，打着磨旋。福生連忙跑过来将他扶住了！……

三四片船篷子都飞起来了，雨雪統統扑进了艙中！孩子，福生嫂，一个个都象落湯鷄似的，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得住脚；漸漸地都倒将下来了，滿身尽沾着泥濘，腿子不住地发抖，牙門磕得可可地叫！

福生又連忙跑过来将他們扶起，拚命地把四五片吹断了的篷子塞在船艙中，用一根棕繩扎好。然后，扶着父亲、老婆，背着小玲兒和四喜子，跑到了馬路上来。

两个小东西的脸色都变成了死灰，七公公已經冻得不能开口了，福生急急地想把他們护过桥去，送到一个什么弄堂里去暫时地躲一躲。可是，刚刚才跑到桥口上，就看見了一群同样的被难的人們，挤在大风雨中，和警察巡捕在那里爭論着：

“为什么不許我們到租界上去躲一躲雨呢？”

“猪玀！不許过去！上面有命令的！……”

“为什么呢？”

“戒严！不知道？媽媽个入屄的！……”

大家都熬不住了，便想趁着警察巡捕們猛不防备的时候，一齐冲过桥去。可是这边还沒有跑上几步，那边老早已經把枪口兒对准了：

“你們哪一个敢来？媽媽个入屄的！怕不怕死？……”

互相支持了一个鐘头左右，天色已經发白了，才算是解了

严，准許了行人們通过。一时被暴风雨打得无处安身的人們，便象潮水似地向租界上涌来了！

福生寻了一个比較干凈的弄堂，把一家人安放着。

七公公和两个孙兒都生病了。特别是七公公病得厉害，头痛，发烧，不省人事！……

福生急得沒有办法。这一回，他的那顆中年人的心兒，是更加地創痛了。几个月来，从故乡一直到此地，无論是一件很大的或是很小的事实，都使他看得十分明白了：穷人，是怎样才能够得到生存的啊！

在弄堂过了两天，他又重新地跑到港边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勉强地，将病着的七公公和两个孩子，从租界弄堂里搬回来。福生嫂，因为要在家看护七公公和孩子們，活計便不能再去做了。

福生仍旧还是整天地在外面奔跑着。家中已經沒有一个能够帮他賺錢的人了，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再努力地去掙扎一下，馬上便有很大的危险的。特别是父亲和孩子的病。

祗要是有一綫孔隙可鑽，福生就是毫不畏难地去鑽过了。好容易地，才由同乡六根爷爷、小五子，以及最近新認識的周阿根、王长发四五个人的帮助，才算是在附近斜土路的一个織綢厂里，找到了一名做装运工作的小工，一天到晚，大約有三四角錢好捞到。

七公公的病是漸漸地有了轉机了。孩子們，一个重一个輕，重的小的一个，四喜子，是毫无留恋地走了，另外投胎去了！大的輕的一个，小玲兒，也就同七公公一样，慢慢地好了起来。

福生嫂伤心地，搥胸頓足地哭着，号着，样子象要把死去的四喜子哭轉来似的。福生可沒有那样的伤心，他祗是淡淡地落了几点眼泪，便什么也沒有了。他还不时地劝着他的老婆：

“算了吧！哭有什么用呢？孩子走了，是他的福气！勉强留着他在这里，也是吃苦的！……”

渐渐地，福生嫂也就不再伤心了。

天气一連晴了好些日子，七公公的病，也差不多快要复原了。少了一个四喜子吃飯，生活毕竟是比較容易地維持了下来。

七公公的精神，虽然再沒有从前那样好了，但是，他仍旧是一个非常安本份的人，就算每天还是不能吃飽飯，他可并沒有絲毫的怨尤啊。

“穷人，有吃就得了！祗要天老爷有眼睛，为什么一定要胡思妄想呢？”

然而，“上海毕竟是黄金之地，无論怎样都是有办法的！”七公公是更进一步把心兒安下来了。

天气又有了雪意，戒严也戒得更紧了。可是，七公公已經有了准备，他把身上的破棉袄用繩子縱横的捆得綳紧，沒有事情，他也决不輕易地跑到馬路上去。他祗是安心地准备着；度过了这一个冷酷的冬天，度过了这一个年关，便好仍旧回到他的故乡江北去。

五

渐渐地，离阴历年关祗差半个月了。

租界上的搶劫案件，一天比一天增加着，无論是在白天，或是夜晚。因此，整个沪南和閘北的貧民窟，都被更加严厉地监視起来。

“这一定又是江北猪玀干的，娘个操屄的……”

探捕們在捉不到正凶，无法邀賞的时候，便常常把憤怒和罪

名一齐推卸到"江北猪玀"的身上。

七公公的船屋子前后，就不时有警察和包探們光顧。七公公，他是死死地守在自家的船屋子里老不出来。兒子福生下工回来了，也是一样地沒有事情，七公公就絕对不讓他跑到任何地方去。世道不好，人心险恶！要是糊里糊塗給錯抓去了，連伸冤的人都会沒有啊。好在福生不要七公公操心，每天除了吃飯的时間以外，簡直忙得連睡一忽兒的功夫都沒有。

在一个黑暗无光的午夜：

突然地，就在七公公的船屋子的附近，砰砰拍拍地响了好几十下枪声。接着就是一陣人声的鼎沸！唾駡声，夹着木棍声和巴掌声，把七公公的灵魂兒都吓得无影无踪了。福生几回都要跑上岸去打听消息，可給七公公一把拖住下来：

"去不得的！杂种！……"

人声一直鬧到天亮，才清靜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七公公和福生都跑上去打听了一遍，才知道那枪声是响着捉强盜的。

"誰是强盜呢？……"

沒有人能够回答这句話。

后来又跑到一个茶棚子里，过細打听，才知道这一夜一共捉去了十三四个人，連老上海的小五子、王长发，……都在里面，捉去的誰也不承認他自家是强盜！

七公公吓得两个腿子发战：

"小，小五子！他也是强盜嗎？乖乖！……"

福生把拳头捏得鉄紧，瞪着两只血紅的眼睛，向着一些吃茶的同乡說：

"有什么办法呢？祇要你是穷人，到处都可以把你捉去当强盜！媽媽个入屄的！……"

七公公瞧着福生的神气，吓得連忙啐了他一口：

“还不上工去？入你媽媽的！捉去了，关你什么事，老爷会冤枉他們嗎？……”

福生沒有理会他，仍旧在那里揮拳舞掌地乱說乱駡：

“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就抓！媽媽个入屄的，他們自己才是眞正的强盗呢！……”

七公公更加着急了，他恨不得跑上去打福生几个耳光。一直到工厂里快要放第二次汽笛了，福生才一步快一步慢地跑了过去。七公公，他跟在后面望着这东西的背影兒，非常不放心地駡了一句。

“这杂种！入他媽媽的！到底都不安本份啊！”

离过年祇剩十天功夫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福生，他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每天晚上下工回来的时候，这家伙，一到屋就哇啦哇啦地駡个不休：“工錢太少哪！……工作太多哪！……厂主們太沒心肝哪！……”七公公气得几乎哭起来了。他几回向福生爭論着：

“駡誰啊，杂种！入你媽媽的，安些份吧！上海，上海，比不得我們江北呀！……要是，要是，……入你媽媽的！”

可是，福生半句也沒有听他的。

他仍旧在依照他自己的性情做着，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凶了。

“加工錢啊！媽媽个入屄的……”

“过年发双薪啊！……”

“阴历年应当和阳历年一样啊！……放十天假啊！……米貼啊！……”

鬧得烟霧籠天的。虽然，全厂中，不祇是福生一个，可是，楊七公公的心兒吊起来了。他非常地明白：自家的兒子，一向都是

不大安本份的，无論是在乡間或是在上海！……因此，他就格外地着急。他今年七十多岁了，虽然，他对于自家这一条痛苦的，残余的，比猪狗还不如的生命，沒有什么多大的留恋了，可是，他还有一个媳妇，一个孙子。祇要是留着他一天活着不死，他就要一天对兒子管束着，他无論如何，不能眼巴巴地瞧着兒子将媳妇和孙兒害死啊！

在福生呢？他認为，現在，他对一切的事物，是更加地明白了，是更加有把握了。他明白人家，他更了解自己。而且，他知道：父亲是无論怎样都是說不清的。在这样的吃人不吐骨子的年头，自己不倔强起来，又有什么办法呢？

因此，父子們的冲突，便一天一天地尖銳起来。乱子呢，也更加鬧得大了。整个工厂四五百多工人都罢了工，一齐鬧着，要求着：放假！发双薪！发米貼！……福生是糾察队长，他整日整夜地奔着，跑着，忙个不停。

七公公吓得不知道如何处置才好！他拚命地扯住着福生的衣袖，流着眼泪地向着福生說了許多好話：

"使不得的！你，你不要害我們！你，你做做好事！……"

福生祇对七公公輕輕地安慰了几句："不要紧的，爸爸！你放心吧！又沒有犯法，为了大家都要吃飯！……"就走了。

七公公更加弄得不能放心了。无可奈何地，他只好跪喊着天，求菩薩！

罢工接着延續了三四天功夫，沒有得到結果。一直到第五天的早上，突然地，厂方請来了一大批的探警，将罢工委員会包围起来。按着名单：主席，委員，队长，……一个也不少地都捉到了一輛黑色的香港車① 里面，駛向热鬧的市場中去了。

消息很迅速地传入了七公公的耳朵里。他，惊惶駭急地：

“我晓得哪！……”仅仅只說了这么一句，便猛的一声暈倒下来了。

福生嫂吓得渾身发战，眼泪雨一般地滚下来。小玲兒，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公公呀！……”

天上又下了一陣輕微的雨雪。夜晚福生嫂拚命地把篷子用草繩兒扎住了。虽然，不时还有雨点兒漏进来，可总比沒有加篷子的时候好得多了。

她向黑暗中望了一望渾身热得人事不省的公公，又摸了一摸怀內的瘦弱的孩子；丈夫的消息，外面的雨点和雪花，永远不可治疗的內心的創痛！……她的眼泪兒流出来了。

她不埋怨丈夫，她知道丈夫并沒有犯法；她也不埋怨公公，公公是太老了，太可怜了！这样的，她应当埋怨誰呢？命嗎？她可想不清楚。她想放声地大哭一陣，可是，她又怕惊动了这一对，老的，小的。她只好忍痛地叹着气，把眼泪水尽管向肚皮里吞，吞！……

痛苦地度过了两天，七公公是更不中用了。丈夫，仍旧还沒有消息。福生嫂哭哭啼啼地跑去把六根爷爷請了来，要求六根爷爷代替她看护一下公公，自己便带着餓瘪了肚皮的孩子，沿路一面討着銅板，一面向工厂中跑去。

“还在公安局啊！嫂子。”工友們告訴她。

于是，福生嫂又拖着小玲兒，寻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警察先生略略地問了一問来由，便懇切地告訴她了：

① 上海人称租界捕房捉人用的車为香港車。

“这个人，沒有啊！”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福生嫂哭哭啼啼地跑回来，向六根爷爷問。六根爷爷只輕声地說了这么半句：

“該沒有……”

福生嫂便嚎啕大哭起来。

六

过年了。

只隔一条港。那边，孩子們，穿得花花綠綠，放着爆竹，高高地举着紅綠灯籠兒；口里咬嚼着花生、糖果；滿脸笑嘻嘻地呼叫着，唱着各样的歌兒！……大人們：汽車，高大的洋房子，留声机传布出来的爵士音乐，丰盛的筵席，尽情的欢笑声！……

祇隔一条港。这边，什么声音都沒有了！……

福生嫂，坐在七公公的旁边，尽量地抽咽着，小玲兒餓得呆着眼珠子倒在她的怀里不能作声。她伸手到七公公的头上去探了一探，微微地还有一点兒热意。該不是迴光返照吧，福生嫂可不能决定。

老远地，六根爷爷带了一个人跑过来了。福生嫂一看，認得是小五子，便連忙把眼泪揩了一揩，抱着孩子迎了上去：

“小五伯伯！恭喜你，几时回来的？”

“今天早上。你公公好了些嗎？”

福生嫂叹了一声气，小五子便沒有再問了。走进来，七公公还正在微微地抽着气哩。

“七公公！七公公！”小五子輕輕地叫着。

“唔！”回答的声音比蚊子的还要細。这，模糊的在七公公的

脑子里，好象还有一点兒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声音。可是，张不开口，睜不开眼睛。接着，耳朵里便象响雷似地叫了起来，眼前象有千万条金蛇在閃动！……

“你，伯伯！見沒有見到我們福生呢？”福生嫂問。

“唔……”小五子沉吟了一会，接着：“見到的……。”

“他呢？”福生嫂搶上一句。

“判了啊！十，十，十年徒刑哪！”

“我的天哪！”福生嫂便随身倒了下来。六根爷爷連忙搶上去扶着。小玲兒也跟着嗚嗚地叫起来了！

“福生嫂！福生嫂！……”

那一面，小五子回头一看：——几乎吓得跳将起来！七公公他已經瞪着眼睛，咬着牙門，把拳头捏得鉄紧了！

“怎么一回事呀！”小五子輕輕伸手去一探，便連忙收了回来！“七公公升天了啊！……”

福生嫂也苏醒过来了，她哭着，叫着，搥胸頓足的。

六根爷爷和小五子也陪着落了一陣泪。特别是小五子，他憤慨得举起他的拳头在六根爷爷的面前揚了几揚！象有一句什么惊天动地的話兒要說出来一样！……

可是，等了老半天，他才：

“嗯，六根爷爷！我說，这个年头，穷人，要不自己，自己，嗯！嗯！……”只說了一半，小五子已經漲紅了脸，再也嗯不出来了。

接着，老远地，欢呼声，爆竹声，孩子們的喧鬧声，夹着对过洋房子里面的爵士音乐声，一陣陣地向这貧民窟这兒传过来了。

“恭喜啊！恭喜过年啊！”在另一个破烂不堪的船屋子里，有誰这么硬着那冷得发哑了的嗓子，高声地叫着！笑着！……

1934年6月13日，脫稿于上海。

乡　导

一

忍住痛，刘嬸嬸拚性命地想从这破庙宇里爬出来，牙門咬得绷绷紧。腿上的鲜血直流，整块整块地沾在裤子边上，象紫黑色的膏糊，将創口牢牢地吸住了。

她爬上了一步，疼痛得象有一枝利箭射在她的心中。她的两只手心全撑在地上，将受伤的一只腿子高高抬起，一簸一顚的，匍匐着支持到了庙宇的門边，她再也忍痛不住了，就横身斜倒在那大門边的堦級上。

她的口里哼出着极微細极微細的声音。她用两只手心将胸前复住；勉强睜开着昏花的眼睛，瞥瞥那深夜的天空。

星星，閃爍着，使她瞧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大約还只是三更时候吧！"她这么想。

眞象做梦一般啊！迎面吹来一陣寒风，使刘嬸嬸打了一个冷噤。脑筋似乎清白了一点，腿子上的創伤，倒反更加疼痛起来。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娘娘喲！……"

她忽然会叫了这么一句。本来，自从三个兒子被杀死以后，刘嬸嬸就压根兒沒有再相信过那个什么观世音娘娘。現在，她

又莫名其妙地叫将起来了，象人們在危难中呼叫媽媽一样。她想：也許世界上除了菩薩娘娘之外，恐怕再沒有第二个人能够知道她的苦痛的心情呢。她又那么习慣地祈求起来：

“观世音菩薩娘娘喲！我敬奉你老人家四十多年了，这回总該給我保祐保祐些兒吧。我的兒子，我的性命呀！……我只要报了这血海样的冤仇！……菩薩！我，我，……”

随即兒子們便一个一个地横躺在她的前面：

大的一个：七刀，脑袋兒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肚子上还被凿了一个大大的窟窿，腸子根根都拖在地上。小的呢？一个三刀；一个手脚四肢全被砍断了。滿地都是赤紅的鮮血。三枝写着“斬决匪軍偵探×××一名”的紙标，横浸在那深紅深紅的血泊里。

天哪！

刘媽媽尽量地将牙門切了一切，痛碎得同破屑一样的那颗心肝，差不多要从她的口中跳出来了。她又拚命地从那堦級上爬将起来，坐着叹了一口深沉的恶气。她拿手背揉揉她的老眼，泪珠又重新地淌下两三行。

她再回头向黑暗的周围张望了一会。

“該不会不来了吧！”

突然地，她意識到她今晚上的事件上来了。她便忍痛地将兒子們一个一个地从脑际里抛开，用心地来考慮着目前的大事。她想：也許是要到天明时才能达到这兒呢，那班人是决不会不来的。昨夜弟兄們都对她說过，那班人的确已經到了土地祠了，至迟天明时一定要进攻到这里。因此，她才拒絕了弟兄們的好意，坚决地不和他們一同退走，虽然弟兄們都能侍奉她同自己的亲娘一般。她亲切地告訴着弟兄們，她可以独自一个人守在这兒，

她自有对付那班东西的方法。她老了，她已經是五十多岁了的人呀，她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为着兒子，为着……怎样地干着她都是心甘意願的。她早已經把一切的东西都置之度外了。她伤坏着自家的腿子，她忍住着痛，她就只怕那班人不肯再到这兒来。

是五更时候呢，刘婚媽等着；天上的星星都沉了。

“該不会不来了吧？”

她重复地担着这么个心思。她就只怕那班人不肯再来了，致使她所計算着的，都将成为不可施行的泡幻，她的苦头那才是白吃了啊！她再次地将身躯躺将下来时，老远地已經有了一声：——

拍！

可是那声音非常微細，刘婚媽好象还沒有十分听得出来。随即又是：——

拍！拍！拍！……

接連地响了两三声，她才有些听到了。

“来了嗎？”

她尽量地想将两只耳朵张开。声音似乎更加在斑密：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

“眞的来了啊！”

她意識着。她的心中突然地紧张起来了！有点兒慌乱，又有一点兒惊喜。

“好，好，好哇！……”

她的肚皮里叫着。身子微微地发顫了。顫，她可并不是害怕那班人来，莫名其妙的，她只覚得自家这顆老迈創碎的心中，还正藏着許多說不出的酸楚。

又极当心地听过去，枪声已是更加斑密而又清楚些了。大

約是那班人知道这里的弟兄們都退了而故意示威的吧！連接着，手提机关枪和迫击炮都一齐加急起来。

刘嬸嬀心中更加紧急了。眼泪杂在那炮火声中一行一行地流落，险些兒她就要放声大哭起来！她虽然不怕，她可总覚得自家这样遭遇得太离奇了，究竟不知道是前生作了些什么孽啊！五六十岁了的人呀，还能遭受得这般的灾难嗎？兒子，自家，……前生的罪孽啊！……

刘嬸嬀不能不設法子抑止自家的酸痛。她的身躯要稍为顫动一下子，腿子就痛得发昏。枪声仍旧是那么斑密的，而且愈来愈近了。她鼓着勇气，只要想到自家被慘杀的那三个孩子，她便什么痛苦的事情都能忘記下来。

流弹从她的身边飞过去，她抱着伤痛的一个腿子滚到堦級的下面来了。

枪声突然地停了一停。天空中快要发光了。接着是：——

帝大丹！帝大丹！……

——杀！

一陣冲鋒的喊杀声直向这兒扑来。刘嬸嬀更加現得慌急。

喊声一近，四面山谷中的回声就象天崩地裂一样。她慌急呢，她只好牢牢地将自家的眼睛閉上。

飞过那最后的几下零乱的枪声，于是四面的人們都围近来了。刘嬸嬀更加不敢睜开她的眼睛。她尽量地把心兒横了一横，半口气也不吐地将身子团团地縮成一块。

“你們来吧！反正我这条老命兒再也活不成功了！”

二

临时的法庭虽不甚堂皇，杀气却仍然十足。八个佩着盒子炮的兵丁，分站在两边，当中摆着的是那一张地藏王菩薩座前的神案。三个团长，和那个亲身俘获刘嬸嫣的連长，也都一齐被召集了攏来，准备做一次大規模的审訊。

旅长打从地藏王菩薩的后面鑽出来了，两边一声："立正！"他又大步地踏到了神案面前，眯着眼睛向八个兵丁扫視了一下，仁丹鬍子翘了两三翘，然后才在那中間的一条凳子上坐下了。

"稍息！"

三个团长坐在旅长的右边。書記官靠近旅长的左手。

"来！"旅长的鬍子顫了一顫，"把那个老太婆带上堂来！"

"有！"

刘嬸嫣便被三个恶狠狠的兵士拖上了公堂，她的脑筋已經昏昏沉沉了。她拚命地睜大着眼睛。她看："四面全是那一些吃人不吐骨子的魔王呀。上面笔直坐着的五个，都象张着血盆那样大的要吃人的口；两边站立的，活象是一群馬面牛头。这，天哪！不都是在黄金洞时一回扫杀了三百多弟兄的嗎？不都是杀害了自家兒子的仇人嗎？是的，那班人都是他們一伙兒。他們这都是一些魔鬼，魔鬼啊！……刘嬸嫣的眼睛里差不多要冒出血来了。她眞想扑将上去，将他們一个一个都抓下来咬他們几口，将他們的心肝全挖出来給孩子們报仇。可是，現在呢？她不能，她不能呀！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們投着憤怒的火焰，而且，她还要……

刘嬸嫣下死劲地将牙門咬着，怒火一团团地吞向自家的肚

子里去燃烧。她流着眼泪，在严厉的审問之下，她終于忍心地将舌头扭轉了过来。

"大老爷呀！我，我姓黃，我的娘家姓廖！……"

"你怎么到这兒来的呢？"

"那年，平江到了土匪，我們一家人弄得无处容身，全数都逃到湘阴城中去了。大約是上个月呢，不知是哪一位大老爷的大兵到了这兒，到处张貼着告示，說匪徒已經杀清了，要百姓通通回到平江来。我，我便带着三，三个孩子回来了，在这破庙里的旁边搭了一个小棚子过活。哪晓得，天哪！那位大老爷的大兵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在几天后的一个黑夜里偸偸地退了，我們全沒有知道，等到匪徒包围攏来了时才惊醒，大老爷呀！我們，我們，……嗚！嗚！……"

刘嬸嬤放声大哭了。那样伤心啊！

"后来你們就都做了土匪嗎？"

"嗚！嗚！……"

"你說呀！"

"可怜，可怜，大老爷呀！后来，后来，我的三个兒子，全，全給他們捉了去，杀，杀，杀！嗚！……"

"杀了嗎？"旅长連忙吃了一惊，"那么，你呢？"

"嗚！嗚！——……"

"你，你說，你說出来！"

旅长的仁丹鬍子越翘越高了。

"我，我，老爷呀！我当时昏死了过去。后来，后来，我醒了，我和他們拚命呀！……我还有两个孙兒在湘阴，我当时沒有甘心死。我要告訴我的孙兒，将来替他的老子报仇，报仇，报仇呀！……我便給他們关在这庙里补衣裳！嗚！嗚！——……"

“后来呢?”一个胖子团长問。

“后来，老爷呀！我含着眼泪兒替他們做了半个月，几回都沒有法子逃出来。一直，一直到昨晚，他們的中間忽然慌乱起来了，象要逃走似的。我有些猜到了，我想趁这机会兒逃脫。……不料，不料，老爷呀！他們好象都看出我来了似的，他們要我同他們一道退去，他們說我的衣裳补得还好。不由分說的，他們先用一把火将我的茅棚子燒光。他們要我和他們一同退到廖山嘴！……”

“廖山嘴！”旅长吃了一惊！他初次到这里，他还不知道哪兒是“廖山嘴”呢。

“你去了嗎?”他又問。

“我，我不肯和他們一道去，老爷呀！他們便恶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用枪杆子在我的腿子上猛击了一下。我完全昏倒下来了。等，……等我醒来时，已經沒有看見他們的踪影了，我的腿子上全是血迹！……后来，……”

于是那个俘获刘嬸媽的連长，便也走上来了，他报告了他捕获刘嬸媽的时候的情形。同老太婆亲口說的一样，是躺在庙門外的那个石堦級下面。

旅长点了一点头，又回头对刘嬸媽說：

“黃媽媽，土匪們說的是要你同他們退到廖山嘴嗎?”

“是的！……大老爷呀！但願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将我送回，送回到湘阴去。我那兒还有两个孙子，我永生永世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你老人家祿位高升！……嗚！嗚！……”

砰砰！……她連忙爬在地上叩了两三个响头！

“好的。你这老太婆也太可怜了。老爷一定派人送你回到湘阴去。”旅长說着，抬头又吩咐了站班的一声：“去！将楊参謀

請来，叫他把軍用地图带来看看。”

“嗯！”

“大老爷呀！你老人家做做好事，送我回到湘阴去吧！……”

“唔！”

楊参謀捧着一卷地图走出来了。

“报告旅长，要查地图嗎？”

“是的，請你来查一查廖山嘴在哪里？”

楊参謀将地图捧上了神案，四五个人分途查起来：

黄金洞，刘集鎮，三槐磜，栗子岭，……

“沒有呀，旅长！这个地方。”楊参謀报告。

“沒有，平江四乡都沒有！”

三个团长都回复着。連旅长自己也沒有查出来。

“那么，黄嫣嫣你知道廖山嘴嗎？”

“一个小谷子，在东边，五十多里路。……那里是我的娘家，大老爷呀！那里很久很久以前就沒有人住了。……”

四五个人又在东面查了十余遍，仍旧沒有查着。

“你能够引导我們去嗎，黄嫣嫣？”

“我，我，大老爷呀！……我，我，我不……”

“不要紧的。”旅长輕声地安慰着，“你祗管带我們去吧！追着了土匪你也有功呀！而且，又替你的兒子报了仇，将来送你回湘阴时，还可以給你些养老費！……”

“我，我不能走，走呀！……大老爷，做做好事吧！……”

“我这里有轎子。黄嫣嫣，你不要怕，追着了就可以給你的兒子报仇。”

“我，我实在，……”

“来！”旅长朝着下面的兵士，“将这黄嫣嫣扶下去，好好地看

护她，給她吃一餐好的菜飯！……”

三

据偵探的报告，匪徒們确是从东方退去的。但不知道退去有多少距离了。旅长，团长，和旅司令部的参謀們，都郑重地商量了一陣，都以为是应該追击的。黃媽媽說的并不是假話，那样忠实的一个老年妇人，而且还被匪徒們击坏了腿子呢。

追，一定追！

下午，全旅人一共分为五队，以最鋒利的手提机关枪連当作了尖兵。第一团分为第二第三两队作前卫。第二团为第四队。第三团及旅部特务营、炮兵营，为第五队。每队距离三里五里，或十余里，一步一步地向匪区逼近攏来。

刘嬸媽坐在一頂光身的轎子上。两个极其健壮的脚伕将她抬起来，带領着几个偵探尖兵，跑在最前面。她的心跳着，咚咚的，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味兒。她可早已将性命置之度外了，她虔誠在祈求她这一次事件的成就。菩薩，神明，……

她回头向后面来望了一下：人們象一条长蛇似的，老远老远地跟着她。她告訴着轎夫們，順着一条非常熟的小路兒前进。

野外沒有半个人影兒了，連山禽走兽都逃避得无影无踪。树林中更加显得非常沉靜。沒有风，树叶連一动都不动，垂头丧气地悬在那里象揣疑着它們自家的命运一般。

当她——刘嬸媽——引导着尖兵們渡过了一个山谷子口的时候，她的心里总要不安定好几分鐘。飽飽的，不是慌忙，也不是惊悸！不是欣喜，又不是悲哀！那么說不出来的一个怪味兒啊！眼泪会常常因此而更多地流着。一个一个的山口兒渡过了，

刘嬸嬀的心中，就慢慢着充实起来。

天色异常的阴暗。尖兵搜索前进到四十里以外的时候，看看地已經是接近黄昏了。四面全是山丘，一层一层地阻住了眼前的視綫。看过去，好象是前面已經沒路途了；等到你又轉过了一个山谷口时，才可以发現到那边也还有一片空曠的田原，那边也还有山丘阻住！……

靜靜地前进着，离刘集鎮祗差两三个谷子口了。刘嬸嬀的那顆悬挂在半天空中的心兒，也就慢慢地放将了下来。她想：

“这回总該不会再出岔子了吧！好容易地将他們引到了这里。……”

于是，她自家一陣心酸，脑筋中便立刻浮上了孩子們的印象。

“孩子們呀！”她默祝着，“但願你們的阴灵不散，帮助你們的弟兄們給你們复仇，复仇，我，我！……你們等着吧！我，嬀嬀也快要跟着你們来了啊！……”

眼泪一把一把地流下来。

“祗差一个山崗就可以看見廖山嘴的村街了。”刘嬸嬀連忙将眼泪拭了一拭，她告訴了尖兵。

“谷子那边就是廖山嘴嗎？”

“是的！”

尖兵們分途爬到山尖上，用了望鏡向四围张望了一回。突然地有一个尖兵叫将起来了：“不錯！那边有一綫村街，一綫村街，还有紅的旗帜呢！”

“旗帜？”又一个赶将上来，“不錯呀！一面，二面，三面，……王得胜，你赶快下去报告連长！……”

于是，第一队首先停止下来，散开着。接着，第二队前卫也

赶来散开了，用左右包围的形势，配备着向那个竖着紅旗帜的目标冲来。

"黄嫣嫣，你去吧！这兒用不着你了，你赶快退到后方去吧！"

尖兵連长連忙将刘嫣嫣揮退了。自家便带領着手提机关枪的兵士，准备从正面冲鋒。

翻过着最后一条谷子口，前面的村街和旗帜都祇剩了一些模糊的輪廓。三路手提机关枪和步馬枪都怪叫起来：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格格格格！……

冲过了半里多路，后面第三队的援軍也差不多赶到了。可是，奇怪！那对面的村街里竟沒有一点兒回声。

"出了岔子嗎？"

連长立刻命令着手提机关枪停止射击。很清晰地，他辨得出来祇有左右两翼的枪响。

"糟糕呀！許是中了敌人的鬼計！"

他叫着。他想等后面指揮的命令来了之后再进攻。等着，左右两翼的枪声停止了。

四围沒有一些兒声息。

"怎么的？"

大家都吃了一惊！

"也許是他們都藏在那村街的后面吧？"有人这么說。

"我們再冲他一陣，祇要前后左右不失联絡，是不要紧的。反正已經冲到这谷子里来了。"

后面指揮的也是这末說。于是大队又靜声地向前推进起来。天色已經黑得看不清人影子了。

刘集鎮！

沒有一个敌人。几枝旗帜是插着虛张声势的，村街上連鬼

都沒有。从破碎的一些小店的招牌上，用手电筒照着还可以認得出来，淸淸楚楚的这兒是“刘集鎮”。

“刘集鎮？怎么？这兒不是叫廖山嘴嗎？”

“鬼！”

大家都一齐轟动起来。第二队第三队都到齐了，足足有一团多人挤在这谷子里。其余的还离开有十来里路。

天色烏黑得同漆一样。

“糟糕！……”胖子团长的心里焦急着，“这回是上了敌人的当了。那个鬼老太婆一定沒有个好来历。明明是刘集鎮，她偏假意說成一个‘廖山嘴’！……”

退呢？还是在这兒駐扎呢？突然地：——

拍！——

对面山上一声。胖子团长一吓：——“怎么？”

接着，四围都响将起来了：

拍！拍！拍！……

噼！噼！噼！……嗟吼！……

轟！轟！轟！……

“散开！……散开！……”官长們叫着。班长們传誦着。

每一个枪口上都有一团火花冒出来！流弹象彗星拖着尾巴。

四

旅长气得渾身发战。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下午，第一团陆續归队的还不到一連人，他的鬍子差不多要翘上天空了。

他命人将刘嬸媽摔在他的面前，他举起皮鞭子来乱叫乱跳着。

他完全失掉他的人性了：

"呀呀！你說，你說！你这龟婆！你干嗎哄騙咱們？你干嗎将刘集鎮說成一个廖山嘴？你說，你說，……我操你媽媽！……"

拍拍！……

皮鞭子沒头沒脑地打在刘嬸媽的身上，刘嬸媽已經沒有一点兒知觉了。

"你說不說？我操你媽媽！……"

拍！拍！……

"拿冷水来！我操你媽媽！……"

刘嬸媽的渾身一战，一股冷气直透到她的脑中，她突然地清醒了一点。她的眼前閃爍着无数条金蛇，她的耳朵边象雷鳴地震一样。

"你說不說？我操你媽媽！你干嗎哄騙咱們？你干嗎做匪徒們的奸細，你是不是和匪徒們联絡一起的？……"

刘嬸媽将血紅的眼睛张了一下，她不做声。她的知觉漸漸地恢复过来了。她想滚将上去，用她的最后的一口力量来咬他們几下。可是，她的身子疼痛得連半步都不能移开。她祇能断声地大罵着：

"你要我告訴你們嗎？你們这些吃人不吐骨子的强盗呀！我祇恨这回沒有全将你們一个个都弄杀！我，我恨不得咬下你們这些狗强盗的肉来！我的兒子不都是你們杀死的嗎？黃金洞的弟兄們不都是你們杀死的嗎？房子不都是你們燒掉的嗎？你們来一次杀一次人，你們到一处放一处火！我恨不得活剝你們的肉，我情願击断自家的腿子！我，我，……"

她拚命地滚了一个翻身，想抱住一个人咬他几口！……

“呀！”旅长突然地怪叫着，“我操你的媽媽！我操你的媽媽！你原来是匪軍的偵探！……我操你的媽媽！……”他順手擎着白郎林手枪对准刘嬸媽的胸前狠命地一下：——

拍！

刘嬸媽滚着，身子象凌了空，渾身的知覺在一刹那間全消灭了。

她微笑着。

老远地，一个传令兵拿着两张报告跑来：——

“报告旅长！第一团王团长昨晚的确已被匪軍俘去！現在第二第三两团都支持不下了，請旅长赶快下退却命令！”

“退！”旅长的腿子象浸在水里：“我操她的媽媽！这一次，这一次，……我操她的媽媽！……”

1933年9月29日，深夜在上海。

星

第 一 章

一

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悲哀地，怏怏地，在自己的卧房里靠着窗口站了一会，用一种怀着恨意的嫉妒的視綫，牢牢地凝注着那初升太阳幸福的紅光。在秋收后的荒原上，已經有早起勤奋的农人，在那里用干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馳着，在經过的草丛里，揮洒着泪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时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无心燒早飯；輕輕地伸手在床上搜寻了自己和丈夫的几件換下的衣裳，提着桶，穿过中堂，蹣跚地向湖滨走去。

朝露扫湿了她的鞋袜和裤边，太阳从她的背面升上来，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条与柔韌的阴影，长长的，使她显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阳晒得微黑的两頰上，还透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紅暈；弯弯的，細长的眉毛底下，閃动着一双含情的，扁桃形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农人們都指手划脚起来了。他們用各种各色的貪婪

的視綫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围，袭击那个年輕的妇人。他們有时还故意停止着工作，互相高声有心使她听得出来地，談論着她們夫妇間的事情：

“說吧，老黄瓜，为什么陈灯籠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誰知道呢？……‘家花沒有野花香’罗，也許……”

“不，有人說，她是在娘家养过什么汉子来的！所以，陈灯籠才不要她，折磨她。……”

“啊！原——来！……那就难怪陈癞子罗！”

梅春姐尽管佯裝沒有听見，可是那些无耻的汚浊的話，却总象箭簇似地向她射来，甚至于射到她的心里。她着力地稳定了一下自家的脚步，飞快地冲出那恶浊的旋涡，咬着牙，喘着息，一口气跑到那湖岸的石头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綠的，清彻的飘流着，起着細細的漣波。在湖岸的石头的两边，已經有好几个同村的妇人在那里洗衣了。梅春姐一面和她們招呼着，一面尽量地想把那顆跳动的心兒慢慢地平下来，把那些恶毒的，刺心的秽話扔开去。她扯起衣角，揩了一揩額角上的因为奔跑出来細細的汗珠，便弯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声和搥衣木的声音在湖中激蕩着。不甘沉默的旁的妇人們，就趁着这一个机会大家无所顧忌地扳談起来。她們談着家里日用的柴米油盐，她們談着漂亮、新鮮、时髦的布料，她們談論着公婆，談着孩子，談着自家的男人和别人家的曖昧的私事。……

梅春姐夹在她們中間裝得非常快活。有时候，她还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几声。她想教人家看不出来她那种被丈夫侵蝕的內心的痛苦。可是那談鋒却象有意要使她为难似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轉到她的丈夫身上来了。

“他已經几天沒有回来了呢？”发問的是一个麻面的中年妇

人，十五年来她已經生了十个兒女了。她带着笑脸时，麻子就一粒一粒地牵动着。

“三，三天……”梅春姐輕輕回道。

“你想不想他呢？夜……”

“当然要！”一个面孔塗得象燕山花的，有名的蕩妇柳大娘，截断了麻子的話。“她为什么不想呢？这样漂亮，年輕！……”

梅春姐覺得那淤积的心血，是怎样地热烘烘地涌上了她的面庞。她漸漸地把头低下来了。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瞟視着左右的妇人們。当她看見了妇人們——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視綫——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脸太紅了的时候，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按着，几乎按得連人带桶都滚到湖中了。

“为什么呢？你們……”一个老年一点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責駡着：“不要再説这些事情了吧，你們都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年紀輕輕，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憤憤地，带着一种眞正的同情心，叫道，“‘哪个罗裙不扫地，哪个扫帚不沾灰！’嗳，黃瓜媽，莫説梅春姐还这样漂亮！……”

“啐！閻王会勾你的簿的！不要脸的，下流的家伙！你总以为人家都象你这騷貨！……”

大家又都哄笑起来。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装快活了，她用了一种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强地洗完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来。然后又象逃难似的，拚命地穿过那些男人們的下賤的視綫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二

丈夫陈德隆，——因为生癞子，人家就叫了他陈灯籠。——对于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怜爱的。他好象沒有把年輕的妻当做人看待，他認为那不过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陪伴泄欲的器具而已。自从去年的一个风雪滿天的、忧愁的日子，用一頂紅轎、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从娘家娶回来以后，他就沒有对她装过一回笑脸。他罵她，他折磨她，并且还常常凶恶地，无情地，在夜深人靜的时候毆打她。他象很有計划似地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还不許她叫，不許給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伤痕来。

丈夫沒有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还能在听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輾轉呻吟的时候，摸到房門口来用拐杖拋擲陈德隆，罵他是个无福消受賢德妇人的恶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归天了，陈德隆就更加无所顧忌地欺压他的妻。他趁这时候学会了打牌，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和一切浮蕩的，守空房的妇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去，就三五天不回来。

梅春姐对于丈夫是不能說不賢德的，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人家說过丈夫半点錯过。她忍受着，她用她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得全村老迈人們的贊揚。当她听到了那雪白鬍子的四公公和烂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兒，背地里贊揚她——“好一个賢德的妇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粪上啊！”“癞子陈灯籠的福气好啊！……”——的时候，她就覺得那渾身的伤处，都象給一种无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撫摸过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驕傲——尤其是对于那些浮蕩的，不守家規的妇人驕傲。

但是，一到夜間，当她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窩中反复难安的时候，她的灵魂便空虛与落寞得象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終宵不能成梦。她对着这无涯的黑暗的长夜深深地悲叹起来……有时候，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理由的驅使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口，去仰望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閃爍着星光的夜天；去傾听那曠野的，浮蕩兒的調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訴的虫声。……

她忍耐着，一切都忍耐着——当她在夜間又想起白天里那些老人們可宝貴的，光荣的贊揚时。

三

亡命地从湖濱跑回来，放好桶，晒好衣裳，走进到臥房的时候，梅春姐已經身疲力軟了。她无心烧飯，无心飲牛，无心飼餵鷄和鴨……懶洋洋地躺在木床上，去推想她那命运中的各种不幸的根源。田野中的男人們的秽語和湖上的妇人們的嘲諷，就象一个多角的，有毛的东西似的，只在她的心中翻滾。她想起了母亲临終的前夜，和父亲死时所对她叮囑的那些話来：“在家从父，出嫁要从夫。如果丈夫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只能低声地，温語地，夜間在枕头上去劝慰他。……”她覺得她对丈夫是太少劝慰了；她应当好好預备一些溫軟的話，在夜間，在枕头上，去劝慰她的丈夫才行。这样，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叹，把心思勉力地鎮靜了一回，就又慢慢地开始她那日常的，好象永久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瑣細事物。

在夜間，丈夫陈德隆回来了。他喝得醉熏熏的。在一綫微弱得可怜的灯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癞子而脫落了发根的光

头上，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他的面孔通紅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睁大着一双带着血絲的，发光的，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声不响，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边，向梅春姐做成一个要冷茶的手势，就横身倒了下来。

夜——是很长的。当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时候，当梅春姐正要用温軟的言詞去劝慰他的时候，当村上的賭徒們正待邀人去賭錢的时候，丈夫陈德隆的酒醒来了。他突然地，象一根发条似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伸手到小柜中摸出他那仅有的几块放光的洋錢和銅板，一匹熊似地冲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

"德~~~~隆~~~~哥！你，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誰呀？"他停了一停脚步。"放心吧！沒有人敢在老子头上动土的！……"就扔下梅春姐的手来，跑开了。

夜——是很长的。

梅春姐张望着丈夫的阴影，在无涯的黑暗中消逝着；回头又看着那象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鋪，她的心兒不能抑制地战栗了好久。被子里还遺留着丈夫的酒气，可是——沒有了丈夫。小柜中还遺留着洋錢和銅板的空位置，可是——沒有了洋錢和銅板。她想哭，可是——她連哭都哭不出来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个能够使丈夫回心的办法。叹气，流眼泪，一点也不能打动丈夫的那顆懵懂的心。她漸漸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种絕望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叹着……之后，她就推开窗子伸出了头来，想看一

看她那从小就欢喜看的夜的天空，想借着星星和月明来解一解心中的愁悶。可是，忽然地，象有一个什么暗号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专門为勾引她而来的，浮蕩兒的粗俗的情歌，立时間便四面飘揚起来了。

最初是一个沙声的唱道：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沒人睬啦～～～
跪到情哥哥面前～～～磕响头！……

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把头縮了回来。她覺得这些人都是些卑污，下賤的，太可笑的家伙。也不想想他自家是什么东西！……但悲痛是无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輕輕地貼在窗口边，无聊地又想听下去——她是想赶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毁灭掉的悲哀：

哥說："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头骨跪得～～～浮浮肿，
額头叩得～～～沒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万不依！……"

接着，又有一个人装着女人的声音唱起来了。这声音，梅春姐一听就知道是那一个身上脏得发霉，还常常佩着一个草香荷包的，小眼睛的独身汉老黄瓜唱的。喉嚨尖起来就象那餓伤的猫头鹰一般地叫着：

姐說："我的哥呀！……

你要黄金白银～～姐屋里有，……
要花花綠綠的荷包子～～慢慢送得来；……
你鉄打的心兒呀～～想轉来！……”

沙声的又唱道：

哥說：“我的姐呀！……
不怕你黄金白銀～～堆齐我的頸，……
花花綠綠的荷包子～～佩滿我的身；……
父母的遺体呀～～値千金！……”

梅春姐越听越覺得下流了；她离开了小窗，准备鑽进那洞黑的床上。可是那歌声的尾子，却还是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得出来。尖声的在后面接着：

姐說：“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壩里扳罾～～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搭桥～～无人走啦！……
只要你情哥哥在我桥上过一路身，
你还在何嗨①～～修福积阴功！……”

沙声的沒有再唱了。一陣一陣的嘻笑涌进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头把耳朵捫得繃紧，她暗暗地又使力地唾了两回。她想：“你們能算什么东西呢？癞虾蟆……”

① 何嗨：即哪里的意思。

然而，痛苦，悲哀，空虚，孤独，……却又是眞的。梅春姐她只能够尽量地抑制她自己，她总还滿望着丈夫有回心轉意的一日。然而这一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呢？梅春姐她不能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虚，孤独，……也就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

第二章

一

第三年——是梅春姐和丈夫結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从南国，从那遙远的天际里，忽然飞来了一把长长的，銳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們的头发，統統剪下来了。

这眞是一件希奇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当这把长长的，銳利的剪刀，来到这村庄里，第一个落到黃瓜嫣的头上的时候，她就渾身发起抖来。她要求道："好心眼的姑娘們啊！……可怜我吧！我要沒有了头发，閻王不会收我的，我要到地獄中去受罪的！……"但，誰听她的呢，一下子就象剪乱麻似地把它剪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二个落到麻子嬸的头上的时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說过了的：我的晚景全靠这头发，我要沒有头发，我的一家人都要餓死啦！……"但，誰听她的呢，那巴巴头① 就象一只烏龟壳似的，随着剪刀落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三个快要落到那欢喜擦脸紅的柳大娘的头上

① 巴巴头：湖南話，即女人梳发髻的头。

的时候，她早就藏躲起来了，等到寻了她从黑角落里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泪，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点兒吧！……沒有了头发，我，我要丑死的啦！……"但，誰听她的呢，姑娘們的剪刀是无情的，差不多連根兒都剪下来了。当这无情的，长长的，銳利的剪刀，第四个落到梅春姐的头上来的时候，她就很泰然地，毫不犹疑地挺身迎了上来，她对着拿剪刀的姑娘們說：

"剪掉它吧，剪吧！反正我有这东西和沒有这东西是一样的。我是永远也看不見太阳的人！我要它有什么用呢？……"

一切妇女們的头发都剪下来了，一切妇女們都伤心地痛哭着：黄瓜媽哭着，——她怕閻王不肯收她！麻子嬸哭着，——她怕年老时要餓飯！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爱她！抛弃她！……

一切老头子們都夹七夹八地跟在中間搖头，叹气：

"不得了的！不得了的！……盘古开天以来女人就应該有头发的。沒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只有梅春姐，她似乎与别的人不同。她沒有把头发看到那般重要。因为，她的心已經快要給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經永远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轉意的那一天了。她想："变啊！你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变吧！反正我是一个沒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經埋到土中去了！……"

二

眞鬼气，眞是希奇的事情！……世界就是这么眞正地，糊里糊塗地变起来了。从那一天——那剪掉头发的一天起，村子里就开始变得不太平不安静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些人

（本村子里的也有），穿长衣的，穿短衣的，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在村子里穿来穿去。手里拿着各种各色的花样的东西，口里說着一些使人听不懂的新鮮的話。……

眞鬼气，眞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陈德隆也开始变起来了。他变得比从前更加粗暴，更加凶狠了。他从楼板上摸出了一把发锈的丈把长的梭鏢来，他把它磨得光光的。他說：他要去入一个什么会去，而那个会是可以使他发财的；将来可以不做事情有飯吃，有錢用，并且还可以打牌，賭錢。……

梅春姐始終不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情。当她看見丈夫把那把发锈的梭鏢磨得放光了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不知不覺地害怕起来：她怕他要用那梭鏢将她刺死！并且他的那两条带着紅光的視綫，还不时地，象一枝火箭似地直射着她，好象要将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里去，射死她，燒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的发起抖来了。

"不要到外边去的！知道嗎？"丈夫把那梭鏢靠在怀抱里，用手卷着袖子。"我要到会中去了！……不，也許还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关門，这两天外边的风气不很好！……"

梅春姐用了一种順从的，恐惧的，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

她当眞除了飲牛、飼鷄和上菜园以外，整整地三天沒有出头門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还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来呢？还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还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还是因了另一种环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驅使呢？……使她下了决心地要跑到外边走一回。她从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

来，用毛巾将剪发的头包了一下，順便到自己的草場中去叉两捆稻草来做引火柴。

荒原，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村子；不过是多了一些往来的，不認識的人，不过是多了一些飘揚的，花花綠綠的旗帜。……

在那原先的，住关帝爷爷的大庙里，还多了一座新开办的，讀洋書的学堂。

梅春姐緩步地穿过一条狹小的田塍。在她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新奇的，怀疑的視綫。她象一头出洞来找寻食物的耗子似的，东张西望地把这变后的村庄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蹒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場去。

稻草象两座小屋子似地堆在那里。在那比較小的一座的旁边，有一个穿长衣的和一个穿短衣的人在談話。梅春姐沒有注意他們。她只举起草叉来叉了两捆，准备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誰呀？"

她回头去：一个年輕的，面孔象用木头刻出来的人望着她，他是痲子嬸的大兒子木头壳。

"德隆哥昨晚回家嗎？"

"沒有回来！"梅春姐輕声地应着，一面看了一看那别的一个，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輕人。

"唔！前晚还在会里和人家吵了架的，这家伙！……"木头壳沉吟了一声："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成一起，弯腰扎了一扎。……那一个穿长衣的年輕客便向木头壳問了起来：

"哪一个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一个和你們吵架的，那一个癩子啦"！木头壳向梅春姐微微地釘了一釘："罗，这一位便是他的癩嫂子，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脸羞得通紅的。她的心里深深地恼恨着木头壳；她抬起头来，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覚地，那个穿长衣的年輕角色，正在打量她的周身。她和他之間的視綫，无心地，驟然地接触了一下！

那一个的白白的，微紅的，丰潤的面庞上，閃动着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惊，使劲地拖着稻草和稻叉，向家中飞跑！

三

陈德隆因为和会中的主脑人吵了架，一連三天都躺在情妇的家里不出来。第四天的中飯时，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听説会中又到了一个新从县里下来的人，又有一桩事情瞞他了，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烧得熾騰起来。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会中奔馳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那紅鼻子会长的敌意的笑容，和那副会长的駭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們抬杠。他覚得他們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瞞他，而不将他当成自家亲人一般地看待。尤其是副会长的那特别为他們而装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內心！

在經过自己的家門时，他停了一下，吩咐了老婆晚飯时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去和会中人吵一陣就回来的。不是要寻他們的差处，而是发泄自家的心中的憤火！

有十来个人挤在会場中。当长工出身的紅鼻子的老会长，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們揮揚着，說着一些听不分明的，时髦的口語。副会长和另一个陌生的，蓄短鬍鬚的人，在写着一张什么东西的字单。

陈德隆冲到他們的面前了。他故意摆搖他的身子，象一头淘气的、发了疯的蛮牛似地擂到人丛中去！环睁的螃蟹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开始大声、无礼的喧閙起来：

"会长！什么事情啦，丢开我？"

老会长微微地皺下眉头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揮揚着。他好象并不曾听見陈德隆的声音似的，又接連地說下去了：

"……总之，总会花錢，費力，……都是为的我們种田人自己；我們去当两个月兵，就应該尽些心思，尽些力！……"

陈德隆气起来。他蹣跚地冲过去，夺着老会长的竹鞭，他几乎要打着他的鼻梁了。

"是装聋嗎？聋子嗎？……你不曾听見我的声音？……"

老会长的鼻子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他战声地，咬着牙关地啐他一口——

"你这瘟神！你，你……又来瞎纏么？……"

"怎么是瞎纏呢？我来寻着你們，就因为你們的心不公平，你們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了！……"

"瞒你？"老会长渾身战着，他使力地抽出来他的小竹鞭子，挡着陈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么东西嗎？今天这里招兵，你能当兵嗎？你能离开野婆娘嗎？……"

"能！"陈德隆頑强地叫着，"只要你們都不瞒我，我是什么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么都能做的！"副会长冷声地笑着。他的那一双大的唬人的眼睛，就象魔渊似地吸住了陈德隆的全身。

陈德隆跳起来了！他奔到副会长的跟前，拳头高高地抬着，他就象一下子要击坏他的对方的头颅似的。他的声音带着沙了：

"我要挖出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来的，你瞧不起老子！不打人，不喝酒，不摸牌！都能行嗎？行嗎？——"

人們使力地解开他們。那另一个陌生的，蓄短髭鬚的人匆匆地跑来拉着陈德隆的手，向他温和地說：

"朋友，你不要生气啦！行的！……你要願意，明天就同我們到总会中当兵去！祇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那都行的啦！……"

陈德隆的怒火愈加上升起来！他瞅瞅这陌生的人一眼。他并沒有問明白去当什么兵，就茫然地答应着。頑强，好胜，拥着他那一顆虛荣的，粗暴的內心！他很有一股蛮牛的性子，他很可以給你犁地，耕田，而你不能将他鞭撻，尤其是不能违拗他的个性而欺侮他！……

当他的名字被写上那张白白的紙单的时候，他还狠狠地驕矜了一下。他釘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們，他的眼睛更加圓睜着，那就象已經报复了一桩不可解脫的深仇似的。他的心里想："你們，媽媽的！嘿嘿！瞧瞧老子吧！……你們能算什么东西呢？……"

四

太阳走了，黑夜象巨魔似的，张口吞蝕着那莽蒼蒼的黄昏。在小窗的外边，有无数种失意的秋虫的悲哀的鳴咽。

梅春姐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凉了的菜和飯。一盏小洋油灯在她的面前輕盈地搖晃着。她并不一定是等丈夫回来，也不覺得自家的飢餓。在她的脑际里，却盘桓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搖搖不定的想头。这想头，就象目前的那盏小洋油灯般地搖搖不定。不是哀愁，也不是欢喜。……

她懶洋洋地站起来，估量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便把小桌上不曾吃过的菜和飯收拾着，用一块破布头揩了一揩。

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是夜，一个漫漫的，深长的夜！一个孤零零的，好象永远也得不到光明的，少妇的凄凉的夜！……

窗外的虫声更加鳴咽得悲哀了，它們是有意喚起人們去給它們一把同情的眼泪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着小窗，荒原迎給她一陣冰凉般的寒气！那搖搖不定的，錯乱的想头，使她无聊地向四围打望了一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祇不过是那班浮蕩兒沒有閑功夫再来唱情歌了，祇不过是在大庙那边多了些花色的灯光的閃爍！

她微微地把头仰向上方：一块碧蓝色的夜天把清靜的、渺茫的世界包罗了。一个弯腰形的，破銅錢般的月亮在云围中爬动着；在它的四面，环繞着一些不可数出的，翡翠也似的星光。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顆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紅的，丰潤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

梅春姐深深地吃了一惊——象白天在草場般地吃了一惊！她覺得一陣迅速的，頻頻的，可以听得出来的心脏底跳动！她把头兒慢慢地低下来！……在后方，突然地，一个沉重的，有力的破門声音，又将她惊震了！……

丈夫陈德隆的一双螃蟹形的眼睛現了出来。他的面孔微微地带点怒容，刚强而抑郁！他似乎并不曾喝酒，态度也比較平常

緩和了些。

"你还不曾睡啦！"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头，鎖着眉毛地說，"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痴呆了好一会功夫。好象有一件什么秘密的私情給丈夫窺破了似的，她的全身輕輕地战着！……一直等她发現了丈夫幷沒有注意她，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时，才又迟迟地回复道：

"我——是等你啦！……上街？做什么东西呢？……"

"不做什么东西！……去当兵，賭气！……要两个多月才回来！……"

丈夫是眞正地沒有注意她。他伸手从床上攤开来一张薄薄的被子，他連連地說：他是今天又和会里的人吵了的，所以才賭气地同总会中人当兵去。吃苦，他也得去拚拚来的！……他叫梅春姐早些陪他睡了，明天好同他收拾一些随便的行囊，就同他們当兵去。

梅春姐是等他睡过之后，又站了好久好久，才吹灯上床的。她好象幷不曾听見丈夫的話，她是深深地憎恨了这无情的，冷酷的，粗野的丈夫。当夜深时，她本分地給他蹂躪了她的身子之后，她的心里会忽然生出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希奇的反响来："为什么呢？我要这样永远受着他的折磨呢？我，我，……"这种反响愈来愈严厉，愈来愈把她的心弄得不安起来！……

她頻頻地向黑暗中凝眸着；那一双星一般，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便又輕輕地，悄悄地，在她的面前浮动起来了。她想："眞是希奇！虽然祗一回平常的見面，但那个人实在象在哪里見过来的！……"不过，随时她又："唉！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呢？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呢？唉！唉！……实在地，那双鬼眼睛眞

在哪里見过来的！”

她向黑暗里小心地，戰动地望望那睡得同猪一般的丈夫。忽然，她又被另一种可怕的想头牵連着。丈夫的那把磨得放亮了的梭鏢，好象一道冷冰冰的电光似的，祇在她的面前不住地搖幌，一双坏脟的螃蟹形的眼睛，火一般地向她燃燒着！……

在耳边，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們的頻頻的贊叹声又起来了：“好一个賢德的妇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粪上啊！……”

梅春姐是怎样地覚得她的心在慢慢地裂开！裂成了两边，四块！裂成了許多許多的碎片！……

她悲哀地，沉痛地又合上她的眼睛。她深沉地想了：她还是要保持那过往的光荣的。她不能讓这些无聊的，漆一般的想头把她的洁白的身名塗坏。在无論怎样的情形之下，不管那双眼睛是如何撩人，她还是决心不再和他碰头的为妙。

五

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

譬如說：一头耗子想要躲避一只猫，它是一定要想尽它的方法的。或者是終天守在洞里，或者打听到猫不在家时才出去，或者是老远地听到猫来了就逃！……在耗子本身看来，这也許是一种比較安全的方法吧。但，不对；我們却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耗子被抓到猫的口中。不仅是不能躲避，就是連怎样才会被抓到猫口中的，它都不知道。

梅春姐就正是一头这样的耗子，糊里糊塗地被抓到猫的口中。

她想是想得很好的。当丈夫叮嚀了她一番匆匆离家之后，

她就終天关在家里不出門。牛在家中飲，鷄在家中喂，……連菜园，連上村下村的邻舍都不輕跨一步，这总該不会遇見那双撩人的眼睛吧！——她自己想——但，不对！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水缸中沒有水了，她得上湖濱去挑水来；引火柴燒完了，她得上草場拖草去；夜晚鷄沒有回籠，她得去寻鷄；牛粪堆滿了牛栏，她得将它傾到外面的肥料沟中去！……

这一些瑣細的事物，总象蒼蝇釘食物似地釘着梅春姐，要摆也摆脫不开。做完一件又来一件，而且，每一件事都是要跑到外面去才做得成功的。一跑出去，她就常常要遇見那个鬼人，那一双祇有鬼才有的撩人的眼睛！……

梅春姐会因此而感到沉重的不安。越不安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多就越要跑出去，越要跑出去就越要遇見那一个鬼人和那一双鬼眼。

誰知道呢？那一个鬼人是不是也在故意地到处阻拦她呢？

有几次，她是祇跑到一半路就打了轉身的；有几次她是繞着另一条小道而回的。……她一見到他，一見那双鬼眼，她的心就要頻頻地，不安地击动着。

她开始覺得她的世界慢慢地狹小起来了。她簡直不能出門。好象她的周围已經沒有了其他的人物，好象全村子，全世界都早經沉沒了似的。她的眼睛里祇能看到一个人，祇能看到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的眼睛！

她的四围站滿了那一个人，她的四围閃动着那一双眼睛！……

又有一次，——也許是她迴避和他碰头的最后一次吧，——梅春姐去挑水时，突然地，給他在湖濱拦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灰布的夹长衫，他的手里拿着一条細长的鞭子。他滿面笑容地望

着梅春姐装了一个拦鷄鵝般的手势，将梅春姐拦在湖边。

微风舞着他的长长的黑发，他的一排雪白的牙齿同眼睛一样撩人地咬着那紅潤的下唇。他說：

"德隆嫂！为什么啦，你一見到我就逃？你……？"

梅春姐輕輕地把小水桶卸下了肩头，背轉身来，低低地望着那水中的自己的阴影。她的面孔突然地紅到耳根。她的心跳得快要冲出喉嚨了。她不知所措地，忸怩地，顫声地回道：

"我——不認得……先生呀！……"

"不認得？我姓黄啦！……我是会中的副会长，我就在那大庙里教書的啦。你不是在草場中見过我的嗎？……"

一陣风从梅春姐的側面吹过来，把她那輕得使人听不出的回声拂走了。

"也許你忘記了！……不过，你为什么事情要怕我呢？"

"我沒有怕先生。"

"沒有怕？好的！那么，我就改一天到你家中来玩吧！我和德隆哥很好，他回来了，我一定要来看他的。……"

梅春姐一直等他舞着那条細长的鞭子，跑了好远好远了，才深深叹了一声，挑水回家去。

这之后，黄先生就常常要跑到梅春姐的家中来，梅春姐也就不能再象耗子怕猫般地那样怕他了。虽然是丈夫不在家，虽然她还时常提防着村邻們的物議，而他呢？有时候是一个人来，有时就带着麻子嫦家的木头壳，和一些会中的小家伙。……

他还时时向梅春姐說着一些关于女人們的开通不过的話語，他还时时向梅春姐講着一些关于女人們的新奇不过的故事。

梅春姐的脑子漸漸地糊里糊塗起来，梅春姐的决心漸漸地

烟消云散了起来！……

于是，一头美丽、温柔的耗子，就这样輕輕、悄悄地，被抓到了猫兒的口中。

六

这事情，就发生在一个黑暗的，蒼茫的午夜。

梅春姐正为着一些村邻們的无謂的謠言而忧煩着，她已經整整地三宵不曾安靜了。她的心里，就象一团迷霧般地朦朧起来。她想不清人們为什么要将她的声名說得那样难堪而污穢，她是实在不曾和人們有过什么卑微、下賤的行为的。她很能够矜持她自己。她可以排除邪恶的人們的誘惑，她可以抑制自家的奔放的感情。而人們毕竟不能原諒她，毕竟要造謠污穢她，并且在夜深人靜时，还常来壁前壁后偷盜般地梭巡她。这眞是太使梅春姐感到抑郁而伤心的了。

十月的荒原，就象有严冬那样的冰寒了。很少有几声垂毙的虫們的哀叫，透过了小窗来，鑽进到梅春姐的繁乱的心情里。她懶洋洋地靠着窗門，看那壁隙的微风将油灯輕輕吹灭。疲劳，困倦，……慢慢地，将她推到了那洞黑的床前。

一个嗯嗯嗦嗦的，低微的，剝啄的声音，把她惊悸了！

小窗門微微地启开着。一个黑色的，庞大的东西，慢慢地由窗口向里边爬！爬！……

梅春姐的全身都駭得冰凉了。她的牙門磕着！她几乎啞声地呼喊了起来！

黑色的东西摸到她的跟前了——是一个人。一个穿长袍子的，非常熟識的身材的人。梅春姐的心中慌忙着，击着，跳着……象耗子被抓到了猫兒口中般地顫栗起来！

"吓嗎？……"那个人伸手摸着了她的肩头，——一股龐龐的火一般的热力，透过她的冰凉的身子。她嘶声地，抖战地推开他：

"黄，黄……你……你……唉！你……"

"我是……梅春姐，你，平静些吧！……我平常……"

"輕声些！……你……唉！……你不要害我的！……"

"不要緊的！……現时已經不比从前了！……你安静些吧！……"

梅春姐挣扎地摆下他的手来，她为那过度的惊惶而痴呆着。她的被眼泪淋湿着的身子紧紧地縮成了一团，她的心里更加慌忙地冲击着！

黄，象一只狼般地再度地奔向她来，梅春姐已經无法能推开他了。为了那些壁前壁后的梭巡人的耳目，她幽幽地，悲抑地，向他哀求道：

"你去，……去！……那边……菜园，林子里，我来。……"

"眞的嗎？"

"眞的！……"

黄，就象一只矫捷的壁虎般的，向窗門翻走了。

外边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头，梅春姐的心就象快要被人家分裂般地徬徨，創痛着！她推开了里房門，向着左方，那菜园的看不淸的林子里躊躇着："天啦！这样的怕人啦，我去不去呢？我，我将？……"

她站在那里惊疑了好久好久，她还不能决断她的适当的行踪。黄遺留下来的热力，就象火一般地传到她的繁乱的心里，漸漸地翻騰了起来！

她犹疑，焦虑着！她的脚，会茫然地，慢慢地，象着魔般地不由她的主持了！它踏着那茅丛丛的园中的小路，它把她发疯般

地高高低低地載向那林子边前！……

“假如我要遇見了邻人？……”她突然地惊惧着！她停住了，就好象已經在她的面前发現了一个万丈深长的山澗似的。她把头向周围的黑暗中张望一下，捫了一捫心，然后又昏昏沉沉地，奔到林子里去了。

一个黑黑的，突如其来的东西拖着她的手，她的全身痙攣着！

“这里！——”

“我，黄，……”

“不做声！——”

他輕輕将她摟抱起来，他紧紧地貼着她的脸！当他吻到了她的那乾热的嘴唇的时候，便一切都消失在那无涯的黑暗和冷静的寒风中了！……

第 三 章

一

传言象一团污浊的浓霧般的，将全村迷漫着。

五七个妇人：黄瓜媽、麻子嬸、柳大娘，还有两个年輕的閨女、小媳妇，又在湖滨的洗衣基石上碰头了。

她們曲曲折折地談着这桩新奇的，曖昧的事情。

在她們的后面，有三个老头子：白发的四公公，烂眼睛的李六伯伯，和精神健壮的关鬍子。他們在那坟堆上抽烟，談世事，他們向着太阳捫老虱婆。

柳大娘的双頰塗得火一般地通紅了，她也想叫会中的副会

长和有資格的人們看上她。她妖媚地朝那三个老东西唾了一口，又开始談起她那还不曾談完的故事：

“老黃瓜，他說，……”

“說什么呀？下流的，不要脸的家伙！……”黃瓜媽气起来。

“他說，……哼！他还比我們下流百倍呢！”柳大娘冷声地笑道。“他还夜夜去梅春姐家的壁前壁后偷看他們的！……他說：‘有一天，我伏在菜园的后边！……’听呀，麻子嬸！……‘我很小心地望着她家的窗子，一个黑色的东西向里边爬！爬！……随后，又爬出来了。随后又有一个跟在那个的后边，摸到菜园中的林子里来了。我专神地一看：哼！你說是誰啦？……就是——梅春姐和那有一双漂亮眼睛的黃！……’他說：‘唔！是的，副会长！’……”

黃瓜媽的脸色气得发白了，麻子嬸笑着。

“我要打死那下流的东西的！……”黃瓜媽的眼泪都气出来了。

在远方，在那大庙的会場那边，有一群人向这湖濱走来了。似乎有人在吵罵着，又似乎已經打了起来。

柳大娘用手遮着额头望着，她吃惊地竖起她的眉毛：

“麻子嬸！你家的木头壳和老黃瓜打架啦！”

“打架？不会的！……”麻子嬸应着，望着，“我家木头壳他很好！……”

打架的人漸漸地走了近来。

“該死的！……”麻子嬸跳起来了。她是怎样地看見她的木头壳被老黃瓜踏在脚下挨拳头，又是怎样地看見人們将他們排解着！……

麻子嬸連衣都不顧地跑上前去。欢喜看热鬧的，洗衣的妇人們和坟堆上的老头子們也都围上来了。

"我要打死你这狗头壳的，你媽的！你給副会长拉皮条！ 我，我……"老黃瓜的小眼睛睞着，他連草香荷包都被震落下来了。"我明天就要上街去告訴陈灯籠的！ ……"

"我操你的媽媽！ 我給你的媽媽拉皮条呢！你看見了？……我操你的媽媽！ ……"木头壳将一顆血淋的牙齿吐在手里，他哭着，面孔就更加象木头刻出来的。"你自己吊不到膀子，你对你的祖宗发醋劲！ 我操你的媽媽！……"

痳子嬸冲过去，她拖着老黃瓜的手，不顧性命地咬将起来！黃瓜媽渾身战着，她夹在人們中間喊天，求菩薩！ ……

人們烏七八糟地围成一团了。

李六伯伯和四公公們从旁边长长地叹道：

"我們老早就說过了的！ 不得了的！ 女人們沒有了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变的？还早呢！……"关鬍子摸着那几根灰白髭鬚，象蛮懂的神气，說，"利害的变动还在后头啊！……

"后头？ ……"四公公的心痛起来了，"走吧！ 沒有什么东西好看的了！ 走！ ……"

三个人雁一般地伸着頸子，离开着那些混乱的人群，向村中蹣跚地走着！

二

为着那痛苦的悔恨而哭泣，梅春姐整整地好些天不曾出头門。黃已經有三夜不来了，来时他也不曾和她說过多些話。就好象她已經陷入到一个深沉的，汚穢的泥坑里了似的，她的身子，洗都洗不乾凈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怎样地在議論她；她也知道自家的痛苦，陷入了如何的不能解脫的境地；她更知道丈夫的那

双圓睜的眼睛和磨得发亮了的梭鏢，是絕对不会饒她的！……

好象身子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象有人在她的身子上作过什么特殊的标記。她簡直連挑水都不敢上湖濱。

她躲着。或者是：她連躲都躲不起来了。

“我就是这样地将自家毁掉嗎？……但，不能呀！”她想着，“我总得要他和我想一个办法的！……”

这一夜，有一些些月亮。梅春姐还不曾吹灯上床，木头壳便跑来敲她的房門了。

他的脸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他說：“梅春姐！你們的事情很不好！我今天和老黃瓜打了起来！他要上街告訴陈德隆去。副会长叫我来，他在湖中的荒洲上等你！……”

“他怎么不来呢？”

“他不来！”

“天哪！……”梅春姐的牙齿磕了起来。她的身子一陣烧，一陣冷！提起了陈德隆，她的眼睛就发黑，她就看見那磨得放亮的梭鏢和那通紅的眼睛！……

熄了灯光。她一步高一步低地跟他走着。突然地，她站住了：

“假如老黃瓜他到这里来抓我們呢？……”

“不会的，老黃瓜給他的媽媽关起来了。”木头壳安她的心說。

湖水起着細細的波涛，溶溶在模糊的月光里。并且水岸好象已經退下了許多，将一条小船横浅在泥濘的傾坡上。

木头壳将梅春姐拉上船艘，自己用膝骨将船头推下了，便跳将上来，撑篙子，横切过那細細的波涛，向荒洲駛去。

梅春姐正正地凝注着那荒洲。小船也慢慢地离近了。当她看見了站在那割断了的蘆葦根中的黃底阴影的时候，她便陡然

地用了一种憎恨的，象欲报复着他給予她的侮辱一般的目光，向他牢牢地釘过一下！她的眼泪就开始将她的視綫朦朧起来。羞耻，悔恨和欢欣，将她的全身燃燒着。

黃走近岸边来拉起她了。木头壳就停着在小船中等他們。他們走着，走着，……不作声。脚踏着蘆葦的根子，吱吱地响。

突然地，在一个比較平鋪一点的蘆葦根中，他們站住了。他說：

"冷嗎？……梅春姐！怎么办啦？你的打算……"

"打算？……"梅春姐的声音就象要变成了眼泪般的，她紧紧地拉着他的手。"我簡直不能出門！他們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誉，象用牛屎、糠头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塗了。他們还要去告訴我的丈夫！……"

黃拉着她坐下来了，他昂头望着那片冷冰冰的夜天。在地上，发散着一种腐蘆葦，和湿潤的泥濘底气味。

"并且，你……"她說，"你也不肯替我想一个办法的，你三天都不来了！……"

黃长长地叹着，手里摸着一根蘆葦根子，声音气起来：

"这地方太不开通了！他媽的！太黑暗了，簡直什么都做不开。"

"怎么办呢？做不开？……"她沮丧地，悲哀地几乎哭起来了。

"会长太弱，什么都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村中人又不开通！……梅春姐，我想走！……"

"走？你到哪里去呢？……"梅春姐战着，硬着她的喉嚨："我要被他的梭鏢刺死啦！我，……"

"不，我想和你一同走！"

"一同走？到哪里去呢？我的天哪！……"

"到鎮上的区中去！我和总会里人說了的。"

"鎮上？"

"是的！我想，明天就走。那里也有你們的会，你也可以去入会的。"

梅春姐不做声，她用手捫着脸，她的头低低地垂着。

"怎么，又哭嗎？"他把手中的蘆葦根子拋了。

半晌，她深深地叹着，将头仰向那上方的夜天：

"总之，唉！我是被你害了！……我初見你时，你那双鬼眼睛……你看：就象那星一般地照到我的心里。現在，唉！……我假如不同你走……总之，随你吧！横直我的命交了你的！……"

黃紧紧地抱过她的头来，他輕輕地撫摸着。他說：

"那么，你明天就早一些来罗！下午我在庙中等你，你祇要带两身換洗的衣服。"

梅春姐还不及回他的話，在后方，木头壳叫了：

"你們还不走啦？冷哩！……"

"好，你就明天早些来吧！"他重复地說。

月亮已經掤入到一片墨云中了。在天空，祇有几顆巨大的寒星，水晶般地頻頻地閃爍。

三

老黃瓜一夜不曾合眼睛，他恨恨地咬着牙齿。手上被癞子蟠咬掉一块皮的地方还包扎着。房門鎖了，后門鎖了，連窗門都加了一个反門。母亲还是足足地罵了他一更天才睡着。

他睜着小眼睛望着黑暗，他的脑筋里想起了一切挖苦人，侮辱人，激怒人的話；他是想用这些話到街上去激动那癞子陈灯籠

的。并且他还想好了如何避免陈灯籠疑心他吃醋，如何才能够使陈灯籠看出他的那眞正的同情心和帮忙心来。

天还祇有一絲絲亮，他就爬起来了。偷兒般地将房門扳了一下，扳不开！小窗門牢牢地反門着。他用了全身的吃奶子的力，将窗栏杆敲折一块，反手将窗門撬开，爬出去。

初冬的早晨的寒气，象一根坚硬而波动的鉄絲般的，鑽着他的身子，他的全身起着一层鷄皮疙瘩。他用髒污的袖子揩了一揩乾枯的眼眵，拔着腿子向街上飞奔！

十多里路，他連停都不停地一口气跑到了。

不是醋劲，是眞正的同情心和帮忙心！

陈德隆的样子很难看，是吃不住营中的苦呢？还是挂記着家中的妻子呢？当老黄瓜費了很大的功夫問到他的营前的时候，他就那么悶悶地非常不安。他肩着一根梭鏢，和另一个背洋枪的人站在营門口。

老黄瓜老远地打着唿哨，招呼着陈灯籠，他不敢冒然地冲到营門去。

"你嗎，老黄瓜？"陈德隆吃惊地睜着他的螃蟹眼，和那背洋枪的說了一些什么話，就飞一般跑来了。他头上的一頂蓝帽子几乎压到了眉毛。"上街来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专門来看看你的！"老黄瓜态度悠閑地說。

"看看我？"

"是的！"

"唉！老黄瓜！……"陈德隆阴郁起来。"媽的！眞吃苦，沒有酒，沒有烟！还天天操練！……我总想銷了差回家来！……"

"回家来？……"老黄瓜微微地笑着，"我看你还是在这里的好些呢！有吃，有穿！……"

"吃，媽的，糙米飯！穿？罗，就是这样的粗布！"

"好！"老黄瓜更进一步地笑着，微微地露出点兒意思来。"衣裳很好，不过帽子的顏色还深了点兒！"

"怎么？"

"沒有怎么！"他阴险地，照着他的預定的計划又进一层地挖苦着，"頂好还再綠一点兒！"

陈德隆的眼睛突然地瞪得通紅了，就好象两枝火箭般地直射着老黄瓜。他的声音急着，战着：

"我的老婆偷人嗎？……"

"沒有！……"老黄瓜不紧不松地，他想把那牛一般的陈灯籠再深深地激怒一下，"她只和会中副会长黄有一点兒小小的往来，那不能算她的过錯……"

"眞的么？"

"假的！——"

忽然間，老黄瓜覚得他的一切計划都已經逐步通行了，便立时庄重了他的脸膛，滿是同情心地說：

"我看你还是快些回家吧！哼！……那狗入的木头壳給他們拉皮条。那鬼眼睛的副会长，还兴高采烈地在村中穿来穿去！……是我实在替你不平了，才和他們打起来的！罗，你看：这只手！……我今天一早上就爬了起来！……"

陈德隆的脸青一陣，白一陣，他呆呆地望着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火一般的太阳光。随即他又低下来了。他把梭鏢使力地插在坚硬的地上，約半尺来深。他将它搖着，搖着！……一会兒又抽出来，一会兒又重新插起了，就好象要試試那梭鏢能插人插得多深的一般。他的牙齿象在嚼着一把什么大砂子，喳喳地响着！一会兒他又向地上疯狂地吐起唾沫来，一

会兒他又笑着！……

老黃瓜覚得陈德隆已經是怎样地怒得不可开交了，并且庆幸自家的心思已經完全达到。

連那个老远地背着洋枪的人，都不知道陈德隆在玩些什么鬼！

突然地，陈德隆象一匹熊般地向老黃瓜冲去！猛不提防地在他的頰上批一下！——

"去罢！老子明白，媽的，你也不是好家伙！……"

老黃瓜滿怀的冤枉。他是很知道陈灯籠有一把蛮力的，他不敢再吃眼前亏地飞奔着。一面恨恨地朝陈灯籠抛来两句遮羞的，报复般的話：

"不信嗎？我操你的媽媽！狗咬呂洞宾，不識好人心！你这鬼癩子总有一天会晓得你祖宗的好意的！"

午飯的号声吹了，陈德隆打定了主意，提着梭鏢，匆匆地走着。在营門口，已經又有了新来替代他們的崗位的人。

四

梅春姐滿怀着恐怖与悲伤。是舍不得离开家中呢？还是惧怕着什么灾祸的来临呢？当木头壳跑来通知她三点鐘就要起行的时候，她簡直慌的手忙脚乱了。

"天啦！我怎么的好呢？怎么好呢？天啦！……"

她伸手到破箱子里去摸，霉陈腐旧的衣裳統統摸出来了。她在床前头翻了一陣，床后头又翻了一陣，她实在不知她应該翻些什么东西。

"天啦！我怎么好呢？……"

满床的旧衣服，满地的旧衣服。木头壳又跑来催她了：三点鐘过了好些分鐘。

她胡乱地包成一个小包袱。她跑到牛栏去瞧了一瞧那条餓瘦的牛，又跑到鷄籠去将鷄招呼一下，厨房、菜园、家用品和农具——满腔的酸泪与惜别的悲哀！

衣包重，脚步重，头低低地垂着！……在門口，突然而来地——丈夫的一双圓睜的螃蟹形的眼睛放着紅光！一个冒着热气的癞痢头！一副膨胀的面庞和冷冰冰的凶獰的微笑！……

梅春姐的全身发着抖。一股难堪的，因他的奔跑而生的汗臭和灰泥臭，直扑到她的鼻孔中来。衣包被震落在地下！

丈夫装得非常和藹的靠近她的身边，他弯腰拾起她的包袱。

“回娘家嗎？我特别跑回送你的行的！……来啦！先烧点兒东西我吃了，我們再去吧！……”

就象一头老鷹抓一只小鷄般的，梅春姐在他粗黑的手中战栗着——輕輕地被抓到了房中。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失神地玩弄着一件由地上撿上来的霉污的衣服，吩咐着梅春姐給他烧点吃的东西。

外边非常阴暗。是黄昏的到来呢？是要下雨呢？还是梅春姐眼睛放花呢？……她偷偷地看着陈德隆喝着她烧給他的米湯飯，就好象在云里雾里的一般。她看着全屋子，全厨房，都团团地旋轉着！她不能支持地战栗了好几陣！

木头壳第三次来催她时，只看到陈德隆的半边脑袋就飞逃了。

他站起身来，揩了一揩嘴边的残液，走近到她的畏缩的，象一头小羊遇見狼般的战栗的身子。

“現在，”他說，“‘賢德的妇人’！告訴我吧！你的娘家的人

都死尽了，你为什么又突然想起要回娘家的呢？……”

梅春姐用手防护着头，紧紧地縮着她的身子。她不作声，不作声！……突然地——她是怎样地看見陈德隆举起一只熊掌般的大手，猛然地向她击去！她的头，象一只沉重的鉄錘般地碰在門上。她的眼睛发着黑，身子象螺絲釘似地旋了一个圈圈，倒在地上！

整个的世界山一般地压着她！耳边的雷声轟轟地响着！

陈德隆又繼續在她的胸前加擂了几下！

她躺着，躺着！……五分鐘，十分鐘。不，也許还久长一点。她終于苏醒了来。她的身子象置放在烈火中燃燒般地痛疼着！她的脑袋，象炸裂般地昏沉起来！一块濕濕的膏糊般的流汁，漸漸地凝固着她那青肿了的头顱。

仿彿，她还能听得淸楚：堂屋中滿是嘈杂的人声。丈夫是怎样地在和会中人家吵罵着，又怎样地和人家打了起来，她不能看。她的身子，不知道被什么人抬起来，放置在一块冰凉的木板上。随后又輕輕地搖摆着，走着！……一直到荒原中好远好远了，丈夫的那疯狂得发哑的，不断和人家的爭鬧，还可以淸淸晰晰地传到那伤坏的梅春姐的耳中。

“……我要到区中去告你們的！……我要到总会中去告你們的！你們将她抬走！……我操你們的八百代！……”

五

区中的正会长，是一个十分壮健而和藹的人。他有两只炯炯光光的眼，和一双高高的顴骨。他說起話来，声音响亮。一副非常亲切的笑容，挂在他的那寬厚的嘴唇上。

“你到底怎样呢？”他說。一面用手拍拍那憤慨得象疯牛一般了的陈德隆。“現在，关于你老婆的事情，我們是不能管的，你要找回她，我就带你到她們的会中去！……”

“去，媽的！”陈德隆叫道，“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

“你不会贏的！”正会长又眞心地劝道，“你的理少！……”

“她們的理在哪里呢？我不怕她們！”

“好，走吧！”

鎮上，陈德隆是常常到的。但今天，他似乎覚得生疏起来了。他看看那些街旁的房屋，他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都似乎与平常不同了，都似乎已經搖幌起来了，都似乎在对他作一种难堪的，不可容忍的深深的嘲諷。

“嘿嘿！你这烏龟！”

“嘿嘿！你連老婆管不了的，假装刚强的，愚笨的家伙！”

陈德隆的心火一陣陣地冒上来，头上直流着細細的汗珠子。他覚得他走的不是冬季的，冷冰冰的街道，而是六月的，布滿了火一般的太阳光的荒原！他热，热！……

他是什么事情都不曾落过人家的下风的。在村中，他是唯一有名的刚强的男子。而目前，他半世的威风，眼瞪瞪地就要丧在这一回事情的里面了。他紧紧地捏着他那毛蟹爪般的拳头，他的心中頻頻地冲击着。

“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我不怕她們的！我寻着她，刺死她！寻着他，挖出他的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看她們将我怎么办？……”

正会长在一个庙門前头停住着。他又露了一露他那非常亲切的笑容。

“現在，你站在这里！”他說，“我看她們里面有沒有主持的人

来？”

陈德隆牢牢地釘着庙門，釘着那挂着的长长的木板。那木板上面的字，他都能認識，他将它念了无数遍。

一个老媽媽跑出来，将他带到一个从前供菩薩的殿堂里。

正会长和一个青年的，卷发的，漂亮的女人坐在那里。另一群也是短发的，剪成各种各式的头样的妇人，在她們的两边围观着。

“你叫陈德隆嗎？”那漂亮的女人問。她的头发卷得象一从小勾藤似的。

“是！”陈德隆应着。他的心火不能按耐地燃烧了好几次。他瞪着那通紅的眼珠子，死死地釘着她們。

“告訴我，陈德隆！”那漂亮女人板起了她的粉紅的面孔，又問：“現在，你跑来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我要我的老婆的。”

“你要你的老婆？……你懂得我們这里規章嗎？”

“不懂得！……她偷了人，丢了我的脸，我是要将她領回教訓的。”

“好！幸亏你还不懂得。你要懂得了时，你还会将她活埋掉呢！你把她打的头浮眼肿了，你还来……”

“她是我的老婆啦！”陈德隆截断了她的話头叫着。

“别提她是你的老婆吧！”那女人气冲冲地站起来了，“告訴你！你的老婆爱上了旁的人了，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这里的規章是这样：女人爱誰就同誰住。并且还不能打她，駡她，折磨她！……前晚的事情，我們饒了你，是因为你不懂得。現在，你去吧！她已經不是你的老婆了。她是我們这里的人了。她在我們这里养伤，养好了我們自己教她回去。”

"眞的嗎?"

"眞的!"

"我要是将她杀了呢?"

"你敢? 我們抓到了剝你的皮!"

"好!"

陈德隆一言不发，回轉身子就走。他的脚步沉重地踏着台堦，他的牙齿嗆嗆响着，他的眼睛里放着那可怕的紅光!

在后面，妇人們都哈哈大笑起来了! 正会长老远老远地追着他，叫他的名字:

"陈德隆——陈德隆——"

他不回头，也不响，脚步更加使力地走着。过了街口，过了桥头，他的耳朵什么声音都听不見。

在堤前，他坐下了。

他定神地看着天，看着地，看着那土地庙旁边的一截枯腐了的白楊树的身干……

突然地，他走过去，使力的一拳——把白楊身干打穿一个大洞!

六

老黄瓜很扫兴。副会长走了，梅春姐走了，而陈灯籠又不肯将他当知心人看待。他去找陈灯籠几次，陈灯籠都不在家。就連那野婆娘們的家中都不去了。

"媽的! 眞倒运!"

今天，他听說陈灯籠回来了，并且在找人卖牛，卖鷄，卖家中的用品和农具；他特地跑来看他的。

陈灯籠滿脸笑容地在打衣包。他說:

"来，朋友！晚間到我家中来喝酒吧！我要出門啦！……"

"出門？"

"嗳。"

"还有誰来呢？"

"不，就是我們两个人，喝杯米酒。"

"好的！好的！"老黄瓜走了几步，心里想道："不錯，媽的！还是好朋友，还是知心的人！不請旁人，单請我！……"

夜間——

陈灯籠把小桌子架在堂屋中間，点着小油灯，一缸酒，五大碗热烘烘的鷄肉。

老黄瓜奇怪起来：

"陈灯籠，你为什么弄这多的鷄肉呢？"

"卖不脫，自己杀了它。来，我們喝酒吧！"陈灯籠斟給他一大杯酒。

"你到哪里去呢？"

"做生意去！……不多談它，喝酒吧！"

老黄瓜的心里更加奇怪起来。他看看陈灯籠好象并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一大碗一大碗的冷茶。吃鷄，好象連骨子都不願意吐般地横吞着。他的光头上的青筋凸着！他的眼睛里放着血紅血紅的紅光！……

"嗳！这又是一回怎样的事情呢？嗳！……"老黄瓜一边嚼着鷄肉一边想。

只在一刻刻功夫中，一缸酒已經只剩了一点兒边边了。

老黄瓜的視綫模模糊糊起来。他是很不会喝酒的人，他給陈灯籠三杯五杯地，便灌得熏熏大醉了。

然而，一件心事，那就象一股不能抑制的蒸气般的，跟着米

酒的冲力而翻腾上来了。

"陈灯籠！"

"怎么？"

"她，……她們呢？……"他更加模模糊糊起来。小灯光变成无数团火花飞动着。

"誰呀？"

"梅——梅春姐……和黄？——"

"管她呢，老黄瓜！"陈灯籠似乎在笑着，"男子汉，大丈夫，老婆只能当洗脚水，泼了一盆又来一盆！随她們吧，老黄瓜！……"

"对的，对……的！……"老黄瓜的身子渐渐地倒下来了。"陈——灯——籠！……你的蛮……蛮……对！……"

陈德隆站起身来。

"怎么，老黄瓜？……"他走来将他的身子踢了一脚，就象踢着一团烂棉花般的，老黄瓜滚到門弯中去了。

陈德隆用了一种迅速的，矫猿般的动作，将桌子輕輕搬开，将那磨得发亮的梭鏢，从床头取出。将梭鏢头拔下，用紙张包好，插在胸襟內。又将梭鏢棍子当扁担，挑起了衣包来，开开門，向荒原中走去！……

銀霜散布着夜的荒原。象那哭丧似的，哀叫的虫声，几乎完全絕踪了。月亮圓滑地从云围溜过，星星环繞在那泛濫的天河旁边，頻頻地眨眼。

陈德隆踏着大步地向鎮上奔来。寒气掀起了他的酒意，使他更加倔强而凶猛了。一种沉重的杀机涌上他的心头。他的牙齿切得喳喳地响了！好象那黄的星一般的眼睛，好象那老婆的变节的身子与剪发的头顱，就停在他的前面般的，放出来一团团烈火，将他的灵魂燃烧着！

完全沉沒在夜的风寒中的街鎮，展向他的面前了。他在那桥头前停了一停，均匀了一回心头的喘息，酒意朦朧地，就开始进到街中了。他找寻她們的方向。

一道矮矮的垣墙，把一个狹巷中的低低的平屋包围了。陈德隆在那里停着。为了避免偶然的夜路人的碰見，他躲在墙角弯中，取出梭鏢头来插上，将衣包就塞在那弯弯里。然后便跃身翻过矮墙来，在月明的光輝下輕輕地向着那第三个窗門爬去！……

"不会錯的！"他抑制着他的朦朧的酒意，坚持他自己。他用梭鏢头将窗子撬开，向里边爬着！……是他过于性急呢？还是黑暗中看不分明呢？当他使力的将梭鏢向白色的床前一刺！就只听得到：喳——喳——

"哎呀！"

一声粗暴的喊叫，将他的梭鏢头，震落到窗門里了！随后，他便只身如飞一般地跳出垣墙，偷偷地听着！

显然地，里面嘈杂的人声，完全不是！他气的提着衣包飞跑着！他的酒意，完全清醒过来了。

"唉，媽的！我怎么弄錯的呢？我費了三天功夫才打听出她們来啦……唉！我到哪里去呢？……她媽的，媽的！……唉！……"

第　四　章

一

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来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黄一道回的。当她在鎮上听到那癩子陈德隆，因要杀他們却錯杀了旁人而逃跑的时候，她就想要回来的。因为她的伤还不曾全好，

才迟了几日。

她非常高兴，她从鎮上的漂亮的女会长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她沒有再住从前的那所旧房子了。她是和黄同住在大庙旁边的另一个新房子里的。她不曾再回来看过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悬念她家中的用品，鷄、牛和农具！……

她不再怕人們的謠言了，她也不再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了。她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整天都在村子里奔波着：她学着，説着一些时髦的，开通的話語，她学着，講着一些新奇的，好听的故事。

姑娘們，妇人們，都开始欢喜她，同她亲近了。老头子，老太婆們，都开始嫉妒她，卑鄙她，同她疏远了。

当她一遇見了人时，她就說：她也要在村子里組織一个什么女人們的会了，那会完全是和男人們的会一样的。因为女人在这个时候通統应当自立起来，和男人們共同作事的原故。女人是不能一世都依靠男人們的。而且，男人們也不能够无理地欺侮女人，打女人和折磨女人——就象陈灯籠过去折磨她的那样——因为女人和男人們一样地都是人啦！……并且女人們从今以后，通統要“自由”起来：出嫁、改嫁都要由自己作主，男人是决不能在这方面来压制和强迫女人們的！……女人們还偷着，留着沒有剪掉头发的，限时通統要剪掉！……村子里不准任何人再折磨“細媳妇”①！而且尤其是不准“包細脚”和逼着死掉了丈夫的女人們做寡妇！……

这些話，梅春姐通統能說得非常的时髦、漂亮和有力量。因此那班从前都贊誉过她的老头子和老太婆們，就格外地覚得希

① 細媳妇：即童养媳。——原注。

奇，嫉妒，卑視而且漸漸地痛恨起梅春姐來了。

这眞是一件希奇的，鬼气的事情啦！……

老太婆們都气着說：

"这样的规矩呵！——鬼哪！鬼哪！……貞节的妇人怕纏魂鬼哪！……"

老头子們都呕着說：

"这样的规矩啊！——我早就說过的哪！女人沒有了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哪！……"

可是，那些年輕的姑娘和妇人們却恰恰相反，她們大半都象疯了似的，全都相信了梅春姐的話，心里乐起来了，活动起来了！只等梅春姐一到村子里的某一个人家，她們就成群結队地将她包围着。她們都願意加入和贊成梅春姐的这一个会，并且还希望梅春姐能把这一个会早些日子成立起来！……

这眞是一件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世界还到底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东西呢？……很多老头子——象四公公他們，和老太婆——象黄瓜媽她們，都几乎要气得发叫起来了。

然而，梅春姐在村子里一天比一天更高兴地活动着。并且夜間，当她疲倦地从外面奔回家来的时候，她的黄也同时回来了。她便象一头温柔的，春天的小鳥兒般的，沉醉在被黄煽起来的熾热的情火里；无忧愁，无恐惧地飲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他們能互相亲爱，提携；互相规勉，慰慰！……

黄还时常教她讀一些書，写一点字；叫她做一些新鮮的，有意思的玩意。她也更加地爱护他，甚至于連一根毫毛都怕他伤坏。

白天，他們又各自分头地，在村子里做各人的事！

她常常地想：这才是眞正的生活呢。

当她的女人会开过第一次筹备会的一天的早上，忽然的，她对黄說：

“黄，我……”

“怎样啦？”

“我想是……有……有了什么……”她羞惭地将头兒低下。

“嗳哈！……不开通！不开通！”黄笑着說，并且急急地扶起她的头来：“是陈灯籠的嗎？……”

“不，你的！”她把他的眼睛指着。“是你这双鬼眼睛的！是眼睛的！……”

黄們着他的眼睛笑起来：

“随他吧！我的好，他的也好，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人能生养就得啦！我們的大事情还要紧得很哩！姐！……”

梅春姐还是不依地，娇羞地，狠狠地将他的眼睛釘着。

“唉，你的这双鬼眼睛！眞撩人啊！……”

二

那个最欢喜搽脸紅的，平常总是同情而又嫉妒梅春姐的放蕩的妇人柳大娘，也开始变得和梅春姐一样了。她也学着說起开通的，时髦的話来了，学着講起新奇的，好听的故事来了。那是因为梅春姐所邀集的女人們自己的会，在三月八日那天正式成立时，柳大娘也当选了会中干事的原故。

她奉了会长梅春姐的命令和指示，也开始日夜不停地在村子里奔波起来了。她的話虽然說不到梅春姐那么漂亮，有力，可是，如果按照梅春姐和一些其他的会中人的吩咐，一句一句地說出去，也是很能打动一些閨女和妇人們的心的。因此那班守旧的

老头子和老太婆們見了她，就比見了梅春姐还痛恨得利害。

"呸！……那是怎样的东西呢？……完全，……下流貨呀！……鬼婆子，你还要学她嗎？……"

"現在，无論誰啦！——如果再叫那个脸上塗得象猴子屁股的騷貨进門，我一定要打断她的腿！……"

可是，柳大娘不比梅春姐，她却絲毫沒有畏惧，仍然是高兴地，大胆地搽着脸紅，在村子里的許多人家穿进穿出。她要是遇見了那些特別頑固和守旧的老头子、老太婆們，她就格外地覺得起劲了，因为她很能够抓到和指出他們的丑恶和錯处来，給他們一个无情的回罵或威吓的原故。

"你們还装什么假正經呢？公公，伯，叔，嬸嬸！……你們的閨女和寡妇，不也是一样地在家里偷人嗎？……你們为什么不把她們明白地嫁掉呢？……你們还偷着留着头发在头上有什么用处呢？……你們都应該曉得——現时不象从前了呀！……一切——女人和男人家都应当'平等'，'自由'。……你們都以为大家通統是聋子和瞎子嗎？……你們一天到晚守在家里逼寡妇！折磨'細媳妇'！……强着給小女兒'包細脚'！……这都是罪过的和犯法的事情呀！……你們通統都不懂得嗎？……你們都想戴高帽子'游乡'①，吃官司和坐班房了嗎？……哼！……我并不是梅春姐会长啦！你們还有心暗中来笑我，罵我哩！……"

这眞是太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但是誰还能大胆地当面回罵一句不贊成或反对的話呢？因为这世界完全变了样子了呀！你假如要罵——那你就要算作反动或不动的人了，并且立刻就有坐班房和"游乡"的危险的。因此，每当梅春姐，柳大娘，

① 游乡：即用繩子綁着在乡下游行示众。——原注。

或者一些其他的女会中人来村子里宣传的时候，頑固的人家，就只好一面将閨女和"細媳妇"們收藏起来，一面仍然狠狠地在肚子里用小舌头罵着，怀疑着：

"媽的！怎样呢？世界到底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东西呢？"

"女人真的能和男人家'平等'嗎？……能当权嗎？……不依規矩能和男人一起睡覚嗎？……"

"寡妇能再嫁嗎？……女兒能分家产嗎？……"

"剪掉头发了，不'包細脚'，还象一个女人嗎？……"

"嗯！他媽的！……盘古开天以来，就沒有听見过这样的規矩！……这都是她們那些下賤的东西自己造出来的啦！……"

"操她們的媽媽！一个老法宝——不讓她們进屋！"

"她們会自己塌下来的！放心吧！……"

可是，无論他們这些頑固的人是怎样在怀疑、暗罵和反对，女人們的会在村子里底势力，是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了。她們不但沒有"自己塌下来"，而且反将那些被收藏的閨女和"細媳妇"們，通統弄出来加入了她們的会。

这眞是太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老头子和老太婆們的心血都差不多要气出来、呕出来了！——他們或她們还能对这样的事情生什么办法呢？假如眞的是鬼入到女人們的心里了，誰还敢去阻拦她們呢？……当柳大娘和其他的女会中人，一次比一次得意地在村子里搖来摆去的时候，他們簡直連胆都要气破了啊！

"媽的！……通統揍死她們吧！——只要她們自己塌下来！……"

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塌下来"呢？——他們却不知道。

三

因为会中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解决，梅春姐往往在太阳还沒有压山以前，就站在那大庙旁边的新屋子門口，等候着她的黄回家来吃晚飯。

她近来是現得更加清瘦了，女会中的繁瑣的事务，就象一副不能卸脫的沉重的担子似的，压着她那細弱的腰肢，使她絲毫都不能偸空一下。她的那扁桃形的，含情的眼眶上，已經印上着一层黑黑的圈子了。她的姿态好象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的肚皮微微地高出着，并且有一种不知名的，难当的气息，时时刻刻在袭击和翻动着她那不能安靜的內心。

黄也和她一样，为了繁重事务，几乎将身子都弄坏了。他的脸瘦了，皮肤晒黄了，眼睛便更加現得象一对大的，荒凉的星一般地，发着稀微而且困倦的光亮。他也完全沒有两三个月前那样漂亮了。因为他不但白天要和紅鼻子老会长解决一切会中的事务，而且夜間还要为梅春姐做义务教师和指导者。

今天，梅春姐也和往常一样，老早就站在那里等着她的黄回来。

太阳刚刚一落下去，她就在那晚霞的輝映里，遙远地看到了黄的那拖长着的瘦弱的影子，并且急忙地迎上去。

"怎样呢？黄啦！……今天？……"她温和地問道。

"今天好！"黄笑着說。"不但又有很多人来加入了会，而且还有人争执到'土地'的問題上来了！……但是，姐啦！今天你們的呢？……"

"我們也好！……黄！"她說。"不过，关于解放'細媳妇'和

再嫁寡妇們的事，今天又鬧过一些乱子!……因为一班老年人都……”

黄却沒有等着細听她的报告，就一同挽着手走进屋子里了。他們在一盞細細的灯光前吃过晚飯，因为事情上急，便又匆忙地討論起問題来。

梅春姐小心地，就象小学生背課文那样的，将日中怎么发生乱子的經过，通統背誦出来了：——是誰不願将“細媳妇”交出来，是誰曾阻挡寡妇們入会，是誰来会中哭訴着，糾纏着，又是誰要来会中講交情，求面子……这些問題她通統不能解决。她用了一种孩子們般的无办法和渴望着救助似的神气，凝注着黄的面貌，希望他能迅速地給答复下来。

黄笑着，幷且勉慰地問她了：

“姐啦！你的意思呢？”

“我以为，……現在，……黄啦！”她說，“我們也应給老年人一些情面，这些老人家过去对我都蛮好的。……因为，我們不要来得太急！……譬如人家带了七八年的‘細媳妇’，一下子就将她們的夺去，也实在太伤心了！……我說，……寡妇也是一样啦！說不定是她們自己眞心不願嫁呢？……”

黄不讓她再說下去，便捫着他的眼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了。

“怎样呢？黄啦！你为什么笑呢？”她自覺地羞慚地說。

“你为什么还是这样一副軟弱的心腸呢？我的心爱的姐！……你以为一切的事情通統这样的簡单嗎？”

“那么，你以为怎样呢？黄啦！”她追問道。

“我以为你还来得太慢了呀！姐！……你們女人会的事情样样都落在人家的后面呢！……你以为做这样的事情还能講情面

嗎？还嫌做得太急嗎？……这是替大家謀幸福的事情呀！我的心爱的姐！……譬如我們过去如果不强着替她們剪头发，她們会自己剪嗎？……不强着替她們放脚，她們会不‘包細脚’嗎？……不强着压制一班男人家，他們会不打老婆，不駡老婆和不折磨‘細媳妇’嗎？……我的姐！一切的事情通統都是这样的呀！……又譬如你——姐！你如果不急急地反抗和脫离陈灯籠，我們又怎能有今日呢？……”

“假如她們那些人要再来求情和爭鬧呢？”梅春姐仍然虛心地犹豫着！

“那还有什么为难的呢？我的心爱的姐！——不睬她們或赶出他們，就得啦！……”

黄停頓了一下，用了一种溫和的，試探的視綫，在追求和催逼着她的回話，并且捉着她的每一个細密的表情和举动。

外面的田野中的春蛙，已經普遍地，咯咯地囂叫起来了。这不是那凄凉的秋虫的悲咽声，这是一种快乐的，欢狂的歌唱。一陣夜的靜穆和春天的野花底香气，漸漸地侵袭到这住屋的周围来了。

梅春姐偏着头，微微地凝着她那扁桃形的眼睛，想了半天。突然地，她象得了什么人的暗示而觉悟过来了似的，一下子倒到黄的怀抱里，娇羞地，認錯似地說道：

“对，黄啦！你的对！——我太不行了！是嗎？……从明天起，我要下决心地依照你的說法去做——将那些事情通統解决下来，并且报到区会中去！……不要再給她們留情面了，是嗎？……我得将‘細媳妇’和寡妇通統叫到我們的会中来，听她們自家的情願！……是嗎，黄啦？……”

黄将头低下来，輕輕地吻着了她的湿潤的嘴唇，开心地叫

道：

"是啦！我的心爱的姐，你怎么这些时才想清的呢？……"

外面的春蛙，似乎也都听到了他們这和諧的，亲爱的說話一样，便更加鼓叫得有劲起来了！……

四

倒不祇是因为女人的会底原故，村子里又起了謠言了。而且誰都不知道这謠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最初不过是三个，五个人秘密地閑談，議論着。到后来，便象攪渾了的水浪似的，波及到全村子以及村子以外的任何个角落去了。

謠言的最主要的一些，当然还是离不了女人会的行动，尤其是梅春姐的和柳大娘的。一派人說：过了六月，便要实行"公妻"了。另一派人又說：不是的，要过七月；因为六月里女人得先举行一个"裸体游乡大会"，好讓男人家去自由选择。一派人說：老头子們都危险，祇要上了四十岁的年紀，通統要在六月一日以前杀掉，免得消耗口粮。又有一派人說：孩子們也是一样，不能够走路的也通統要杀掉，而且还有人从城里和鎮上亲眼看到过鉄店里在日夜不停地打刀，鑄劍，准备杀人。这就使很多够資格的人都感到惶惶不安起来了。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全村子里似乎祇有老黄瓜一个人知道得非常詳細——那特别是关于"公妻"和"裸体游乡"的事情。他就象一个通村的保甲似的，逢人遍告着。

"一定的呀！"他說，"我們大家都不要愁沒老婆了。……哈哈！媽的！眞好看啦！……七月一定'公妻'。……祇要你們高兴，到女人会中自由去选择好了。她們在七月以前通統要'裸体

游乡'一次的——那时候，你就可以拣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个，带到家里来！……唔，是的呀！……'裸体游乡'！……哈哈！……你們通統不知道嗎？……那才有味啦！……告訴你：……那就是——哈哈！……就是——就是——女会中的梅春姐，柳大娘和那些寡妇，'細媳妇'她們，……通統脫掉衣裳，……脫掉褲子，……在我們的村子里游来游去！……唔！……哈哈！……你真不信嗎？……我要騙了你我是你的灰孙子啦！……屁股，奶奶，肚子，大腿和那个，——通統都露在外面哩！唔！看啦！哈哈！……哎喲！哎喲！——我的天哪！——我的媽哪！——哈哈！……"

老黃瓜說得高兴的时候，就象已經从女会中拣得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似的，手舞脚蹈起来了。他的小眼睛眯得祇剩了一条細綫，草香荷包震得一摆一摆。如果那时有人从旁边慫恿他几句，他是很可以脫掉褲子，亲自表演一下的。

梅春姐听到这一类的謠言，正是在一个事务紛忙的早上。她已經将很多繁重的离婚，結婚，"細媳妇"和寡妇的事情通統弄好了，准备到鎮上的区会中去作报告，——柳大娘匆匆地走进来了。她用了一种吃惊的，生气般的神情，对梅春姐大声地叫嚷道：

"真的，……气死人啦！……梅春姐你还不知道嗎？——老黃瓜在村子里将我們造謠造得一塌糊塗了！他說，他說，……我們通統，通統，……"

"啊！怎样呢？……他說？——"梅春姐尽量装得非常鎮靜地，截着問。

"什么'公妻'啦！……'裸体游乡'啦！……他就象已經亲眼看見过的一样！……那龟孙子！……"

梅春姐一一向柳大娘問明白之后，便郑重地将到鎮上去的事情暂时擱下，带着这些謠言亲自去找其他的会中人去了。

可是，誰都不知道这謠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他們决定要将老黃瓜抓来問一問的时候，老黃瓜却早已聞风逃避得不知去向了。

夜晚，黃从鎮上回来。梅春姐气得象一头受了委屈的小羊般的，倒在他的怀抱里，一五一十地告訴他村子里怎样发生謠言的經过，并且还沮丧地，忧伤地太息道：

“黃，为什么世界上偏偏有这样一些不开通的人呢？他們为什么祇专門造謠，誣害呢？……先我們还不認識的时候——謠言。認識过后——又是謠言。后来，我們正式回到村子里来作事情了，我想謠言这該不会再落到我們头上吧！……然而現在——却連我們自家的会，都要遭他們的謠言了！……黃，他們为什么偏偏这样混賬呢？……关于这些謠言，他們都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呢？……黃啦！你告訴我呀！黃啦！……”

黃輕輕地撫弄着她的短发，并沒有即刻就答复她这問題。他的眉头深深地連鎖着；他的那星星般的撩人的眼睛，在灯光下微微地带着一些不稳定的光彩；他的那清瘦的面容，似乎正在深思，疑虑着一桩什么未来的大祸事一样。

梅春姐深深地詫异起来了。

“黃啦！你为什么又不回我的話呢？”

黃皺皺眉头，笑了一下。他說：

“沒有什么，姐！……不过，这些謠言都不是我們村子里自己造出来的！这是一条——毒計！”

“毒計？”梅春姐吃惊地坐起来了。

“是的。不是謠言，姐！而且听說省城里还有了大的变动哩！……昨天鎮上开了一通宵的会，就专为这事情的。”

“啊！——那怎么办呢？黃，……假如省里一变动，我們現在

的事情，不通統都要停下来嗎？”

“那当然不能停的！”黄站起来兜着圈子，断然地說。“莫要說这还祇是些謠言，消息，姐，即使是眞的有什么大祸发生了，我們还能抛掉这里的事情逃脱嗎？……姐，我們目前已經沒有其他的路了呀！不是死——那就祇有努力地朝前干下去呢！……”

梅春姐輕輕地战栗了一下！然而，却給一种数年磨折出来的苦难的意志，将她匡住了。

“那么，假如眞的要变动起来，我們后天的排新戏还排不排呢？”

“当然排娄！——”

黄这样一說，梅春姐便覺得一切的事，都从新得了保护似的，勇气和意志都坚强不少了。

五

是因为肚子漸漸地大起来了的病态底变化呢？还是由于局势的不安而感到忧愁，疑惧呢？……在大家不顧一切而进行排戏的那晚上，梅春姐总覺得有些象亡魂失魄那样的，連行，坐，說話，都現得难安、恍惚起来了。

这时候，外面的謠言就象一片大大的烏云，浓霧似的，将天空和日月都几乎遮蔽着。这不是从前的那种关于梅春姐一个人的謠言了，这是关于整个的大局的啦！有人說：不但是省城里有了变动，而且县城里也开来了新的反对的兵了，鎮上也現出惶惶不安的景象来了。有錢的，先前被赶出村子的人現在通統要溜回来了。他們全准备着，要和村子里各会中的人算賬。并且要拿各种各样的，可怕底手段，来报复各会中的人。关于女人們，

他們尤其說得恶毒：入过会的，抓来——杀！不曾入会而剪掉了头发的，現在通統要送到五台山或南岳山去給和尙！……

然而，他們却还象并不知道的那样，仍然在关帝爷庙中排他們的戏。那戏是黄亲自編作出来的。为的是要表演一个很有田地的人，剝削长工和欺压穷困女人的罪恶。因为主角配角的人都要得非常多而且复杂的原故，除紅鼻子老会长，梅春姐，柳大娘，木头壳和黄自己之外，还派人到村中去强邀了麻子嬸以及很多个年輕的媳妇和小伙計們来，准备大规模地練习一次。

黄自己扮那个有錢的，作恶的角色，戴着一撮小鬍子和两片墨晶眼鏡，穿一件太不相称的大袖子的袍子。紅鼻子老会长仍然扮他那最熟习的长工的角色。梅春姐扮有錢人的大太太，柳大娘扮姨太太，木头壳扮听差的小孩子。此外，麻子嬸以下，便通統扮穷困妇人和那受剝削受得太多，而商量共同起来反抗的种田汉。

外面的天色已經变得烏黑无光了。一陣初夏的清凉而阴郁的空气，掠入庙堂来，扑到高高的戏台上，将一排巨大的灯光都几乎扇灭了。这时候，在野外，很少能再听到快乐的，高叫的蛙声，而代替了一种新虫的悲哀的低訴。夜的一切，似乎都沉入到了一种深沉的，恐怖的，不能解脫的陷坑里，而靜待着某一桩預料了的祸事的到来那样。

角色通統分配、化装之后，便开始了第一幕的台詞底口授，因为几乎是全部的演員都不識字而无法讀剧本底原故。可是，黄还沒有說完他那第一幕的第一句，从外面——从那黑暗的，不知方向的一角，——突然地发出着一个裂帛似的枪声来了！

大家一怔！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

与其說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动，倒不如說，就是那一件約定的

祸事底到来。当时每个人都迸出了一种惊悸的，仓皇的和絕望的脸色，并且开始大乱和大閙起来了！……女人們哭着！——孩子們哭着！……年輕力壮的人們都急忙地冲出到庙門的外面，开始向黑暗中飞逃了！……

这眞是一件惊人的 可怕的事情啊！……

黃急忙地用了一种迅速的，猫兒扑鼠般的手法，将那排巨大的灯光通統扑灭了。梅春姐惊心地，惶悚地，紧紧地靠着他的身子，并且不能抑制地，悲伤地战栗着！

紅鼻子老会长和柳大娘都摸着，跌着，从黑暗中逃跑了。木头壳背着他的媽媽麻子嬸，由竹篱笆的狗洞中鑽出去。……

黃急忙地，下死力地将梅春姐拖着，拉着，从一道窄門中溜了出来，——这时候，大庙里已經沒有一个人留着了。他喘息地一边抹掉了他的那撮假的小鬍子和墨晶眼鏡，一边将那件大袖子的不相称的袍子，脫下来撕得粉碎了！……

“我的天哪！天哪！……我們到哪里去呢？”梅春姐嘶声地，战栗地摸着她的大肚子嗚咽着！

“不要响！……姐！……輕声些！……”黃尽量地抑制了她的悲訴。

他們背着枪声的方向，輕輕地，匍匐地，爬过了一条田塍，爬过了一个高高的丘冢，一条茅丛的小路和一段短桥！……

当他們快要爬到那湖濱的时候，……突然地，給一个东西一絆！——梅春姐和黃便連身子都給絆倒下来了！

三四只粗大的黑手，連忙捉着，抓住着他們的胸襟！——当他們明白了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情之后，便一齐震得，疼痛得昏迷过去了！……

夜的黑暗的天空中，正开始飘飞着一陣細細的雨滴！……

第 五 章

一

巴巴头，万万岁；

瓢雞头①，用枪毙！

六月的太阳火一般地燃烧着。三个老头子：四公公，李六伯伯，关鬍子，坐在湖滨的一棵老枫树底下吃烟，乘凉；并且談論着这半年来的一切新奇、动乱的时事。

四公公，那个白鬍髭的最老的老头子，滿面忧煩，焦虑地，向那健壮的关鬍子麻麻煩煩地問着，关鬍子就告訴他那么一个歌兒。

“你上街回啦！总还有旁的消息吧？……”

“沒有。”关鬍子又說，一面用手摸着他的鬍髭。“不过，那姓黄的和陈灯籠的嫂子，听說会在近天中……”

“近天中？……唉！可怜的小伙子！天收人啊！那个女人还怀了小孩子哩！……”四公公的头顱低低地垂着，就象一只被打伤了的鵝般的，他的声音酸哽起来了。“总之，我們早就說了的：女人沒有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哪！……”

李六伯伯揉揉他的烂眼处，一副塗滿了灰尘的瘦弱的面庞上，被汗珠子画成了好几道細細的沟紋。他想开口說一句什么，但又被四公公的怨声拦阻着。

① 瓢鷄头：湖南話，即女人剪短发的头。

四公公是更加忧愁了，他不单是痛惜黄和梅春姐，他对于这样的世界，实在是非常耽心的。七十多年来的变化，他已經瞧的不少了：前清时州官府尹的威势，反正时的大炮与洋枪，南兵和北兵打，北兵和南兵拚，他都曾見过。可是經过象目前这般新奇的变化，他却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遭。

一陣沸热的南风，将地上的灰尘高揚了。大家将头背向湖中，一片荒洲的青翠的蘆葦，如波涛般地搖摆着。

四公公到底沉不住心中的悲哀了，他回头来望着那油綠的田园，几乎哭着，說：

"你看啦！黄巢造反杀人八百万，都沒听說有这般冷静！一个年輕些的人都瞧不見他們了！……"

"将来还有冷静的时候呢。"关鬍子又老是那么夸大的，象蛮懂得般的神气，摸着他的鬍髭。"将来会有有飯无人吃，有衣无人穿的日子来的啊！……"

李六伯伯将他的烂眼睛睜开了：

"我晓得！要等眞命天子出来了，世界才得清平。民国祇有十八年零六个月，后年下半年就会太平的，就有眞命天子来的！……"

"妖孽还多哩！"关鬍子說。

"是呀，今年就是扫清妖孽的年辰呀！……"李六伯伯的心中更象有把握般的。"明年就好了。后年，就更加清平！……"

"后年？唉！……"四公公叹着，"我的骨头一定要变成鼓搥子了。想不到活七十多年还要遭一回这样的殃啊！……唉！……"

世路艰难了——又有誰能走过呢？

人心不古了——又有誰能挽回呢？

象梅春姐和黄他們那样的人，也許原有些是自己招惹来的

吧，但，其他的呢？老头子們和年輕的人們呢？……

一只白色的狗，拖着长长的舌头，喘息着从老远奔来，在李六伯伯的跟前停住着。它的舌头还沒有舐到李六伯伯的烂眼睛上，就被他兜头一拳——击得"汪！"的一声飞逃了。

二

一切的事都象梦一般的。

在一个阴暗的潮腐的小黑屋子里，梅春姐摸着她的那大大的肚皮独自个兒斜斜地躺了一个多月。一股极难堪的霉腐的臭气，时时刻刻袭击着她那昏痛的头顱。一种孕妇的恶心的呕吐，与胎兒的冲击，使她的全身都不能够支持地，連呼吸都現得艰难起来了。

室外是一条狹窄的走廊，高高的围墙遮蔽了天空和日月——烏黑地，阴森森地，象永远埋在坟墓中般的。祇有一陣通通的脚步声和刺刀鞘的劈拍声来回地响着。一个胖得象母猪般的翻天鼻子的，凶残的看守妇，一日三通地来监視着梅春姐的飲食与起居。在走廊的两旁的前方，是十余間猪栏般的男囚室。

与其說是惧怕着自家在这一次大变动中的恶运，倒不如說是挂虑黄与那胎兒的生命的为眞。梅春姐鎮日地沉陷到一种深重的恐怖中了。大半年来的宝貴的，新鮮的生活底痕迹，就象那忍痛拔除的牙齿还留下着一个不可磨灭的牙根般的，深深地留在梅春姐的心里了。是一幅很分明的着色的伤心的图画呢！她是怎样地在那一夜被捉到这阴森的屋子里来的，她又是怎样地在走廊前和黄分别，黄的枯焦的顏色和坚强的慰語，其他的同来人的遭遇！……

这般的，尤其是一到了清晨——当号声高鳴的时候，当兵丁們往来奔馳的时候，当那母猪般的看守妇拿皮鞭子来抽她的时候，这伤心的图画，就会更加明显地开展在梅春姐的面前；連头連尾，半点都不曾遺忘掉。她的全身痙攣着！因此而更加証实了她的恶运，是怎样不能避免地就要临头了。她暗中不能支持她自家地，微微地抖战着，鳴咽着！……

"唉！……也許，清晨吧！……夜間吧！……唉！我的天哪！……"

然而，归根結蒂，自家的恶运，到底还不是使梅春姐惊悸的主要原因。她的这大半年来不能遺忘的新的生活，她的那开始感到有了生命的，还不知道性别的可爱的胎兒，她的黄，他的星一般撩人的眼睛！……

"唉！唉！……我的天哪！……"

翻天鼻子的看守妇走来了，她用一根粗长的木棍，将梅春姐从梦幻中挑醒来。梅春姐就抱着她的大大的肚皮，蹣跚地移到窗門上。一种极难看的凶残的脸相，一种汗臭和一种霉酸的气味，深沉地胁迫与刺痛着梅春姐的身心！

在往常，在这一个多月中，在无論怎样的恐怖与沉痛的心情之下，当看守妇走来在她的身上发泄了那凶残的，无名的責罵之后，梅春姐总还要小心陪笑地鼓着胆子問过一回关于男囚室的消息与黄的安全。虽然她明知道看守妇不会告訴她，或者是欺蒙了她，但她仍然不能不問。并且她在問前，还常常一定要战栗了好几回，一定等到了那也許是假的，也許是欺蒙她的安全的回答之后，她才敢自欺自慰地安睡着。

这样的，已經一个多月下来了！……

但，今天，还是怎么的呢？还是看守妇的脸色过于凶残呢？

还是自家的心中过于惊悸呢？……当看守妇和她糾纏了許多时辰，又发泄了許多无名的气憤而离开她的时候，梅春姐是始終不曾，也不敢开口問过黄来。一直等到看守妇快要走过走廊了的时候，她才突然地，象一把刀子刺在喉嚨中必須拔出来般的，嘶叫着：

“嫣嫣，……来呀！……”

看守妇滿是气憤地掉过那笨重的身躯，大踏步地回到窗前来了。她双手插在腰間，牙齿咬着那臃肿的嘴唇，向梅春姐釘着：

“什么？……”

鼓着胆子，战栗地，嚅嚅地問道：

“那，黄，……黄？……”

“还有黑呢！你嫣的！……”看守妇冷冰冰地用鼻子哼着，唾了一口走开了！

梅春姐在窗前又站了許多时辰，她的眼睛頻頻地发着黑。一种燃烧般的，焦心的悬念，一种恐怖与絕望的悲哀！

“天哪！怎么的呢？……还有沒有人呢？……”

一陣通通的脚步声和劈拍的刺刀鞘声音响近来了。一个兵，一个脏污的，汗淋淋的荷枪的汉子，向她貪婪地凝望着。

梅春姐又鼓起她的胆子来，又战栗地，嚅嚅地向这脏污的兵問道：

“老总！……”

他走过来，他的眼睛牢牢射着梅春姐的脸。

“請問你！……那边，……男四室，……一个黄，黄，……”

脏污的兵用袖子将脸膛的汗珠抹去，他更进一步地靠到她的窗前。

"你是他的什么人啦？……"

梅春姐有点兒口吃起来了：

"是……同来的！……"

"他嗎？……"那脏污的兵說，"他，他們……"

梅春姐战栗了一下！她目不轉睛地釘着那脏污的兵的嘴唇，她惊心地等待着他的这句話的收尾。一种悬念的火焰，焦灼地燃烧起来！她想，他該会說："他們好好地躺在那里吧！……"但他却正正他的帽子的边沿，說道：

"他們在今天早晨——"

"早晨？——"

突然地，一道流电，一声巨雷！一个心的爆裂——象山一般的一块黑色的石头，沉重地压到梅春姐的头上！她的身子漂浮地摇摆着！象从天空中墜落到了一个深渊似的，她的头顱撞在窗前的鉄栅上了。她就象跌筋头似地横身倒了下来！……

胎兒迅速而頻繁地冲动着！腹部的割裂般的疼痛，使她不能够矜耐地全房翻滚了！

沒有思想！沒有灵魂！……整个的世界完全毁灭在泪珠和汗水，呻吟与惨泣之中！……

看守妇怒气冲天地开开門来，当她瞧到那秽水来临的分娩的征候的时候，她就大声地詬駡着：

"你媽的！你媽的！……生养了，你还不当心啦！……"

梅春姐死死地挨着墙边，牙齿咬着那污泥的地板，嘴唇流血！胎兒的冲击，就象要挖出她的心肝来般的，把她痛的，滚的，渐渐地失掉了知觉，完全沉入昏昏迷迷中了。

看守妇弯腰等待着：拾取了一个血糊的細小的嬰兒；一面大声地嚷着，駡着！呼叫着那个脏污的，荷枪的汉子：

“他媽的！……跌下来的！……还不足月呢！……还是一个男孩子啦！……請把你的刺刀借我，断臍带！……”

三

在外面过了大半年漂流生活的陈德隆，突然地回到村子里来了。他是打听了四围都有了变动才敢回的。

在他的自己的屋子門前，呈現出一种异常的荒凉与冷落，完全变了样子了。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而不敢进門，就象一个囚徒被释放回来般的，他完全为一种牛性的，无家的，孤独的悲哀驰遣着！

村子里瞧不見一个行人了。一块阴沉的悶热的天，一陣火一般的南风的吹蕩。儿头野狗，在自家的荒蕪的田地里奔馳，嘶吠！……

究竟还是老朋友老黄瓜，是他的小眼睛的銳利呢？还是听到旁人說的陈灯籠回家了呢？他第一个不顧性命地奔来欢迎了陈灯籠。他也是因那次造了謠言，被赶掉之后，最近才回村子里来的。他的身上还是一样地脏，一样地佩一个草香荷包，一样地用破衫的袖子揩額角間的汗珠和眼粪。……

陈德隆迎上这一个大半年来不曾見面的好朋友。

“回来啦！陈灯籠！……”他說，滿脸欢欣地，“一定发了大財了？……”

陈灯籠笑了一笑，他那被外面的风霜所磨折的憔悴的面容上，起了好儿道糊滿了灰尘的皺紋。他象一个真正的朋友般的，拍着老黄瓜的肩头，迟迟地說：

“回来了！……”一股非常难堪的热臭——汗水和灰尘

臭——互相地冲袭起来。"他們呢？……村中的人呢？……"

老黄瓜痴呆了一会，拖着陈灯籠走进那荒凉的屋子里，在一条滿是灰尘的門限前坐着。他一边用袖子揩去了汗珠子，說：

"他們嗎？……唉！会中的人，失的失了，走的走了！……那个黃已經早在街上干掉了！……你的嫂子跟着也……不，听說她还在的，还生了一个男孩呢！……啊！啊！我应該恭禧你做了爸爸啦！……"

陈灯籠冷冷地笑着。他从破衣包里摸出了一枝賤价的紙烟来，擦根火柴吸了。他从容地踏死了一个飞来的蚱蜢；并且解开着小衫的胸襟，风凉风凉地听着老黃瓜的訴說。

遙远地，三个老头子，象两枝枯萎的桑树枝护着一条坚强的榆树一样，关胡子在中間，四公公和李六伯伯象挾着他似地向陈德隆的家中走来了。

四公公到底不行了，用了拐杖，他輕輕地敲打着陈德隆的台阶。

"回来了，德隆？……半年多些在哪里啦？……"

陈德隆招呼着这三位老人在門限前坐着，簡短地告訴了一点大半年来不甚得意的行踪之后，話头便立即轉到梅春姐和黃的身上来了。

交談过一会，四公公又慢慢地将他的拐杖合拍地敲打起来了。他带着教訓似的声音，一字一板地說：

"……总之！这事情，这是德隆你自家的不好。当初她是怎样地对待你来！……她是全村中都晓得的，有名的好女子。而你？德隆！你将她磨折！你……現在，我們就抛开那些不談。总之，梅春的变卦和受苦完全是你德隆逼出来的！对嗎？……你不那样逼她，她能有今日嗎？……是的，你一定要怪我做公公的太

說直話，但李家六伯伯和关公公在呢。他們不姓陈，他們該不会說假話吧！……唉！唉！……現在，她还关在街上的，她还替你生了个男孩子——这孩子是你的啦，德隆！……她和姓黄的一共只有八个月，这孩子当然是你的！……唔！就算那不是你的吧，有道是'人死不記仇'啦，'一日夫妻百日恩'！……德隆，这时你不去救救她，你还能算一个人嗎？……当然娄，我們幷不說梅春沒有錯，但是，最初錯的还是你呀！德隆！……公公活了七十多年了，是的，好本事，好脚色的人看的不少，就从沒有看見一个見死不救的，那样狠心的好脚色呢！……"

陈德隆的头低低地垂着。他在这三个老头子面前好象小孩子似的，牛性的，凶猛的性情完全萎靡了。也許是受了半年多来外間的，风霜的折磨吧，也許是受了过度的，孤单的悲哀和刺激吧，他的心思終于和緩了下来。当他听完了四公公很費力的长长的教訓的时候，当他看到了大家——連老黄瓜——都沉入在一种重层的靜默的悲哀之中的时候，他才覺得他对于梅春姐是还怀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充滿了嫌忌的爱，爱着她的。虽然他过去对她非常錯过，而她又用一种錯过来报复了他！……总之，这一切的，他們中間的不幸的事故。何况，黄已經死了，而她又替他——也許是黄吧！但他暂时无暇去推求这些——生了孩子了，又正正地在等待人家的援救！……

他沉默着！深深地沉默着！他尽量在他自家的內心里去搜求他那时对于梅春姐的过去錯过的后果和前因！……

四公公又敲起他的拐杖来了。李六伯伯在他的烂眼睛上揮掉了那討厌的蒼蝇。关鬍子老象蛮懂得般的，摸着他的鬍子。老黄瓜滿是同情地悲叹着。

"怎么啦？……还不曾想清嗎？"四公公的拐杖几乎敲到了陈

德隆的光头上来地問他。

“我想，四公公！……救她，我能有什么法子呢？……”陈德隆完全象小孩子似的。

“我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啦！”关鬍子說，抹去了鬍子上挂着的一个汗珠。“沒有办法我們还来找你嗎？……我們商量好了，祇怕你不回来！……現在，鎮上新来的老爷听說很好，他手下有一个专門办这些事情的人！……总之，我們商量好了，你不回来我們也要办的！……我們邀了全村的老年人具一个保結，想把你的田作主押一点兒錢，用你这作丈夫的名字，去和老爷的手下人办交涉，就求他到街上去……总之，这事情是很可以办得成功的。旁的村中也有人办过来了！……”

陈德隆在心中重新地估計了很久很久，重新地又把自家和梅春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深思了一会：一种阴郁，一种嫌忌的爱与酸性的悲哀！……在三个老头子和老黄瓜的不住的围攻之下，在自己的不能解除的矛盾之中，他終于凄然地叹道：

“一切都照你們三位老人家的好了，只要能救她的性命。錢，田，我都是不在乎的！……就算我半年来做了一場丢人的恶梦吧！……”

三个老头子都贊揚了他几句，走了——两枝枯萎了的桑树枝和一条坚强的榆树。随后，老黄瓜也走了。不过，老黄瓜他是祇走了十几步远就停住的。他的脑筋里还正想念着一桩其他的心事呢：

“他媽的！眞好！把梅春姐保出来时，也許……哼！他媽的，老子还有点兒希望呢！……”

四

天气更加炎热得熾騰起来。还保持了性命被由街上解到鎮上来的梅春姐，整天地淹沒在眼泪与沉重的怨苦之中。先天不足的弱小的嬰兒，就象一只紅皮小老鼠般的，在她的胸前蠕动着。她討来了一块破布衫将他兜包了。用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母亲的天性的爱撫，一种直有等于无的淡微的乳汁将他营养着。为了割肉般地疼痛着黃的死亡，而流枯了眼泪的，深陷着的扁桃眼珠子，就象一对荒凉的枯井般地微睜着。在她的金黄的脸上，泛起了一小块产后失調的，貧血的，病态底紅潮。

鎮上似乎比較街上寬待了她些，把她押在一个有床鋪也有方桌子的房間里。一种破灭的悲哀和恐怖，仍旧牢而有力地縛住了她的那战栗的灵魂。代替了黃而使她不能不惶惧与痛惜着自家的身躯的，完全是嬰兒的生命。她不能抛掉这刚刚出世的苦命的小东西——她的心头肉——而不管；假如她的那不能避免的恶运真真来临了的时候，她是打算了和这嬰兒一道去死亡的。叉死他！或者将他偷偷地勒毙！……她很不願意这弱小的灵魂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去領受那些凶恶的人們的践踏。虽然她明知道这許是一桩深重的罪孽，一种伤心的，残酷的想头！……

一連三天，她都沉陷在这种破灭的悲哀的想头里，因为，他們那些人也許要将她拉到她自己的村子里去做她的——她想。經常来监視她，送她的食物的，却完全換一些粗人男子。在第四天的一个清晨，突然跑进了一个中年的，穿长衫的人，将她从房子里叫出去。

梅春姐战栗地拥抱着她的嬰兒，在經过一种过度的恐怖的

烈火燃烧之后，她突然地，象万念俱消般地反而刚强起来，蹒跚地向中厅跟去！

一个留仁丹翳髭的人等在那里。旁边还侍立着两个跟随，替他扇风。他嘻笑地撚着他的翳髭，説：

"今天，……你可不要怕！……"

梅春姐战栗了一下！她用了一种由絕望的悲哀而燃烧出来的怒火，釘着那撮翳髭。

"你的家中来人来保你了！……現在，你就可以跟他們出去！……"

"出去？……"这又是一回怎样的事情呢？梅春姐象梦一般地朦朧起来。她仍然痴呆着！……突然地，那个人却又改变了他的笑容，作古正經地，大声地，教訓她般地怒道：

"去罢——以后当心些！……别再偷坏的人做野老公了。这回要不是你們全村的老人都具結……"之后，他又是嘻嘻地笑将起来。

梅春姐完全变成糊里糊塗的了。她被那个中年的，穿长衫的人送到了头門。

"家中来人？……这又是誰呢？誰呢？……"

陈德隆的光头和一双螃蟹眼睛，突然地涌到門口来了！——他正正地拦在梅春姐的前头。

"啊哎！——"梅春姐突然地叫着！象比那恶运临头还要惊惧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震慑了她的残破的灵魂，她的手中的嬰兒几乎要震掉下来了。

沒有等她来得及明白这变化的原因的一刹那，就由两个人将她扶上一頂小轎，昏昏沉沉地擡着走了。好远好远她才回复她那仍然象梦一般的知覺。一陣羞惭，一陣战栗，一陣痛楚与悲

酸，……将她的血一般的乾枯的眼泪狂涌起来了。

是什么时候来到家里的呢？她完全模模糊糊了。她祗是昏沉地看到了滿屋子全是人。祗听到丈夫同四公公和老年人們說了些什么話，又出去将他們通統送走了，她才比較地清醒了一些。

丈夫走进門来，脚步声音沉重地踏着！在房中，他停住了。

丈夫瞧她一眼——她也畏怯地瞧丈夫一眼！丈夫不作声——她不作声！在丈夫的脸上，显着一种憔悴的容顏——一种酸性的，悲哀的沉默！在她的脸上，还剩下（就象剩在一片枯黄了的，秋天的落叶上似的）一块可怜的残紅——一种羞慚与悲痛的汗流的战栗！……

互相地站着，沉靜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終于，为了母性的爱——为了嬰兒，梅春姐忍痛流泪地抱着那小人兒走近他的身边了。她說着——她的話，就好象是那嬰兒鑽在她的喉嚨里說出来的一样，带着一种极其凄楚的悲声的嗚咽：

"德隆哥！……現在，我的錯，……通統，……請你打我吧！……請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請你……"

她沒有功夫揩她的眼泪，讓它一滴赶一滴地流落在熟睡的嬰兒的小手上，又由嬰兒的小手落到尘埃。陈德隆低头重步地走近她的身边：一种男人的汗水臭和热臭透到她的肺腑。他走到床边躺下了。他那禿头阴暗无光的斜枕着。他那无可发泄的牛性的悲哀，把他悶的，胁迫的几乎发狂起来！

"你說吧！会长老爷！……"突然地，他又从床上翻身起来了。"大半年来你把我侮辱得成了什么样子了呢？……我的顏面？……我在外面千辛万苦地飘流！……回来，又求三拜四，卖田

卖地的花錢把你弄出来!……我完全丧尽了我平日的声名了!……”

梅春姐搖拍着怀中苏醒而悲哭的嬰兒，她的头千斤石头般地垂下着。她的眼泪已經不是一滴两滴地滴了，而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涌出来。

突然地，象一个什么灵机触发陈德隆似的，他象一匹狼般地冲向梅春姐!他从她的怀中夺过那啼哭的嬰兒来，沙声地叫着：

“老子看!老子看!他媽的!是不是小砍头鬼!是不是小砍头鬼?……”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跟着他轉了一个旋圈，发着一种病猿般的嘶声的哀叫：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他是你——的!……你——的啦!……”

陈德隆終于沒有看清，就向床上一擲，自己跑到房門边坐下了。在刚刚弥月的嬰兒的身上，是很难看出象誰的模样和血脉来的。

梅春姐将嬰兒抱起来死死地維护着。陈德隆更加阴郁而焦煩了。在他那无方发泄的，酸性的，气悶的心怀里，只牢牢地盘桓着一种难堪而不能按捺的憤憤的想头：

“我怎么办呢?……他媽的!我倒了霉了!……我半世的顔面完全丧在这一回事情里了!……他媽的!媽的，媽的，媽的!——”

五

无論梅春姐怎样地哀求，巴結，丈夫对于她总是生疏的，嫌忌的。最初，他在四公公和許多老人的监視和邻居的解劝之下，似乎还并不見得怎样地給梅春姐以难堪。但后来，过的久长一点了，便又开始他那原是很凶残的无情的磨折。

梅春姐的生活，就重行墜入了那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渊中。为了孩子，为了黃所遺留給她的这唯一的血脉，她是不能不忍痛地吃苦啊！……

当夜間，当丈夫仍旧同从前一样地醉酒回家的时候，梅春姐的灾难便又临头了。他好象覚得变节了的妻是应該給她以磨折，应該給她以教訓，才能够挽回自己的顏面般的。他深深地懊恼着，并且还常常地为此而自苦！……

他用那毛蟹般的鉄指，擰着梅春姐的全身——当她驅过了蚊虫，放好了嬰兒陪他就寝的时候。他噬咬着她的奶头！他縛住她的腿！他追問她和黃間的一切无耻的，汚秽的瑣事！……梅春姐总是哀求地嗚咽着，一面护着那睡熟的嬰兒。陈德隆擰的牛性发了，便象搓烂棉花似的，将她的身子繼續地大搓而特搓起来。梅春姐战栗地縮成一团，汗水与泪珠溶成一片！

"你告訴我不？……"

"告什么？……"梅春姐喘地，悲声地叫着。

"你怎么和那鬼眼睛的砍头鬼搭上的？……"

"我不知道！……"

"我杀死你！"

"杀死我吧！……修修好吧！……頂好是連我們母子一

刀！”

陈德隆将她磨折得利害的时候，心里就比較地舒服一些。接着，又有意捉弄她的，把她的嬰兒倒提起来！他說：这是小砍头鬼——就因为他始終不能确信那嬰兒眞否是他的的原故——他要将他抛擲到湖里去見龙王爷！……一直等梅春姐哭着向他儿乎叩头陪礼了，他才放下。

他睡着的时候，已經是夜深的很了。梅春姐常常通夜不能閉一閉眼睛。她听到丈夫的鼾声，她的怒火便狂烧着，只因了爱护这唯一的嬰兒的生命，她才不能，或者是不敢做出旁的举动来的。她只能在这样黑夜的痛苦的哀怨之中，来回忆她和黄的伤心的爱史与大半年中的嶄新的生活；来展开她的那幅梦一般的，着色的，凄凉的图画。尤其是关于木头壳他們的消息，老会长和柳大娘們的流亡……她很少能看到一个从前在过会中的熟識的人了，因为她不願出門也不敢和人家交談的原故。她就这样象埋在坟墓中般地埋在家里，忍痛地領受丈夫的践踏！

黑夜就象要毁灭她的全身般的，向她张开着巨大的魔口，重层地威胁着。蚊虫在帐子的四面包围着，唱着愁苦的哀歌，使她不能爬起来，或者是稍为舒一舒心中的怒憤。她不敢再凝望那夜的天空和那些欲粉碎她的灵魂的星光的閃爍。她不敢再看一看那大庙，那同黄践踏过的草丛的路途、园林、荒洲和湖中的悠悠的波浪！……她一看到那些——倒不如說感到那些——她的心就要爆裂般疼痛着。

丈夫的螃蟹眼睛，总是时刻不能放松地釘着她的。即算是到了夜深，到了他已經熟睡着的时候，都好象还能感到他那凶酷的紅光的火焰，使她惊惧而不能安宁。

她祗能将血一般的泪珠，流在嬰兒的身上，她祗能靠在那纖

嫩的，瘦弱得可怜的小脸兒上，去低訴她的心的創痛；去吸取一点安慰，一点什么也不能弥补的，微弱的嬰兒奶香。在过去，在那还比較地緩和一点的烏暗的生活之中，她还可能望得到黃的援救，終于还幸福地过了半年多光阴。然而現在呢？黃呢？……就連木头売們都不知道生死存亡了！而自己又不能够忍心地抛掉这嬰兒去漂去！……

一切的生活，都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渊中。而且还比一年前更加要烏暗，更加要悲哀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还健在呢！……但願他們……唉！唉……”

过了好些时日。

是因为四公公他們老年人的責劝呢？还是因了丈夫陈德隆磨折得厌了而暫思休息呢？还是梅春姐的苦难轉变了另一个方式的临头呢？……丈夫对她的打駡，便又慢慢地松弛起来。他除了經常喝酒以外，又开始他那本性难移的嫖賭和浮蕩。田中横直这一季已經荒蕪了，而且大半又都抵卖給了人家，他是很可以更加无挂碍地逍遙着。

“德隆哥！……家中沒有米了呢！……”

“餓死他！”

“德隆哥！……天要凉了，孩子沒有衣服呢！……”

“冻死他！”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

常常地，当梅春姐想再要說几句的时候，丈夫已經連头都不回地跑到荒原中了。她无可奈何地祇好自己来舂谷，自己来拿破布衫給孩子改衣裳！……

一切的生活，都重行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

魔渊中，而且还比一年前更要烏黑，更加要悲苦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还健在呢！……但願他們……"

第 六 章

一

"我要杀死你这小砍头鬼！我要杀死你这小砍头鬼！……"

父亲陈德隆拿着一把劈柴刀，大踏步地象赶一只鷄雛般地赶着他的六岁的大兒子香哥兒。两个四岁的，三岁的小的，也跟在他的后面唔呀唔呀地叫着！

他在一个門角弯里将香哥兒擒住了。

"媽呀！……救，救我呀！……"

"你叫！你叫——我割断你的喉嚨！……"

梅春姐象一只野鵝般地从房中飞出去，蛇一般地繞着陈德隆的頸子。

"怎么，德隆哥？"

"我要杀死这小砍头鬼！他媽的！卖他卖不掉，留着来害老子！"

"杀吧！杀吧！……"梅春姐就在他的頸子上狠命地抓了一下！"頂好把那两个小的先杀了，然后再来杀他！再来杀我！……"

陈德隆将劈柴刀和香哥兒向門角弯里一摔，就开始和梅春姐大鬧起来。

他的脸不是六年前的脸，声音也不是六年前的声音了；但他的性情却还和六年前一样。

他摸着他的頸皮，破嗓沙声地罵着：

“你抓呢！你这母猪狗！……我操你的祖宗！……你偷了人，你还养出这小砍头鬼来害我啦！……”

“你为什么不将小的两个先卖呢？不将小的两个先杀呢？……你这狠心的猨！……你沒有本事养活——”

这种話深深地伤了陈德隆的那牛性的，倔强的心。他来不及等她說完，就跳起来給了她一个耳刮子！

“臭婊子！……誰沒有本事？誰沒有本事？……我操你祖宗三万代！”

梅春姐的左脸印了一个血紅的手印，她险些兒哭起来了！孩子們也嗚啦嗚啦地叫着，陈德隆就象发疯般地来揍小孩子。

梅春姐死死地将他扭着，滚着！……一直到他气的发战起来——丈夫是从来不曾气得发战过的——冲到門限前坐下了，她才爬起着。她望着她丈夫的那种倔强的，而又毫无办法的干枯的脸色，也不覚地代他心酸了一回。但这心酸是很有限的，即时又被她的一种历年磨折出来的憎恨心排挤着。

是的，丈夫是变了很多了，单单除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內心以外。六年前，他还是很可以过活的，自耕自种的农人，而現在却是給人家帮零工的小雇佣了；六年前，他还是一个一夫一妻的逍遥汉，而現在却变成三个兒子——不，也許只有两个，因为从那个大的的一双眼睛上，他已經断定出来完全是小砍头鬼——的父亲了；六年前，他还是有名的嫖客，賭徒，和酗酒汉，而現在却变成了一个連一日三餐都得不到口的挨餓的人了！

梅春姐是很能够知道这些的。而且她还能从六年前的一段幸福的生活中，模糊地推想到了丈夫之其所以弄到这个样子的原因和他的目前的路道。但丈夫却不能听信这些，因为梅春姐已經在他的面前变成罪孽的人了，何况梅春姐所講的还不能迎

合他的心意呢。

一陣酷热的南风，燃烧般地扫过来。站在干旱的田野中的雇主家的人，已經又在叫他車水了。陈德隆气憤地站起身来，蹣跚地走着。在他的那黯淡的面容，和无光的螃蟹眼睛里，是很可以看出一种苦悶与倔强相混淆的矛盾来的。

梅春姐望着他走过好远好远了，她才憎恨而又悲哀地叹了一声，走进房中去。她将两个厌恶的小孩哄睡了，又将大的一个挽着，拿了米篮，无可奈何地走向村中的麻子嬸家去借晚飯米。

麻子嬸和梅春姐一样地都是不幸的人：她的大兒子木头壳已經六年不曾回家了，她的最小的两个兒女在前两三年过兵灾水旱时都卖了。……她稍为比較梅春姐好一点的就是他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能得力了，所以她还能馬虎地过着。

"我借給你三升米吧！……你的丈夫在人家去吃飯了，你們就可以吃两天，……唉！总之……"

梅春姐牵着香哥兒在那里坐了一刻功夫；一种不能按耐的恳切的悬心，使她問到了木头壳。

"他嗎？……唉，唉！听說是在一个什么……唉，記不清了！总而言之是蛮远的地方！……"麻子嬸的声音酸楚起来，流出了两点眼泪。这眼泪，就好象是两枝銳利的針刺般的，深深地刺着了梅春姐的衷心。想起黄来，想起六年前的幸福的生活，她几乎又哭出声来了！

"我要不是……麻子嬸，唉！不是抛不下这小冤家，……我情願同你家的木头壳一样呢！……我情願永不回来！……我現在……唉！就祇望那小冤家长大！……或者……"

香哥兒完全莫明其妙地怔着，瞪着他那小小的，吃惊的，星一般的眼睛，拖着他媽媽的手：

“你哭呢，媽媽！……回去吧，爹爹要打我啦！……”

梅春姐撫摸着他的瘦小的头顱，朦朧地釘着他的小眼睛。忽然地，他叫着：

“媽媽，我肚子痛！”

梅春姐提起米籃来，将他抱在怀中，告辞了瘋子嬸，連忙向家里飞奔着！

二

先天不足，而后天又失調的，用母亲的眼泪养成起来的大兒子香哥兒，在丈夫的重层厌恶之下，本来早就非常孱弱的，何况还染上了流行的痢疾呢。

他瘦弱的就象一个小紙人兒了，他的两腮毫无血色地深陷着，格外地显露出他的那一双星一般的小眼珠子，使人見了伤心。

他一拐一拐地从头門口撑壁移过来，爬到媽媽的身旁哭着：

“媽媽！爹爹他又打我哩！……他把‘猪耳朵’① 弟弟吃，不把我吃！……他叫我去守車，……我要吃‘猪耳朵’呢！……我不守車呢！……”

“好宝宝，好香哥！……‘猪耳朵’吃不得呢，你痾痢啦！……”做媽媽的声音显然已經很酸哽了。“来，不要怕爹爹！不要去守車，……媽媽告訴你写字吧！……”

梅春姐忍心地哄着香哥兒。她把六年前从黃手里学来的几个可怜的字，在半块破旧的石板上画給他看。她幻想着这孩子还能讀書，写字，……甚至于同他那死去的爹爹一样。但香哥兒

① “猪耳朵”：一种小孩吃的东西，用面粉做了由油炸出来的，形象猪的耳朵。——原注。

怎么也不肯依她的，他祗尽量地把"猪耳朵"的滋味說得那样好吃，又把爹爹的面相說得那样凶残。

"好呢，香哥兒……看媽媽的字吧！……媽媽等等买'猪耳朵'你吃啦！……"

"不，我就要吃，媽媽！"

这要求是深深地为难了母亲的，她失神地朝头門打望着：眞正地，丈夫携着那两个使她厌恶的小孩兒走来了，他們的小嘴里还啃着"猪耳朵"。

是旧有的酸心发酵要将香哥兒磨死呢？还是他自家的穷困不能解除而迁怒于香哥兒呢？陈德隆撒了两个小孩的手，又大踏步地冲到梅春姐母子們的面前：

"去！小砍头鬼！……同老子守車去！……"

香哥兒死死地把脖子鑽进媽媽的怀中。

"哎呀！——媽媽救我啦！……"

忽然地，那块破旧石板上写的两个歪歪斜斜的"黄"字，映到陈德隆的眼中了，那就同两把烈火燃燒了他的心般的，他猛的一脚将石板从小凳子上踢下来，跌成粉碎了！

"好啊！你媽的！还告訴他学那砍头鬼来害我呢！……"他叫着，他张手向她母子扑来！

梅春姐正待要和他爭閙时，他已經从她的怀中夺过香哥兒了。他冲出头門，向火热的荒原中飞跑着！

香哥兒叫！……梅春姐叫！……两个小的孩子也在头門口哇哇地哭起来了！

陈德隆将他抓着提过了半里路，就将他猛的一摔——跌落在干枯的稻田中，梅春姐不顧性命地奔来将他抱着。

夜晚，香哥兒便渾身火热，昏昏沉沉地不能爬起来了。梅春

姐急的滿屋子乱竄！她連忙将小的两个放睡了，就跑出去寻丈夫和医生。

丈夫正趁着夜間的风凉在那里替雇主們車水，他憤憤地不和梅春姐答話。医生却要跑到鎮上去才能請得来的。在早年，还有四公公、李六伯伯和关鬍子們会一点兒不十分精明的乡下人的医道；然而，現在呢，这些老人們都已經在过荒年时先后死了，村子里就連会写两三味藥方的人都找不出。

梅春姐心慌意乱地走回来，在小油灯下望着那可怜的小脑袋，望着那微睜而少光的星星般的小眼睛。她尽量地忍住自己的酸泪，而不讓它流出来。

好久好久了，香哥兒忽然吃力地釘着他的媽媽，低声地哼叫着：

"我痛哩！……媽媽，你在哪里啦？……爹爹又打我呢！……"

"媽媽在这里！……宝宝，媽媽在这里呢！爹爹不打你呢！……"

"他打我啦！……他不打弟弟！……媽媽，他为什么单单打我呢？……"

媽媽的眼泪已經很难再忍了。一陣刺心的疼痛、悲憤与辛酸，使她不能自制地失声地說出她的哀情了。

"宝宝，香哥！我的肉啊！……他不是你的爹爹呢！……"

香哥兒的眼睛漸漸地痴呆了起来，額角間冒着两滴冰凉的汗珠子。一忽兒，他的全身又火热着。

"我，我的……爹爹呢？……"

媽媽啞着嗓音靠到他的身边。

"宝宝是沒有爹爹的！……宝宝的爹爹——"

香哥兒的身子突然震动一下，他沒有来得及等媽媽說出他

爹爹的去处来，就又合上他的眼睛了。他仍然哼着，但那声音却几乎同蚊子一般地逐渐低微起来。

"媽呀！……我……要……呢，……我……的……爹……爹……啦！——"

媽媽的头，伏到了他那一冷一热的額角上，她大声地，吃惊地呼叫着。

"宝宝！……怎么啦？……香哥！……"

两个小的却惊醒了，哇哇地叫着，梅春姐急忙将他們送到另一张空置的稻草床上，讓他們自家高声地号哭着。

香哥兒的身子終于慢慢地由热而温，由温而冷，而变成了冰凉。他的一双星一般的小眼珠子由牢牢地閉着而又微睜着；但他却是永远地微睜着，而不再閉将下来了。

象从一个万丈深长的山澗上掉下来，象有无数枝烧紅了的鋼針在她的心中穿鑽着，梅春姐驟然失掉她的意識和灵魂了。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悲伤地，呆立在那兒好久好久。那两个小的的哭声几乎震翻了半边天地。

丈夫車水回来了。他老远地在黑暗中大呼着：

"你死了嗎？你媽的！……你讓小孩子們哭死呢！……"

她不做声，也不移动，仍然痴呆了般地站着。她什么都听不見，什么都看不見，一直到丈夫冲到她的面前时。

陈德隆的脸色突然惊悸起来！因为他望見了那小灯斜照着的床鋪上的情形。一陣良心的譴責——一陣罪孽的自覚的不安和悔恨，使他惶悚起来。然而，他却仍然倔强而冷酷，仍然故意地狠心地冷笑了一声：

"死就死吧！狗东西！……頂好通統死掉了，他媽的大家干淨！"

梅春姐忽然由那过度的悲痛的昏沉中苏醒了来。当她感到了自己的一頁心肝已經被人摘去了的时候，当她看清了眼前的事物和丈夫的那仍然象毫无感触的面容的时候，她便象一个僵硬了的死人般地倒向床鋪去，双手抱着那冰凉了的小尸身打滚！

“天啦！……我的心肝啦！……我的肉啦！……我的苦命的兒啦！……你死都不閉眼睛啦！……”

三

一切的幻想，希望，計划，与六年来扶养孩兒长大的重沉的苦心，祗在一刹那間全都摧毁了——变成了一堆湖滨的坟上的泥土。

梅春姐整整地哭了三日，不烧飯，不洗衣，不听邻人們的劝慰，也不管丈夫的凶残和孩子們的哭鬧。到了第四天，她的眼泪也就非常地干枯了，她的声音也就非常地嘶哑了！

她漸漸地由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六年前的模糊而似乎又是非常清晰的路途来！她慢慢地靜思了好久好久！……

夜間，她等丈夫又去和人家車水的时候，用了一种很大的决心的努力，打好了一个小小的衣包；偷偷地讓两个由憎恨丈夫而連及到他們的身上来的小孩睡过之后，便輕輕地走出了家門。

她沒有留恋，沒有悲哀，而且还沒有目的地走着。

夜，仍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夜；荒原，仍旧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荒原！……祗不过是村中少了些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祗不过是梅春姐变換了一回六年前，七年前的心情。

“我往哪里去呢？……”在湖滨，她突然地停住了一下。她把

头微微地仰向上方。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顆最大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紅的，丰潤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在它的下面，还閃耀着两顆小的，也长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个小的带笑的面容浮动……並且还似乎在說：

"媽媽！你去罢！你放心吧！……我已經找到我的爹爹啦！……走吧！你向那东方走吧！……那里明天就有太阳啦！……"

梅春姐痛心地流着两行干枯的眼泪！她是在那里站了，望了好久好久，才又走开的。

在曠野，那老黃瓜——那永远也討不到女人的欢心的独身汉的歌声，又飄揚起来鑽进梅春姐的耳中了。但那完全丧失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調，听来就好象已經变成了一种飢餓与孤独的交織的哀号。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没人睬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响头！……

……………

……………

1935年3月，初稿。

1936年8月，增补，修正。

山村一夜

外面的雪越下越紧了。狂风吹折着后山的枯冻了的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野狗遥远地，忧郁而悲哀地嘶吠着，还不时地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兽类的吼号声。夜的寂静，差不多全給这些交錯的声音碎裂了。冷风一陣一陣地由破裂的壁隙里向我們的背部吹袭过来，使我們不能禁耐地連連地打着冷噤。刘月桂公公面向着火，这个老年而孤独的破屋子主人，是我們的一位忠实的农民朋友介紹給我們来借宿的。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干枯的树枝，右手捋着灰白的鬍子，一边拨旺了火势，一边热烈地，温和地給我們这次的惊慌和劳頓安慰了；而且还滔滔不停地給我們講述着他那生平的，最激动的一些新奇的故事。

因为火光的反映，他的眼睛是显得特别地歪斜，深陷，而且紅紅的。他的額角上牵动着深刻的皺紋；他的鬍子頑强地，有力地高翹着；他的鼻尖微微地带点兒勾曲；嘴唇是頗为寬厚而且松弛的。他說起話来就象生怕人家要听不清或者听不懂他似的，总是一边高声地做着手势，一边用那深陷的，歪斜的眼睛看定着我們。

又因为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靜，他說話时总常常要起身去开开那扇破旧的小門，向风雪中去四围打望一遍，好象察看着有沒有什么人前来偷听的一般；然后才深深地呵着气，抖落那沾身的

雪花，将門兒合上了。

“……先生，您們眞的願意常常到我們这里来玩嗎？那好极了！那我們可以經常地做一个朋友了。”他用手在这屋子里环指了一个圈圈：“您們来时总可以住在我这里的，不必再到城里去住客栈了。客栈里的民团局会給您們麻煩得要死的。那些蠢子啊！……什么保人啦，哪里来啦，哪里去啦，‘年貌三代’啦，……他們对于来客，全象是在买卖一条小牛或者一只小猪那样的，会給您們从头上直看到脚下，連您們的衣服身胚一共有多少斤重量，都会看出来的。眞的，到我們这个連鳥都不高兴生蛋的鬼地方来，就专門欢喜这样子：給客人一点兒麻煩吃吃。好象他們自己原是什么好脚色，而往来的客人个个都是坏东西那样的，因为这地方多年前就不象一个住人的地方了！眞的，先生……

“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些人的：他們自以为是怎样聰明得了不得，而别人只不过是一些蠢子。他們自己拿了刀去杀了人家——杀了‘蠢子’——劫得了‘蠢子’的財帛，倒反而四处去向其他的‘蠢子’招告：他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强盜。并且說：他的所以要杀这个人，还不只是为他自己，而是实在地为你們‘蠢子’大家呢！……于是，等到你們这些眞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甚至于相信到自己动起手去杀自己了的时候，他就会得意洋洋地躲到一个什么黑角落里去，暗暗地好笑起来了：‘看啦！他們这些东西多蠢啊！他們蠢得連自己的媽媽都不晓得叫呢！’……眞的，先生，世界上就眞会有这样一些人的。但他們却不知道：蠢的才是他們自己呢！因为眞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时候，也就会一下子变得聰明起来的。那时候，他們这些自作聰明的人，就是再会得‘叫媽媽’些，也怕是空的了吧。眞的啊，先生！世界上的事情就通統是这样的——我說蠢子終究要变得聰明起来的。要是他不聰明起

来，那他就只有自己去送死了，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十足的痴子，疯子那样的东西！……先生，眞的，不会錯的！……从前我們这里还发生过一桩这样的事呢：一个人会蠢到这样的地步的——将自己亲生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杀了，还要給人家去叩头陪礼！您想：这还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蠢到这样的地步了，又怎能不变成疯子呢？先生！……”

“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嗎？桂公公！一个人又怎能将自己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杀掉呢？”我們对于这激动的說話，实在地感到惊异起来了，便連忙这样問。

“您們实在不錯，先生。一个人怎能将自己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杀掉呢？不会的，普天下不会，也不应該有这样的事情的。然而，我却亲自看見了，而且还和他們是亲戚，还为他們伤了一年多的心哩！先生。”

“怎样的呢？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桂公公！”我們的精神完全給这老人家刺激起来了！不但忘記了外面的风雪，而且也忘記了睡眠和寒冷了。

“怎样一回事？唉：先生！不能說哩。这已經是快两周年的事情了！……但是先生，您們全不覺得要睡嗎？伤心的事情是不能一句話两句話就說得完的！眞的啊，先生！……您們不要睡？那好极了！那我們应該将火加得更大一些！……我将这話告訴您們了，說不定对您們还有很大的益处呢！事情就全是这样发生的：

“三年前，我的一个叫做汉生的学生，干兒子，突然地在一个深夜里跑来对我說：

“‘干爹，我現在已經寻了一条新的路了。我同曹德三少爷，王老发，李金生他們弄得很好了，他們告訴了我很多的事情。我

觉得他們說得对，我要跟他們去了，象跟早两年前的农民会那样的。干爹，你該不会再笑我做蠢子和痴子了吧！’

“‘但是孩子，誰叫你跟他們去的呢？怎么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了？你还是受了誰的騙呢？’我說。

“‘不的，干爹！’他說，‘是我自己想清白了，他們誰都沒有来邀过我；而且他們也并不勉强我去，我只是觉得他們說的对——就是了。’

“‘那么，又是誰叫你和曹三少爷弄做一起的呢？’

“‘是他自己来找我的。他很会帮穷人說話，他說得很好哩！干爹。’

“‘是的，孩子。你确是聪明了，你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記着：千万不要多跟曹三少爷往来，有什么事情先来告訴我。干爹活在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什么事都比你經驗得多，你只管多多相信干爹的話，不会錯的，孩子。去吧！安靜一些，不要讓你的爹爹知道，并且常常到我这里来。……’

“先生，我說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給他那糊塗的，蠢拙的爹爹送掉的。他住得离我們这里并不远，就在这山村子的那一面。他常常要到我这里来。因为立志要跟我学几个字，他便叫我做干爹了。他的爹爹是做老长工出身的，因而家境非常的苦，爷兒俩就专靠这孩子做零工过活。但他自己却十分志气。白天里揮汗替別人家工作，夜晚小心地跑到我这里来念一陣書。不喝酒，不吃烟。而且天性又溫存，有骨气。他的个子虽不高大，但是十分强壮。他的眼睛是大大的，深黑的，头发象一丛短短的柔絲那样……总之，先生！用不着多說，无論他的相貌，性情，脾气和做事的精神怎样，只要你粗粗一看，便会知道这絕不是一个沒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

“他的爹爹也常到这里来。但那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先生！站在他的兒子一道，您們无論如何不会相信他們是父子的。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和他的兒子相反：可怜，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别人家的泥土上。他在我們山后面曹大杰家里做了三四十年长工，而且从来沒有和主人家吵过一次嘴。先生，关于这样的人本来只要一句話：就是猪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气。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老了，完全沒有用了，才由曹大杰家里赶出去。带着兒子，狗一样地住到一个草屋子里，沒有半个人去怜惜他。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和我的婆子一样，而且他的家里也再沒有别的人了！……

“就是这样的，先生。我和他們爷兒俩做了朋友，而且做了亲戚了。我是怎样地喜欢这孩子呢？可以說比自己亲生的兒子还要喜欢十倍。眞的，先生！我是那样用心地一个一个字去教他，而他也从不曾間断过，哪怕是刮风，落雨，下大雪，一約定，他都来的。我讀过的書虽說不多，然而教他却也足有余裕。先生，我是怎样在希望这孩子成人啊！……

“自从那次夜深的談話以后，我教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他来的也更加勤密，而且讀書也更覚得刻苦了。他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的。我一看到他，先生，我那老年人的心，便要溫暖起来了。我想：‘我的心爱的孩子，你是太吃苦了啊！你虽然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你怎样去安頓你自己的生活呢？白天里揮汗吃力，夜晚还要讀書，跑路，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孩子，你的眼睛陷进得多深，而且已經起了紅的圈圈了呢！’唉，先生！当时我虽然一面想，却还一面这样对他說：孩子啊，安心地去做吧！不錯的——你們的路。干爹老了，已經沒有用了。干爹只能睜睜地看着你們去做了哩。爱惜自己一些，不要将身子弄坏了！时

間还长得很呢，孩子喲！……'但是，先生，我的口里虽是这样說，却有一种另外的，可怕的想念，突然来到我的心里了。而且，先生，这又是怎样一种懦弱的，伤心的，不可告人的想念呀！可是，我却沒有法子能够压制它。我只是暗暗为自己的老迈和无能悲叹罢了！而且我的心里还在想哩：也許这样的事情不会来吧！好的人是决不应該遭意外的事情的！但是先生，我怎样了呢？我想的这些心思怎样了呢？……唉，不能說哩！我不知道世界上眞的有沒有天，而且天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人家希望的事，偏偏不来；不希望的，耽心的，可怕的事，却一下子就飞来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天呢？而且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先生，不能說哩。唉，唉！先生啊！……"

因了风势的过于猛烈，我們那扇破旧的小門和板壁，总是被吹得呀呀地作响。我們的后面也覚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气，在袭击着我們的背心。刘月桂公公尽量地加大着火，并且还替我們摸出了一大捆干枯的稻草来，靠塞到我們的身后。这老年的主人家的言詞和举动，实在地太令人感奋了。他不但使我們忘記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劳，而且还使我們忘記了这深沉，冷酷的长夜。

他只是短短地沉默了一会，听了一听那山谷間的，隐隐不断的野狗和兽类的哀鳴。一种夜的林下底阴郁的肃杀之气，渐渐地籠罩到我們的中間来了。他也沒有再作一个其他的举动，只仅仅去开看了一次那扇破旧的小門，便又睁动着他那歪斜的，深陷的，湿潤的眼睛，繼續起他的說話来了。

"先生，我說：如果一个人要过份地去約束和干涉他自己的兒子，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个十足的蠢子！就譬如我吧：我虽然有过一个孩子，但我却从来沒有对他約束过，一任他自己去四处飘

蕩，七八年来，不知道他飘蕩到些什么地方去了，而且連訊息都沒有一个。因为年輕的人自有年輕人的思想，心情和生活的方法，老年人是怎样也不应該去干涉他們的。一干涉，他們的心的和身的自由，便要死去了。而我的那愚拙的亲家公，却不懂得这一点。先生，您想他是怎样地去約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唉，那簡直不能說啊！除了到这里来以外，他完全是孩子走一步便跟一步地罗嗦着，甚至于連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就象生怕有一个什么人会一下子将他的孩子偷去卖掉的那样。您想，先生，孩子已經不是一个三岁两岁的娃娃了，又怎能那样地去监視呢？为了这事情我还不知道向他爭論过几多次哩，先生，我說：

"'亲家公啦！您莫要老是这样地跟着您的孩子吧！为的什么呢？是怕給人家偷去呢？还是怕老鷹来銜去呢？您应当知道，他已經不是一个娃娃了呀！'

"'是的，亲家公。'他說，'我并不是跟他，我只是有些不放心他——就是了！'

"'那么，您有些什么不放心他呢？'我說。

"'沒有什么，亲家公。'他說，'我不过是覚得这样：一个年輕的人，总应該管束一下子才好……'

"'沒有什么！'唉，先生！您想，一个人会懦弱到这样的地步的：馬上說的話馬上就害怕承認得。于是，我就問他：

"'那么，亲家公，你管束他的什么呢？'

"'沒有什么，亲家公，我只是想象我的爹爹年輕时約束我的那样，不讓他走到坏的路上去就是了。'

"'拉倒了您的爹爹吧！亲家公！什么是坏的路呢？'先生，我当时便这样地生气起来了。'您是想将您的汉生約束得同您自己

一样嗎？一生一世牛馬一样地跟人家犁地耕田，狗一样地讓人家赶出去嗎？……唉！你这愚拙的人啊！'先生，我当时只顧这样生气，却并沒有看着他本人。但当我一看到他被我罵得低头一言不发，只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战的时候，我的心便完全輭下来了。我想，先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怜无用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界上来呢？唉，他的五六十岁的光阴如何度过的呢？于是先生，我就只能够这样温和地去对答他了：

"'莫多心了吧！亲家公。莫要老是这样跟着您的汉生了，多爱惜自己一些吧！您要再是这样跟着，您会跟出一个坏結局来的。告訴您：您的汉生是用不着您耽心的了，至少比您聰明三百倍哩。'唉，先生，話有什么用处呢？我应該說的，通統向他說过了。他一当了你的面，怕得你要命；背了你的面，馬上就四处去跟着，赶着他的兒子去了。

"关于他兒子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无論如何不能够去告訴他的。因此我就再三囑咐汉生：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来了。但是，誰知道呢？这消息是从什么地方走給他耳朵里的呢？也許是汉生的同伴王老发吧，也許是曹三少爷和木匠李金生吧！……但是后来据汉生說：他們誰都沒有告訴他过。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觉出来的，因为他夜間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总之，汉生的一切，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因此我就叫汉生特别注意，处处都要防备着他的爹爹。

"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間吧，先生，汉生刚刚从我这里踏着月亮走出去，那个老年的愚拙的家伙便立刻跟着追到这里来了。因为沒有看見汉生，他便覚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样地走近我的身边。然而，却不說話。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他衹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猪鬃那样的几根稀疏的鬍子，也輕輕地发着

战。我想：这老东西一定又是来找我説什么話了，要不然他就絕不会变成一副这样的模样。于是，我就立刻放下了温和的脸色，殷勤地接着他。

"'亲家公啦！您来又有什么貴干呢？'我开玩笑一般地說。

"'沒有什么，亲家公，'他輕声地說。'我只是有一桩事情不，不大放心，想和您来商量商量——就是了。'

"'什么呢，亲家公？'

"'关于您的干兒子的情形，我想，亲家公，您应該知道得很詳細吧！'

"'什么呢？关于汉生的什么事情呢？嗳，亲家公？'

"'他近几个月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亲家公！夜里总常常一个通夜不回来。……'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亲家公！他説不定是跟着什么坏人，走到坏的路上去了。因为我常常看見他同李木匠王老发他們做一道。要是眞的，亲家公，您想：我将他怎么办呢？我的心里啊……'

"'您的心里又怎样呢？'

"'怎样？……唉，亲家公，您修修好吧！您好象一点都不知道那样的！您想：假如我的汉生要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我还有命嗎？我不是要絕了后代了嗎？有誰来替我养老送終呢？将来誰来上坟烧紙呢？我又統共只有这一个孩子！唉，亲家公，帮帮忙吧！您想想我是怎样将这孩子养大起来的呢？别人家不知道，您总应該知道呀！我那样千辛万苦地养大了他，我要是得不到他一点好处，我还有什么想头呢？亲家公！'

"'那么您的打算是应該将他怎样呢？'先生，我有点郑重起来了。

“‘沒有怎样，亲家公，’他說。这家伙大概又对着月光看到我的脸色了。‘您莫要生我的气吧！我只是觉得有点害怕，有点伤心就是了！我能将他怎么办呢？……我不过是想……’

“‘啊——什么呢？’

“‘我想，想……亲家公，您是他的干爹！只有您的話他最相信，您又比我們都聪明得多。我是想……想……求求您亲家公对他去說一句开导的話，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来，那我就，就……亲家公啊！就感——感……您的恩，恩……了。’

“唉！先生！您想：对待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法子呢？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聪明的人。他說了那么一大套，归根結蒂——还不过是为了他自己沒有‘得到他一点好处，’‘怕’沒有人‘养老送終’，‘伤心’沒有人‘上坟烧紙’罢了！而他自己却又沒有力量去‘开导’他的兒子，压制他的兒子，只晓得狗一样地跟踪着，跟出来了又只晓得跑到我这里来求办法，叫‘恩人！’您想，我还能对这样可怜的，愚拙的家伙說点什么有意思的，能够使他想得开通的話呢？唉，先生，不能說哩！当时我是实在觉得生气，也觉得伤心。我极力地避开月光，为了怕他看出了我的不平静的脸色。因为我必須尽我的义务，对他說几句‘开导’他的，使他想得通的話；虽然我明知道我的話对于这头脑糊塗的人沒有用处，但是为了汉生的安静，我也不能够不說啊！

“我說：‘亲家公啦！您刚才罗哩罗嗦地說了这么一大套，到底为的什么呢？啊，您是怕您的汉生走到坏的路上去嗎？那么，您知道什么路是坏的，什么路才是好的呢？——您說：王老发，李金生他們都不是好人，是坏人！那么他們的“坏”又都坏在什么地方呢？——唉，亲家公！我劝您还是不要这样糊塗的乱說吧！凡事都应該自己先去想清一下子，再来开口的。您知道：您的年

紀已經不小了呀！为什么还是这样地孩子一样呢？您怎么会弄得“絕后代”呢？您的汉生又几时对您説过不給您“养老送終”呢？并且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沒有人来“上坟烧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嗳，亲家公，您是——蠢拙的人啊！……’唉，先生，我当时是这样叹气地說。‘莫要再糟蹋您自己了吧，您已經糟蹋得够了！讓我来眞正告訴您这些事情吧：您的孩子幷沒有走到什么坏的路上去，您只管放心好了。汉生他比您聰明得多，而且他們年輕人自有他們年輕人的想法。至于王老发和李金生木匠他們就更不是什么歹人，您何必罗嗦他們，干涉他們呢？您要知道：即算是您將您的汉生管束得同您一样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莫要說我說得不客气，亲家公，同您一样至多也不过是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馬算了。譬如我对我的兒子吧，……八年了！您看我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唉，亲家公啊！想得开些吧！况且您的兒子走的又并不是什么坏的路，完全是为着我們自己。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唉，唉！亲家公啊！您这可怜的，老糊塗一样的人啊！……’

“唉，先生，您想他当时听了我的这話之后怎样呢？他完全一声不做，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賊一样地用他那昏花的眼睛看着我，并且还不住地战动着他的鬍子，开始流出眼泪来。唉，先生，我心完全給这东西弄乱了！您想我还能对他說出什么話来呢？我只是这样輕輕地去向他問了一問：

“‘喂，亲家公！您是覚得我的話說得不对嗎，还是什么呢？您为什么又伤起心来了呢！’

“这时候，先生，我还記得：那个大的，白白的月亮忽然地被一块黑云遮去了；于是，我們就对面看不清大家的面庞了。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了些什么事。半天，半天了……才听見他哀求一样地說道：

“‘唉，不伤心哩，亲家公！我只是想問一問您：我的汉生他們如果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我一个人又怎样办呢？唉，唉！我的——亲家公啊……’

“‘不会的哩，亲家公！您只管放心吧！只要您不再去跟着罗嗦着您的汉生就好了。您不知道一句这样的話嗎——吉人自有天相的！何况您的汉生并不是蠢子，他怎么会不知道招呼他自己呢？……’

“‘唔，是的，亲家公！您說的——都蛮对！只是我……唔，嗯——总有点……不放心他……有点……害——怕——就是了！嗚嗚——……’

“先生，这老家伙站起来了，并且完全失掉了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了。

“‘亲家公，莫伤心了吧！好好地回去吧！’我也站起来送他了。‘您伤心的什么呢？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馬的好呢？还是自己有土地自己耕田的好呢？您安心地回去想清些吧！不要再糊塗了吧！……’

“唉，先生，还尽管罗罗嗦嗦地說什么呢？一句話——他便是这样一个懦弱的家伙就是了。并且憑良心說：自从那次的說話以后，我沒有再覺得可怜这家伙，因为这家伙有很多地方有不应去給他可怜的。但是在那次——我却騙了他，而且还深深地騙了自己。您想：先生！‘吉人自有天相的’，这到底是一句什么狗屁話呢？几时有过什么‘吉人’，几时又看見过什么‘天相’呢？然而，我却那样說了，并且还那样地祷告啦。这当然是我太爱惜汉生和太沒有学問的原故，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話去寬慰那个愚懦的人，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压制和安静自己。但是，先生，事情終于怎样了呢？‘吉人’是不是‘天相’了呢？……

唉，要回答，其实，在先前我早就說过了的。那就是——您所想的，希望的事，偏偏不来；耽心的，怕的和祸祟的事，一下子就飞来了！唉，先生，虽然他們那第一次飞来的祸事，都不是应在我的汉生的头上，但是汉生的死，也就完全是遭了那次事的殃及哩，唉，唉！先生！啊……”

刘月桂公公因为用鉄鉗去拨了一拨那快要衰弱了的火焰。一顆爆裂的紅星，便突然地飞跃到他的鬍子上去了！这老年的主人家連忙用手尖去揮拂着，却已經来不及了，燃断掉三四根下来了。……我們都沒有說話。一种默默的，沉重的，忧郁之感，漸漸地压到了我們的心头。因为这故事的激动力，和煩瑣反复的情节底悲壮，已經深深地鎖住了我們的心喉，使我們插不进話去了。夜底山谷中的交錯的声息，似乎都已經平静了一些。然而愈平静，就愈覚得世界在一步一步地沉降下去，好象一直欲沉降到一个无底的洞中去似地，使我們几乎透不过气来了。风雪虽然仍在飘降，但听来却也已經削弱了很多。一切都差不多漸漸在恢复夜底寂静的常态了。刘月桂公公却并沒有关心到他周围的事物，他只是不住地增加着火势，不住地运用着他的手，不住地蹙动着他的灰暗的眉毛和睜开他的那昏沉的，深陷的，歪斜的眼睛。

因为遭了那火花的飞跃底損失，他繼續着說話的时候，总是常常要用手去摸着，护卫着他那高翘着而有力量的鬍子。

“那第一次的祸事的飞来，”他接着說，“先生，也是在大前年的十一月哩。那时候，我們这里的民团局因为和外来的軍队有了联絡，便想寻点什么功劳去献献媚，巴結巴結那有力量的軍官上司，便不分日夜地来到我們这山前山后四处搜索着。結果，那个叫做曹三少爷的，便第一个給他們弄去了。

“这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降着严霜的早上。我的干兒子汉

生突然地丢掉了应做的山中的工作，喘息呼呼地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边睜大着他那大的，深黑的眼睛，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干爹，我們的事情不好了！曹三少爷給，給，給——他們天亮时弄去了！这怎，怎么办呢？干爹……'

"唉，先生，我当时听了，也着实地替他們着急了一下呢。但是翻过来細細一想，觉得也沒有什么大的了不得。因为我們知道：对于曹三少爷他們那样的人，弄去不弄去，完全一样，原就沒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們願不願意替穷人說話和做事，就只要看他們高兴不高兴便了，他們要是不高兴，不乐意了，說不定还能够反过来弄他的'同伴'一下子的。然而，我那仅仅只是忠誠，赤热而沒有經历的干兒子，却不懂得这一点。他当时看到我只是默默着不做声，便又热烈而認真地接着說：

"'干爹，您老人家怎么不做声呢？您想我們要是沒有了他还能怎么办呢？……唉，唉！干爹啊！我們失掉这样一个好的人，想来实在是一桩伤心的，可惜的事哩！……'

"先生，他的头当时低下去了。并且我还記得：的确有两顆大的，亮晶晶的眼泪，开始爬出了他那黑黑的，湿潤的眼眶。我的心中，完全給这赤誠的，血性的孩子感动了。于是，我便对他說：

"'急又有什么用处呢？孩子！我想他們不会将他怎样吧！你知道，他的爹爹曹大杰还在这里当"里总"① 呀，他怎能不設法子去救他呢？……'

"'唉，干爹！曹大杰不会救他哩！因为曹三少爷跟他吵过架，并且曹三少爷还常常对我們說他爹爹的坏話。您老人家想：

---

① "里总"：同村长乡长一样。——原注。

他怎能去救这样的兒子呢？……并且，曹三少爷是——好的，忠实的，能說話的脚色呀！……’

“‘唉，你还早呢，你的經历还差得很多哩，孩子！’我是这样地撫摸着他底柔絲的头发，說，‘你只能够看到人家的外面，你看不到人家的內心的：你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同口里相合呢？告訴你，孩子！越是会說話的人，越靠不住。何况曹德三的家里的地位，还和你們相差这样远。你还知道“叫得好听的狗，不会咬人——会咬人的狗，决不多叫”的那句話嗎？……’

“‘干爹，我不相信您的話！……’这忠实的孩子立刻揩干着眼泪叫起来了：‘对于别人，我想：您老人家的話或者用得着的。但是对于曹三少爷，那您老人家就未免太，太不原諒他了！……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好的人，会忽然变节！……’

“‘对的，孩子！但願这样吧。你不要怪干爹太說直話，也許干爹老了，事情見得不明了。曹德三这个人我又不常常看見，我不过是这样說說就是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自己可以去做主张，凡事多多防备防备……不过曹德三少爷我可以担保，决不致出什么事情……’

“先生，就是这样的。我那孩子听了我的这話之后，也沒有再和我多辯，便搖头叹气，怏怏不乐地走开了。我当时也覺得有些难过，因为我不应該太說得直率，以致刺痛了他那年輕的，赤热的心。我当时也是怏怏不乐地回到屋子里了。

“然而，不到半个月，我的話便証实了——曹德三少爷安安靜靜地回到他的家里去了。

“这时候，我的汉生便十分惊异地跑来对我說：

“‘干爹，你想：曹德三少爷怎样会出来的？’

“‘大概是他們自己甘心首告了吧？’

"'不，干爹！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三少爷是很有教养的人，他还能够說出很动人的，很有理性的話来哩！……'

"'那么，你以为怎样呢？'

"'我想：說不定是他的爹爹保出来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他的爹爹替他弄的手脚，他自己是决不致于去那样做的！……'

"'唉，孩子啊！你还是多多地听一点干爹的話吧！不要再这样相信别人了，还是自己多多防备一下吧！……'

"'对的，干爹。我实在应該这样吧！……'

"'并且，莫怪干爹說得直：你們还要时刻防备那家伙——那曹三少爷……'

"那孩子听了我这話，突然地惊愕得张开了他的嘴巴和眼睛，說不出話来了。很久，他好象还不曾听懂我的話一样。于是，先生，我就接着說：

"'我是說的你那"同伴"——那曹三少爷啦！……'

"'那該——不会的吧！……干爹！'他迟迟而且吃惊地，不大欲信地說。

"'唉，孩子啊！为什么还是这样不相信你的干爹呢？干爹难道会害你嗎？騙你嗎？……'

"'是，是——的！干爹！……'他一边走，低头回答道。并且我还清晰地听見，他的声音已經漸漸变得酸硬起来了。这时候我因为怕又要刺痛了他的心，便不願意再追上去說什么。我只是想，先生，这孩子到底怎样了呢？唉，唉，他完全給曹德三底好听的話迷住了啊！……

"就是这样地平静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相安无事。虽然这中間我的那愚懦的亲家公曾来过三四次，向我申訴过一大堆一大堆的苦楚，說过許多'害怕'和'耽心'的話。可是，我却除了劝劝

他和安慰安慰他之外，也沒有多去理会他。一直到前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的晚上，那第二次祸祟的事，便又突然地落到他們的头上来了！……

“那一晚，当大家正玩龙灯玩得高兴的时候，我那干兒子汉生，完全又同前次一样，匆匆地，气息呼呼地溜到我这里来了。那时候，我正被过路的龙灯閙得头昏脑胀，想一个人偷在屋子里，点一枝蜡烛看一点書。但突然地給孩子冲破了。我一看見他进来的那模样，便立刻吓了一跳，将書放下来，并且連忙地問着：

“‘又发生了什么呢，汉生？’我知道有些不妙了。

“他半天不能够回話，只是睁着大的，黑得怕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怎样呢，孩子？’我追逼着，并且关合了小門。

“‘王老发給他們弄去了——李金生不見了！’

“‘誰将他們弄去的呢？’

“‘是曹——曹德三！干爹……’他仅仅說了这么一句，两綫珍珠一般的大的眼泪，便滔滔不絕地滚出来了！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的不能說的事啊！

“那时候，我只是看着他，他也牢牢地望着我。……我不做声他不做声！……蜡烛尽管将我們两个人的影子搖得飘飘动动！……可是，我却寻不出一句适当的話来。我虽然知道这事情必然要来了，但是，先生，人一到了过份惊急的时候，往往也会变得愚笨起来的。我当时也就是这样。半天，半天……我才失措一般地問道：

“‘到底怎样呢？怎样地发生的呢？……孩子！’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等在王老发的家里，守候着各方面的訊息，因为他們决定在今天晚上趁着玩龙灯的热閙，去搗曹大

杰和石震声的家。我不能出去。但是，龙灯还沒有出到一半，王老发的大兒子哭哭啼啼地跑回来了。他說："汉叔叔，快些走吧！我的爹爹給曹三少爷带着兵弄去了！李金生叔叔也不見了！……"这样，我就偸到您老人家这里来了！……'

"'唔……原来……'我当时这样平静地应了一句。可是忽然地，一桩另外的，重要的意念，跑到我的心里来了，我便惊急地說：

"'但是孩子——你怎样呢？他們是不是知道你在我这里呢？他們是不是还要来寻你呢？……'

"'我不知道……'他也突然惊急地說——他給我的話提醒了。'我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寻我？……我怎么办呢？干爹……'

"'唉，誠实的孩子啊！'先生，我是这样地吩咐和叹息地說：'你快些走吧！这地方你不能久留了！你是——太沒有經历了啊！走吧，孩子！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躲避一下！'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干爹？'他急促地說：'家里是万万不能去的，他們一定知道！并且我的爹爹也完全坏了！他天天对我罗苏着，他还羡慕曹三忘八"首告"得好——做了官！……您想我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先生，这孩子完全沒有經历地惊急得愚笨起来了。我当时实在覚得可怜，伤心，而且着急。

"'那么，其他的朋友都完全弄去了嗎？'我說。

"'对的，干爹！'他說，'我們还有很多人哩！我可以躲到楊柏松那里去的。

"他走了，先生。但是走不到三四步，突然地又回轉了身来，而且紧紧地抱住着我的頸子。

"'干爹！……'

“‘怎么呢，孩子？’

“‘我，我只是不知道：人心呀——为什么这样险詐呢？……告訴我，干爹！……’

“先生，他开始痛哭起来了，并且眼泪也来到了我的眼眶。我，我，我也忍不住了！……”

刘月桂公公略略停一停，用黑棉布袖子揩掉了眼角間溢出来的一顆老泪，便又接着說了：

“‘是的，孩子。不是同一命运和地位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呢！’我說。‘你往后看去，放得老練一些就是了！不要伤心了吧！这里不是你說話的地方了。孩子，去吧！’

“这孩子走过之后，第二天，……先生，我的那蠢拙的亲家公一早晨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好象准备了一大堆話要和我說的那样，一进門，就战动着他那猪鬃一样的几根稀疏的鬍子，吃吃地說：

“‘亲家公，您知道王，王老发昨，昨天夜間又弄去了嗎？……’

“‘知道呀，又怎样呢？亲家公。’

“‘我想他們今天一，一定又要来弄，弄我的汉生了！……’

“‘您看見过您的汉生嗎？’

“‘沒有啊——亲家公！他昨天一夜都沒有回来……’

“‘那么，您是来寻汉生的呢？还是怎样呢？……’

“‘不，我知道他不在您这里。我是想来和您商，商量一樁事的。您想，我和他生，生一个什么办法呢？’

“‘您以为呢？’我猜到这家伙一定又有了什么坏想头了。

“‘我实在怕呢，亲家公！……我还听見他們說：如果弄不到汉生就要来弄我了！您想怎样的呢？亲家公……’

“‘我想是眞的，亲家公。因为我也听見說过：他們那里还正缺少一个爹爹要您去做呢。’先生，我实在气极了。‘要是您不願意去做爹爹，那么最好是您自己带着他去将您的汉生給他們弄到，那他們就一定不会来弄您了。对嗎，亲家公？’

“‘唉，亲家公——您为什么老是这样地笑我呢？我是眞心来和您商量的呀！……我有什么得罪了您老人家呢！唉，唉！亲家公。’

“‘那么您到底商量什么呢？’

“‘您想，唉，亲家公，您想……您想曹德三少爷怎样呢？……他，他还做了官啊！……’

“‘那么，您是不是也要您的汉生去做官呢？’先生，我实在覚得太严重了，我的心都气痛了！便再也忍不住地罵道：‘您大概是想嚐嚐老太爷和吃人的味道了吧，亲家公？……哼哼！您这好福气的，祿位高升的老太爷啊！……’

“先生，这家伙看到我那样生气，更吓得全身都抖战起来了，好象怕我立刻会将他吃掉或者杀掉的那样，把头完全縮到破棉衣里去了。

“‘唔，唔——亲家公！’他說，‘您，怎么又要罵我呃？我又沒有叫汉生去做官，您怎么又要罵我呢？唉！我，我我不过是这样說說别人家呀！……’

“‘那么，誰叫您說这样的蠢話呢？您是不是因为在他家里做了一世长工而去听了那老狗和曹德三的籠哄，欺騙呢？想他們会叫您一个长工的兒子去做官嗎？……蠢拙的东西啊！您到底怎样受他們底籠哄，欺騙的呢？說吧，說出来吧！您这猪一样的人啊！……’

“‘沒有啊——亲家公！我一点都——沒有啊！……’

"先生，我一看見他那又欲哭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知道怎样的，便又突然的軟下来了。唉，先生，我就是一个这样沒有用处的人哩！我当时仅仅只追了他一句：

"'当眞沒有？'

"'当眞——一点都沒有啊！——亲家公。……'

"先生，就是这样的，他去了。一直到第六天的四更深夜，正当我們这山谷前后的风声紧急的时候，我的汉生又偷来了。他这回却带来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木匠李金生。現在还在一个什么地方带着很多人冲来冲去的，但却沒有能够冲回到我們这老地方来。他是一个大个子，高鼻尖，黃黃的头发，有点象外国人的。他們跟着我点的蜡烛一进門，第一句就告訴我說：王老发死了！就在当天——第四天的早上。幷且还說我那亲家公完全变坏了，受了曹大杰和曹德三的籠哄，欺騙！想先替汉生去'首告'了，好再来找着汉生，叫汉生去做官。那木匠幷且还是这样地揮着他那砍斧头一样的手，对我保証說：

"'的确的呢，桂公公！昨天早晨我还看見他賊一样地溜进曹大杰的家里去了。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包，您想我还能哄騙您老人家嗎，桂公公？'

"我的汉生一句話都不說。他只是失神地忧悶地望着我們两个人，他的眼睛完全为王老发哭肿了。关于他的爸爸的事情，他半句言詞都不插。我知道这孩子的心，一定痛得很利害了，所以我便不願再将那天和他爹爹相罵的話說出来，幷且我还替他寬心地說开去。

"'我想他不会的吧，金生哥！'我說，'他虽然蠢拙，可是生死利害总应当知道呀！'

"'他完全是給怕死，发財和做官吓住了，迷住了哩！桂公

公！’木匠高声地，生气一般地說。

“我不再作声了。我只是問了一問汉生这几天的住处和做的事情，他好象‘心不在焉’那样地回答着。他說他住的地方很好，很稳当，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曹德三和王老发所留下来的事情，都給他和李金生木匠担当了。我当然不好再多問。最后，关于我那亲家公的事情，大家又决定了：叫我天明时或者下午再去汉生家中探听一次，看到底怎样的。并且我們約定了过一天还見一次面，使我好告訴他們探听的結果。

“可是，我的汉生在临走时候还嘱咐我說：

“‘干爹，您要是再看了我的爹爹时，請您老人家不要对他責备得太利害了，因为他……唉，干爹！他是什么都不懂得哩！……并且，干爹，’他又說：‘假如他要沒有什么吃的了，我还想請您老人家……唉，唉，干爹——’

“先生，您想：在世界上还能寻到一个这样好的孩子嗎？

“就在这第二天的一个大早上，我冒着一陣小雪，寻到我那亲家公的家里去了。可是，他不在。茅屋子小門給一把生着锈的鎖鎖住了。中午时我又去，他仍然不在。晚間再去，……我問他那做竹匠的一个癞痢头邻居，据說是昨天夜深时給曹大杰家里的人叫去了。我想：完了……先生。当时我完全忘記了我那血性的干兒子底嘱咐，我暴躁起来了！我想——而且决定要寻到曹大杰家里的附近去，等着，守着他出来，揍他一顿！……可是，我还不曾走到一半路，便和对面来的一个人相撞了！我从不大明亮的，薄薄的雪光之下，模糊地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个人是亲家公。先生，您想我当时怎样呢？我完全沉不住气了！我一把就抓着他那破棉衣的胸襟，厉声地說：

“‘哼——你这老东西！你到哪里去了呢？你告訴我——你

干的好事呀！'

"'唔，嗯——亲家公！沒有呵——我，我，沒有——干什么啊！……'

"'哼，猪东西！你是不是想将你的汉生連皮，連肉，連骨头都給人家卖掉呢？'

"'沒有啊——亲家公。我完全——一点……都沒有啊——'

"'那么，告訴我！猪东西！你只講你昨天夜里和今天一天到哪里去了？'

"'沒有啊！亲家公。我到城，城里去，去寻一个熟人，熟人去了啊！'

"唉，先生，他完全顫动起来了！并且我还記得：要不是我紧紧地拉着他的胸襟，他就要在那雪泥的地上跪下去了！先生，我将他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我的心里完全急了，乱了——沒有主意了。我知道从他的口里是无論如何吐不出眞消息来的。因为他太愚拙了，而且受人家的哄騙的毒受得太深了。这时候，我忽然地記起了我的那天性的孩子的話：'不要将我的爹爹責备得太利害了！……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得！……'先生，我的心又輭下去了！——我就是这样地沒有用处。虽然我并不是在可怜那家伙，而是心痛我的干兒子，可是我到底不应該在那个时候輕易地放过他，不揍他一頓，以致往后沒有机会再去打那家伙了！沒有机会再去消我心中的气憤了！就是那样的啊，先生。我将他輕輕地放去了，并且不去揍他，也不再去罵他，讓他溜进他的屋子里去了！……

"到了約定的时候，我的干兒子又带了李金生跑来。当我告訴了他們那事情的时候，那木匠只是气得乱蹦乱跳，說我不該一拳头都不揍，就輕易地放过他。我的干兒子只是搖头，流眼泪，

完全流得象两条小河那样的，并且他的脸已經瘦得很利害了！被煩重的工作弄得憔悴了！眼睛也越加現得大了，深陷了！好象他的脸上除了那双黑黑的眼睛以外，就再看不見了别的东西那样的。这时候我的心里的着急和悲痛的情形，先生，我想您們总該可以想到的吧！我实在是覚得他們太危险了！我叫他們以后絕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免得給人家看到。并且我决意地要我的干兒子和李金生暂时离开这山村子，等平静了一下，等那愚拙的家伙想清了一下之后再回来。为了要使这孩子大胆地离开故乡去飘泊，我还引出自己的經历来做了一个例子，对他說：

"'去吧，孩子啊！同金生哥四处去飘游一下，不要再拖延在这里等祸事了！四处去見見世面吧！……你看干爹年輕的时候飘游过多少地方，有的地方你連听都沒有听到过哩。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入軍营，打仗，坐班房……什么苦都吃过，可是，我还活到六十多岁了。并且你看你的定坤哥，（我的兒子的名字，先生。）他出去八年了，信都沒有一个。何况你还有金生哥做同伴呢！……'

"可是，先生，他們却不一定地答应。他們只是說事业抛不开，沒有人能够接替他們那沉重的担子。我当时和他們力爭說：担子要紧——人也要紧！直到最后，他們終于被說得沒有了办法，才答应着看看情形再說；如果眞的站不住了，他們就到外面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始終不放心他們这样的回答。我說：

"'要是在这几天他們搜索得利害呢？……'

"'我們并不是死人啊，桂公公！'木匠說。

"他們走了，先生，我的干兒子实在不舍地說：

"'我几时再来呢，干爹？'

"'好些保重自己吧！孩子，处处要当心啊！我这里等事情平

静之后再来好了！莫要这样的，孩子！見机而作，要紧得很时，就到远方去避一时再説吧！……'

"先生，他哭了。我也哭了。要不是有李金生在他旁边，我想，先生，他説不定还要抱着我的頸子哭半天呢！……唉！唉——先生，先生啊——又誰知道这一回竟成了我們的永别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火堆漸漸在熄灭了，枯枝和枯叶也沒有了。我們的全身都給一种快要黎明时的严寒袭击着，冻得同生鉄差不多。刘月桂公公只管在黑暗中战得悉索地作响，并且完全停止了他的説話。我們都知道：这老年的主人家不但是为了寒冷，而且还被那旧有的，不可磨消的創痛和悲哀，沉重地鞭捶着！雄鷄已經遙遙地啼过三遍了，可是，黎明还不即刻就到来。我們为了不堪在这严寒的黑暗中沉默，便又立刻請求和催促这老人家，要他将故事的"收場"赶快接着説下去，免得耗費时間了。

他摸摸索索地站起身来，沿着我們走了一个圈子，深深地叹着气，然后又坐了下去。

"不能説哩，先生！唉，唉！……"他的声音顫动得非常利害了。"説下去連我們的心都要痛死的。但是，先生，我又怎能不給您們説完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的平靜日子，我們这山谷的村前村后，都現得蛮太平那样的。先生！李金生沒有来，我的亲家公也沒有来。我想事情大概是沒有关系了吧！亲家公或者也想淸一些了吧！可是，正当我准备要去找我那亲家公的时候，忽然地，外面又起了风传了——鬼知道这风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只是听到那个癩痢头竹匠对我説了这么一句：'汉生給他的爹爹带人弄去了！'我的身子便象一根木头柱子那样地倒了下去！……先生，

在那时候，我只一下子就痛昏了。并且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給我弄醒来的。总之，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經給血和泪弄模糊了！我所看見的世界完全变样了！……我虽然明知道这事情終究要来的，但我又怎能忍痛得住我自己呢？先生啊！……我不知道做声也不知道做事地，呆呆地坐了一个整日。我的棉衣通統給眼泪湿透了。一点东西都沒有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沒有比这更残酷，更伤心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要落到我的头上呢？我想：我还有什么呢？世界上剩給我的还有什么呢？唉，唉！先生……

"我完全不能安定，睡不是，坐不是，夜里燒起一堆大火来，一个人哭到天亮。我虽然明知道'吉人天相'的話是狗屁，可是，我却卑怯地念了一通晚。第二天，我无論如何忍痛不住了，我想到曹大杰的大門口去守候那个愚拙的东西，和他拚命。但是，我守了一天都沒有守到。夜晚又来了，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下去，就好象看見我的汉生带着渾身血污在那里向我哭訴的一样。一切夜的山谷中的声音，都好象变成了我的汉生的悲憤的申訴。我完全丧魂失魄了。第三天，先生，是一个大风雨的日子，我不能够出去。我只是咬牙切齿地駡那蠢恶的，愚拙的东西，我的牙齿都咬得出血了。'虎口不食兒肉！'先生，您想他还能算什么人呢？

"連夜的大风大雨，刮得我的心中只是炸开那样地作痛。我挂記着我的干兒子，我眞是不能够替他作想啊！先生，連天都在那里为他流眼泪呢。我滚来滚去地滚了一夜，不能睡。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探听出消息的人。天还沒有大亮，我就爬起来了，我去开开那扇小門，先生，您想怎样呢？唉，唉！世界眞会有这样伤心的古怪事情的——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个要命的愚拙的家伙。他为什么会回到这里来的呢？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唉，唉，先生！他完全落得渾身透湿，狗一样地蹲在我的門外面，抖索着身子。他大概是来得很久了，蹲在那里而不敢叫門吧！这时候，先生，我的心血完全涌上来了！我本是想要拿把菜刀去将他的头頂劈开的，但是，我还沒有来得及翻身去，他就爬到泥地上跪下来了！他的头搗蒜那样地在泥水中搗着，并且开始小孩子一样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先生，憑大家的良心說說吧！我当时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該怎样办呢？唉，唉！这蠢子——这疯子啊！……杀他吧？看那样子是无論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不杀嗎？又恨不过，心痛不过！先生，連我都差不多要变成疯子了呢！我的眼睛中又流出血来了！我走进屋子里去，他也跟着，哭着，用膝头爬了进来。唉，先生！怎样办呢？……

"我坐着，他跪着。……我不做声，他不做声！……他的身子抖，我的身子也抖！……我的心里只想連皮連骨活活的吞掉他，可是，我下不去手，完全沒有用！……

"'嗚——嗚……亲家公！'半天了，他才昂着那泥水沾污的头，說。'恩，我的恩——人啊……打，打我吧！……救救，我和孩，孩子吧！嗚，嗚——我的恩——亲家公啊……'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叫人伤心的話呢！我拿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唉，唉，先生！眞的呢，我要不是为了我那赤誠的，而又无罪受难的孩子啊！……我当——时只是——

"'怎样呢？——你这老猪啦！孩子呢？孩子呢？——'我提着他的湿衣襟，严酷地問他說。

"'沒有——看見啊！亲家公，他到——嗚，嗚，——城，城里，粮子① 里去了哩！——嗚，嗚……'

---

① 粮子：即軍队，兵营。

“‘啊——粮子里？……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跟去做老太爷呢？你还到我們这穷亲戚这里来做什么呢？……’

“‘他，他們，曹大杰，赶，赶我出来了！恩——恩人啊！嗚，嗚！……’

“‘哼！“恩人啊！”——誰是你的“恩人”呢？……好老太爷！你不要認錯了人啦……只有你自己才是你兒子的“恩人”，也只有曹大杰才是你自己的恩人呢！……’

“先生，他的头完全叩出血来了！他的喉嚨也叫嘶了！一种报复的，厌恶的，而且又万分心痛的感觉，压住了我的心头。我放声大哭起来了。他爬着上前来，下死劲地抱着我的腿子不放！而且，先生，一說起我那受罪的孩子，我的心又禁不住地軟下来了！……看他那样子，我还能将他怎么办呢？唉，先生，我是一生一世都沒有看見过蠢拙得这样可怜的，心痛的家伙呀！……

“‘他，他們叫我自己到城，城里去！’他接着說，‘我去了！进，进不去呢！嗚，亲家——恩人啊！……’

“唉，先生！直到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白过来了。我說：‘老猪啦！你是不是因为老狗赶出了你，而要我陪你到城里的粮子里去問消息呢？’先生，他只是狗一样地朝我望着，很久，并不做声。‘那么，还是怎样呢？’我又說。

“‘是，是，亲家恩人啊！救救我的孩子吧——恩——恩人啊！……’

“就是这样，先生！我一問明白之后，就立刻陪着他到城里去了。我好象拖猪羊那样地拖着他的湿衣袖，冒着大风和大雨，連一把伞都不曾带得。在路上，仍旧是——他不作声，我不作声。我的心里只是象被什么东西在那里踩踏着。路上的风雨和过路的人群，都好象和我們沒有关系。一走到那里，我便叫他站住了；

自己就亲身跑到衙門去問訊和要求通报。其实，并不費多的周折，而卫兵进去一下，就又出来了。他說：官长还正在那里等着要寻我們說話呢！唔！先生，听了这話，我当时还着实地惊急了一下子！我以为还要等我們，是……但过細一猜测，覚得也沒有什么。而且必須要很快地得到我的干兒子的消息，于是，就大着胆子，拖着那猪人进去了。

“那完全是一个怕人的場面啦！先生。我还記得：一进去，那里面的內卫，就大声地吆喝起来了。我那亲家公几乎吓昏了，腿子只是不住地抖战着。

“‘你們中間誰是文汉生的父亲呢？’一个生着小鬍子的官兒，故意装得溫和地說。

“‘我——是。’我的亲家公一根木头那样地回答着。

“‘好哇！你来得正好！……前两天到曹大爷家里去的是你嗎？’

“‘是！……老爷！’

“唉，先生！不能說哩。我这时候完全看出来了——他們是怎样在摆布我那愚拙亲家公啊！我只是牢牢地将我的眼睛閉着，听着！……

“‘那么，你来又是做什么的呢？’官兒再問。

“‘我的——兒子啦！……老爷！’

“‘兒子？文汉生嗎？原来……老头子！那給你就是娄！——你自己到后面的操場中去拿吧！……’

“先生，我的身子完全支持不住了，我已經快要昏痛得倒下去了！可是，我那愚拙的亲家公却还不知道，他似乎还喜得，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听着：他大概是想奔到后操場中去‘拿兒子’吧！……突然地，給一个声音一带，好象就将他带住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老东西！’

“‘我的——兒子呀！’

“先生，我的眼越閉越牢了，我的牙关咬得綳紧了。我只听到另外一个人大喝道：

“‘哼！你还想要你的兒子哩，老烏龟！告訴你吧！那样的兒子有什么用处呢？“为非做歹！”“忤逆不孝！”“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我們已經在今天早晨給你……哼哼！枪毙了——你还不快些叩头感謝我們嗎？……嗯！要不是看你自己先来“首告”得好时……’

“先生！世界好象已經完全翻过一个边来了！我的耳朵里雷鳴一般地响着！眼睛里好象閃动着无数条金蛇那样的。模糊之中，只又听到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叫道：

“‘去呀！你們两个人快快跪下去叩头呀！这还不应当感激嗎……’

“于是，一个沉重的枪托子，朝我們的腿上一击——我們便一齐連身子倒了下去，不能够再爬起来了！……

“唉，唉！先生，完了啊！——这就是一个从蠢子变痴子、疯子的伤心故事呢！……”

刘月桂公公将手向空中沉重地一击，便沒有再作声了。这时候，外面的，微弱的黎明之光已經开始破綻进来了。小屋子里便立刻現出来了所有的什物的輪廓，而且漸漸地清晰起来了。这老年的主人家的灰白的头，仰靠到床沿上，歪斜的，微閉着的眼皮上，留下着交錯的泪痕。他的有力的鬍子，完全阴郁地低垂下来了，错乱了，不再高翘了。他的松弛的，寬厚的嘴唇，为說話的过度的疲劳，而頻頻地战动着。他似乎从新感到了一个枪托的重击那样，躺着而不再爬起来了！……我們虽然也覺十分疲劳，

困倦，全身疼痛得要命，可是，这故事的悲壮和人物的英雄的教訓，却償还了我們的一切。我們覚得十分沉重地站起了身来，因为天明了，而且必須要赶我們的路。我的同伴提起了那小的衣包，用手去推了一推刘月桂公公的肩膊。这老年的主人家，似乎还才从梦境里惊覚过来的一般，完全怔住了！

“就去嗎？先生！……您們都不覚得疲倦嗎？不睡一下嗎？不吃一点东西去嗎？……”

“不，桂公公！謝謝你！因为我們要赶路。夜里惊扰了您老人家一整夜，我們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呢！”我說。

“唉！何必那样說哩，先生。我只希望您們常常到我們这里来玩就好了。我还罗罗嗦嗦地，扰了您們一整夜，使您們沒有睡得覚呢！”桂公公說着，他的手几乎又要揩到眼睛那里去了。

我們再三郑重地，亲敬地和他道过了别，踏着碎雪走出来。一路上，虽然疲倦得时时要打瞌睡，但是只要一想起那伤心的故事中的一些悲壮的，英雄的人物，我們的精神便又立刻振作起来了！

前面是我們的路……

1936年7月4日，大病之后。

湖　上

晚飯后，那个姓王的混名叫做“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将我騙到了洞庭湖边。

他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放蕩的人物。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留着两撇細細的鬍子了。他底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的。他的眉毛上，长着一顆大的，亮晶晶的紅痣。他那喜欢說謊的小嘴巴，被压在那寬大的誠实的鼻梁和細鬍子之下，是显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称的。他一天到晚，总是向人家打趣着，謊騙着。尤其是逗弄着每一个比較誠实和規矩的同事，出去受窘和上当，那是差不多成为他每天唯一的取乐的工作了。

他对我，也完全采一种玩笑的态度。他从来沒有叫过我底名字，而只叫“小虫子”，或者是“沒有經过世故的娃娃”。

“喂！出去玩吧，小虫子，”一下办公厅，他常常这样的向我叫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用功呢？你眞是一个——沒有經过世故的娃娃呀！……来，走吧，‘人生不滿百，常怀千年憂’，你大概又在这里努力你底万里前程了罢，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一千岁底人的呀！何不及时行行乐呢？……小虫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啦！……”于是他接着唱着他那永远不成腔調的京戏：“嘆人生……世間……名利牽！抛父母……別妻子……远离……故……园！……”

今天，他又用了同样的論調，强迫着将我底書抛掉了。并且还拉着我到湖上，他說是同去参观一个漁夫們底奇怪的結婚礼。

我明明地知道他又在說謊了。但我毕竟还是跟了他去，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和我开一个怎样的玩笑。

黄昏的洞庭湖上的美丽，是很难用笔墨形容得出来的。尤其是在这秋尽冬初的时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摆脫了夏季的渾浊，澄清得成为一片碧綠了。輕軟的，光滑的波涛，連連地，合拍地抱吻着沙岸，而接着发出一种失望的叹息似的低語声。太阳已經完全沉沒到遙遙的，无际涯的水平綫之下了。留存着在天空中的，只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紅的，蓝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軟滑的波涛美丽了。离开湖岸約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时有一陣陣雪片似的蘆花，随风向岸边飘忽着。远帆逐渐地归来了，它們一个个地掠过蓼花洲，而开始剪断着它們底帆索。

人在这里，是很可以忘却他自身底存在的。

我被老耗子拉着走着，我底心灵就仿佛生了翅膀似的，一下子活到那彩霞的天际里去了。我只顧貪婪地看着湖面，而完全忘記了那开玩笑的事情。

当我們走近了一个比較干凈的碼头底时候，突然地，老耗子停住了。他用一只手遮着前額，靜靜地，安閑地，用他那眯眯的小眼睛，开始找寻着停泊在碼头下底某一个船只。而这时候，天色是漸漸地昏暗起来了，似乎很难以分辨出那些船上底人底面目。那通統是一些旧式的，灵活的小划船。約莫有二十来只吧。它們并排地停泊着，因为給我看出来了那上面底某一种特殊的标志，我便突然地警覺过来了。

老耗子放下他底手来，对我歪着头，装了一个会心的，諷刺

的微笑。因为过份地厭恶底緣故，我便下死劲地对他啐了一口：

“鬼东西呀，你为什么将我带到这地方来呢？”

他只聳了一聳肩，便强着我走下第一級碼头基石。并且附到我底耳边低低地說：

“傻孩子，还早啦！……人家的新娘子还沒有进屋呢。”

“那末，到这里来又是找誰呢？……”

“不做声，……”他命令地說，并且又拖着走下三四級基石了。

我完全看出了他底詭計。我知道，在这时候，縱使要設法子逃脫，也是不可能的，丢丑的事情了。他将我底手膀挾得牢牢的，就象預先知道了我一定要溜开的那样。天色完全昏暗下来了。黑色的大的魔口，张开着吞蝕了一切。霞光也通統幻灭了，在那混沌的，模糊的天际，却又破綻出来了三四顆透亮的，綠眼睛似的星星。

我暗自地稳定了一下自己底心思，壮着胆子，跟着他走着。碼头已經只剩六七級了，老耗子却仍然沒有找着他底目的，于是，他便不得不叫了起来：

“秀兰！……喂！——哪里啊？……”

每一个小船上都有头伸出来了，并且立刻响来一陣杂乱的，銳利而且亲热的回叫：

“客人！……补衣吧？”

“格里啦——客人哩！”

“我們底补得眞好呢，客人！……”

我底心跳起来了，一陣不能抑制的恶心和羞赧，便开始象火一般地燃烧着我那“沒有經过世故的”双頰。老耗子似乎更加变得鎮靜了，因为还沒有听到秀兰底回答，他便繼續地叫着：

“秀兰！……喂！……秀兰啦……”

“这里！……王伯伯！……”一个清脆的，細小的声音，在远远的角角上回应着。

一会兒，我們便掠过那些热烈的呼叫，摸着踏上一个搖摆得利害的小划船了。这船上有一股新鮮的，油漆底气味。很小，很象一个蓮子船兒改造的。老耗子蹲在艙口上，向那里面的一个孩子問道：

“媽媽呢，蓮伢兒？”

“媽媽上去了！……”

“上哪里去了呀？”

那孩子打了一个噴嚏，沒有回答。老耗子便連忙鑽了进去，很熟識地刮着火柴，寻着一盞有罩子的小桐油灯燃着了。在一顆黃豆般大的，一跳一跳的火光之下，照出来了一个长发的，美丽的女孩子底面目。这孩子很小，很瘦，皮肤被湖风吹得略略带点黃褐色。但是她底脸相是端正的。她底嘴唇紅得特别鮮艳，只要微微地笑一下，就有一对动人的酒靨，从她底两頤上現了出来。她底鼻子，高高的，尖尖的。她底眉毛就象用水笔描画出来的那样清秀。但是我却沒有注意到：她底那一对有着长睫毛的，大大的，带着暗蓝色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見一切的。她斜斜地躺在那鋪着縷毯和白被子的，干净的艙板上，静静地傾听着我們底举动。

我馬上对这孩子怀着一种同情的，惋惜的心情了。

“还有誰同来呀，王伯伯？”她带笑地，羞怯地說。

“一个叔叔！……你的媽媽到底哪里去了呢？”老耗子又問了。

“她說是找秋菊姑姑的，……我不晓得……她去得蛮久了！……”

老耗子摸着鬍子，想了一想，于是对我笑道：

"你不会跑掉嗎，小虫子？"

"我为什么要跑呢？……"

"好的，跑的不是好脚色。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寻她来！……但是，留意！你不要偷偷地溜掉呀！……要是給别的船上拖去吃了'童子鷄'，那么，嘿嘿！……"他馬上又装出了一个滑稽的，唱戏似的姿势："山人就不管了——啊！……"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因为我看破了这条詭計也沒有什么大的了不得。而且那盲目的女孩子，又是那样可爱地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我倒巴不得他快快地走上去，好讓我有机会詳細盘問一下这女孩子——关于他和她們往来的关系。

晚风漸漸地吹大了。船身波动起来，就象小孩子睡搖籃那样地完全沒有了把握。当老耗子上去之后，我便将那盞小桐油灯取下来放在艙板上，并且一面用背脊挡着风的来路，提防着将它拂灭了。

那女孩子打了一个翻身，将面庞仰向着我，她似乎想对我說一句什么話，但是她只将嘴巴微微地顫了一下，現了一現那两个动人的酒靨，便又羞怯地停住了。她底那蒙矓的大眼睛，睁开了好几次，长睫毛閃动着就象蝴蝶底翅膀似的，可是她終于只感到一种痛苦的失望，因为她无論如何也不能够看見我。

"你底媽媽常常上岸去嗎？"我开始問她了。

"嗳——这鬼婆子！"蓮伢兒应着。"她就象野猫一样哩，一点良心都沒得的！……嗳嗳，叔叔——你貴姓呀？"

"我姓李……你十一岁嗎？"

"不，十二岁啦！"她用小指头对我約着。但是她約錯了，她伸出底指头，不是十二岁，而仍旧是十一岁。

“你一个人在船上不怕嗎？”

“怕呀！……我們这里常常有恶鬼！……我眞怕呢，叔叔！……下面那只渡船上底賈鬍子，就是一只恶鬼。他眞不要脸！他常常不做声地摸到我們这里来。有一回他将我底一床被窝摸去了，唉，眞不要脸！我打他，他也不做声的！……还有，洋船棚子里底烂橘子，也是一只恶鬼。他常常做鬼叫来唬我！……不过他有一枝吹得蛮好听的小笛子，叔叔，你有小笛子嗎？……”

“有的。”我謊騙她說。“你欢喜小笛子嗎？明天我給你带一枝来好了。……你底媽媽平常也不带你上去玩玩嗎？……”

“嗳嗳，……她总是带别人上去的——沒得良心的傢伙！……”她抱怨地，悲哀地叹了一口气。“我有眼睛，我就眞不求她带了，象烂橘子一样的，跑呀，跑呀！……嗳嗳，叔叔，小笛子我不会吹呢？”

“我告訴你好啦！”

“告訴我？……”她快活地現出了她那一对动人的酒靨，叫道：“你是一个好人是嗎？叔叔！……我底媽媽眞不好，她什么都不告訴我的。有一回，我叫她告訴我唱一个調子，她把我打了一頓。……还有，王伯伯也不好，他也不告訴我。他还叫媽媽打我，不把飯我吃！……”

“王伯伯常常来嗎？”我插入她底話中問道。

“唔！……”她底小嘴巴翘起了，生气似地。“他常常来。他一来就拖媽媽上去吃酒。……有时候也在船上吃！……我底媽媽眞丑死了，吃了酒就要哭的——哭得伤心伤意！王伯伯总是唱，他唱得我一句都不懂！……他有时候就用拳脚打媽媽！……只有那个李伯伯頂好啦！他又不打媽媽，他又欢喜我！……”

"李伯伯是誰呀?"

"一个老倌子①，摸摸有蛮多鬍子的。他也姓李，他是一个好人。……还有，张伯伯也有鬍子，也是一个好人。……黄叔叔和陈叔叔都沒得鬍子。陈叔叔也喜欢我，他說話象小姑娘一样細，……黄叔叔也頂喜欢打媽媽——打耳刮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媽說他們是兵，会杀人的！我真怕哩！……只有一个挑水的老倌子，媽可以打他，駡他！……媽媽說他沒得錢——頂討厌！嘜嘜，他买糖我吃，他会笑。他喜欢我！媽媽这样頂不好——只要錢，只吃酒。她底朋友頂少有一百个，这一个去，那一个又来……"

这孩子似乎說得非常兴奋了，很多的話，都从她底小嘴里不断地滚了出来，而且每一句都說得十分的清楚，流利。尤其是对于她底母亲过去的那些人底記忆，就比有眼睛的孩子还說得真确些。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并且她底小脸上底表情，也有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引誘的魔力。只要她飞一飞睫毛，現一現酒靥，就使人覚得格外地同情和可爱了。

我問她底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她久久沒有回答。一提到眼睛，这孩子底小脸上就苦痛起来了。并且立刻沉入到一种深思的境地，象在回想着她那完全記不清了的，怎样瞎眼睛底經过似的。半天了，她才憤憤地叹了口气說：

"都是媽媽不好！……生出来三个月，就把我弄瞎啦！清光瞎②呢。……我叫她拿把小刀割我一只耳朵去，換只看得見的眼睛給我，她就不肯。她頂怕痛，这鬼婆子！……我跟她說——嘜嘜，借一只眼睛我看一天世界吧！……她就打我——世界沒有什

① 老倌子：即湘語老头子。——原注。

② 清光瞎：即青盲，視力丧失而眸子外形完整的一种眼疾。

么好看的，通統是恶鬼！……”

一說到恶鬼，她底脸色，就又更加气憤起来。

“她騙我，叔叔。……象賈鬍子和烂橘子那样的恶鬼，我眞不怕哩！”

湖上底风势越吹越大了。浪涛气势汹汹地，大声地号吼着，将小船拋击得就象打斤斗似地，几乎欲复灭了。我底背脊原向着外面的，这时候便漸漸地感到了衣裳的单薄，而大大地打起寒战来。我只能把小灯移一移，把身子也縮进到中艙里面去。我和这孩子相距只有一尺多远了。正当我要用一种别样的言詞去对她安慰和比喻世界是怎样一个东西底时候，突然地，从对面，从那碼头底角角上，响来了老耗子底那被逆风吹得发抖了的怪叫声：

“你跑了嗎，小虫子？……”

“我底媽媽回来了。”蓮伢兒急忙地向我告訴道。

船身又經过一下剧烈的，不依浪涛底规則的顚簸之后，老耗子便拉着一个女的鑽进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长面孔的妇人。她底相貌大致和蓮伢兒差不多，却沒有秀气。也是小嘴巴，但是黑黑的，水汪汪的，妖冶的眼睛。皮肤比蓮伢兒底还要黑一点，眉毛也現得粗一点，并且一只左耳朵是缺了的。老耗子首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哈，然后便頗为得意地摸着鬍子，向我介紹道：这就是他的情妇——蓮伢兒的母亲——秀兰，……并且說：他們老早就預备了，欲将一个生得很好看的，名字叫做秋菊的小姑娘介紹給我。但是他們今天去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那孩子大概是到哪一个荒洲上去割蘆葦去了。……老耗子尽量地把这事情說得非常正經，神秘，而且富有引誘力。甚至于說的时候，他自己笑都不笑一下。……到末了，还由他底情妇用手势

补充道：

“娄娄娄，叔叔！这伢兒这样高，这样长的辮子，这样大的眼睛……”

她将自己底眼睛妖媚地笑着，并且接着唱起一个最下流的，秽亵的小調来。

我的面孔，一直紅到耳根了。我虽然事先也曾料到并且防到了他們这一着，但是毕竟还是“沒有經过世故”底原故，使他們終于开成一个大大的玩笑了。（幸喜那个叫做秋菊的女孩子还沒有給他們找到。）这时候，老耗子突然地撕破了他那正經的面具，笑得打起滾来。那女人也笑了，并且一面笑，一面伏到老耗子底身上，尽量地做出了淫猥的举动。

我完全受不住了，假如是在岸上，我相信我一定要和老耗子打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忍耐。我只用鼻子哼了一口气，拚命地越过他們底身子，鑽到船头上了。

他們仍旧在笑着，当我再順着风势跳到黑暗的碼头上底时候，那声音还可以淸晰地听得出来。只有那盲目的女孩子沒有忘記她应該和我告别，就从艙口上抛出了一句遙遙的，亲热的呼叫：

“叔叔！李……叔……叔，……明天……来啊！……小……笛……子呀！……”

我下意識地在大风中站了一下，本想回应那孩子一句的，但是一想到那一对家伙的可恶和又必須得避免那左右排列着的，同样的小船底痲煩的时候，我便拔步向黑暗中飞逃了。

一連四天，我沒有和老耗子說一句話。虽然他总是那样狡猾地，抱歉似地向我微笑着，我却老板着面孔不理他。同事們也

大都听到了这么一桩事，便一齐向我取笑着，打趣着。这，尤其是那些平日也上过老耗子底大当的人，他們好象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变相的报复的机会，而笑得特别起劲了。

"好啦！我以为只有我們上当呢！……"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他們这样的嘲弄，我底心里，只是老放不下那个可怜的盲目的女孩子。

直到第五天——星期日——底上午，老耗子手里拿着一封信，又老着面皮来找我了。他說他底母亲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要他赶快寄点錢去，准备后事，但是他自己底薪金早就支光了，不能够再多支，想向我借一点錢，凑凑数。

一年多的同事，我才第一次看到老耗子底忧郁的面相。他的小鬍子低垂了，眉头皺起了，那顆大的紅痣也不放亮了，寬闊的鼻子馬上涨得通紅了起来！……

我一个錢也沒有借給他。原因倒不是想对他报复，而是眞的沒有錢，也不滿意他平时底那种太放蕩的举动。他走了，气憤憤地又去找另外一个有錢的同事。我料到他今天是一定沒有閑心再去玩耍了的，于是我便突然地記起了那个盲目的女孩子，想趁这机会溜到湖上去看看。

吃过午飯了，我买了一枝口上有木塞的，容易吹得叫的小笛子，一个小銅鼓，一包花生，糖果，和几个淮橘。并且急急地，贼一般地——因为怕老耗子和其他的同事看見——溜到了湖上。

事实証明我底預料沒錯——老耗子今天一天沒有来。蓮伢兒底媽媽吃过早飯就上岸去寻他去了。

我将小笛子和糖果通統摆在艙板上，一样一样地拿着送到这孩子底小手中。她是怎样地狂喜啊！当她抓住小笛子底时候，我可以分明地看見，她底小脸儿乎喜到了吃惊和发痴的状

态。她底嘴唇抿笑着，并且立刻現出了那一对大大的，动人的酒靨来。她不知所措地将面庞仰向着我，暗蓝色的无光的眼睛痛苦地睁动着。……

"叔叔呀！这小笛子是你刚刚买来的嗎？……嗳嗳，我不晓得怎样吹哪！……哎呀——"当她底另一只手摸着了我递給她的橘子和糖果底时候，她不覺失声地叫道：

"这是么子呢？叔叔——嗳嗳，橘子呀……啊呀，还有——这不是花生嗎？有壳壳的，这鬼家伙！……还有——就是管子糖呀！……嗳嗳，又是菱角糖！……叔叔，你家里开糖鋪子嗎？你有錢嗎？……我媽媽説，糖鋪子里底糖頂多啦，嗳嗳，糖鋪子里也有小笛子买嗎？……"

她畏縮地，羞怯地将小笛子送到了嘴边，但是不成，她拿倒了。当我好好地，細心地給她糾正的时候，她突然地飞紅了脸，并且小心地，害怕似地只用小气吹了一口：

"逑——逑——逑！……"

我蹲着剝橘子給她吃，并且教給她用手指按动着每一个笛上底小孔，这孩子是很聪明的，很快就学会了两三个字音，并且高兴到連橘子都不願吃了。

我回头望望湖面，太阳已經无力地，懶洋洋地偏向西方去了。因为沒有风，远帆就象无数块参差的墓碑似的，一动不动地在湖上竖立着。蓼花洲湖蘆葦，一小半已經被割得象老年的癩痢头一样了。我望着，活泼的心灵，仿佛又欲生翅膀了似地几乎把握不住了。

蓮伢兒将笛子吹得象鷄雛似地叫着，嗚溜嗚溜地，发出一种单調的，細小的声音。她尽量地将小嘴颤动着，用手指按着我教給她的那一些洞孔，但是終于因了不成調子底緣故，而不得不对

我失望地太息了起来：

“叔叔，我吹得真不好呢！……嗳嗳。只有烂橘子吹得顶好啦！他吹起来就象画眉一样叫得好听，……叔叔，你听見过画眉叫么？秋菊姑姑拿来过一个画眉，真好听呀！她摸都不肯給我摸一摸，……叔叔，画眉是象猫一样的嗎？……”

我对她解释道，画眉是一种鳥，并不象猫，而是象小鷄一样的一种飞禽，不过它比小鷄好看一点，毛羽光光的黄黄的，有的还带一点其他的彩色，……

一說到彩色，这孩子馬上就感到茫然起来。

“叔叔，彩色是么子东西呢？”

“是一种混合的顏色——譬如紅的，黄的，蓝的，綠的——是蛮好看的家伙！……”

想想，她叹了一口气說：

“我一样都看不見呀，叔叔！……我底媽只晓得騙我！她說世界上什么好家伙都沒得，只有恶鬼，只有黑漆！……”

我又閉着眼睛对她解释着：世界上并不只是恶鬼，只是黑漆，也有好人和光明的。这不过是她底媽媽底看法不同罢了，因为人是可以把世界看成各种各样的。……

“叔叔，你說么子呀？……”她忽然地，茫然地叫道。“你是說你要睡了吧？听呀，我底媽媽回来了！……她在哭哩！一定又是喝醉了酒，給王伯伯打了的，这鬼婆子！……你听呀，叔叔。……”

“那末，我走吧！”我慌忙地說。

“为么子呢？”

“我不喜欢你底媽媽。……我怕她又和那天一样地笑我。”

“不会的，叔叔！等一等。……”她用小手拖住我的衣服。

“她喝醉了酒，什么人都不認得的，她不会到中艙里来。……”

我依着这孩子底話，在艄后蹲着。一会兒，那一个头发蓬松，面孔醉得通紅的，带着伤痕和眼泪的蓮伢兒底媽媽，便走上船来了。船身只略略地側了一下，她便横身倒在船头上，并且开始放声地号哭了起来。

蓮伢兒向我摇了一摇手，仿佛是叫我不要做声，只要听。

“……我底男人呀！你丢得我好苦啊！……你当兵一去十多年——你連信都沒得一个哪！……我衣——衣沒得穿哪！我飯——飯沒得吃哪！……我今朝接张家——明朝接李家哪！……我沒有遇到一个好人哪！……天杀的老耗子沒得良心哪！——不把錢給我还打我哪……”

蓮伢兒爬到后面来了，她輕声地向我說：

“叔叔，瓜瓢！”

我寻出了一个破瓜瓢来，交給她遞过去了。我望着她媽媽停了哭声，狂似地舀了两瓢湖水喝着，并且立刻象傾倒食物似地呕吐起来。我聞着了那被微风拂过来的酒腥气味，我覚得很难受得住，而且也不应該再留在这兒了。我一站起身来，便刚好和那女人打了一个正正的照面。

她底眼睛突然地，吃惊地瞪大着，泛着燃烧得血紅的火焰，牢牢地对着我。就仿佛一下子記起来了我过去跟她有着很深的仇恨似的，而开始大声地咒駡着：

“你这恶鬼！你不是黄和祥嗎？……你来呀——老娘不怕你！你打好了！……老娘是洞庭里底痲雀，——見过几个风浪的……老娘不怕你这鬼崽子！……哈哈！你来呀！……”

她趁势向中艙里一鑽，就象要和我来拚命似的，我可完全給唬住了！但是，蓮伢兒却摸着抱住了她底腿子，并且向她怒駡着：

"你錯了呀！鬼婆子！这是李叔叔呀！——那天同王伯伯来的李叔叔呀！……人都不認得哩，鬼婆子！……"

"啊！李叔叔！"她迟疑了一回，就象梦一般地說道："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他不是黃和祥，他是一个好人！……是了，他喜欢我，他是来和我交朋友的！……小鬼崽，你不要拖住我呀！……来，讓我拿篙子，我們把船撑到蓼花洲去！……"

我底身子象打摆子似地顫着！我趁着蓮伢兒抱住了她底腿子，便用全力冲过中艙，跳到了碼头上。

当我拚命地拋落了那个醉女人底錯乱的，疯狂似的哈哈，一口气跑到局子里的时候，那老耗子也正在那里醉得发疯了。他一面唱着《四郎探母》，一面用手脚舞蹈着，带着一种嘶哑的，象老牛叫似的声音：

"眼睜睜！……高堂母，……难得……見……啊啊啊啊！……兒的老娘哪！……"

我尽力地屏住了呼吸，从老耗子底側边溜过去了。为了这一天底过份的无聊、悔懊和厌恶，我便連晚飯都不願吃地，横身倒在床上，暗暗地对自己咒駡了起来。

1936年10月2日

校长先生

上課鐘已經敲过半个鐘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沒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請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

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挾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他的老鼠似的眼睛只略略地朝三个教室看了一看，也沒有做声，便一直走到办公室里底那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孩子們在教室里哇啦哇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烏龟。有的还跳了起来，爬到講台上高声地吹哨子，唱戏。

校长先生并沒有注意到这个，他似乎在想着一桩什么心思。他的口里喝着酒，眼睛朝着天，两只手慢慢地剝着花生壳。

孩子們終于打起架来了。

"先生，伊敲我底脑壳！"一个癩痢头孩子哭哭啼啼地走进来，向校长先生报告。

"啥人呀？"

"王金哥——那个蹺脚！"

"去叫他来！"校长先生生气地抛掉手中的花生壳，一边命令着这孩子。

不一会兒，那个蹺脚的王金哥被叫来了。办公室底外面，便

立刻围上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小观众。

“王金哥，侬为啥体要打张三弟呢？”

“先生，伊先駡我。伊駡我——蹺脚蹺，頂勿好；早晨头死脫，夜里厢变赤老①！”

“张三弟，侬为啥体要先駡伊呢？”

“先生，伊先打我。”

“伊先駡我，先生。”

“到底啥人先开始呢？”

“王金哥！”

“张三弟，先生！”

外面看热闹的孩子們，便象在选举什么似地，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举着手叫王金哥，一派举着手叫张三弟。

校长先生深深地发怒了，站起来用酒壶盖拍着桌子，大声地揮赶着外面看热闹的孩子們——

“去！围在这里——为啥体不去上課呢？”

“阿拉的张先生还勿曾来，伊睏在家里——嘸沒飯吃呢。”

“混賬！去叫张先生来！”校长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吆喝着。一边吩咐着这两个吵架的孩子——“去，不許你們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就敲破啥人的头！王金哥，侬到张先生屋里去叫张先生来。张三弟，侬去敲下課鐘去——下課了。眞的，非把你們这班小癟三的头通統敲破不可的！眞的……”校长先生余怒不息地重新将酒壶盖盖好，用报紙慢慢地扫桌子上的花生壳。

下課鐘一响，孩子們便野鵰似地一齐跑到了弄堂外面。接

① 沪語，意則晚上变鬼。

着这，就有一个面容苍白，头发蓬松的中年的女教員，走进了办公室来。

校长先生滿脸堆笑地接待着。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們眞吵得要命！”翁先生搖头叹气地說，一边用小手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几粒細細的汗珠子。“张先生和刘先生又都不来，叫我一个人如何弄得开呢？”

“张先生去叫去了，馬上就要来的。”校长先生更加陪笑地，說：“喝酒吧，翁先生！这酒的味道眞不差呀！嘿，嘿，这里还有一大半包花生……娄，嘿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么，我都知道的，翁先生。只要到明天，明天，就有办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为啥体还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为，嘿嘿，因为……”

校长先生还欲对翁先生作一个更詳細的，恳切的解答的时候，那个叫做张先生的，穿着一身从旧貨攤上买来的西装的青年男子，跟着蹺脚王金哥匆匆地走进来了。

“校长先生，”他一开言就皺着眉头，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脸相。“叫我来是給我工錢的吧？”

“是的，刚才我已經同翁先生說过了。那个，明天，明天一定有办法的。明天……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应我今天一定有的嗎？为啥体还要到明天，明天呢？……”

“因为，嘿嘿……张先生，刚才我已經对翁先生說过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們一个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厢去才能拿

到。总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总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間就沒有晚飯来了。校长先生，請你救救我們吧！我实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张先生的样子象欲哭。“我底老婆生着病，还有孩子們……校长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尝不同侬一样呢？这都是校董先生們不好呀！学校的經費又不充足。……唉，当年呀！唉唉……娄，侬的肚皮餓了，先喝点兒酒来充充飢吧——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們去叫两碗面来。娄，总之，嘿嘿……这老白酒的味兒眞不差呀！……嘿嘿……”校长先生将酒壶一直送到了张先生的面前。

“那么，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长先生？”张先生几乎欲哭出声来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边牢牢地釘着他时。“酒，我实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說，“我怎能喝这酒呢？我的家里……”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这酒呀，张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那时候——是的，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輕的呀——我記得，那时候的八仙桥还只得一座桥呢。中山先生同陈英士住在大自鳴鐘的一家小客栈里，天天夜間叫我去沽这老白酒，天天夜間哪……那时候，唉，那时候的革命多艰难呀！哪里象現在呢，好好生生的一个东北和华北都給他們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眞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张先生，侬不要时时說侬貧穷，貧穷，沒飯吃；人啦——就只要有‘气节’！‘餓死事小，失节事大’。譬如我：就因为不願意‘失节’，看不惯那班貪贓卖国的东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宁願坐在这里来喝老白酒。总之，张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无‘志’不立……张先生，侬不要发愁，我包管侬三十六岁交好运。娄，侬来喝喝这杯酒吧！翁先生，侬也来喝一杯……总之，明天无論如何，我給你一个办法……”

第二次的上課鐘又响了——校长先生猛地看見壁上的挂鐘已經足足地离上課时間过了三十多分了，他这才省悟到自己底話說得太多，太长，忘記了吩咐孩子們敲鐘上課。要不是孩子們忍不住自动地去敲鐘耍子，恐怕他还以为自家是坐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呢。

张先生为了"气节"，只得哭丧脸地拿了两枝粉笔和一本教科書站了起来。翁先生却更象"沉冤莫訴"似地，也只得搔搔头发，扯扯衣襟，懶洋洋地跟着站起来了。大家相对痛苦地看了一眼，回头来再哀求似地，对着校长先生說：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們烂污了啊！"

"那当然娄！"校长先生装成了一个送客一般的姿势，也站起来輕輕地說，"不但侬两位先生的，就連生着病的刘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給伊送去呢。"

于是，办公室里又只剩了校长先生一个人，立刻寂静起来了。他一面从从容容地将壶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通統倒在一个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拨开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壳。他想，或者还能从那些残衣残壳里面找寻出一两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来。

第二天底清晨，因为听說有薪金发，三个先生——連那个生着肺病的老头兒刘先生也在內——一齐都跑了来，围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校长席"的桌子旁边，靜靜地伸长着頸子等候着。

"今天无論如何，他要再不給我們薪金，我們决不上課了！"三个人同声地决定着。

孩子們仍然同平常一样：相罵，打架，唱歌，敲鐘上課耍子……但是校长先生却連影子都沒有回来。

"无論如何不上課！无論如何……"张先生将拳头沉重地敲

在办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远老远地飞濺到翁先生底蒼白的脸上。

“对啦，咳咳！……三四个月来，我就沒有看見过他一个銅錢吃藥！咳咳……”老头兒刘先生附和着。他那連珠炮似的咳嗽声，几乎使他連話都說不出来了。

孩子們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課，但翁先生只将那雪白的瘦手一揮：

“去！不欲再到这里来嚕嗦了。今天不上課了，你們大家去温习吧！”

因为感到过度的痛苦、焦灼和无聊，翁先生从抽屜里拿出了一团絨綫和两枝竹削的长針来，开始动手給小孩結絨繩衣服。张先生只是暴躁得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看他那样子不是要打死个把什么人，就是要跟校长先生去拚性命似的。只有老刘先生比較地柔和一点，因为他不但不能跳起来耀武揚威，就連說几句話都感觉到十分艰难，而且全身痙攣着。

整个上午的时間，就在这样的无聊，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之中，一分一分地磨过去了。

“假如他下午仍然不来怎么办呢？”翁先生沮丧地說。

“我們到他的家中或者他的姘头那里去，同他理論好了！要不然，就同他打官司打到法院里去都可以的。”张先生在无可奈何中說出了这样一个最后的办法。

“张先生，咳咳……唉！同他到法院里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唉，唉唉……唉！”刘先生勉强地站起来，叫了一个孩子扶着他，送他回家去；因为太吃力，身子几乎要跌倒下来了。“依我的，咳咳……还是派一个人四围去寻寻他回来吧！老等在这里，咳咳……我看他无論如何都不会回来的了……”

但是下午，张先生派了第一批孩子們到校长先生的家里去，回来时的报告是："不在。"第二批，由张先生亲自統率着，弯弯曲曲地寻到了那一个麻面的苏州妇人的家里。那妇人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对着张先生和孩子吆喝着：

"寻啥人呀？小瘪三！阿[①]不早些打听打听老娘嗨头[②]是啥格人家！猪玀！統統給老娘滚出去……"

因为肚皮餓，而且又記挂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們，张先生只能忍气吞声地退了出去。好容易，一直寻到夜間十点多鐘，才同翁先生一道，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总算是找着了那已經喝得酒醉熏熏了的校长先生。

两个人一声不做，只用了一种憤慨和憎恶的怒火，牢牢地釘住着校长先生的那紅得发黯色了的脸子。

"阿哈！张先生，张先生，你們怎么能寻到此地来的呢？嘿嘿……娄，来来来！你們大概都还沒有吃晚飯吧；娄，这里还有老白酒，还有花生。嘿嘿……娄，再叫堂倌給你們去叫两盘炒面来！嘿嘿……张先生，翁先生，侬来坐呀！坐呀……客气啥体呢！嘿嘿……客气啥体呢！来呀！来呀！……"

"那么，我們的工錢呢？"翁先生理直气壮地問了。

"有的，有的，翁先生，坐呀……喂，堂倌，請侬到对过館子里去同阿拉叫两盘肉絲炒面来好嗎？……娄，张先生，……娄娄，火速去，侬火速去呀，堂倌！"

"那么，校长先生，謝謝侬了！如果有錢，就請火速給我一点吧！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陪侬喝酒了，我的女人和孩子們今天一整天都嘸沒吃东西呢！校长先生……"

---

① 沪語，意即也。

② 沪語，意即这里。

"得啦，急啥体呢，张先生，侬先吃盘炒面再說吧！关于錢，今天我已經見过两位校董先生了，他們都說：无論如何，明天的早晨一定有！明天，今天十二，明天十三……嘿嘿，张先生！只要过了今天一夜，明天就好了。明天，我带侬一道到校董先生家里去催好嗎？……嘜嘜，张先生，我看……嘜，侬为啥体还生气呢？假如侬嫂子……嘿嘿……娄，我这里还有三四只角子，……张先生，嘿嘿……侬看——翁先生伊还嘸沒生气呢！"

想起了老婆和孩子們，张先生的眼泪似乎欲滴到肉絲炒面的盘子上了。要不是挂記着可怜的孩子們的肚皮实在餓得紧时，他情願牺牲这三四只角子，同校长先生大打一架。

翁先生慢慢地将一盘炒面吃了凈凈光光，然后才站起来說：

"校长先生，侬老老实实地告訴我們吧，錢——到底啥时光有？不要再老騙我們明天明天的。我們都苦来西①，都靠这些銅錢吃飯！娄，今天张先生的家里就有老婆孩子們在等着伊要飯吃……假如……加以，加以……"

"得啦！翁先生，明天，无論如何有了，决不騙侬的。娄，校董先生們通統对我說过了，我为啥体还騙侬呢？眞的，祇要过了今天夜里厢几个鐘头就有了。翁先生，张先生，嘿嘿……来呀！娄，娄，再来喝两杯老白酒吧，这酒的味兒眞不差呀！嘿嘿……娄，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了！那时候我还交关年輕啦。还有，还有……娄，那时候……"

张先生估量校长先生又要說他那千遍一例的老故事了，便首先站了起来，偷偷地藏着两只双銀角子，忽忽忙忙地說：

"我实在再不能陪侬喝酒了，校长先生，請侬帮帮忙救救我

① 沪語：意即苦得很。

們吧！明天要再不給我們，我們通統要餓死了……"

"得啦！张先生，明天一定有的——一定的。

翁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校长先生，我們就再等到依明天吧！"

"得啦，翁先生，明天一定的了——一定的……你們都不再喝一杯酒去嗎？……"

两个人急忙忙地走到小酒店的外面，时鐘已經輕輕地敲过十一下了。迎面吹来了一陣深秋的刺骨的寒风，使他們一同打了一个大大的冷噤。

"张先生，明天再見吧！"翁先生在一条小弄堂口前輕輕地說。

"对啦，明天再見吧！翁先生。"

时間，虽然很有点象老牛的步伐似地，但也終于在一分一分地磨过去。

明天——明天又来了……

1936年5月19日作于病中。

电車上

我带着一种非常不高兴的，懊恼的情緒，踏上了十七路无軌电車。这是因为我正和家里的人，呕了一点閑气，而且必須在一个約定的时間以前，赶到遙远的地方去会一个病重的朋友。

三等車上的人，早已經挤得滿滿的了，拚命地挤进去，就有一股刺鼻的汗臭、人肉臭和下等的香水气味，使你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只能买了票靠在車門的鉄栏杆旁边站着，太阳象一盆火似的，斜斜地透过車門来，烤到我底背心上。在我的右面，坐着一个中年的，胖大的，穿着香云紗褲的妇人。她底手里捻着一大串数珠，流着汗，皺着眉头，不住地朝窗外面狗一般地喘着气。我底前面是看不清的人壁，左边是一个落班的，高大的巡捕。这使我挤在中間大有进不得，退不得的感覚。而且車身搖动起来，就格外地震得我底身子象时鐘底摆一般地，向这胖妇人和高大的巡捕的身上碰击着，而引出两种极难看的恶脸来！

車行到南京路的时候，总算是下去了好几个人，空出了两三个位置。这时我便用全身的力量冲去占了一个座位，而跟着我的后面，却又挤上来了两三个汗湿淋漓的汉子，牢牢地挾着我底双肩，并且給带来一陣新的肉和热汗的气息。

卖票的又从头等車中鑽过来了，他首先向这两三个新到的客人装出了要卖票的手势。在左边的两个工人和学生模样的

人，都拿出銅元来买票了，而右边的一个，却仅仅口头叫了一句。

“派司①！”

因为这声音叫得特别高而且响亮的原故，便引动很多人注意起来了。第一个对面的胖妇人，她用那煤炭一般黑的凸出的大眼睛，輕蔑地，傲慢地朝这边瞥了一下。接着，便是学生、巡捕和我。我也是因为这声音太怪异，而引动了一种好奇心的兴趣；我很想借一件什么物事，暂时将我那不耐煩的心情忘却。但当大家都在注意着这人的时候，他倒反而覺得自得起来了，并且立刻用了同样的注意的視綫，环顧了大家。这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看見他底白拿破崙帽子上和胸前，各嵌着和挂着一个放光的十字架。看年紀还不过四十岁吧，样子倒象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但我却不知道他是电車上的传教者。

卖票的人沙声地，吃力地高唱着每一个站头的名字。当車身傾斜地越过四川路桥时，那位基督徒几乎全身子靠到我底肩上了。且并突然用了一种沉重的，蒼老的声音——那老得就象吃鴉片烟的人一样——开始了他底宣教的义务。

“人——是由上帝造的！所以人要相信上帝！……”

这是他底第一句。对面的胖妇人，不快意地朝他釘了一眼，并且急忙地将头轉了过去。其余的搭客們便也象得了什么传染症似的，大半都跟着轉向一边去了。有的还稍稍露出了一点不高兴的，厌恶的表情。在电車上，这差不多成了一种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这大热的天气，搭客們大抵是不欢迎任何种叫卖和宣传的，好象是这些声音能阻碍車行底速度，而使車子里变得更加燥热起来的一般。但这位基督教徒先生却并不顧及这一切，他

① 英語 pass 之譯音。此处指电車月票。

仍然继續他的演說道：

"……因为，中国人都勿相信上帝，只相信菩薩魔鬼，所以中国才弄得格样子糟的！……格都是上帝底懲罰，……"他用手着力地向空中一劈，就象要将这些不信上帝的人，通統从他的手下劈开去似的，以致引起了对面胖妇人的第二次嫉妒的視綫！"假如……尤其是……"他接着說，"我們要勿赶快相信上帝，我們中国人是馬上要变亡国奴的！……譬如东洋人打过来了，啥人抵挡呢？……要相信了上帝，我們就用勿着怕伊了，因为东洋人自家会吃敗仗！——上帝自然会替我們去懲罰伊的！……"

他只略略地停了一下。他底眼睛望着空处，并沒有注意到每一站上下的客人，是怎样在对他作着各种各色的难看的脸相，也沒有注意对面的胖妇人和其他的搭客，是怎样在厌恶和反对起他来了。他却象早經得到了很多人底拥护似的，依然，而且更加有劲地講述着：

"菩薩，是什么东西呢？……照《圣經》上說——是迷信，是偶象，是魔鬼！是害人的东西！……伊害了我們中国几千年了！……"

对面的胖妇人突然站起来了！她气憤地将数珠套到頸上，瞪着煤炭一般的凸眼睛，恶毒地罵了一声——

"猪玀！"

她并不是急于要下車去，而用手吊着車頂上的藤圈子，装出了一个挑战的和准备相罵的姿势。

"……上帝情願将伊底独生子送到世上来替人贖罪，所以人应該相信上帝。不应該相信菩薩，偶象和魔鬼！……"

"猪玀！菩薩关侬啥事体？……"那妇人再也忍不住地憤罵起来了。"阿弥陀佛！……菩薩是魔鬼，侬是啥末事呢？猪玀！……"

“我是基督徒，侬是啥末事？……我传我的教，关侬啥事体呀？……”男人抗議地回駡道。

“勿許侬駡菩薩！晓得吧？……猪獼！……”

“菩薩是魔鬼！哪能勿好駡呢？”

“嗳……勿好駡格！……”妇人更进一步地威胁着！

搭客們大都集中着視綫，看起热鬧来了。有的打趣着，有的冷笑着，有的起劲地哼着鼻子。卖票的人似乎也觉得很有趣，便装出非常滑稽的可笑的脸相，怪声怪气地接送着上下的客人。那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本来已經跳下車去了，但他却还站在馬路的边沿，遥遥地抛过来一句：

“汉奸！”

这使車上的好一些人都感到一个新的惊异。但那也不过是“感到”一下子而已，因为誰也沒有繼續去理会他的。

“眞是！……我又嘸沒侬格啥末事，关侬啥事体呢？”这基督徒仍然不屈服；他似乎也准备起身了，便遮羞似地这样叫道。

“勿許駡菩薩！……猪獼！……”那妇人毫不放过他。

“偏偏要駡，哪能……？”

“侬再駡，我要敲侬耳光！……”

“侬敲敲看？……烂汅×！魔鬼……”基督徒眞正地火冒了。

“猪獼！侬駡啥人？”

“駡侬！”他站起来迎了上去！

“畜生！侬来呀！……娘格操×！……老娘敲杀侬！……外国人把了侬四只角子一天，侬連良心都卖脫哉！……猪獼！来呀！……”

那胖妇人正气势汹汹地准备将拳头击过去，可給那側面的

巡捕和卖票的拦住了。电車上便立刻給閙得混乱了起来。那巡捕用了捉强盗一般的方法，捉着基督徒底手臂，并且命令一般地叫道：

“好啦，老乡！侬勿要在电車上打架了！下去吧！……等等上帝要懲罰侬的！……”

“先生！侬看啥人有道理？……我又嘸沒駡过伊来！……”基督徒发急道。

“好啦！好啦！……侬格頂好道理，侬下去吧！……”

車子已經停在新記浜路口上了。那胖妇人仍然一句比一句利害地接駡着：

“……畜生！……猪玀！……杀头胚！……外国人格灰孙子！……亡国奴！……”

巡捕将基督徒强迫下車了。他只能在馬路上起劲地回駡着，并且駡的也还是那两句話：

“烂污×！魔鬼！……”

胖妇人是显然地胜利了！当車上照旧地平静了时，她便利用这战胜的余威，承繼了那基督徒底宣教的方法，而大大地頌贊起菩薩底灵驗来。她演說得那样有声有色，——簡直比基督徒高明得多——那就象是每一个現世的菩薩，她都亲眼見过的一般。

可是，我不能够再听她的說教了。我底站头到了。我底心里只有一陣陣的麻木的感觉，对这件事似乎也再不覺得怎样有趣了。当我跳下車来，再回头望望那胖妇人底姿态的时候，車子已經开动了，已經望不清晰了。我只听到她那最后的和最有力量的一句：

“只有菩薩……才是眞正能够救我們中国的！……”

我拚命地咬着牙鬥急急地轉过了一个弯，前面便是我的病着的朋友的住处。

行 軍 散 記

一　石榴园

沿桃花坪，快要到宝庆的一段路上，有好几个規模宏大的石榴园。阴历九月中旬，石榴已經長得烂熟了；有的张开着一条一条的娇艳的小口，露出滿腹宝珠似的水紅色的子兒，逗引着过客們的涎沫。

我們疲倦得象一条死蛇。两日两夜工夫，走完三百五十里山路。买不起厚麻草鞋，脚心被小石子兒刮得稀烂了。一陣陣的酸痛，由脚心传到我們的脑中，传到全身。我們的口里，时常干渴得冒出青烟来。每个人都靠着那么一个小小的壶兒盛水，經不起一口就喝完了，渴到万不得已时，沿途我們就个别地跳出队伍，去采拔那道旁的野山芋，野果实；或者是用洋磁碗兒，去瓢取溪澗中的渾水止渴。

是誰首先发現这石榴园的，我們記不起来了。总之，当时我們每个人都感到兴奋。干渴的口角里，立刻觉得甜酸酸的，涎沫不住地从两边流下来。我們的眼睛，都不約而同地，通統釘在那石榴子兒身上，步子不知不覺地停頓着。我們中間，有两个，他們不由分說地跳出列子，将枪扔給了要好的同伴們，光身向园中飞跑着。

“誰？誰？不听命令……”

官长們在馬上叫起来了。

我們仍旧停着沒有动。园里的老农夫們带着惊惧的眼光望着我們发战。我們是实在饞不过了，象有无数只螞蚁兒在我們的喉管里爬进爬出，无論如何都按耐不住了。列子里，不知道又是誰，突然地发着一声吻哨：“去啊！”我們便象一窩蜂似的，爭先恐后地向园中扑了攏来。

“誰敢动！奶奶个雄！违抗命令！枪毙……”

官长們在后面怒吼着。可是，誰也沒有耳朵去理会他。我們象猿猴似的，大半已經爬到树上去了。

“天哪！老总爷呀！石榴是我們的命哪！摘不得哪！做做好事哪！……”

老农夫們乱哭乱叫着，跪着，喊天，叩头，拜菩薩……

不到五分鐘，每一个石榴树上都摘得干干凈凈了。我們一边吃着，一边把干粮袋子塞的滿滿。

官长們跟在后面，拿着皮鞭子乱揮乱赶我們；口里高声地罵着：“违抗命令！奶奶个雄！奶奶个雄！……”一面也偶然偷偷地弯下腰来，拾起我們遺落着的石榴，往馬褲袋里面塞。

重新站队的时候，老农夫們望着大劫后的石榴园，可哭得更加慘痛了。官长們先向我們严厉地訓罵了一頓，接着，又回过头来很和藹地安慰了那几个老农夫。

“你們，只管放心，不要怕，我們是正式軍队。我們，一向对老百姓都是秋毫无犯的！不要怕……”

老农夫們，凝着仇恨的，可怜的泪眼，不知道怎样回答。

三分鐘后，我們都又吃着那宝珠似的石榴子兒，踏上我們的征程了。老远老远地，还听到后面在：

"天哪！不做好事哪！我們的命完了哪！……"

这声音，一直釘着我們的耳边，走过四五里路。

二　长伕們的話

出发时，官长們早就传过話了：一到宝庆，就关一个月餉。可是，我們到这兒已經三天了，連关餉的消息都沒有听見。

"准又是騙我們的，操他的奶奶！"很多兄弟們，都这样罵了。

的确的，我們不知道官长們玩的什么花样。明明看見两个长伕从团部里挑了四木箱現洋回連来(湖南一带是不用鈔洋的)，但不一会兒，团部里那个瘦子鬼軍需正，突然地跑进来了，和連长鬼鬼祟祟地說了一陣，又把那四箱現洋叫长伕們挑走了。

"不发餉，我操他的奶奶！"我們每一个人都不高兴。虽然我們都知道不能靠这几个捞什子錢养家，但三个月不曾打牙祭①，心里总有点兒难过；尤其是每次在路上行动时，沒有錢买草鞋和买香烟吃。不关餉，那眞是要我們的命啊！

"不要問，到衡州一定发！"官长們又传下話兒来了。

"到衡州？操他的奶奶，准又是騙我們的！"我們的心里尽管不相信，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吧！看你到了衡州之后，又用什么話来对付我們！"

再出发到衡州去，是到了宝庆的第六天的早晨。果然，我們又看見两个长伕从团部里杭唷杭唷地把那四个木箱挑回了，而且木箱上还很郑重地加了一张团部軍需处的封条。

"是洋錢嗎？"我們急急忙忙地向那两个长伕問。

---

① 长江上游一带称偶食丰盛之菜肴为"打牙祭"；此处指吃肉。

长伕們沒有作声，搖了一搖头，笑着。

"是什么呢？狗东西！"

"是——……封了，我也不晓得啊！"

这两个长伕，是刚刚由宝庆新补过来的，眞坏！老是那么笑嘻嘻地，不肯把箱中的秘密向我們公开說。后来，恼怒了第三班的一个叫做"冒失鬼"的家伙，提起枪把来硬要打他們，他們才一五一十地說出来了。

他們說：他們知道，这木箱里面并不是洋錢；而是那个，那个……他們是本地人，一聞气味就知道。这东西，在他們本地，是不值錢的。但是只要过了油子岭的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到衡州，就很值錢了。本来，他們平日也是靠偷偷地販卖这个吃飯的，但是現在不能了，就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太厉害，他們有好几次都被查到了，挨打，遭罰，吃官司。后来，那个局里的人也大半都認識他們了，他們才不敢再偷干。明买明販，又吃不起那个局里的捐稅錢。所以，他們沒法，无事做，只好跑到我們这部队里来做个长伕……說着，感慨了一陣，又把那油子岭的什么局里的稽查員們大罵了一通……

于是，我們这才不被蒙在鼓里，知道了达到宝庆不发餉的原因，連长和軍需正們鬼鬼祟祟的內幕……

"我操他的奶奶啊，老子們吃苦他賺錢！"那个叫做冒失鬼的，便按耐不住地首先叫罵起来了。

三　驕傲

因为听了长伕們的話，使我們对于油子岭这个地方，引起了特殊浓厚的兴趣。

离开宝庆的第二天，我們便到达这油子岭的山脚了。那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横亘在宝庆和衡州的交界处。山路崎岖曲折，沿着山，象螺絲釘似的，盘旋上下。上山时，只能一个挨一个地攀爬着，并且还要特别当心。假如偶一不愼，失脚掉到山澗里，那就会連尸骨都收不了的。

我們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攀爬着。不敢射野眼，不敢作声。官长們，不能騎馬，也不能坐轎子；跟着我們爬一步喘一口气，不住地哼着"嗳喲！嗳喲！"如果說，官长与当兵的都应該平等的話，那么，在这里便算是最平等的时候。

长伕們，尤其是那两个新招来的，他們好象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挑着那几个木箱子，一步一步地，从来沒有看見他們喘过气。也許是他們的身体本来就比我們强，也許是他們往往来来爬慣了。总之，他們是有着他們的特殊本事啊！

停住在山的半腰中，吃过随身带着的午飯，又繼續地攀爬着。一直爬到太阳偏了西了，我們才达到山頂。

"啊呀！这样高啦！我操他的祖宗！……"俯望着那条艰险的来路，和四围环抱着的低山，我們深深地吐了一口恶气，自惊自負地，駡起来了。

在山頂，有一块广闊的平地，并且还有十来家小小的店鋪。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就設立在这許多小店鋪的中間。关卡里一共有二十多个稽查員，一个分局长，五六个士兵，三五門土炮。据說：設在衡州的一个很大的总局，就全靠这么一个小关卡收入来給維持的。

想起了过去在这兒很多次的挨打，被罰，吃官司，那两个长伕都憤慨起来了。他們現在已經身为长伕，什么都"有所恃而不恐"了，心里便更加气憤着。当大队停在山頂休息的时候，他們

两个一声不响地，挑着那四个木箱子，一直停放到关卡的大門边。一面用手指着地上的箱子，一面带着驕傲的，报复似的眼光，朝那里面的稽査和士兵們冷笑着。意思就是說：“我操你們祖宗啊！你还敢欺侮老子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你敢来査？敢来査？……”

里面的稽査和士兵們，都莫明其妙地瞪着眼睛，望着这两个神气十足的久别了的老朋友，半晌，才恍然大悟，低着头，怪难为情的：

“朋友，恭喜你啊！改邪归正，辛苦啦！”

“唔！……”长伕們一声冷冷的加倍驕傲的回答。

四　捉刺客

到了衡州之后，因师部的特务連被派去“另有公干”去了，我們这一連人，就奉命調到师部，作了师长临时的卫队。

师部設立在衡州的一个大旅館里。那地方原是衡州防軍第××团的团本部。因为那一个团长知道我們只是过路的，寻不到地方安頓，就好意地暂时迁讓給我們了。师部高級官长都在这里搭住着。做卫队的連部和其他的中下級官員，通統暂住在隔壁的几間民房中。

我們，誰都不高兴，主要的原因，还是沒有关着餉。說了的話不算，那原是官长的通常本領。但是这一回太把我們騙得厉害了，宝庆，衡州……簡直同哄小孩子似的。加以，我們大都不願意当卫队，虽說是临时性質，但“特务連”这名字在我們眼睛里，毕竟有点近于卑劣啊！“媽的！怕死？什么兵不好当，当卫队？……”

因此，我們对于卫队的职务，就有点兒不認眞了，况且旅館

里原来就有很多閑人出入的。

沒有事，我們就找着小白脸兒的馬弁們来扯閑天。因为这可以使我們更加詳細地知道师长是怎样一个人物：欢喜賭錢，吃酒，打外国牌；每晚上沒有窰姐兒睡不着覺；发起脾气来，一声不响，摸着皮鞭子乱打人……

日班过去了。

大約是夜晚十二点鐘左右了吧，班长把我們一共四五个从梦中叫醒，三班那个叫做冒失鬼的也在內。

"換班了，赶快起来！"

我們揉了揉眼睛，怨恨地：

"那么快就換班了！我操他的祖宗！……"

提着枪，垂头丧气地跑到旅館大門口，木偶似地站着。眼睛象用綫縫好了似地，老是睁不开，昏昏沉沉，云里霧里……

約莫又过了半个鐘头模样，仿佛看見两个很漂亮的窰姐兒从我們的面前擦过去了。我們誰也沒有介意，以为她們是本来就住在旅館里的。后来，据冒失鬼說：他还看見她們一直到楼上，向师长的房間里跑去了。但是，他也听見馬弁們說过，师长是每晚都离不了女人的，而且她們进房时，房門口的馬弁也沒有阻拦。当然，他不敢再作声了。

然而，不到两分鐘，师长的房間里突然怪叫了一声——"捉刺客呀！——"

这簡直是一声霹靂，把我們的魂魄都駭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們惊慌失措地急忙提枪跑到楼上，馬弁們都早已涌进师长的房間了。

师长吓得面无人色。那两个窰姐兒，脫下了夹外衣，露出粉紅色小衫子，也不住地抖战着。接着，旅館老板、参謀长、副官长、

連长……通統都跑了攏来。

“你們是做什么的？”参謀长大声地威胁着。

“我，我，张，张，张团长的！……”

“张团长？”参謀长进上一步。

“是的，官长！”旅館老板笑嘻嘻地，“她們两个原来本和张团长相好。想，想必是弄錯了，……因为张团长昨天还住这房間的。嘻！嘻嘻嘻——”

师长这个时候才恢复他的本来顏色，望着那两个女人笑嘻嘻地：

“我睡着了，你們为什么叫也不叫一声就向我的床上鑽呢？哈哈！……”

“我以为是张，张……”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大笑。接着便跑出房門来对着我們：“混賬东西！一个个都枪毙！枪毙……假如眞的是刺客，奶奶个雄，师长还有命嗎？奶奶个雄！枪毙你們！跪下！——”

我們，一共八个，一声不做地跪了下来，心里燃烧着不可抑制的憤怒的火焰，眼睛瞪得酒杯那么大。冒失鬼更是不服气地低声反駡起来：

“我操你祖宗……你睏女人我下跪！我操你祖宗！……”

五　不准拉伕

“我們是有紀律的正式队伍，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准拉伕的。”官长們常常拿这几句話来对我們訓誡着。因此，我們每一次的拉伕，也就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

大約是离开衡州的第三天，給連长挑行李的一个長伕，不知

道为什么事情，突然半路中开小差逃走了。这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娄，于是連长就吩咐我們拣那年輕力壮的过路人拉一个。

千百只眼睛，象搜山狗似地，向着无边的曠野打望着。也許是这地方的人早巳知道有部队过境，預先就藏躲了吧，我們儿个人扛着那行李走了好儿里路了，仍旧还沒有拉着。虽然，偶然在遙远的側路上发現了一个，不管是年輕或年老的，但你如果呼叫他一声，或者是只身追了上去，他就会不顧性命地奔逃，距离隔得太远了，无論怎样用力都是追不到的。

又走了好远好远，才由一个眼尖的，在一座秋收后的稻田中的草堆子里，用力地拖出了一个年輕角色。穿着夹长袍子，手里还提着一个藥包，战战兢兢地，样子象一个乡下讀書人模样。

"对不住！我們現在缺一个长伕，請你帮帮忙……"

"我，我！老总爷，我是一个讀書人，挑，挑不起！我的媽病着，等藥吃！做做好……"

"不要紧的，挑一挑，沒有多重。到前面，我們拿到了人就放你！"

"做做好！老总爷，我要拿藥回去救媽的病的，做做好！……"那个人流出了眼泪，挨在地下不肯爬起来。

"起来！操你的奶奶！"連长看見发脾气了，跳下馬来，举起皮鞭子向那个人的身上下死劲地抽着。"敬酒不吃，吃罰酒！我操你个奶奶……"

那个人受不起了，勉强地流着眼泪爬起来，挑着那副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步一歪地跟着我們走着，口里不住地"做做好，老总爷！另找一个吧！"地念着。

这，也該是那个人的运气不好，我們走了一个整日了，还沒

有找到一个能够代替他的人。沒有办法，只好硬留着他和我們住宿一宵。半晚，他几次想逃都沒有逃脫，一声媽一声天地哭到天亮。

“是眞的可怜啊！哭一夜，放了他吧！”我們好几个人都說。

“到了大河边上一定有人拉的，就讓他挑到大河边再說吧。”这是班长的解释。

然而，到底还是那个家伙太倒霉，大河边上除了三四个老渡船夫以外，連鬼都沒有寻到一个。

“怎么办呢？朋友，还是請你再替我們送一程吧！”

“老总爹呀！老总爷呀！老总爷呀！做做好，我的媽等藥吃呀！”

到了渡船上，官长們还沒有命令我們把他放掉。于是，那个人就急得热鍋上的螞蚁似地，滿船乱撞。我們誰也不敢擅自放他上岸去。

渡船搖到河的中心了，那个也就知道释放沒有了希望。也許是他还会一点兒游泳术吧，灵机一动，趁着大家都不提防的时候，卜——通——一声，就跳到水中去了！

湍急的河流，把他冲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渦中，他拚命地掙扎着。我們看到形势危急，一边赶快把船駛过去，一边就大声地叫了起来：

“朋友！喂！上来！上来！我們放你回去！……”

然而，他不相信了。为了他自身的自由，为了救他媽的性命，他得拚命地向水中逃！逃……

接着，又赶上一个大大的漩渦，他終于无力掙扎了！一升一落，几顆酒杯大的泡沫，从水底浮上来；人，不見了！

我們急忙用竹篙打捞着，十分鐘，沒有捞到。“不要再捞了，

赶快归队！”官长們在岸上叫着。

站队走动之后，我們回过头来，望望那淡綠色的湍急的涡流，象有一块千百斤重的东西，在我們的心头沉重地压着。

有几个思乡过切的人，便流泪了。

六 发餉了

“发餉了！”这声音多么的令人感奋啊！跑了大半个月的路，現在总該可以安定几天了吧。

于是，我私下便計算起来：

“好久了，媽写信来說沒有飯吃，老婆和孩子都沒有褲子穿！……自己的汗衫已經破得不能再补了；脚上沒有厚麻草鞋，跑起路来要給尖石子兒刺烂的。几个月沒有打过一回牙祭，还有香烟……啊啊！总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譬如說：扣去伙食，媽两元，老婆两元，汗衫一元，麻草鞋……不够啊！媽的！总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

計算了又計算，决定了又决定，可是，等到四五块雪白的洋錢到手里的时候，心里就又有点搖搖不定起来。

“喂！去，去啊！喂！”欢喜吃酒的朋友，用大指和食指做了一个圈兒，放在嘴巴边向我引誘着。

“沒有錢啊！……”我向他苦笑了一笑，口里的涎沫便不知不覺地流了出来。

“喂！”又是一个动人的神秘的暗示。

“沒有錢啦！誰要我呢？”我仍旧坚定我的意志。

“喂！……”最后是冒失鬼跑了过来，他用手拍了一拍我的肩。“老哥，想什么呢？四五块錢干鷄巴？晚上同我們去痛快地

干一下子，好嗎？”

“你这賭鬼！”我輕声地罵了他一句，沒有等他再做声，便独自兒跑进兵舍中去躺下了。象有一种不可捉摸的魔力，在袭击我的脑筋，使我一忽兒想到这，一忽兒又想到那。

“我到底应該怎样分配呢？”我两只眼睛死死地釘住那五块洋錢。做这样，不能。做那样，又不能。在这种极端的矛盾之下，我痛恨得几乎想把几块洋錢扔到毛坑中去。

夜晚，是十一点多鐘的时候，冒失鬼輕輕地把我叫了起来。“老哥，去啊！”

我只稍稍地犹疑了一下，接着，便答应了他們。“去就去吧！媽的，反正这一点鷄巴錢也作不了什么用場。”

我們，場面很大，位置在毛坑的后面，离兵舍不过三四十步路。戒备也非常周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只要官长們动一动，把风的就用暗号告訴我們，逃起来，非常便利。

“喂！天門两道！”

“地冠！和牌豹！”

“喂！天門什么？”冒失鬼叫了起来。

“天字九，忘八戴頂子！”

“媽的！通賠！”

洋錢，銅板，飞着，飞着，……我們任情地笑，任情地講。热鬧到十分的时候，連那三四个輪流把风的也都按耐不住了。

“你們为什么也跑了来呢？”庄家問。

“不要紧，睡死了！”

于是，撤消了哨綫，又大干特干起来。

“天冠！……”

“祖宗对子！……”

正干得出神时候，猛不提防后面伸下来一只大手把地上的东西通統按住了。我們連忙一看——大家都吓得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是誰干起来的？"連长的面孔青得可怕。

"报告連长！是大家一同干的！"

"好！"他又把大家环顧了一下，数着："一，二，三……好，一共八个人，这地上有三十二块牌，你們一个人給我吃四块，赶快吃下去。"

"报告連长！我們吃不得！"是冒失鬼的声音。

"吃不得？枪毙你們！非吃不可！——"

"报告連长！实在吃不得！"

"吃不得？强辯！給我通統綁起来，送到禁閉室去！……"

我們，有的笑着，有的对那几个把风的埋怨着，一直讓另外的弟兄們把我們綁送到黑暗的禁閉室里。

"也罢，落得在这兒休息两天，养养神，免得下操！"冒失鬼說着，我們大伙兒都哑然失笑了。

行軍掉队記

一　山行

掉队以后，我們，一共是五个人，在这荒山中已經走了四个整天了。我們的心中，誰都怀着一种莫大的恐怖。本来，依我們的計划，每天应該多走三十里路，預料至多在这四天之內，一定要追上我們的部队的。但是，我們毕竟是打了折扣，四天过了还沒有追上一半路程。徬徨，焦灼……各种各色的感慨的因子，一齐麕集在我們的心头。

五个人中間，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枝手枪——一枝土式的六子連——其余的四个人，差不多都只靠着我这枝东西保护。传令目，副官，勤务兵，外加上那一个最怕死的政治訓練办公厅主任。

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枝手枪，就故意地驕傲了。实在地，我对于我的这几位同伴，除了那个小勤务兵以外，其余的三个，就沒有一个不使我心煩的。尤其是那一个最怕死的自称为主任的家伙。要不是为了他，我們至少不致于还延誤在山中，四五天追不到部队。天亮了以后，看不見太阳，他不肯走；下午，太阳还高挂在半天空中，他就要落店。要是偶然在中途遇見了一个什么不祥的征兆，或者是迷途到一个絕路的悬崖上去了，他就要首先

吓得抖战起来，面色苍白，牙齿磕得崩崩地响。然而，一过了险境，看見了平安，他却比什么人都显得神气。

山路是那样地崎岖，曲折，荒凉得令人心悸，要很細心才能够寻出正路来。几天来，我們都沿着前面部队經过时所作的記号，很迅速地攀行着。誰也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声。我們知道，这娄山一带的居民，一向就横蛮得不講道理。他們也最討厌軍队。往常，我們的大队在这里过境时，他們就曾經毫不客气地截过尾子。他們并沒有枪，也沒有火炮。他們只憑着自己的鋤头，广众的人数，在你的队伍过得差不多了时，一下子从树林里面跳出来，猛不提防地把你最后的一排人，一班人，或者是行李担子，通統劫去。鋤头可以准确地把拿枪的打到山澗里，使你来不及翻身扫射。全部去完了，等你前面的大队知道了，調回来围捕他們时，他們就一声唿哨，通統鑽进树林里面，連影子都抓不回来。

过去的印象，的确是太深入我們的脑筋了，所以我們才恐怖得那样厉害。尤其是虽有一枝手枪，却比沒有还容易摆布的五个光身的人，如果不小心地把那班人触怒了，还有命嗎？

訓練主任这个时候总是和我特别講得来，我也很能够知道他的苦心和用意。但，我却不时故意地捏造出一些恐怖的幻影来恫吓他，使他发急。这，我并不是有心欺侮弱者，实在是我們中途太感到寂寞了，找不到一点能够开开心的資料。

太阳渐渐把树影兒拉长了，我們都加紧着脚步，想找一个能够打尖过夜的客店，然而，沒有。

“怎么办呢？”传令目和副官爷都发急了。

“不要紧的！”訓練主任停了一停，献功似地說：“你看，那边山脚下，不是还有一个人嗎？”

于是，我們就輕了一輕身上的小包袱，远远地赶着那个行人

的后尘，追求着我們的安宿处。

二 白米飯

跟着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的背后，約莫走了两三里路，天色已經漸漸地烏黑了。起先，因为距离得相当远，那个人好象还不曾察觉，后来追随得近了，他才知道后面有人。回头看看，我們的几件灰布衣服，便首先映入了他的眼瞼，他不由的吓了一跳，翻身就跑。

我們为了住宿問題，紧紧地釘着，追着。半里路之后，我們淸晰地看見他轉了一个弯兒，躲进山谷中的一座小屋子里去了。在偌大的一个山谷中，就只看見那么一座小屋子，孤零零地竖立着。

我們跟过去——門兒关着，屋子里鴉鵲无声。

"怎么办呢？媽的！他把門关起来了。"訓練主任举起一只脚来，望着我，想踢过去。

"不要踢！"我向訓練主任搖了一搖头。"讓我来叫叫他看。"我把耳朵貼在門边上，用手指輕輕地敲着："喂，朋友！开开門，讓我們借宿借宿吧！"

里面沒有回答。随后，我們又各别地敲叫了好些声。

副官和传令目都不耐煩了，天也更加烏黑得厉害。他們不由的发了老脾气，穷凶极恶地叫罵起来：

"不开門嗎？操你的祖宗，打！——""打"字的声音拖得特别长，特别大。

果然，里面的人回出話来了：

"老总爷！做做好事吧！我們这屋子太小。再过去五里路

就有宿店的……”

“不行！我們非住你这里……”副官越說越气。

双方又相持了一会。結果还是由我走到門边去，輕輕地說了些好話，又安慰了他許多，我們只有五个人，临时睡一忽就走，决不多打扰他們！……

半晌，他才将那扇小門开开着。

在細微的一綫星光底下，那里面有两个被吓作一团的孩子，看見我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們趁着說明了我們是掉队的軍人，对他們絕沒有妨碍，叫他尽管放心。一路来我們还沒有吃晚飯，我們自己原由勤务兵带着有一点米的，現在只借借他的鍋灶燒一下。那个人也还老实。他也向我們說明了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就在这小屋子里过活着，一年到头全靠山中的出息吃飯。今晚，起先他并不是故意不讓我們进門，实在是他不知道我們是什么軍队，他怕惊坏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眞正是对我們不起的！并且，他还有点怕那个——那些本地山上的好汉們知道了要怪他，說他容留官兵住宿。所以……

我們跟着又向他解释了一遍，他这才比較地安了心。

勤务兵和传令目燒飯，两个孩子站在火光旁边望着。燒好了。一碗一碗盛出来，孩子們的頸子伸得象鴨子一样。我們尽管吃，涎沫便从那两个的小口里流出来，实在饞不住了，才扭着他們的媽媽哭嚷着：

“嗚！媽媽……好香的白米飯啊！”媽媽不响，眼泪偸偸地从那两副小臉兒上流下来了。

我和訓練主任的心中都有点兒不忍了，想盛出一碗来給那两个孩子吃吃，但一轉眼看到自家都还不够时，就只好硬着心腸

兒咀嚼起来。

之后，訓練主任还要巴巴地去向他們追問：

"你們一年到头吃些什么呢？"

"唉！老总爷，苦啊！玉蜀黍，要留着还税；山薯，山上的好汉們又要抽头；平常日子，我們多半是吃蕣米的……"

"蕣米？"我夹着也問了一句。

"是呀——小蕣树的嫩根，拌在山薯里吃！"

半晌，我們沒有回話。想起刚才不肯省下一小口兒飯来給那两个孩子吃的情形，心中象給一种什么东西束縛得紧紧了。

三　两具死尸

因为要提防那小屋子的主人，去报信給山上的好汉們听，所以天刚刚发白，我們就爬了起来，向那主人告过辞，寻着原来有行軍記号的路道走去。一路上，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談論着：为什么一个人自己种了玉蜀黍、山薯，辛辛苦苦地，一年到头反而只能够吃蕣米。这其間，就只有那个小勤务兵最为感动，因为他的家里也正是这样喲——据他說——因此他一直都是愁眉皺眼的。

訓練主任的胆子似乎大了些，主要的还是在这两天內幷沒有遇到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迹，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要見得高兴些了。他过去在什么大学毕过业，他做过什么伟大的文章，伟大的詩……一切的牛皮，都吹起来了。幷且还要时时刻刻拉着人家去陪襯他，恭維他！……

山路总算是比較平坦些了，虽然在茂密的树林中还时刻发出来一些令人心悸的呼嘯。但据我們的估計，至迟再有一天，便可以追上我們的部队了，十分的功程去了九分，还怕再出什么了

不得的乱子嗎？这么一估計，訓練主任便高兴得大叫大唱起来。

大約已經走了三十里路了吧，太阳已經爬上了古树的尖头，森林也漸見长得浓茂了，訓練主任的歌声也更加高亢了。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那个前面引路的小勤务兵，会站住着惊慌失措起来，把訓練主任的歌声打得粉碎！

“什么事情，你見神見鬼！”副官吆喝着說。

“不，不得了！”勤务兵吃吃地說，“那，那边，那边，杀，杀……杀死了两个人……”

“怎么？”訓練主任渾身一战，牙齿便磕磕地响将起来，他拖着勤务兵：“杀，杀了什么人呀？”

“两，两个穿軍服的！”

“糟糕！”訓練主任的脸色馬上吓得成了死灰。他急忙扯住我的手：“手枪呢？手枪呢？”

我故意地鎮靜了一下，沒有理会他——虽然我的心中也有一点兒发跳。勤务兵引路，我，副官，传令目走在最前面，那个便老远老远地站着望着我們，不敢跟上来。

的确是躺着两个穿軍服的！渾身全給血肉弄模糊了，看不出来是怎样的面目。副官用力一脚——把一个踢了一个翻身，于是我們便从死者番号上看出了——眞正是我們部队里的兄弟。看形势，被害至多总还不到一个对时，大約是在昨天上午，刚刚大队过完之后，被好汉們“截尾子”杀死的。一个的身上被砍了八九刀，一个連耳鼻嘴唇都給割掉了。看着会使我們幻想出他們那被杀害时的挣扎的慘状，不由的不心惊肉跳起来。

象打了敗仗似的，我們跳过那两具死尸，不顧性命地奔逃着。訓練主任的腿子已經吓軟了。他一步一拖地哀告我們：

“喂！为什么跑那样快呢？救救我吧，我已經赶不上了呀！”

四 仇恨

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大家都猜疑着約莫走过了危险地带了，脚步才慢慢兒松迟下来，心里可仍旧是那么紧张地，小心地提防着。肚皮已經餓得空空了，小勤务兵袋袋里的米也沒有了。我們开始向四围找寻着午餐处。

在一座通过山澗的木桥旁边，我們找着了四五家小店鋪。內中有两三家已經貼上了封条沒有人再作生意了，只有当中的一家頂小的店門还开着。

那小店里面仅仅只有一位年高的老太婆，眼泪婆娑地坐着，象在想着什么心思。她猛的看見我們向她的屋子里冲来，便吓得連忙站起来，想将大門关上。可是沒有等她合上一半，我們就冲进了她的家中。

老太婆一下子将脸都气紅了，她望望我們的手中都沒有杀人的傢伙，便睜动那凹进去了的，冒着火花的小眼珠子，向我們怪叫着：

“好哇！你們又跑到我的家中来了。”

“我們沒有来过啊，老太婆！我們是来买中飯吃的呀！”我說。

“买中飯吃的！不是你們是鬼？你們赶快把我的宝兒放回来，你們将他抓到哪里去了？你們，你們——”老太婆的眼泪直滚。

“我們从来沒有看見过你的宝兒呀！老太婆。”訓練主任也柔和地說。

“沒有看見！昨天不是你們大伙抓去的嗎！好，好啊——”她突然轉身到房間里面，摸出一把又長又大的剪刀来。“我的老命不要了！你們不还我的宝兒，你們还要来抓我！好——我們拚罢！……”她不顧性命地向我們扑来，小眼珠子里的火光乱迸！

“怎么办呢？”我們一面吩咐勤务兵和传令目按住了发疯了的老太婆的手，一面互相商量着。

“不要紧的！”訓練主任說，“我們不如把她赶到門外，将門关起来搜搜看。如果有米煮飯我們就煮，沒有米就跑开，再找别人家去！”

“不好！”副官連忙接着，“放到門外她一定要去山中嚷老百姓的！不如把她暫时綁起来搜搜看。”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将那老太婆靠着屋柱綁起来了。

“你們这些絕子絕孙的东西呀！你們杀了我吧！我和你們拚……”綁时她不住地用口向我們的手上乱咬乱駡着。

关門搜查了一陣，总共还不到三四碗野山薯，只好迅速地，胡乱地弄吃了。又放了十来个銅元在桌子上，开开門，便赶着桥边的大路跑去。

为避免麻煩，我們是一直到临走时，还沒有解开那老太婆的繩子。好远好远了，还听到她在里面叫駡着——

“遭刀砍啦！紅炮子穿啦！……”

五　最后的一宵

因为是最后的一宵了——明天就可以赶上部队——所以我們对于宿店都特別謹慎。总算是快要逃出龙潭虎穴了，誰还能把性命兒戏呢？

这一家客店，似乎比較靠得住一点，在这山坳的几家中。听說昨晚大队在这兒时还是駐的团部哩。只有一个老板，老板娘和两个年輕的小伙計。

老板是非常客气的，这山坳里十多家店家，就只有他家的生意兴盛。招呼好，飯菜好，并且还能够保险客人平安。

話虽然是这样說，但是我們提防的心事却一点也沒有放松。尤其是那位訓練主任老爷，他时常在对我的耳边囑咐一道又一道，好象他就完全知道了这客店老板是一个小說書里开黑店的强盗似的：怎样靠不住！怎样可疑！就仅仅沒有看見人肉作坊里的人皮人骨。

夜晚，我們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間里，訓練主任把我和副官睡的一张床抬到門边，紧紧地靠着。并且叫我拿手枪放在枕头下，或者捏在手上，以备不时之需。

只有他——訓練主任——一个人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大約是三更左右吧，他突然把我叫醒了：

"喂！听見嗎？"

"什么啊！"我蛮不耐煩地。

"响枪呀！"

"狗屁！"

我打了一个翻身，又睡着了。

約莫又过了一点鐘，訓練主任再次地把我从梦中推醒：

"听見嗎？听見嗎？"

"什么啊！"

"又响枪！"他郑重地說。

我正想再睡着不理他，却不防眞的給一下枪声震惊了我的耳鼓，我便只得爬起来，过細地听着。以后是砰砰拍拍地又响了

好些声。

"不是我騙你的吧？"

声音漸漸地由远而近，很稀疏地，并不象要鬧大乱子。而且，就仿佛在这山坳的近处。

勤务兵，副官和传令目，也都爬起来了。

枪声漸漸稀，漸漸远，漸漸地沉寂了……

老板的客堂里慢慢热鬧起来。有的还在把机筒拨得嘩喇嘩喇地响，退子弹似地。

"糟糕！"訓練主任战声地伤心地念着："我，我，我还只活得二十八年啦！"三十六顆牙門象嗑瓜子似地叫將起来。

我們都吓得沒有了主张，伏在門边，細細地想听那些人說些什么話。

声音太嘈杂得听不出来。很久很久才模糊地会意到两句：

"……昨天早晨全走光了！你們来得太慢了啦！"这有点象老板的声音。

"連掉队的一个都沒有嗎？"似乎又有一个人在說。

訓練主任抖战得連床鋪都动搖起来了。

半晌，好象又是老板的回答：

"沒有啊！……"

我們都暗暗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天亮的时候，我們也明知道那班人走完了；却还都不敢爬出房門，一直等到老板亲自跑来叫我們吃早飯。

訓練主任望見老板，吓得仍旧还同昨晚在房中一样，抖战得說不出話来。老板看見他这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由的笑着說：

"这样子也要跑出来当軍官，蠢家伙！我要是肯害你們的，昨晚上你們还有命嗎？……"停停他又："赶快吃完飯走吧！要是

今天你們还追不到你們的大队，哼！……”老板的脸色立刻又变得庄重起来。

我們沒有再多説話了。恭恭敬敬地算还了房飯錢，又恭恭敬敬地跟老板道过謝，拚命地追赶着我們的路程。

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鐘，我們才望見我們的大队。

夜的行进曲

为了避免和敌人的正面冲突，我們繞了一个大圈子，退到一座险峻的高山。天已經很晚了，但我們必須趁在黎明之前繼續地爬过山去，和我們的大队汇合起来。我們的一連人被派作尖兵，但我們却疲倦得象一条死蛇一样，三日三夜的飢餓和奔波的劳动，象一个怕人的恶魔的巨手，紧紧地捏住着我們的咽喉。我們的眼睛失掉神光了，鼻孔里冒着青烟，四肢象被抽出了筋骨而且打得稀烂了似的。只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意念，那就是：睡，喝，和吃东西。喝水比吃东西重要，睡眠比喝水更加重要。

一个伙夫挑着鍋爐担子，一边走一边做梦，模模糊糊地，連人連担子通統跌入了一个发臭的沟渠。

但我們仍旧不能休息。而且更大的，夜的苦难又临头了。

横阻在我們面前的黑魆魆的高山，究竟高达到如何的程度，我們全不知道。我們抬头望着天，烏黑的，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才能够划分出天和山峰的界限。也許山峰比天还要高，也許我們望着的不是天，而仅仅只是山的悬崖的石壁。总之——我們什么都看不見。

我們盲目地，梦一般地摸索着；一个挨一个地，紧紧地把握着前一个弟兄的脚步。山路漸漸由傾斜而倒悬，而窄狹而迂曲，……尖石子象鋼刺一般地竖立了起来。

眼睛一朦朧，头脑就覚得更加沉重而昏瞶了。要不是不时有尖角石子划破我們的皮肉，刺痛我們的脚心，我們簡直就会不知不覚地站着或者伏着睡去了的。沒有归宿的、夜的兽类底哀号和山风的呼嘯，虽然时常震蕩着我們的耳鼓，但我們全不在意：因为除了飢渴和睡眠，整个的世界早就在我們的周围消失了。

不知道是爬在前面的弟兄們中的哪一个，失脚踏翻了一块大大的岩石什么东西，轆轆地滾下无底洞一般的山澗中了。官长們便大发脾气地传布着命令：

"要是誰不能忍耐，要是誰不小心！……要是誰不服从命令！……"

然而接着，又是一声，两声！……夹着銳利的号叫，沉重而且柔韌地滾了下去！

这很显然地不是岩石的墜落！

部队立时停頓了下来。并且由于这驟然的奇突的刺激，而引起了庞大的喧鬧！

"怎样的？誰？什么事情？……"官长們战声地叫着！因为不能爬越到前面去視察，就只得老远地打着惊悸的訊問。

"报告：前面的路越加狭窄了！……总共不到一尺寬，而且又看不見！……連偵探兵做的記号我們都摸不着了！……跌下去了两个人！……"

"不行！……不能停在这里！"官长們更加粗暴地叫着，命令着。"要是誰不小心！……要是誰不服从命令！……"

"报告——实在爬不动了！肚皮又餓，口又渴，眼睛又看不見！

"枪毙！誰不服从命令的？"

三四分鐘之后，我們又惶惧、机械而且昏迷地攀爬着。每一个人的身子都完全不能自主了。只有一个唯一的希望是——馬上現出黎明，馬上爬过山頂，汇合着我們的大队，而不分昼夜地，痛痛快快地睡他一整星期！

当这痛苦的爬行又繼續了相当久的时間，而摸着了偵探尖兵們所留下的——快要到山頂了的——特殊底記号的时候，我們的行进突然地又停頓起来了。这回却不是跌下去了人，而是給什么东西截断了我們那艰难底前路！

“报告——前面完全崩下去了！看不清楚有多少寬窄！一步都爬不过去了！……”

“那么，偵探兵呢？”官长們疑惧地反問。

“不知道！……”

一种非常不吉利的征兆，突然地刺激着官长們的昏沉的脑子！“是的，”他們互相地商量，“应当馬上派两个传令兵去报告后面的大队！……我們只能暫时停在这里了。讓工兵連到来时，再設法开一条临时的路径！……也許，天就要亮了的！……”

我們認为这是一个意外的，給我們休息的最好机会，虽然我們明知危险性非常大！……我們的背脊一靠着岩壁，我們的脚一軟，眼瞼就象着了磁石一般地上下吸了攏来，整个的身子飘浮起来了。睡神用了它那黑色的，大的翅翼，卷出了我們那困倦的灵魂！

是什么时候現出黎明的，我們全不知道。当官长命令着班长們各别地拉着我們的耳朵，捶着我們的脑壳而将我們搖醒的时候，我們已經望見我們的后队蜿蜒地爬上来了，而且立时間从对面山巔上，响来了一排斑密的，敌人底凶猛的射击！

“砰砰砰……”

我們本能地擎着枪，拨开了保险机，听取着班长們传誦的命令。因为找不到掩护，便仓皇而且笨重地就地躺将下来，也开始凶残地还击着！……

流　　亡

一　在第二道战壕里

苦战两日夜，好容易保全了性命，由第一防綫退换到第二道战壕里时，身体已經不是我們自己的了。耳朵听不見，眼睛看不見，天地好象在打旋轉。渾身上下，活象橡皮做的，麻木，酸軟，毫无力气。口里枯渴得冒出青烟。什么都不想了：无論是鮮魚，大肉，甘醇的美酒，燕山花似的女人……

“天哪！睡他媽的一礼拜！……”

然而，躺下来，又睡不着。脑子里时刻浮上来一些血肉模糊的幻影，刺骨的疼痛，赶都赶不开。有的弟兄們，偶一睁开眼睛，寻不見他那日常最亲切的同伴了，便又孩子似地哭将起来。

“李子和呀！、你死的苦啦！……”

“刘国杰呀！……你媽媽前几天还写了信来叫你回去啦！……”

声音都是那么悲慘的，然而又不能制止。象有一根无形的带子，牢牢地，凄切地系住着大家的心！

第二道战壕和前綫相差不过一里多路，敌人的流弹时刻还可以飞到我們的面前。在炊事兵送上午飯的时候，官长們再三囑咐我們：无事不要自由走动，好好地养养神，等候着第二次上

前的命令。

“鬼話啊，媽的！”低声的，这是照例的反駁。有的甚至于还故意装做不屑听的神气，哼着鼻子，意思是：“在火綫上啦！媽的，我比你大！……”

之后，仍旧各自躺将下来，在那肮脏的稻草和泥土上，睡的睡，哭的哭；或是举着那带血的眼睛，失神地釘住着慘白的云天，想念着家乡，故旧……

“喂！来呀，李金标！”张班长睡不着，无聊地爬起来了，叫着。“猜拳嗎？”

“沒有心思啊！班长。”李金标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随即伸手到褲襠里捉出一个蛮大的白虱来，送到嘴边咬碎了。

班长感到非常扫兴，掉过头来，又：

“黄文彬，你呢？”

“不，班长！”我說（我的嗓子是沙的），“猜拳不够味兒，讓我去把第三班的那几个睡死鬼叫来……”我无力地举起手中的洋瓷碗，驕傲地笑笑。

“鬼东西！”班长会意了。

这引誘力，的确大得怕人啊。在往常，誰还敢呢？当我一个一个去推醒那些睡死鬼的时候，只要他們会意了我的手势；沒有一个不笑嘻嘻的。他們会拚死拚活地爬起来，想什么的，不想了；欲哭的，也不哭了；十多个人都抱着枪，跟着我围上一个小小的圈兒，外加上那一群不惯这玩意兒的看客。是啊，大家是要借此可以将目前的痛苦忘却呢！

“誰做宝官呢？”

“不要鬧，”我說，“讓张班长来！”

場面最初是很小的。因为在上火綫的前一日，每个人发了

两块錢的借支，陣地上沒有东西买，还留着；后来便漸漸地干得大起来了。

銅板，光洋，飞着，滚着！……我們任情地說，任情地笑……

特务长走过来，我們笑着向他点点头，邀他也参加一注；排长走过来，我們不理；最后，連长和值星官也都不放心地跑来了。

連长怪生气的，他作出那赶鷄鴨似的手势，恨恨地釘着我們；值星官拿着皮鞭子在空中揮舞着，但不敢打下来。我們，似乎也越干越有劲。誰理他呢？这个时候，我們是应該驕傲啊！

互相对抗了一会，默然地；終于，連长輭下来了。他战声地向我們解說着：在火綫上，这样干是太不应該的！营长和团长知道了，一定要責罰他，这无异是和他連长一个人作对！……加以，敌人时刻都在注意我們的陣地，几十个人挤成一道，恰巧是給了敌人一个大大的目标！……

我們暫时停住了，都想趁这机会向他放肆反攻几句，气气他；可是，誰都不願意先开口。

等着正有人准备答話；突然——一顆巨大的炮弹飞过来，在离战壕三四丈远的荒場炸裂了！我們的心头立时緊急着，連长接着便发疯似地怒吼起来：

“还不散开！枪毙！不听話！……”

大家一窝蜂似地散开了！我連忙偷偷地摸着那只洋瓷碗，望张班长做了个鬼脸兒，提着枪，便輕輕地爬到了战壕的最深处。

二 袭击

也許是在夜深的原故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們每个人的心里，都覚得格外地悽惶。这时候，双方的枪声却沒有响了。月亮冲出那浓密的云围，黯然地，高高地籠罩着这荒凉的世界。那冲淡的远山，那长空悲唳的孤雁，……露水，点滴地湿透了我們的心。子弹硌着我們的脊背，枪抱在怀中，想懵然入梦吧，可是，梦全是恐怖的，心灵已經吓碎了！

很多人还睁开着眼睛，釘住着长天；而且，还能从那些变幻的云朵里，层层地，抄出来一些教人寻思的綫索。只有这个时候，才万籁无声，可以将思潮回溯得长远。从孩提时代，从故乡，从朋友 从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一直追忆到現在，又由現在推测到明天，到艰难险恶的来日……漸漸地，有些弟兄們的身子发抖了。

这，尤其是整天的恶战所影响于我們的，使我們不得不惶悚。事实，这样艰辛、非人的生活，一年半载……两元錢！家中的娘，老婆，孩子，……我們的心头的忧憤！何况，那些不幸的兄弟，那些血肉模糊的幻影，还时刻会惊心动魄地，在我們的面前閃动起来；激昂地，悲痛地，勾引着我們的眼泪呢！

啊，夜啊！这荒凉，冷酷的夜啊！

是三更时候了吧，看月光的地位。官长們，輕輕地，神秘地传誦着命令，将我們从幻念中惊醒。揉揉眼睛，耗子似地提着枪，卷着那破碎的軍毯，偷偷爬出战壕 輕悄地蠕动着。

最初 弯腰，快步，沿着一条草丛的小道跑过。露水洒遍着我們的下身，凉到脑頂，心中紧促到不能呼吸。到这一刹那間，

我們誰都是小心地，惶恐地，凝注着我們的前路。命运，已經变成了一个膨脹过度的气球，只要偶一不愼，便有即时破灭的危险！

漸漸，漸漸……由側方越过第一道防綫，跟着偵探尖兵和前卫，向目标移近一步，两步地。有时候，大家都得把身子伏下来，将耳朵貼在地上，听着；連呼吸都得小声。一直要到詳細地知道了：前面并无敌人发現，才又繼續地蠕动，攀爬……

大約，离开我們第一道战壕已經很远了呢，可是我們却还沒有发現敌人。官长們注意了愼密的联絡，又加厚了偵探兵……

我們重新地又被命令着匍匐在地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媽的！"我們的心灵抖战着！

月亮西斜，看看欲被一陣浓云吞沒；我們也就跟着不安地加上一层黯淡了。眼前的景物，会更加覚得朦朧，可怕！

"难道就露营在这里了嗎？"是誰在哼，那声音，比蚊子还細。

"是呀！"我更小声地說，"又沒有看見敌人……"

还有人也正想接着談下去，可是，班长們已經个别地在传誦官长的命令了。这回却是——

"准备！起来！迅速前进！……"

奔扑到一个小山底下，我們終于遇着了敌人。

枪声，炮声……流弹象彗星拖着尾巴。

三　負伤后所見到的

当我清醒过来了，从树林里面鑽出来时，我已經瞧不見我們的大队。秋阳和暖地爬上了树顶，眼前的世界照耀得明明白白。我把裹腿撕下一块来，忍痛地将血糊的左手包扎好，匆匆地便去

追寻我們的部队。

夜里的印象，象一幅只褪了一半色的惨痛的图画，开展在我的面前；一段是清晰的，一段却模糊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躲到林子里去的。当战斗猛烈的时候，我还記得：我們的确是象打胜了。弟兄們死伤得很多。后来，似乎又追了一陣，我的手便是在那个时候带花的。但，我为什么要躲到林子里去呢？这似乎是一个謎！我不相信我的手痛得会把我的神經錯乱得那么利害，我更不相信有鬼。然而，我把那进林子的动机忘記得干干净净，却又是眞的。

我輕了一輕弹带，把枪倒挂在肩头上，下意識地来回想着夜里的事情。手指仍然痛得发战，左手完全拖下来了；象有一把利刃从左臂上一直剖刺到我的心，我的眼泪都要流了出来。我咬紧着牙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

远远地瞧不見一个人影子，曠野完全現出一种战后的荒凉气（比夜間还要利害些）。我隐約地寻覓着夜間的来路，我想能够找到一点什么可堪紀念的战后的痕迹，或者竟能在那些痕迹里，推寻到我們大队的去向亦未可知。然而我的心思却是白费了；沿途除了偶然发現几顆弹壳，三五堆稻草和一些残余的血漬，却什么都沒有寻到。我知道，这个时候大队一定去的很远了，不是連死伤的都被担架队运救得干干净净了嗎？我不由的又后悔不該躲到林子里躲那么久的，弄得連問个訊都問不到。

漫无目的地，走一会又休息一会。偶然发現了一个小屋子，跑去一看，却又是空的。肚餓，口渴，差不多弄得头昏眼花了。又好久好久，才在一个极为人不注目的偏僻处，找到了一个蓄水的池塘。我連忙解下洋瓷碗，去瓢取了一碗水上来，慢吞吞地喝着。

"啊啊……喲！……"

微风从池塘的对面，吹过来一陣細微的悲切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系好碗，兜了一个圈子，跑到那发出声音的地方——

一个渾身沾滿泥土和血漬的人，仆臥在地下。

"喂，喂！你，誰呀？"我說。

"啊啊……喲！……"

"不能作声了嗎？"我弯腰下去，伸开右手扳着他的肩膀，脚勾着他的腰下，用力地替他轉了一个翻身。

"啊啊……喲！……"

我再低头去端詳他胸前的番号，却原来是敌人部队里的馬夫，胸前和腿子都穿了个洞。

"你怎么弄的呢？"

"我，我……救，救！……水，水……"

"你要吃水嗎！……"

"救，救……"声音又漸漸地低下去了。

后来，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知道了他也是昨晚带花的，因为伤不到要害，所以还不曾死。他忍不住痛，他口渴得要命，他拚命地爬到了这池塘边，想撈一点水喝，却不提防痛昏了，仆轉去爬不轉来。現在，他要求我救救他，他說：他家中还有五六十岁的老母……

一个人无論伤病到什么程度，明明知道已經沒有救藥了，却还是貪生的。我对馬夫起了不可抑止的同情的悲感。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荒凉的曠野，担架队已經不見了蹤迹。我沉思了一会兒，突然，一种残忍的，毒恶的心理，激蕩了我的灵魂。我想把他推到水里去！或者再补上一枪，把他結果了，免得延长苦痛！……然而，我終于沒有那样做，因为我的手脚会不知

不覺地发着酸。

“好吧，你再等一等啊！我去多叫几个人来……”

“修，修……好！……”他感激地点点头，流出了最后的一滴眼泪！

我仓皇失措地，象离开了一場大禍，头也不回，就翻身逃跑了；似乎后面还有人在追着。沿路上，我望着我那只还在不住疼痛的左手，心中不覺得又是一陣惊悸！

然而，“我今天到什么地方去落脚呢？”一想到这里，便又立刻慌乱起来，把那垂危的馬夫的印象淡忘了。

四　解除武装了

当我被那四五个民团解除了武装，用繩子縛住的时候，我的心，反而覺得泰然起来了。我知道，同他們去，无論如何一頓飯是少不了要給我吃的，說不定还有香烟抽，还可以好好地睡他媽的一覺。

四五个人中間，只有一个年紀比較很大了的瘦长子和我最說得来。他肩挨肩地伴着我走着。他說：并不是他們弟兄几个故意地要和我为难，他們实在是奉了民团局的命令。他們从五更时候起，一百多人分途在这战区里，搜查了不少的潰兵，和运救伤亡者。这老傢伙有一口道地的湖南話，所以和我越說越带劲。

我告訴了他們負伤后落伍的一切情况，并且还說到了在池塘边見到的那个馬夫，要求他們去营救。我又說我的肚皮餓得十分利害了，跟他們去是不是可以飽吃一餐？他們都笑着。

“把我們都捉到你們局里去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大約还是送你們回队吧。”

“回队？”我似乎有些不安了，虽然我也还想回队去，但我却吃不住那沉重的苦头。实在的，我对这千辛万苦的部队生活，渐渐地有些动搖起来了，不过我此时还沒有找到一条能比部队生活良好的出路。

我和他們又談了一些其他的物事，特别是关于他們民团的生活的。他們似乎也对于他們的生活感到厭倦，但那不过是十分模糊的一点兒意思而已。主要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样，不能找到其他的生活，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何况做民团还比較在部队里生活安稳。

民团局設在一个小乡鎮的关帝庙里，那里面已經收容了二十来个伤兵潰兵，有敌人，也有我們自家的兄弟。

我一进去，便看見了两个熟人——张班长和一个姓林的号目。

“你也带花了嗎，班长？”

“不，我是在夜間落伍的。老林，他伤了腿子。”

我便从他和老林的口中，得到了一点关于部队的消息：是敌人退了，我們跟着追上去，已經很远很远了。

无聊地躺着，喝着，那民团局长却不敢苛待我們。第三天，便传命令招集我們訓話了。

毫无血色的脸，說一句話打一个呵欠：

“……你們弟兄，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大家都是替国家出力……譬如說：我当局长，我，我也是蛮辛苦的……嗯！嗯！……”停了一会，打过一个长长的呵欠，用秏子似的眼光望望我們，又：“受伤的弟兄，我可以送你們到后方医院里去……不曾受伤的，明天，一齐都遣回你們的部队！嗯！嗯！……”

“报告局长！我們不願意回部队！”

“誰呀？”

“我！我叫黃文彬，我是前天被你們捉来的。”

“我也不願意回去！”张班长附和了，他是因为沒有負伤，怕回去的时候，官长們会无理地捉住他做逃兵办。

“好的，不願意回去的都站出来！”

我們，一共有五个人：张班长，我，还有三个不認識的兄弟。老林不能走动，只好随便他們。

“你們为什么不願意呢？”

“沒有为什么！”那另外的三个弟兄說，“我們要回家！”

“好的，你們去吧！”局长把手一揮，不高兴地走进后院去了。

“那么，我們的枪呢？”

“什么枪？滚！……把枪交給你們去当土匪嗎？”

五个人，气憤憤地被几个凶恶的民团，赶出了那关帝庙的大門，踏上那艰难的，渺茫的前路。

“沒有了枪，哪里去呢？”张班长有点慌张了。

“不要紧！”我說，“只要有活命，还怕沒有飯吃！”

张班长点点头，表示了无限的勇气。郑重地和那三个同一命运的弟兄道别之后，便开始了我們那漫无止境的流亡。

古渡头

太阳渐渐地隐沒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輝，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綠的湖上，現出各种各样的彩色来。微风波动着皺紋似的浪头，輕輕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楊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頂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輕輕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声地生气地說道：

"过湖嗎，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天明罗。"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

"为什么，小伙子，出門簡直不懂規矩的。"

"我多給你些錢不能嗎？"

"錢？你有多少錢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訓似地。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脫在手中，立时現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紀輕輕，开口就是'錢'，有錢就命都不要了嗎？"

我不由的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艙里拿出一根烟管，用粗糙的滿是青筋的手指燃着火柴。眼睛越加显得細小，而且昏黑。

"告訴你，"他說，"出門要学一点乖！这年头，你这样小的年紀……"他飽飽地吸足着一口烟，又接着："看你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老出門的。哪里来呀？"

"从軍队里回来。"

"軍队里？……"他又停了一停："是当兵的吧，为什么又跑开来呢？"

"我是請长假的。我的媽病了。"

"唔！……"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兒，他把烟管在船头上磕了两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蒼茫地侵袭着我們的周围，浪头蕩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嘯。我們差不多已經对面瞧不清脸膛了。我的心里偷偷地发急，不知道这老头子到底要玩个什么花头。于是，我說：

"旣然不开船，老头子，就讓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輕人到底是不知事的。回到岸上去还不同过湖一样的危险嗎？到連头鎭去还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輕人……就在我这船中过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后头，給了我一个两尺多寬的地位。好在天气和暖，还不致于十分受冻。

当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經比較地和緩得多了。我睡着，一面細細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靜的长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所談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門人的秘訣。

"……就算你有錢吧，小伙子，你也不应当說出来的。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在这里已經駕了四十年船了……我要不是看見你还有点孝心，唔，一点孝心……你家中还有几多兄弟呢？"

"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唉！"他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声气。

"你有兒子嗎，老爹？"我問。

"兒子！唔，……"他的喉嚨哽住着。"有，一个孙兒……"

"一个孙兒，那么，好福气啦。"

"好福气？"他突然地又生起气来了。"你这小东西是不是罵人呢？"

"罵人？"我的心里又茫然了一回。

"告訴你，"他气憤地說，"年輕人是不应該譏笑老人家的。你晓得我的兒子不回来了嗎？哼！……"歇歇，他又不知道怎么的，接連叹了几声气，低声地說："唔，也許是你不知道的。你，外乡人……"

他慢慢地爬到我的面前，把第四根火柴擦着的时候，已經沒有烟了，他的額角上，有一根一根的紫色的横筋在凸动。他把烟管和火柴向艙中一摔，周围即刻又黑暗起来……

"唉！小伙子啊！"听声音，他大概已經是很感伤了。"我告訴你吧，要不是你还有点孝心，唔！……我是欢喜你这样的孝顺的孩子的。是的，你的媽媽一定比我还欢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見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唔，……我，我有一个桂兒……

"你知道嗎？小伙子，我的桂兒，他比你还大得多呀！……是的，比你大得多。你怕不認識他吧？啊你，外乡人……我把他养到你这样大，这样大，我靠他給我賺飯吃呀！……"

"他現在呢？"我不能按耐地問。

"現在，唔，你听呀！……那个时候，我們爷兒俩同駕着这条船。我，我給他收了个媳妇……小伙子，你大概还沒有过媳妇兒吧。唔，他們，他們是快乐的！我，我是快乐的！……"

“他們呢？”

“他們？唔，你听呀！……那一年，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嗎？北佬是打了敗仗的，从我們这里过身，我的桂兒，……小伙子，擄伕子你大概也是擄过的吧，我的桂兒給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伕子。桂兒，他不肯，脸上一拳！我，我不肯，脸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嗎？……

“是的，我还有媳妇。可是，小伙子，你应当知道，媳妇是不能同公公住在一起的。等了一天，桂兒不回来；等了十天，桂兒不回来；等了一个月，桂兒不回来……

“我的媳妇給她娘家接去了。

“我沒有了桂兒，我沒有了媳妇……小伙子，你知道嗎？你也是有爹媽的……我等了八个月，我的媳妇生了一个孙兒，我要去抱回来，媳妇不肯。她說：‘等你兒子回来时，我也回来。’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媳妇改嫁給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見我的桂兒，我的孙子他們不肯給我……他們說：‘等你有了錢，我們一定将孙子給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錢呀！……

“是的，六年了，算到今年，小伙子，我沒有作过丧天良的事，譬如說，今天晚上我不肯送你过湖去……但是，天老爷的眼睛是看不見我的，我，我得找錢……

“結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

“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錢……

“小伙子，你是有爹媽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媽的，你老了，你也得要兒子养你的，……可是人家連我的孩子都不給我……

“我欢喜你，唔，小伙子！要是你眞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

象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沒有錢，我寻不到我的桂兒，我的孙子不認識我，沒有人替我做坟，沒有人給我燒錢紙……我說，我沒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睜开眼睛……”

他逐漸地說得悲哀起来，他終于哭了。他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艙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話，我的心头象給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你看，我还有什么好的想头呢？——”

外面风浪漸漸地大了起来，我的心头也塞得更紧更紧了。我拿什么話来安慰他呢？这老年的不幸者——

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我想說話，沒有說話；他想說話，他已經說不出来了。

外面越是黑暗，风浪就越加大得怕人。

停了很久，他突然又大大地叹了一声气：

“唉！索性再大些吧！把船翻了，免得久延在这世界上受活磨！——”以后便沒有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細雨。太阳还沒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了。

他仍旧同我昨天上船时一样，他的脸上絲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象昨夜間的事情，全都忘記了。

我目不轉睛地瞧着他。

“有什么东西好瞧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要不要再等人呢？”

“等誰呀？怕只有鬼来了。”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順风，他就搭上櫓，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艘上，毫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地朗

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的前头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憑良心吃飯，我靠气力賺錢！
有錢的人我不爱，无錢的人我不怜！
……………
……………

岳阳楼

諸事完毕了，我和另一个同伴由車站雇了两部洋車，拉到我們一向所景慕的岳阳楼下。

然而不巧得很，岳阳楼上恰恰駐了大兵，"游人免进"。我們只得由一个車夫的指引，跨上那岳阳楼隔壁的一座茶楼，算是作为临时的替代。

心里总有几分不甘。茶博士[①]送上两碗頂上的君山茶，我們接着沒有回話。之后才由我那同伴发出来一个这样的議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不如和那里面的駐兵去交涉交涉！"

由茶楼的側門穿过去就是岳阳楼。我們很謙恭地向駐兵們說了很多好話，結果是：不行！

心里更加不乐，不乐中間还带了一些兒憤慨的成分，悶悶地然而又发不出脾气来。这时候我們只好站在城楼边，順着茶博士的手所指着的方向，象看电影畫面里的远景似地，概略地去領略了一点兒"古迹"的皮毛。我們知道了那兵舍的背面有一块很大的木板，木板上刻着的字兒就是传誦千古的《岳阳楼記》。我們知道了那悬着一块"官长室"的小牌兒的楼上就是岳阳楼。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古今名人的匾額，那里面还有純阳祖师的圣象和

① 茶博士：茶楼的服务員。

白鶴童子的仙顏，那里面还有——据説是很多很多，可是我們一样都不能看到。

“何必呢？”我的同伴有点不耐煩了，“旣然逛不痛快，倒不如回到茶楼上去看看山水为佳！”

我点了点头。茶博士这才笑嘻嘻地替我們換上两壶热茶，又加上点心和瓜子，把座位移近到茶楼边上。

湖，的确是太美丽了：淡綠微漪的秋水，辽闊的天际，再加上那远远竪立在水面的君山，一望簡直可以連人們的俗气都洗个干淨。小艇兒鴨子似地浮蕩着，象沒有主宰；楼下穿織着的漁船，远帆的隐沒，处处都欲把人們吸入到图画里去似的。我不禁兴高采烈起来了：“啊啊，难怪詩人們都要做山林隐士，要是我也能在这里做一个优游水上的漁民，那才安逸啊。”回头，我望着茶博士羡慕似地笑道：

“喂！你們才快活啦！”

“快活？先生？”茶博士莫明其妙地吃了一惊，苦笑着。

“是呀！这样明媚的湖山，你們还不快活嗎？”

“快活！先生，唉！……”茶博士又愁着脸兒搖了搖头，半晌沒有下文回答。

我的心中却有点兒生气了。也許是这傢伙故意来扫我的兴的吧，不由的追問了他一句：“为什么不快活呢？”

“唉！先生，依你看也許是快活的啊！……”

“为什么呢？”

“这年头，唉！先生，你不知道呢！”茶博士走近前来：“光是这岳阳楼下，唉！不象从前了啊！先生，你看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上吊的！”他指那悬挂在城楼边的那一根横木。“三更半夜，駕着小船兒，輕輕靠到那下面，用一根繩子……唉！一年

到头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跳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先生，吃的、穿的，天灾、水旱、兵，魚和稻又卖不出錢，捐稅又重！……”看他的样子象欲哭。

“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快活呢？”

“我，唉！先生，沒有飯吃，跑来做堂倌，偏偏又遇着老板的生意不好！……”

“啊——”我长长地答了一声。

接着，他又告訴了我許多許多。他說：这岳阳楼的风水很多年前就坏了，現在已經不能够保佑岳州的人了，无論是种田，做生意，打魚，开茶館，……沒有一个能够享福賺錢的。純阳祖师也不来了，到处都是死路了。湖里的强盗一天一天加多，来往的客商都不敢从这兒經过，尤其是游君山和游岳阳楼的，年来差不多快要絕蹤。况且，两个地方都还駐札着有軍队……

我半晌沒有回話。一盆冷水似地，把我的兴致都泼灭完了。我从隐士和漁民的幻梦里清醒过来，头不住地一陣陣往下面沉落！我低头再望望那根城楼上的横木，望望那些漁船，望望水，望望君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变化得模里模糊起来，黑暗起来，美丽的湖山全部幻灭了。我不由的引起一种內心的惊悸！

之后，我催促着我的同伴快些会过賬，象战場上的逃兵似地，我便首先爬下了茶楼，头也不回地，就找寻着原来的路道跑去。

一路上，我不敢再回想那茶博士所說的那些話。我覚得我非常庆幸，我还沒有眞正地做一个岳阳楼下的漁民。至少，在今天，我还能够比那班漁民們多苟安几日。

长江輪上

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

“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毛房里回来……”

我拖着鞋子。茶房們死猪似地横七横八地倒在地上，打着沉浊的鼾声。連守夜的一个都靠着艙門睡着了。别的乘客們也都睡了，只有两个还在抽鴉片，交談着一些令人听不分明的，瑣細的話語。

江风呼嘯着。天上的繁星穿鑽着一片片的浓厚的烏云。浪涛疯狂地打到甲板上，拚命似地，随同泡沫的飞濺，发出一种沉銳的，創痛的呼号！母亲畏縮着身子，走到船后时，她指着女廁所的黑暗的角落說：

“那里！就在那里……那里角落里！有点什么声音的……”

“去叫一个茶房来？”我說。

“不！你去看看，不会有鬼的……是一个人也不一定……”

我靠着甲板的鉄栏杆，将头伸过去，就有一陣斷續的凄苦的嗚咽声，从下方，从浪花的飞濺里，飘传过来：

“啊喲……啊啊喲……”

“过去呀！你再过去一点听听看！”母亲推着我的身子，关心地說。

"是一个人，一个女人！"我断然回答着。"她大概是用繩子吊在那里的，那根横着的鉄棍子下面……"

一十五分鐘之后，我遵着母亲的命令，单独地，秘密而且冒险地救起了那一个受难的女人。

她是一个大肚子，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乡下妇人。她的两腋和胸部都差不多給带子吊腫了。当母亲将她拉到女廁所門前的昏暗的灯光下，去盘問她的时候，她便睞着一双长着蘿卜花瘤子的小眼，惶惧地，幽幽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呢！蠢人！給茶房听見了該死的……"母亲安慰地，告誡地說。

她开始了訴述她的身世，悲切而且簡单：因为乡下鬧灾荒，她拖着大肚子，想同丈夫和孩子們从汉口再逃到蕪湖去，那里有她的什么亲戚。沒有船票，丈夫孩子們在开船时都給茶房赶上岸了，她偸偸地吊在那里，因为是夜晚，才不曾被人发覺……

朝我，母亲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說：

"两条性命啊！几乎……只要带子一断……"回头再对着她："你暫时在这毛房里藏一藏吧，天就要亮了。我們可以替你給賬房去說說好話，也許能把你带到蕪湖的……"

我們仍旧回到艙中去睡了。母亲好久还在叹气呢！……但是，天刚刚一发白，茶房們就哇啦哇啦地鬧了起来！

"汉生！你起来！他們要将她打死哩！……"母亲急急地跺着脚，扯着我的耳朵。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爬起来了。

"誰呀？"我睡意朦朧地，含糊地說。

"那个大肚子女人！昨晚救起来的那个！……茶房在打哩！……"

我們急急地赶到船后，那里已經給一大群早起的客人围住

着。一个架着眼鏡披睡衣的瘦削的賬房先生站在中央，安閑地咬着烟卷，指揮着茶房們的拷問。大肚子女人弯着腰，战栗地縮成一团，从散披着的头发間晶晶地溢出血液。旁观者的搭客，大抵都象看着把戲似的，覚得頗为开心；只有很少数表示了“爱莫能助”似的同情，在摇头，吁气！

我們挤到人丛中了，母亲牢牢地跟在我的后面。一个拿着棍子的歪眼的茶房，向我們装出了不耐煩的脸相。别的一个，麻脸的，凶恶的家伙，睜着狗一般的黄眼睛，請示似地，向賬房先生看了一眼，便冲到大肚子的战栗的身子旁边，狠狠地一脚——

那女人尖銳地叫了一声，打了一个滚，四肢立刻伸开来，挺直在地上！

“不买票敢坐我們外国人的船，你这烂污貨！……”他赶上前来加駡着，儼然自己原就是外国人似的。

母亲急了！她挤出去拉住着麻子，怕她踢第二脚；一面却抗議似地責問道：

“你为什么打她呢？这样凶！……你不會看見她的怀着小孩的肚子嗎？”

“不出錢好坐我們外国人的船嗎？”麻子滿面紅星地反問母亲；一面瞅着他的賬房先生的脸相。

“那么，不过是——錢娄……”

“嗯！錢！……”另外一个茶房加重地説。

母亲沉思了一下，沒有来得及想出来对付的办法，那个女人便在地上大声地呻吟了起来！一部分的看客，也立时开始了惊疑的，紧急的議論。但那个拿棍子的茶房却高高地举起了棍子，企图繼續地撲打下来。

母亲横冲去将茶房攔着，并且走近那个女人的身边，用了絕

大的怜憫底眼光，看定她的大肚子。突然地，她停住了呻吟，渾身痙攣地縮成一团，眼睛突出，牙齿紧咬着下唇，喊起肚子痛来了！母亲慌张地弯着腰，蹲了下去，用手替她在肚子上慢慢地，一陣陣地，撫摸起来。并且，因了过度的憤怒的緣故，大声地罵詈着残暴的茶房，替她喊出了危险的，临盆的征候！

看客們都紛紛地退后了。賬房先生嫌恶地，狠狠地唾了一口，也赶紧走开了。茶房們因为不得要領，狗一般地跟着，回罵着一些汚穢的恶語，一直退进到自己的艙房。

我也轉身要走了，但母亲将我叫住着，吩咐立即到自己的鋪位子上去，扯下那床黄色的毯子来；并且借一把剪刀和一根細麻繩子。

我去了，匆忙地穿过那些探奇的，紛紛議論的人群，拿着东西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經解下那个女人的下身了。地上横流着一大滩穢水。她的嘴唇被牙齿咬得出血，額角上冒出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痛苦地，艰难地掙扎着！她一看見我，就羞慚地将脸轉过去，两手乱搖！但是，立时間，一个細小的紅色的嬰兒，穢血淋漓地鑽出来了！在地上跌了一个翻身，哇哇地哭訴着她那不可知的命运！

我連忙轉过身去。母亲費力地喘着气，約有五六分鐘久，才将一个血淋淋的胎衣接了出来，从我的左側方抛到江心底深处。

“完全打下来的！”母亲气憤地举着一双血汚的手对我說，“他們都是一些凶恶的强盗！……那个胎兒簡直小得带不活，而他們还在等着向她要船錢！”

“那么怎么办呢？”

“救人要救彻！……”母亲用了毅然地，慈善家似地口吻說。“你去替我要一盆水来，讓我先将小孩洗好了再想办法……”

太阳已經从江左的山岸中爬上来一丈多高了。江风緩和地吹着，完全失掉了它那夜間的狂暴的力量。从遙远的，江流的右岸底尖端，緩緩地爬过来了一条大城市底尾巴的輪廓。

母亲慈悲相地将孩子包好，送到产妇的身边，一边用毯子盖着，一边对她說：

“快到九江了，你好好地看着这孩子……恭喜你啊！是一个好看的小姑娘哩！……我們就去替你想办法的。……”

产妇似乎清醒了一些，睜开着凄凉的蘿卜花的眼睛，感激地流出了两行眼泪。

在統艙和房艙里（但不能跑到官艙間去），母亲用了眞正的慈善家似的脸相，叫我端着一个盘子，同着她向搭客們普遍地募起捐来。然而，結果是大失所望。除了一两个人肯丢下一张当一角或两角的鈔票以外，剩下来的仅仅是一些銅元；一数，不少不多，刚刚合得上大洋一元三角。

母亲深沉地叹着气說：“做好事的人怎么这样少啊！”从几层的紙包里，找出自己仅仅多余的一元錢来，凑了上去。

“快到九江了！”母亲再次走到船后，将銅板、角票和洋錢捏在手中，对产妇說：“这里是二元多錢，你可以收藏一点，等等賬房先生来时你自己再对他說，給他少一点，求他将你带到蕪湖！……当然，”母亲又补上去一句：“我也可以替你帮忙說一說的……”

产妇勉强地掙起半边身子，流着眼泪，伸手战栗地接着錢鈔，放在毯子下。但是，母亲却突然地望着那掀起的毯子角落，大声地呼叫了起来：

“怎么！你的孩子？……”

那女人慌张而且惶惧地一言不发，讓眼泪一滴赶一滴地順着腮边跑将下来，沉重地打落在毯子上。

“你不是将她抛了嗎？你这狠心的女人！”

“我，我，我……”她嚅嚅地，悲伤地低着头，終于什么都說不出。

母亲好久好久地站立着，眼睛釘着江岸，釘着那緩緩地爬过来的、九江的繁华底街市而不作声。浪花在船底哭泣着，翻騰着！——不知道从哪一个泡沫里，卷去了那一个无辜的，纖弱的灵魂！……

“观世音娘娘啊！我的天啊！一条性命啊！……”

茶房們又跑来了，这一回是奉了賬房先生的命令，要将她赶上岸去的。他們两个人不說情由地将她拖着，一个人替她卷着我們給她的那条弄滿血污的毯子。

船停了。

母亲的全部慈善事业完全落了空。当她望着茶房們一面拖着那产妇抛上岸去，一面拾着地上流落的銅板和洋錢的时候，她几乎哭了起来。

夜雨飘流的回忆

一 天心閣的小客栈里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閣側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給了我一間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門，靠着天心閣的城垣，終年不能望見一絲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象埋在活的墓場中似的，一連埋了八个整天。

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飯外，我就只能終天地伴着一盞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墻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嘯着，盘旋着，不时从城墻的狹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內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

一到夜間，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我記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也許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底火焰，听着隔壁的鐘声，呼吸着那刺心的、阴寒的空气，心中战栗着！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慘底情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尤其是——自己的路途呢？交岔着在我的面前

的，应該走哪一条呢？……母亲呢？……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飘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窗外的狹巷中的风雨，趁着夜的沉靜而更加疯狂起来。灯光从垂死的掙扎中搖撓着，放射着最后的一縷光芒，而終于幻灭了！屋子里突然地伸手看不見自己的拳头。

我偷偷地爬起来了，摸着穿着鞋子，伤心地在黑暗中来回地走动着。一陣沙声的，战栗的夜底叫卖，夹杂于风雨声中，波传过来了。听着——那就象一种耐不住飢寒的凄苦的創痛底哀号一般。

"結～～麻花～～哪！……"

"油炸～～豆～～腐啊！……"

随后，我站着靠着床边，怀着一种哀怜的，焦灼的心情，听了一会。突然地，我的隔壁一家藥店，又开始喧騰起来了！

时鐘高声地敲了一下。

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将下来，横身将被窩蒙住着。我想，我或者已經得了病了。因为我的头痛得厉害，而且还看見屋子里有許多灿烂的金光！

隔壁的人声漸漸地由喧騰而鼎沸！鐘声、风雨的呼声和夜的叫卖，都被他的喧声遮拦着。我打了一个翻身，閉上眼睛，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

"拍！嗚哝哝～～嗚哝哝～～拍——拍……"

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鳴将我惊悸着！我想，人們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籠吧！然而我錯了，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而悲鳴也漸漸地变成銳声的号叫！

黑暗的，阴森的空气，驟然紧张了起来。人們的粗暴而凶残的叫罵和鞭撻，騾子（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

一头騾子)的垂死的掙扎和哀号，一陣陣的，都由风声中传开去。

全客栈的人們大都惊醒了，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囈似的駡詈。有的已經爬起来，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

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顱，很久很久，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漸地消沉之后。于是，旧有的焦愁和悲憤，又都从新涌了上来。房子里——黑暗；外边——黑暗！騾子大槪已經被他們鞭死了。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流眼泪！……我深深地感到：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馬上，我就要变成——甚至还不如——一个飢寒无归宿的，深宵的叫卖者，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騾子。要是自己不馬上振作起来，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鋒出去，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結果呢？

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慘的情形，又从新显現出来了。从窗外的狹巷的雨声之中，透过来了一絲絲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并且决定：

"天明，我就要离开这里——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搏战地，去踏上父亲和姊姊們曾經走过的艰难底棘途，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道！……"

二　在南京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船泊下关，已經是晚上九点多鐘了。

抱了什么苦都願意吃，什么祸都不怕的精神，提着一个小籃子，夹在人丛中間，挤到岸沿去。

馬路上刮着一陣陣的旋风，細微的雨点扑打着街灯底黃黃的光綫。两旁的店面有好些都已經关門安歇了。馬車夫和东洋

車夫不时从黑角落里发出一种冷得发哑了的招呼声。

我縮着头，跟着一大伙进城的东洋車和馬車的背后，紧紧地奔跑着，因为我不識路，而且还听說过了十点鐘就要关城門。我的鞋子很滑，跑起来常常使我失掉重心，而几乎跌倒。雨滴落到頸窝里，和汗珠溶成一道，一直流到脊梁。我喘着气，并且全身都忍耐着一陣湿热的煎熬。

“站住！……到哪里去的？”

前面的馬車和东洋車都在城門前停住了。斜地里閃出来一排肩着长枪的巡兵，对他們吆喝着。并且有一个走近来，用手电筒照一照我的籃子，問。

我慌着說：由湖南来，到城里去找同乡的。身边只有这只籃子……

馬車和东洋車都通行了。我却足足地被他們盘問了十多分鐘才放进去。

穿过黑暗的城門孔道，便是一条傾斜的馬路。风刮得更加狂大起来，雨点已經湿透到我的胸襟上来了。因为初次到这里而且又无目的的原故，我不能不在馬路中間停一停，希图找寻一个可能暂时安歇的地方。籃子里只有十四个銅元了。我朝四围打望着：已經沒有行人和开着的店面。路灯弯弯地沒入在一团黑魆魆的树丛中。

我不禁低低地感叹着。

后面偶尔飞来一两乘汽車，濺得我滿身泥秽。我只能随着灯光和大路，弯曲地，蹣跚地走着。漸漸地冷靜得連路旁都看不見人家了。每一个轉弯的阴黯的角落，都站着有掮枪的哨兵，他們将身子完全包藏在雨衣里，有几处哨兵是将我叫住了，盘問一通才放我走的。我从他們的口里得知了到热鬧的街道，还有很

多很多路。并且馬上将宣布戒严，不能再讓行人过了。

就在一个写着“三牌楼”的横牌的路口上，我被他們停止了前进和后退。馬路的两旁都是浓密的竹林，被狂风和大雨扑打得嗡嗡地响。我的脚步一停頓，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

“我怎么样呢？停在这里嗎？朋友？……”我朝那个停止我前进的，包藏在雨衣里面的哨兵回問着。那哨兵朝背后的竹林中用一枝手电筒指了一下。

“那中間……”他沙声地，好象并不是对着我似地說。“有一个茅棚子，你可以去歇一歇的。一到天明——当然，你便好走动了……”

我順着他的电光，不安地，惶惧地鑽进林子中間去，不十余步，便真有一个停放着几副棺材的茅棚子。路灯从竹林的空隙中，斜透过雨絲来，微微地閃映着，使我还能胆壮地分辨得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

我走进去，从中就升起了一陣腐敗的泥濘的气味。棚子已經有好几处破漏了。我靠着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边，战栗地解开我的湿淋淋的衣服。不知道怎样的，每当我害怕和飢寒到了极度的时候，心中倒反而泰然起来了。我从容地从籃子里取出一件还不曾浸湿的小棉衣来，将上身的短的湿衣更换着。

路灯从竹林和雨絲中間映出来层层的影幻。我将头微微靠到棺材上。思想——一陣陣的伤心的思想，就好象一团生角的，多毛的东西似的，不住地只在我的心潮中翻来复去：

“故乡！……黑暗的天空……风和雨！……父亲和姊姊的深沉底仇恨！……自家的苦难的，光明的前路！……哨兵，手电，……棺材和那怕人的，不知名姓的尸身！……”

这一夜——苦难的伤心的一夜，我就从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一直到竹林的背后，透过了一綫淡漠的黎明底光亮来时。

附录一

《丰收》序

鲁　迅

作者写出創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經历过。詰难者問：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謂經历，是所遇，所見，所聞，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們无論怎样說大話，归根結蒂，还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証，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写了，然而他們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頸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領，这算什么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輕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頸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騙人吧！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許多学者們这么說。对啦，也許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宁可看契呵夫，高尔基的書，因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

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滸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滸气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貫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書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經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历，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誰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們自己并沒有这么說。"中国为什么沒有伟大文学产生？"我們听过許多指导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訓过我們，希腊神話里說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給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們写不出东西来了。現在这张床眞的摆出来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适。仰面唾天，却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眞会有这等事。

但我們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讀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經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1935年1月16日，魯迅記于上海。

附录二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然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当我收到“我与文学”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我眞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說起啊！

童年时代，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在爸媽的溺爱之下，我差不多完全与現实社会脫离了关系。我不知道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我更不知道除了我的爸媽之外，世界上还有着許多許多我所不認識的人，还有着許多許多我所不曾看到的鬼怪。

六岁就进了小学。在落雨不去上学，发风不去上学，出大太阳又怕晒了皮肤的条件之下，一年又一年地我終于混得了一张小学毕业的文憑。

进中学已經十二岁了。这是我最値得紀念的，开始和我的爸媽离开的一日。中学校离我的故乡約二百里路程，使我不得不在校中住宿。为了孤独，为了舍不下慈爱的爸媽，我在学校宿舍里躺着哭了四五个整天。后来，是訓育先生撫慰了我一陣，同学們象带小弟弟似地带着我到处去玩耍，告訴我許多看書和游戏的方法，我才漸漸地活泼起来。我才开始領略到了学校生活中

的乐趣。

中学校，是有着作文課的。我还記得，第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題目是叫做“我的志願”。

接着，先生便在講台上，对着我們手舞脚蹈地解释了一番：

“……你还是欢喜做文学家呢？科学家呢？哲学家呢？教育家呢？……你祗管毫无顧忌地写出来。……”

当时我所写的是什么呢？現在已經完全記不起来了。不过，从那一次作文課以后，却使我对于将来的“志願問題”一点上，引起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到底应該做一个什么人物呢？将来……”

每当夜晚下了自修課，独自兒偎在被窝里面的时候，小小的心灵中，总忍不住常常要这样地想。

“爸爸是做官兒的人，我也应該做官兒吧！不过，我的官兒应当比爸爸的做得更大，我起碼得象袁世凱一样，把象在洋錢上鑄起来……

“王汉泉跑得那样快，全学校的人都称贊他，做体育家眞出风头……

“牛頓发明了那許多东西，牛頓眞了不得，我还是做牛頓吧！……

“哥倫布多伟大啊！他发現了一个美洲……

“李太白的詩眞好，我非学李太白……”

于是乎，我便在梦里常常和这許多人做起往来来。有时候，我梦見坐在一个戏台上，洋錢上的袁世凱跪在我的下面向我叩着头。有时候，我梦見和一个怪头怪脑的家伙，坐在一个小洋船上，向大海里找寻新世界。有时候，我梦見做了詩人，喝了七八十斤老酒，醉倒在省长公署的大門前。有时候，……

这样整天整夜象做梦般的，我过了两年最幸福的中学生生活。

不料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时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古旧的故乡，激蕩得洗滌得成了一个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頂小的叔叔，便在这一个簇新世界的洪流激蕩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沒有再做小官兒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吓和“引导”之下，跟着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輕人干着和他自己本来志願完全相违反的事。

“孩子是不应該讀死書的，你要看清这是什么时代！”

这样叔叔便积极地向我进攻起来。爸爸沒有办法，非常不情願地，把我从“讀死書”的中学校里叫了出来，送进到一个离故乡千余里的，另外的，数着“一，二，三，开步走！”的学校里面去。

“唉！眞变了啊！牺牲了我自己的老迈的前程还不上算，还要我牺牲我的年幼的孩子！……”

爸爸在送我上船，去进那个数“一，二，三，”的学校的时候，老泪縱横地望着我哭了起来。

我的那顆小小的心房，第一次感受着了沉重的压迫！

第二年（一九二七）的五月，我正在数“一，二，三，”数得蛮高兴的时候，突然，从那故乡的辽远的天空中，飞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

整个的簇新的世界塌台了！叔叔們逃走了！爸爸和一个年輕的姊姊，为了叔叔們的关系失掉了自由！……

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回去。沿途衹有三四天功夫，慢了，我終于扑了一个空……

爸爸！姊姊！……

天啊！我象一个刚刚学飞的雛雁，被人家从半天空中击落

了下来！我的那小小的心兒，已經被击成粉碎了！我說不出来一句話。我望着媽，哭！媽望着我，哭！媽，五十五岁；我呢，一个才交十五岁的孩子。

“怎么办呢，媽？”

“去！孩子！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不要忘記了你的爸，不要忘記了你的苦命的媽！去！到那些不吃人的地方去！”

“是的，媽！我去！你老人家放心，我有志气，你看，媽！我是定可以替爸、姊出气的！报，我得报，报仇的！……媽！你放心！……”

沒有錢，什么都沒有了，我还記得，当我悄悄地离开我的血肉未寒的爸爸的时候，媽祗給我六十四个銅子。我毫无畏惧地，祗提了一个小籃子，几本旧小說，詩，文和两套黑布褲褂，独自兒跑出了家門。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躲在一个小輪船的煤屑堆里是这样地想。

天，天是空的；水，水辽远得使人望不到它的涯际；故乡，故乡滿地的血肉；自己，自己粉碎似的心灵！……

于是，天涯，海角，祗要有一縷光明存在的地方，我到处都闖！……

我想学剑仙，俠客；白光一道，我就杀掉了我的仇人，我便毁平了这吃人的世界！但是，我始終沒有找到师父。虽然我的小籃子里也有过許多剑俠的小說書；我也曾下过決心，当过乞丐，独自兒跑过深山古庙，拜訪过許多尼姑，和尙，卖膏藥和走江湖的人……但是，一年，两年，苦头吃下来千千万万。剑仙，俠客，天外的浮云，……一个卖烏龟卦的老头子告訴我：“孩子，去吧！你哪里有仙骨啊！……”

我憤恨地将几部武俠小說撕得粉碎！

“还是到軍队里去吧，”我想。祗要做了官，带上了几千几万的兵，要杀几个小小的仇人，那是如何容易的事情啊！还是，还是死心塌地地到軍队中去吧！

挨着皮鞭子，吃着耳光；太阳火样地晒在我的身上，风雪象利刃似地刺痛着我的皮肤；沙子掺着发臭的谷壳塞在我的肚皮里；痛心地忍住着血一般的眼泪，躲在步哨綫的月光下面拚死命地讀着《三国演义》，《水滸》一类的書，学习着为官为将的方法。……但是，結果，我冲鋒陷陣地拚死拚活干了两年，好容易地晋升了一級，由一等兵一变而为上等兵了。我憤恨得几乎发起疯来。在一个遍地冰霜的夜晚，我拖着我那带了三四次花的腿子，悄悄地又逃出了这一个陷人的火坑。

“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

彷徨，渾身的創痛，无路可走！……

为了报仇，我又繼續地做过許多許多的梦。然而，那祗是梦，那祗是暫时地欺騙着自家灵魂的梦。

飢餓，寒冷！白天，白天的六月的太阳；夜晚，夜晚檐下的，树林中的风雪！……

一切人类的白眼，一切人类的憎恶！……痛苦象毒蛇似的，永远地嚓嚙着我的心，……

于是，我完全明白了：世界上沒有不吃人的地方，沒有可以容許痛苦的人們生存的一个角落！除非是，除非是……

我完全明白了：剑仙，俠客，发財，升官，俠义的报仇，……永远走不通的死路！……

我从大都市流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到农村。我又由破碎的农村中，流到了这繁华的上海。

年龄渐渐地大了，痛苦一天甚似一天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不能再乱冲乱闖了……我要埋着头，郑重地干着我所应当干的事业。……

就在这埋头的时候，我仍旧是找不到絲毫的安慰的。于是，我便由传統的旧詩，旧文，旧小說，鴛鴦蝴蝶派的东西，一直讀到文学研究会，創造社，太阳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国翻譯过来的文学作品……

那仅仅祇是短短的三四年功夫，便使我对于文学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一方面呢，我是欲找寻着安慰；我不惜用心用意地去讀，用心用意地去想，去理会；我象要从这里面找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这东西，是要能够弥补我的过去的破碎的灵魂的。一方面呢，那是郁积在我的心中的千万层，千万层隐痛的因子，象爆裂了的火山似的，紧紧地把我的破碎的心灵压迫着，包围着，燃烧着，使我半些兒都透不过气来……

于是，我沒有办法，一边讀，一边勉强地提起笔来也学着想写一点东西。这东西，我深深地知道，是不能算为艺术品的，因为，我既毫无文学的修养，又不知道运用艺术的手法。我祇是老老实实地想把我的渾身的創痛，和所見到的人类的不平，逐一地描画出来；想把我內心中的郁积統統发泄得乾乾净净……

我所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便都是这样，沒有技巧，沒有修詞，沒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祇不过是一些客观的，現实社会中不平的事实的堆积而已。然而，我毕竟是忍不住的了！因为我的对于客观現实的憤怒的火焰，已經快要把我的整个的灵魂燃烧殆尽了！

現在呢，我一方面还是要尽量地学习，尽量地讀，尽量地听

信我的朋友和前輩作家們的指导与批評。一方面呢，我还要更細心地，更进一步地，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創痕！……一直到，一直到人类永远沒有了不平！我自家內心的郁积，也統統憤发得乾乾凈凈了之后……

这样，我便与文学发生了异常密切的关系。

1934年7月，載于《文学》一周年紀念特刊——《我与文学》。

1936年4月20日夜深改正。

統一書号:10019·1194

定　　价:1.15元